深沉的河流

阿格达斯著

当代外国文学

深沉的河流

〔秘鲁〕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著

章仁鉴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José Maria Arguedas
LOS RIOS PROFUNDOS

Editorial Losada, S.A.,
Buenos Aires, 1976

封面设计：秦 龙

深沉的河流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0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 1/2 插页 2
198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500

书号 10208·114 定价 0.81 元

一、老爷子

他令人肃然起敬，虽则他外表古里古气，不大考究。库斯科的头面人物，毕恭毕敬地向他问候。他老是拄着一根金柄手杖；狭边呢帽在他额头抹上一点阴影。和他一道走，别扭得很，因为他总要在大小教堂前面下跪礼拜，而跟修道士打招呼时，还总是惹人注目地取下帽子。

我的父亲心里恨死了他。他曾经在老爷子的庄园里当过文书。“他从山丘上用诅咒的声调叫喊，提醒他的印第安人，他无处不在。他把果园里的果子统统入仓，一任它们腐烂；他认为把它们送到库斯科去出卖，或者运到阿班卡伊去,捞不到多少便宜,而留下来给那些佃农①,却能赚大钱。见鬼去吧!”父亲谈起他时说。

他俩是亲戚，相互满怀仇恨。尽管如此，我父亲心里惦着这个人时，一个千奇百怪的计谋掠过了他的心头。虽然他对我说，我们是到阿班卡伊去，可我们却从一个十分遥远的城镇，直奔库斯科了。照父亲的说法，我们只是路过而已。我是渴望到大城市去的。在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场合，我结识了老爷子。

①隶属于大庄园的印第安人。

夜晚，我们进入库斯科。火车站和我们缓慢地信步走着的宽阔大街，使我惊讶不已。电力照明较之我熟悉的任何一个小村镇，都要昏暗得多。庭园和现代化宅邸四周，围以木栅或铁栅。我父亲的库斯科，他对我描述过也许有一千次了,不可能是这副模样。

父亲沿着墙脚，躲在荫凉下走着。库斯科是他的故里，可他不乐意人们把他认出来。我们谅必是一副亡命相，可我们不是败北而来，我们是来实现一个宏图的。

“我要整他一下。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父亲说。

他指的是老爷子。

我们一进入横街窄巷，父亲就跟随在我和帮我们提行李的脚伕们的后面。

眼前展现出精雕细琢的阳台，富丽堂皇而和谐协调的门面，和在山腰上蜿蜒起伏的街景。可就是没有一道古墙！

那些向外凸出的阳台、石头的门面、浮雕的门厅、有连拱结构的大庭院，我都很熟悉。我是在瓦曼加明媚的阳光下见到过的。我仔细地观察着街道，寻找印加古墙。

“看,前面!”父亲对我说,“那是一个印加国王的宫殿。”

父亲指点着那堵墙的时候,我停住了脚步。它幽暗、粗糙、倾斜的外表，令人注目。二层楼上的白垩墙壁，笔直地从墙头上开始。

“以后,你再悠闲自在地观赏吧。我们找老爷子去。”他

对我说。

我们到过老爷子家，它座落在印加墙那条街上。

我们走进第一进院子。周围有一条石柱连拱廊，支撑着也有连拱的二层楼，不过楼上的石柱比较细瘦。暗淡的电灯，映出了庭院的轮廓，万籁俱寂。父亲叫唤一声。从二层楼下来一个混血种人，跟着，是一个印第安人。对如此宽敞的天井和回廊来说，楼梯并不宽阔。

混血种人擎着一盏灯，把我们引到第二进院子。那里既无连拱建筑，也无二层楼，仅只有一条木柱走廊。黑魆魆的，没有电灯。我们瞥见几间堂屋里有灯光。有人在屋子里高声谈话。那准是一些出租的客房。老爷子住在他阿普里马克最大的庄园里，不时进城来做买卖，或者度节日。几个佃农走出来看我们走过去。

一棵杉树，虽说长得很矮小，桠枝又纤细，却使满院飘着异香。树干上有一些白色的割痕；孩童们想必把它折磨了一番。

印第安人提着我父亲和我的包袱。我细细地把他浑身打量了一眼，因为我猜想他准是个仆人①。一条紧箍身子的裤子仅只掩膝，赤着脚，赤裸的小腿肚上露出结实的腿腱,闪闪发亮。

“老爷子准是在库斯科强迫他梳洗了一番的，”我心里想。他显得身子孱弱，瘦骨棱棱，个儿不高。草帽的边缘已

①指庄园里轮流到东家住宅从事无偿劳动的印第安人。

经露出了麦秆做的骨架，他目不旁视。我看见他帽檐下长着个鹰勾鼻子，深眼窝，隆起的喉结。混血儿的表情却相反，有点骄横，一身骑马的装束。

他们把我们引进第三进院子，那里已无走廊。

我闻到了垃圾散发的恶臭。可是印加墙的形象和杉树清幽的芳香，继续使我精神振奋。

“这儿?”我父亲问。

“奉老爷之命。这是他选定的，”混血种人回答道。

他一脚把门踢开。我父亲开销了搬行李的钱，打发他们走。

“对老爷说，我这就去，我马上到他卧室里去。有急事!”父亲命令混血种人。

他把灯放在房间里靠墙的一张土坯凳上。他想说什么话，可我父亲威严地瞪着他。他就服从了。我们独个儿留下来。

“是个厨房！我们在牲口院子里!”我父亲大声嚷叫。

他拉着我的胳膊。

“是赶骡人的厨房，”他对我说。“我们明天就动身到阿班卡伊去。别哭。我决不会责怪自己竟然来整一个该死的混帐东西!”

我觉得他声音哽咽，于是搂着他紧紧抱住。

“我们来到了库斯科!”我对他说。

“是啊!是啊!”

他走了出去。我尾随到门口。

“等我一下，要不，去欣赏那道墙吧，”他对我说，“我得现在就去跟老爷子谈一谈。”

他快步穿过庭院，好象灯火通明似的。

他们腾给我们住的屋子是印第安人的厨房。烟炱的斑斑点点，从砌着印第安式石头炉灶的那个角落一直蔓延到天花板上。屋内四周都是土坯的凳子。一张红布床顶的雕花木床，冲淡了厨房的寒酸相。床上铺着没有一点污迹的绿绸毯子，与周围显得很不协调。

“老爷子竟如此接待我们！”我心中盘算。

我待在这屋子里，倒并不感到别扭。它酷似我孩提时代他们强迫我居住的那间灶屋，那间黑咕隆咚的屋子，我在那里备受爱护，聆听着音乐，歌唱，以及印第安仆妇和合同工们①无比悦耳动听的言谈。可是这张雕花大床，意味什么呢？它意味着老爷子丑恶可耻的灵魂；他狂妄自大，冒犯新来的人，冒犯到处流浪敢于回来的亲戚。我们不需要他。我父亲为什么要到他这儿来？为什么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最好还是由他去，让他由于自己的罪恶而腐烂。

老爷子早有戒心，他选择了一种方法冒犯我父亲。我们天一亮就走！到安塔大草原去。这是早已预料到的。于是我奔去观赏那道墙。

我拐了个弯，顺着一条宽阔的大街走去。接着，进入另一条狭窄而更加漆黑的街道，那里臭气熏人。这条街在半

① 为期一年的雇工。

山腰蜿蜒上升。我顺着一块块的石头，到了墙前。我又远离几步,定睛凝视 然后又走近一些,把石头抚摸一番。我继续沿着这条波浪似的、河流那样的、没有尽头的岩石垒成的直线走去。在这冷冷清清的乌黑的街道上，大墙似乎跃跃欲生；我所触摸到的那些石缝，往我掌心上喷射着熊熊火焰。

好一阵子，街上没有过往的行人。正当我躬身凝视着一块石头的时候，上面街口却出现了一个人。我直起腰来。对面有一道坍毁了一半的土坯高墙。我就向它走近去。那人在街心小便,之后就扬长而去"“他得溜走,'我心里想,“他得逃跑。'并非是因为他随地便溺,而是因为他放慢了步子，仿佛在同大墙的阴影作斗争；他全身隐入石头投下的憧憧黑影里，呆了片刻，然后来到我跟前，继续旁若无人地照旧蹒跚走去。他走到灯光通明的街角，又转过身来。他想必是个醉汉。

他走过去了，并没有干扰我观察大墙。我和墙之间的联系正在形成。在我们南北东西，走遍安第斯山里的秘鲁的旅程中，父亲跟我讲过他故乡的王宫、神殿、广场。我是在这样的旅行中成长起来的。

当我的父亲面对仇敌，尤其是伫立在各地城镇的广场上，远眺重峦群岭的时候，似乎从他的蓝眼珠里就要扑簌簌地滚下两行他素来不动声色强忍住的热泪。我是在库斯科才这样想的。我知道，最终我们将来到大城市里。“真是永远享福！”一天下午，父亲在潘帕斯大声地说；我们在那里

被憎恨的情绪填满了胸膛。

印加墙的石头比我想象的要大，要奇怪得多；它们在小街一侧粉刷得雪白的没有窗洞的二层楼下面沸腾。这时，我不禁想起克丘亚歌曲中经常反复吟唱的令人伤感的词句“: 亚瓦马尤 ”,血的河“; 亚瓦乌努 ”,血的水“; 普克蒂克 · 亚瓦科查 ”,沸腾的血湖“; 亚瓦维克 ”,血的泪。难道就不能说‘ 亚瓦鲁米 ”,血的石头,或‘ 普克蒂克 · 亚瓦鲁米 ”,沸腾的血石？大墙是静止的，可是它的线条都在沸腾，墙面瞬息万变，宛如盛夏的河流。它们会朝着激流的中心，掀起一个洪峰；那是令人胆战心惊而且奔腾澎湃的地方。印第安人把那些浑浊的河流叫“ 亚瓦马尤 ”，因为它在艳阳下象血水一般熠熠发光。他们把战斗舞蹈的激烈场面和舞蹈演员作战的时刻,也叫做‘ 亚瓦马尤 ”。

“ 普克蒂克 · 亚瓦鲁米 !’我冲着大墙,高声呼叫。

街上依然万籁无声，我反复地喊了几遍。

这时候，我父亲来到了街角。他一听见我的声音，就顺着小街走来。

“ 老爷子吵吵闹闹,求我原谅,’他说“ 可我知道他是条鳄鱼。我们明儿就走。他说第一进院子的屋子都堆满了家具、布袋和器皿；又说他还为我把他父亲的大床抬了下来。尽是些编造的故事。不过我是基督徒，天一破晓，我们得跟老爷子一同去大教堂望弥撒。然后我们马上就走。我们不是到库斯科来；而是去阿班卡伊时顺便路过。我们得继续旅行。这是印加罗加的宫殿。阅兵广场就在附近。我们走慢

一点。还要去参观阿克利亚瓦西神殿。库斯科还是这个样子。酒鬼和行人照样在这里小便。日后还会散发出其他种种恶臭……回忆总是令人神往。我们走吧。”

“让老爷子自讨苦吃去吧,”我对他说。“印加罗加的这座宫殿里有人住吗?”

“自从征服以来就有。”

“还有人住?”

“你没看见那些阳台?”

墙上向外凸出的殖民时代的建筑,看来好象是二层楼。我已经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在狭窄的街道上,粉得雪白的西班牙式墙壁,除了照亮大墙之外,似乎别无他用。

“爸爸,”我对他说,“每一块石头都在讲话呢。我们等待片刻吧。”

“我们什么都不会听见。不是它们在说话,是你神思不宁。它们进入了你的脑海,教你心里不安。”

“每块石头都不一样。它们没有凿平,正在蠕动呢。”

他拉住我的胳膊。

“它们给人以正在活动的印象,因为它们比田野里的石头更加奇形怪状,是历代印加,他们把石头变成了泥土。我对你讲过不知多少遍了。”

“爸爸,好象它们正在走着,转过身来,屏息静气呢。”

我搂住父亲,倚在他胸前,重又注目凝视着大墙。

“有人住在宫殿里吗?”我又问他。

“有一家贵族。”

“跟老爷子那样？”

“不。他们是贵族，可也是吝啬鬼，尽管跟老爷子不一样。不象老爷子那样！库斯科的老爷们都是守财奴。”

“印加答应吗？”

“印加早都死啦。”

“这大墙可没有死。为什么没有把他吞掉，既然它的主人是个吝啬鬼？这大墙能走路，也许还能上天，直到天涯海角，再返回来。里面住的人难道不担惊受怕？”

“孩子，大教堂就在附近。老爷子把我们弄得心里乱糟糟的。我们去祷告吧。”

“不管我到那里，印加罗加命令砌起的石墙将与我同在。我要在这里发这个誓。”

“发誓？你心绪不宁吧，孩子。我们到大教堂去。这里太阴暗了。”

他在我额头上亲了一下；两手簌簌发颤，可却又热乎乎的。

我们走完这条街；穿过另一条非常宽阔的，又走过一条狭窄的，终于见到了大教堂的圆屋顶。我们走进阅兵广场。父亲拉着我的臂膀。出现了白色的连拱门。我们隐没在教堂的侧影里。

“广场上已经空无一人，”父亲说。

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大的广场。那些拱门，犹如出现在冰冻地带寂静的大草原的边缘。也许一只“亚那维库”，就是大草原贮水处觅食的鸭子，曾经在那里呱呱地叫了一阵

子！

我们进入广场。公园里种植的矮小树木和那些拱门，在大教堂和孔帕尼亚教堂的尖塔前面，好象故意地显得分外渺小。

“这些树木长不高啦，”我说“在大教堂前面，决不可能。”

父亲把我带进教堂的门廊。我们拾级而上。他在高大的正门附近脱下帽子。穿过门廊的时候，我们逗留了很久。我们的脚步声在石板地上喀喀作响。父亲边走边祈祷；他不背诵惯常的祷文，而是随意地在和上帝谈话。我们站在教堂正面的阴影里。他没有叫我祈祷；我脱下帽子，虔诚地呆在那里。这是一个宏伟的门面，那么宽阔，如同高原的湖畔拔地直起的群山底座。在万籁俱寂中，这些钟楼和门廊，活象冰封的湖畔的山山岭岭，不时反射最最轻微的声响。石块深沉地折回鸭子的呱呱声和人的嘈杂声。这种回声向四面八方散射，好象出自那聚精会神的被沉寂压抑着的旅游者的肺腑。

返回时，我们穿过门廊，循台阶而下，进入公园。

“从前这里是印加国王举行庆典的广场，”我父亲说，“看仔细吧，孩子，它不是正方形，而是南北狭长。”

孔帕尼亚教堂和宽阔的大教堂，两者都有一排与大墙连成一线的小拱门，把我们围在其中。大教堂在前，耶稣会的教堂在一侧。往何处去？我很想双膝跪下。几个行人在入口处走动；我瞧见有几家店铺里透出了灯光。没人穿过

广场。

“爸爸，”我对他说，“大教堂愈远看，我似乎觉得愈宏伟壮观。是谁修建的？”

“西班牙人，用印加的石头和印第安人的双手。”

“孔帕尼亚格外来得高大。”

“不。它狭窄。”

“它没有门廊，拔地直起。”

“它不是大教堂，孩子。”

在夜晚深浓的黑暗中，圆顶的侧面浮现在眼前。

“大教堂上下雨吗？”我问父亲，“雨点会落在大教堂上吗？”

“为什么这样问？”

“苍天照耀着它，是吧。可是闪电和雷雨都不敢碰它一下。”

“雨点敢，闪电绝不敢。在急雨或微雨下，大教堂显得非凡宏丽。”

山腰上展现出一片林木。

“是桉树吗？”我问他。

“很可能。早先没有。后面是城堡：萨克塞瓦曼要塞。你瞧不见！我们要早点去。天黑就去不了。城墙危险万分，据说会把孩童囫囵吞掉。不过石块却都象印加国王罗加宫殿里的石块，尽管它每一块都高过王宫的尖顶。”

“夜间石块歌唱吗？”

“可能。”

“就象河里或者悬崖峭壁上那些最大的岩石。印加人他们有中了魔法的石头的故事，他们把这种石头弄来修城堡。难道真就是用这些盖成大教堂的吗？”

“西班牙人把它们精雕细琢。看那尖塔一角的边缘。”

即使在熹微的晨光中，边缘仍然隐约可辨；粘住每块石浮雕的石灰，使它显得特别醒目。

“也许可以用凿子凿它们，驱除它们身上的魔法。可是得保护那些钟楼的小圆顶，它们多半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国的光辉吧。爸爸，你瞧！它们正在熠熠发亮哩。”

“是的，孩子。象你这样的孩子居然能看到我们大人看不到的东西。大地上是存在着上帝的和谐的。我们宽恕老爷子吧，正因为他，你对库斯科才有所了解。明儿我们再到大教堂来。”

“这广场也是西班牙人的？”

“不。广场不是。拱门、教堂，是的。广场，可不是。它是统一全国的印加国王帕查库特克所建造。难道它跟你曾经到过的数百个广场不一样？”

“所以它才保持着天国的光辉，从尖塔的正面照耀着我们。爸爸，我们在这里等候黎明吧！”

“也许上帝在这印加国王选定的广场上生活得更加美好，因为它是世界的中心。地球是圆的，这并不确切；它是长的；记住，孩子，我们一向沿着地球纵向或者横向走路。”

我们走近孔帕尼亚教堂。它虽然并不庄严肃穆，但却

使人赏心悦目。我真想在它独一无二的大门旁放声歌唱。我不想祈祷。大教堂宏伟无比，就象一辈子备尝艰辛困苦的人们的天堂的门面。在我眼睛瞧得见的整个孔帕尼亚教堂的门廊前，我心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想唱一首赞美歌，不同于我曾经听过的印第安人在村镇小教堂里边啜泣边用克丘亚语唱的歌曲。不，是不流泪的歌唱！

我们昂首阔步地向阿马鲁·坎查走去。那是瓦伊诺·卡帕克的行宫，也向阿卡亚斯神殿走去。

“这孔帕尼亚他们也是用印加国王的石头盖起来的吗？”我问父亲。

“孩子，那些西班牙人，难道他们还能在库斯科凿出别种石头来？现在你瞧！”

印加国王的宫殿和圣堂的墙壁，形成一条通往广场的小街。

“这条街上，没有一道门，”父亲说，“这跟印加国王的时代一模一样。只是为了方便过往行人而已。过来一点！我们走吧。”

它就象在活岩石上劈开来的一般。我们一向把原始的布满寄生虫的或者覆盖着红色地衣的峰岩，叫做活岩石。就象那条街一样，有些被河水冲刷的墙壁，除了河水静静地或者凶暴地从那里奔腾而过外，别无其他。

“它叫洛雷托·基尤，”我父亲说。

“基尤，爸爸？”

在克丘亚语里，给岩石的裂缝起了这个名字。这不是

指一般的石头，而是指那些巨大的磐石，或者是连绵不断的岩脉的裂缝，它们越过层峦叠嶂，参差不齐地蜿蜒绵亘，构成引起旅游者雪盲的巍巍银峦的基础。

“这里是阿克利亚瓦西神殿和阿马鲁 · 坎查的废墟，”父亲大声地说。

这些用完美无瑕的石头砌成的墙壁宁静而沉着。阿克利亚瓦西的最高，另一些稍矮。它的大门门楣上有蛇形的浮雕。

“里面没人居住吗 ?”我问。

“只有阿克利亚瓦西有人住 是远处圣卡塔利娜的修女们。她们与尘世隔绝，足不出户。”

阿马鲁 · 坎查,瓦伊诺 · 卡帕克的王宫，已经连顶倒坍，一片断垣残壁。它的院墙和神殿的墙壁参差不齐的高度，使光线能够射入街道，把阴影消灭。

街道很明亮,并不严肃。它要不是这么狭窄,这些直线条的石头也许早已显得杂乱无章。它们如此地紧挨着，不闹腾，不言语，缺乏在印加国王罗加的王宫墙上嬉戏的石头那股精力旺盛的劲儿；这是道寂寥的大墙；倘若有人在那里婉转歌唱，石头将会用完美雷同的声调，重唱那首歌曲。

我们在一起呆着；我心中回忆起父亲在旅途中对库斯科历历如绘的描述。这时我听到一阵歌声。

“玛丽亚 · 安哥拉的钟声 !”我对他说。

“是的。别作声。现在九点正。五里格外的安塔大草原

上也听得到。此时旅行者都停住脚步，频频地在胸前划十字呢。”

在这片刻之间,大地准得变成黄金,我亦是,不单单是我所见到的大墙和城池、钟楼、门廊,以及建筑物的门面而已。

钟声又哨哨地敲响。我的保护人，印第安村长堂马伊瓦和堂维克托·普萨的形象，仿佛在我眼前浮现。他们在曙光尚未初露而在歌唱时，双膝跪在我村子里粉得雪白的土坯教堂前面祈祷。莫列树上的那些兀鹰，就是食肉动物十分害怕的‘瓦曼查’,仰起了头,吸吮着晨曦,咂得透不过气来。

我知道清脆的钟声能够传到五里格之外。相信它将在广场上爆裂。可是它却慢悠悠地时停时歇地飘来,声音愈来愈响,穿过了大自然,这一切的一切,变成了那首打开回忆之门的库斯科乐曲。

在大湖里，特别是岛屿星罗棋布和香蒲林丛生的湖泊里,夜半钟声回荡悠扬。在它悲惨的歌声中,拖曳着锁链的火牛或金牛露出了水面,它们爬上峰巅,在酷寒中哞哞地叫个不休,因为秘鲁的湖泊位于高山之上。我心想,那些钟声想必就是‘伊列亚’,‘玛丽亚·安哥拉’的形象,它把‘阿马鲁’变形为公牛。钟声从寰宇中心下沉到湖底,也许将促进古生物的演变。

“爸爸,”钟声一停,我就对他说,“你不是对我说过,我们到库斯科来会感到非常幸福的吗？”

“老爷子在这儿!”他说,“反基督教的家伙!”

“我们明儿就走。他也将回他的庄园。我们在高寒地区见到的湖泊里响起的钟声，难道不就是‘玛丽亚·安哥拉’的‘伊列亚’吗?”

“也许是,孩子。你还是小孩子的想法。”

“钟声一响,我就见到了堂马伊瓦。”

“是这样。它的声音勾起人们一连串的回忆。我们走吧!”

在迷朦的晨光中，瓦伊诺·卡帕克宫门上的浮雕大蛇在爬行。在那坚固的“基尤”里，这是唯一在蠕动的东西。它们蜿蜒爬行，一直尾随我们到家。

印第安仆人在门口盼望着。他脱去了那顶斗牛士帽子，光着头，一直跟我们到了第三进院子。他蹑手蹑脚地走来，头发蓬松散乱。我用克丘亚语跟他攀谈，他用惊奇的眼风瞧着我。

“他不会讲?”我问我父亲。

“他不敢,”他对我说,“尽管是他陪同我们到厨房里去的。”

在我和父亲寓居过的几百个市镇里，都没有印第安仆人 。

“塔伊塔①,”我用克丘亚语对印第安人说,“你是库斯科人吗?”

①克丘亚语：叔叔

“马南①，”他说。“是庄园里的人。”

他身披一件短短的破烂篷乔，躬身请求准许他离去，腰弯得象条一脚就踩得死的蠕虫。

父亲点起灯的时候，我把他紧紧搂住。杉树一阵阵的清香向我们袭来。我忍不住失声痛哭，好象是在一个巨大的不知名的湖畔哭泣。

“这是库斯科！”父亲对我说，“它就是这样紧紧抓住背井离乡的库斯科人的孩子们。玛丽亚·安哥拉的歌声也是。”

他不想睡在老爷子的大床上。

“我们自个儿铺床吧，”他说。

就象在市镇上我们借宿的那些住家的走廊里一样，我们打了个地铺。我两眼迷迷糊糊，瞧见了庄园里的印第安仆人，他惊奇的脸色，阿马鲁·坎查王宫的那些条蛇，洪亮的钟声下碧波荡漾的大湖。这个时候，牛群也许正在行进，寻找峰顶呢！

我们高声祷告。父亲恳求上帝别听老爷子在教堂里，甚至在街头，用他不洁的嘴巴念诵的那些祷词。

翌日，他大声把我唤醒：

“天亮啦，要敲钟了。”

他手里拿着他的三重壳的金挂表。他舍不得把它卖掉，

①克丘亚语：不

因为这是他父亲的纪念品。有时候，他给这华丽的挂表上弦,活象个狂热者,可是他衣着破旧,而且由于意志消沉,素不刮脸。在孩童们捕打鸟儿的那个市镇，我们饿了肚子坐着；父亲从廊檐下走出来，在院子里丛生的毒草前，摩挲着挂表，使它在阳光下发出闪闪金光；这道光芒使他益发意志坚定,决不出卖。

“五点钟,钟声敲响以后,我们再起床,”他说。

“堂娜玛丽亚·安哥拉捐献出来铸钟的金子，都是首饰吗?”我问他。

“我们只知道她拿出来五十公斤金子。那些金属都是印加国王时代的。也许它们是因蒂·坎查的太阳的碎片，或是神殿墙壁的碎片，或是偶像的碎片。不过只是些碎片而已；要不就是那些黄金制成的巨大首饰。可是铸钟的金子决不止五十公斤，要多得多。玛丽亚·安哥拉,单单她一个人，就拿出来五十公斤。孩子，那金子响起来，能使宏大的钟声传到天国，然后带着天使们的歌声返回大地!”

“那么,那些市镇上不含金子的蹩脚钟又怎样呢?”

“那是些被遗忘了的市镇。上帝会听得到它们的，然而那些声音又能叫哪个天使下凡呢？人类也有权力。昨晚上你看见的那些东西，你可别把它们忘掉。”

“爸爸,我看见了堂巴勃罗·马伊瓦，双膝跪在他镇上的小教堂前。”

“可是,要记得,孩子!那座市镇上的小钟倒含有金子呢。那是个矿工市镇。”

一刹那间，玛丽亚·安哥拉开始敲响第一声。我们这间烟炱一直熏到天花板的屋子，在钟声缓慢的波浪下，开始颤动起来。它摇晃得令人胆寒，烟炱的斑点晃晃悠悠，象片玄色的碎布。我们跪下开始祈祷。空中的余波依然感觉得到，正在慢悠悠地消逝，然后更加凄凉的第二声开始响起。

我当年十四岁;孩提时,寄人篱下,素来被凶恶蛮横的人们看管。我的养父东家老爷，红眼圈，浓眉毛，以折磨依傍他的人和仆役，以及牲畜为乐。后来，我的父亲把我营救出来,随他到处流浪,发现四方各地,都是受苦受难的人。玛丽亚·安哥拉也许是在库斯科为他们而嚎啕痛哭。可是我还从没见到过比老爷子的这位印第安仆人更加含垢忍辱的人。钟声每敲一下，变得更加凄凉，渗透到万物之中。

“爸爸！是谁在敲？”最后一下敲罢,我问他。

“库斯科的敲钟者。别的我们就一无所知。”

“不见得是个西班牙人吧。”

“为什么不？他们都是好手,是师傅。”

“西班牙人也受苦吗？”

“他们相信上帝,孩子。在他面前很谦卑恭顺,因为他非常伟大。他们也相互残杀。可是我们得赶快拾掇我们的东西了。”

阳光即将照临。老爷子的雕花大床整洁地搁在房间当中。它那古怪的床顶和铺在床上的那块丝绸织物，使我恼怒。黑魆魆的煤烟，斑斑点点，极不相称地衬托着它。不如把它拆掉，反而好些。

我们重新把父亲的垫褥,三块我睡的老羊皮,以及我们的毯子,捆扎起来。

我们向外走去。第二进院子里的佃农们用惊讶的眼光瞧着我们。他们很多人拎着提桶和水壶，围在石头水槽旁边。一株杉树种植在院子中央比较干燥和坚硬的土地上。树梢上开着几朵花。笔直的树干上的皮，直至开始分叉的地方,几乎都已被剥尽。

庭院的墙壁，也许百年以来从未粉刷过，上面满是孩童们用木炭绘的图画，或者划的简单的线条。院子里满是臭气、尿臊气、腐败的污水气。然而生活在那里的所有人物中,最不幸的,却要算是那株杉树了。“万一它死了,或者萎谢了,整个院子将如同一座地狱,”我悄声说,“不过,人们准会把它弄死的,把树皮都剥得精光了。”

我们发现主人住的第一进大院，既干净又寂静。印第安仆人光着头，伫立在二层楼的一根柱子旁。他忽然不见了。我们咚咚地登上廊子的当儿，瞥见他斜倚在廊子尽头的墙上。

他躬身向我们打招呼,走近我父亲身边,吻了一下他的双手。

“兄弟,小兄弟!”他对我说,嘀嘀咕咕地走在后面。

一个混血种人站在一扇雕花门旁等候着。

“老爷正等着您哩,”他说,把门打开。

我跟在父亲后面，走到里面。

老爷子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是一间特别宽敞的客厅,我

以前从未见识过。楼板上，铺着一块大地毯。墙上挂着几面暗淡的金色宽框镜子，一盏枝形水晶吊灯，悬挂在格子平顶板中央。高大的家具上，覆盖着红花毯子。老爷子没有站起身子。我们走上前，我父亲没伸出手，给我介绍。

“你的大叔,四座庄园的主人,”他说。

老爷子打量着我，似乎想把我湮没在地毯里似的。我发觉他上衣翻领几乎已经脱线，看起来怪不舒服。我在瓦曼加结交过一位裁缝，我和他曾经对一些刻薄的大庄园主送来织补的老式上衣笑话过。“这面镜子不管用，”裁缝用克丘亚语高声嚷，“在这里照脸的，就只有整天守在老爷身旁准备把他带到地狱里去的魔鬼。”

我弯了弯身子，把手伸给老爷子。这间客厅使我困惑；我小心地走过去，不知该如何走法。可是我在老爷子外衣上观察到的发亮的油垢使我平静下来。老爷子继续看着我。我从未见到过比他更细小更炯炯有光的眼睛。他打算压倒我！他向我挑战。为什么呢？他轻轻地咬住薄薄的嘴唇，接着又向我父亲扫了一眼。我父亲是火爆性子，气度豁达；他曾经宁可只身在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中间走遍村村落落。

“你叫什么名字?”老爷子问,再度盯着我。

我心中早有准备。我已经见识过库斯科。我知道在印加国王宫殿的大墙后面居住着吝啬的财主。“那就是你，”我心中琢磨，也目不转睛地瞪着他。大钟洪亮的声音，瓦伊诺·卡帕克宫里的那些‘阿马鲁’,依然与我相伴。我们是

处身在寰宇的中心。

“我叫我祖父的名字,先生,”我对他说。

“先生?我不是你的大叔吗?”

我知道，修道院的修士们经常举行晚会欢迎他；神甫们在街上向他致敬。可是他却把我们打发到他家的厨房里，吩咐把那张雕花大床搁在被烟炱熏黑了的墙前。这个人不见得比那个也让我睡在灶屋里的我的浓眉保护人更加心狠,更加有权。

“您原来是我大叔。现在我们该走了，先生，”我答道。

我觉察到我父亲满心喜悦，尽管他保持着近乎严肃的态度。

老爷子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微笑，看都不看我。这时我发现他面容苍白，皮肤粗糙，看上去瘦骨嶙峋。他走到挂着许多镶金柄手杖的一件家具旁边。

客厅的门开着，我瞧见了那个破衣褴衫的印第安仆人，背靠在走廊的栏杆上。老远就能觉察到他是在努力支撑着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无形重负，为了使自己看起来象个活人。

老爷子递给我父亲一根黑手杖，金把手上雕的是只山鹰的头。他坚持要我父亲收下，把它带走。他们一眼都不瞧我。父亲接过手杖，拄着它。老爷子自己挑选了根比较粗的，有个简单的柄，酷似市长的权杖。

老爷子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证实他身材颇为矮小，几乎是个侏儒；然而他走路时却仪表堂堂，甚至从背后也觉

察得出来。

我们走到廊子上。钟声哨哨地敲起来。它们在玛丽亚·安哥拉十分有节奏的声音衬托下，一片声地响着。

印第安仆人打算靠近我们,老爷子摆一摆手杖,把他撵走。

街上寒意刺骨。可是钟声却使城市充满快乐。我期待着玛丽亚·安哥拉的声音。在它环绕全球的声波上，其他钟声,所有教堂里的钟声,都不断地有节奏地鸣响着。在钟的低沉的歌声中，印第安仆人卑微的形象，他深陷的眼窝，脸上唯一充满生气的高鼻梁，光脑袋上龌龊的似乎故意弄得蓬蓬松松的头发，又掠过我的心头。“他没有双亲，只有他自己的孤影,’我一路走,一路重复着,想起了一首‘瓦伊诺’民歌的歌词,同时每跨一步,都在等待巨钟响起新的哨哨之声。

钟声停息,弥撒开始,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白天饱览这个城市了。我们要一小时以后才动身，或者用不着这么久。老爷子在说话。

“是印加国王罗加建造的这座城池,它显示出异教徒们和原始思维的杂乱无章。”

他刺耳的语声，不象一位上了年纪脸色灰白而又如此健壮的老人。

大墙上的线条在与太阳嬉戏，石块既没有棱角也没有笔直的边缘，每一块都象一只在阳光照耀下焦躁不安的野兽。它们想快乐一番，到某个大草原上去驰骋，发出欢叫的

声音。我也许这样作过；可是老爷子却继续用精练的语句在讲话，似乎想挫败我的父亲。

我们走到阅兵广场拐角的时候，老爷子竟然双膝跪下，脱掉帽子，低垂着头，在胸前慢条斯理地划着十字。许多人一眼便认出了他，可是忍住了笑；有些男孩子走近前来。我父亲拄着手杖，离他稍远些。我盼望能飞来一只“瓦伊龙科”，啐血在他脑门上，因为这种飞虫是魔鬼或者诸圣诅咒的使者。老爷子挺身站立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向前走。他没把帽子戴上，光着花白的头走着。转瞬间，我们到了大教堂门口。我父亲彬彬有礼地随在他的后面。老爷子庄重地走着，我即使从背后猛推他一下，他也不见得会猝然倒下，因为他看来好象重似钢锭，走路时矫健有力。

我们走进圣殿，老爷子跪在花砖地上。在金璧辉煌的圆柱和拱架之间，我深感这些高大非凡的圆形拱顶使我显得分外渺小。我听见男人的唱经班用大黄蜂般的声音在高处齐声祈祷。

圣殿里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人。头上披着色彩鲜丽的羊毛围巾的印第安妇女在颤声哭泣。大教堂里并不那么光亮耀眼。穿过窗棂上半透明的大理石射进来的微光，和灿烂的阳光迥然不同。看来，我们好象在传奇中那样，坠入了一座深山中的某个城市，山上蒙着一层透过岩石给我们送来亮光的无法消融的冰层。圣殿中央矗立着唱经班光滑发亮的高大木头座席。老爷子站了起来，把我们引到右殿。

“地震神，”他指着祭坛后面一幅高达拱顶的画像说。

他瞅着我，好象我不是一个孩童。

我挨着他双膝跪下，父亲跪在另一边。

基督前面点燃着林立的蜡烛。救世主现身在袅袅的细烟后面，背衬那幅光彩炫目的画像，两旁是刻有天使、果子和动物浮雕的圆柱和拱架。

我知道这座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神像在大教堂门前出现的时候，库斯科的印第安人会发出震撼全城的嚎哭声，然后，把鲜红娇嫩的纽丘花朵撒遍基督神像的脚下，以及大街和道路。

这座十字架像的脸几乎是黑色的，脸膛歪扭，活象印第安仆人的面庞。唱着圣歌列队行进时，他双臂伸直，伤势沉重，头发垂在一侧，恰似一块黑斑，在以大教堂、群山，或者起伏的街道为背景的广场的光线照耀下，缓缓向前，在痛不欲生的受苦人中间，表明自己苦难深重，无休无止。目前，他出现在烟雾和晨光烛光的晃动光线笼罩下的镀金祭坛上，宛似衬着热带地区海洋上熹微晨光的背景，它灿灿的金色，有的柔和微弱，有的熠熠发光，丝毫也不暗淡，烈火焰焰的，象巍峨的山脉或者冰峰上团团的红云，让朝阳从这可怕的密幕中喷薄四射。

基督浑身青黑，满含痛苦，保持着不平静的沉默。他使人身心感到苦楚。在如此宏伟的大教堂里，在蜡烛的火焰和透进来的微弱的日光之间，救世主脸上的痛苦神色，扩散到墙壁、圆顶和圆柱之上。我眼巴巴地盼望它们冒出大颗的眼泪来。可是老爷子正在那里，用刺耳的声音接二连三

地祈祷着。他额头上的皱纹，在烛光下特别醒目；正是这些皱纹，使人有了他皮包骨头的印象。

“ 来不及干别的了，’他说。

我们没有望弥撒，就走出圣殿，迈着轻快的步子返回。老爷子给我们带路。

我们没有进孔帕尼亚教堂；我甚至无法再度瞻仰一下它的门面，只看到了它投在广场上的钟楼的影子。

我们瞥见家门口停放着一辆卡车。穿着马靴的混血种人在跟司机聊天。我们的行李已经搬上了车子。我们毋需再进院子里去。

父亲把手杖递给老爷子。

我直奔第二进院子，去向小杉树告辞。我站在它的面前，眼看着它枝残叶败，紫红色的花朵稀稀拉拉地在树梢打颤，对库斯科不禁凛然畏惧。救世主的脸容，大钟的声音，印第安仆人从来如此的恐惧神色，还有老爷子! 双膝跪在大教堂里,甚至洛雷托 •基尤的沉寂，都使我心头感到沉重的忧伤。任何地方，人们决不会蒙受这么多的苦楚。大教堂的阴影和拂晓玛丽亚 •安哥拉的钟声又复活了，在我心头萦绕。我走出院子。我们随即起程。

老爷子伸手给我。

“ 再见,’他对我说。

我见他欣欣然有喜色。稍远处，印第安仆人倚墙站着。他衬衫的破烂处露出了部分胸脯和胳膊。父亲早已上车。我走近印第安仆人，向他告别。他不再那么惊魂不定了。我把

他抱住，可搂得并不紧。他开始微微一笑，然后哀声地用克丘亚语大声说“: 小兄弟,你走了 马上要动身了！马上要动身了！”

我奔向卡车。老爷子举起两根手杖，以示送别。

“ 我们得到孔帕尼亚教堂去一趟 !”卡车开动的时候,父亲对我说。“ 在主祭坛附近有几间楼厅；真的，孩子，几间雕花楼厅，金黄色的格子窗户遮掩着在那里听弥撒音乐的人们。那是女修士们的包厢。不过我知道，天麻麻亮时，小天使们是从那里下凡的；玛丽亚 · 安哥拉的钟声一敲响,他们就在圆屋顶下面翱翔歌唱。之后的一整天时间里，圣堂里洋溢着他们的欢乐声。 ”

他把如此急忙打发我们走的老爷子，甚至没有望到的弥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惟独记得这座城池，他的可爱的库斯科和那些圣殿。

“ 爸爸,大教堂使人身心都感到痛苦,”我对他说。

“ 因此耶稣会会士们才修建了孔帕尼亚 他们代表整个寰宇和灵魂的拯救。”

后来,在火车上,看着城市在把瓦屋顶和砖砌圆屋顶晒得出火的阳光照射下渐渐经过，我在种满桉树的山岗背后眺望到了萨克塞瓦曼要塞。

几排倾圮毁坏的防御墙，在牧场的寒风中坐落在半山坡上。几只不比兀鹰大的黑鸟，在空中打着回旋，或者在蓝天的衬托下，扑喇喇地纷纷落到墙上。父亲眼看着我正在凝视断壁残垣，却对我不言不语。再往上，环绕着山岳的萨

克塞瓦曼堡展现了出来，能够分辨墙角的轮廓是圆的而不是尖的 这时候,他对我说：

“ 它们活象印加国王罗加的石头。传说它们将一直存在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又说大天使将在那里吹响他的喇叭。”

于是我问那些在要塞上空盘旋飞舞的鸟儿。

“ 它们历来如此， ”他对我说，“ 你难道不记得‘ 瓦曼，意思就是老鹰吗？‘ 萨克塞瓦曼，就是‘ 饕餮的老鹰 ’的意思。”

“饕餮？它们只能将空气果腹。 ”

“ 不，孩子。它们不吃不喝，是要塞的雄鹰。它们不需进食；它们在它上面嬉戏，永不死亡，将一直活到上帝的最后审判日。”

“ 老爷子在那一天出场时，将格外难看，面容将格外苍白。”

“ 他不会出场的。上帝的最后审判不针对恶魔。 ”

我们翻越峰顶，抵达伊斯库查卡，在那里租了些马匹，继续前往阿班卡伊。我们将横过安塔大草原。

我们在辽阔的大平原上策马缓缓奔驰。我眺望库斯科；明亮的太阳下圣殿的圆屋顶，狭长的广场，那里树木不能成活。然而，在萨克塞瓦曼堡半山腰上的桉树又怎么成长的呢？多半是吝啬的老爷们用他们的呼吸毒化了城市的土地。自从征服以来，他们一直居住在古老的府第中。老爷子家那棵细小的杉树的形象，又在我的心头萦绕。

父亲从容自在地走着。他的蓝眼睛里闪耀着他每开始一次漫长旅行时所具有的喜悦神情。他宏伟的计划已成泡影，可是我们正在骑马得得而行。坐骑的气味使我们心旷神怡。

过午，我们抵达环峙在阿普里马克河畔的层峦叠嶂的峰顶。这条河的名字意谓‘ 说话的上帝 ”。

异乡人几乎是在骤然之间发现了它：满目黑色的山峦和巍巍的雪峰，犬牙交错，构成一条迤逦而去的无穷无尽的长带。阿普里马克河流水的淙淙声，象太空中低沉连续的声响，从深渊扩散着传到山峰。

河流在仅仅生长于炽热地区的深褐色密林和甘蔗田之间奔腾而过。甘蔗田在陡峭的山坡上蜿蜒，要不然，就悬垂在悬崖峭壁之上。高山上清澈的空气到了谷底，就变得混沌沉浊。

旅行者心急火燎地进入峡谷。流水的潺潺声和土灰色的千丈深谷，远处漫天飞舞的银花和明镜般熠熠发亮的嶙峋岩石，在他心中唤起了怀古之情：那些最古老的梦想。

刚来到的人一下谷底，顿觉天朗气清，象是一块地球在里面转动的水晶。营营叫的虫子，在炎热的地区出现；云雾般密集的毒蚊，叮咬他的脸颊。出身在寒冷地带的旅行者，走近水流的边沿，只感到头晕、发热、血管肿胀。河水的响声在增强，然而并不震耳欲聋，而是在提高。它使孩童们心醉神迷，使他们对陌生的世界产生恐惧之感。香蒲丛的花须在岸边摇曳。流水犹如群马，性情暴烈的高大骏马，疾驰

而过。

“阿普里马克马尤！阿普里马克马尤！”说着克丘亚语的孩子们，温柔地带点惊讶地在重复喊叫。

二、远游

我父亲找不到定居之处；他是省里的一位律师，生活不安定，颠沛流离。我随着他熟悉了二百来个市镇。他害怕燥热的峡谷，仅仅只是作为旅行者打那里经过；在气候温和的市镇上，则住上一阵子，诸如潘帕斯、瓦伊塔拉、科拉科拉、普基奥、安达瓦伊拉斯、亚乌约斯、坎加略……他老是住在没有树林、只有闪亮巨石和小鱼的小河畔。山桃树、赤杨树、柳树、桉树、野樱桃树、云实树，都是无疤无节的树木，枝繁叶茂。人们远远地向它们望着；寻找树荫的人就向它们走近，在一株用深沉的声音独唱的树下休息，歌声中混淆着蓝天、河水、大地的声息。

大岩石拦住了这些小溪的流水，形成回流、小瀑布、漩涡、浅滩。木桥或是吊桥或是缆索，飞架其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难登上去，因为它们几乎总是紧密而且滑溜。从这些石头上，能够观察到河水怎样在腾跃，怎样在曲折处出现，青山又怎样轮廓清晰地映照在水面。男人们向巨石游去，他们击水到了那里，在上面呼呼沉睡。因为没有别的地方能够聆耳细听流水的淙淙声。在那些宽阔的大河里，可不是人人都能抵达岩石的旁边。只有那些游泳健儿，有胆气的人，和英雄们，其余的，缺乏勇气和胆量的人，以及孩童

们，则留下来，从岸边遥望强者如何在河心深处的激流中逐浪戏水，如何到达孤寂的河岩，如何奋力攀登上去，然后伫立着翘首眺望峡谷，吸饮河水发出的晶亮波光，以及它那奔腾前进，流向陌生地区的一股力量。

可是当山岭、道路、游戏场、鸟儿栖息之处、市镇生活的琐碎细节，开始构成我父亲一串串记忆的时候，他竟决定要周游各地的市镇。

父亲喜欢听瓦伊诺① 。他不善歌唱，舞蹈拙劣，可是却记得这首那首曲调，属于哪个城镇，哪个村庄，哪个山谷。每到一个市镇之后不多久，他就打听谁是最佳的竖琴手，最佳五弦琴、小提琴和吉他的演奏者。他拜访他们，整夜在他们的家里度过。在那些市镇里，只有印第安人弹竖琴拉小提琴。我父亲总是租商业区最廉价的房屋；泥地、土墙或者涂灰泥的土坯墙。我们点一盏煤油灯，房间宽敞，音乐家在墙角演奏。印第安竖琴手合着眼皮拨弦。竖琴声仿佛从琴身内漆黑之处喷薄而出，五弦琴则形成一股旋风。乐曲的歌词和旋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市镇上，鸟儿显然是定时飞往它们熟悉的老地方，扑落到乱石累累之处，大果园里，或者生长在贮水处旁边的灌木丛里。并且根据气候，它们的飞法就不一样。当地人不

①印加的民间歌曲。

注意这些琐事，可是旅行的人，一些马上就得离开的人，对此却历久不忘。杜亚鸟爱恋参天的大树，红雀在黄色灌木丛上栖宿或休息，画眉在桤木、桉树、赤杨等墨绿叶子的树木上鸣啭；它们不上绿柳。雉鸠飞向古老多洞穴的墙壁；野鸽寻找沟壑和远处出现的小丛林；喜欢让你在远处听它们的戛然长鸣。麻雀是独一无二在各市镇和四方各处出现的鸟儿。鶺鴒跳跃到大片山楂丛上，展开黑色双翅，扑击着，尖声鸣叫。大鹦鹉飘忽难见，小鹦鹉爱恋仙人掌和山楂树。天开始断黑时，鸟儿成群地飞翔在高空之上，四面八方飞向各自的市镇，见过它们的人记得它们的旅程；它们飞行的路线决不会在他的记忆中混淆不清。

有一次，我们到达一个市镇，那里的头面人物讨厌异乡人。镇子宽广，印第安人很少。山山岗岗的陡坡上覆盖着大片大片的亚麻丛。狭谷里仿佛布满了湖泊，因为亚麻蓝色的花朵呈现高原湖泊的色泽，于是亚麻丛就宛若翻腾起伏的大湖 随着风力的不同，波光粼粼，或者浪涛汹涌。

市镇左近，野樱桃树夹道而立，都是些叶茂、高大、干身光亮的树木，是山谷中唯一的果树。杜亚鸟、鶺鴒、画眉，这类硬嘴壳的鸟儿，围绕着果园盘旋。市镇上的孩童们，到了正午和后晌，都齐向林木奔去。任何见过他们的人，都对他们捕捉鸟儿的情景难以忘怀。在盛产小麦的市镇，孩子们配备着弹弓和空罐头；他们在麦田小径上一路行去，把弹弓拉得振振作响，哼呀唱呀，摇晃着罐头。他们在歌词中恳求

鸟儿,警告它们:“麦子有毒!走吧,走吧!快飞,快飞!这是神甫先生的小麦。走开！去寻找其他的田野！”我所谈到的这座市镇，孩童们都配备着橡皮弹弓；他们如同捕捉战犯一般，射猎飞鸟，把尸体堆在果园出口处和大道上，细细点数:二十只杜亚,四十只画眉,十只鸏鶥。

一座巍峨陡峭的山岗是市镇的了望塔。岗尖上竖着一个十字架；这是我见到的众多十字架中最巨大最雄伟的一个。五月里，人们把它抬下山，到镇上来向它致以诚挚的祝福。一大群印第安人，从山谷里的村社赶来，和镇上少数社员在山脚下聚合。他们喝醉了酒，还背着盛满白兰地的酒囊。接着，他们向山岗攀登，喊声大作，颤声哭泣。他们拔起十字架，抬下山来。走过岩石嶙峋荒凉不毛的山腰，到夜幕四合时,才到达镇上。

印第安人在广场中央守护十字架的时候，我离开了市镇。他们和妻儿们会合，点起灯笼和小堆篝火照明。子夜已过。我在街角插上几块我向镇上居民们作别、把他们痛骂一顿的牌子，就徒步向乌安卡约走去。

在这市镇上,他们想使我们死于饥饿;他们派人守候在我们住处的每个拐角，威胁那些来到我父亲书房的诉讼当事人。他们象恨云集的蝗虫一般痛恨异乡人。天一亮，父亲将乘一辆卡车出发，而我则当晚就徒步离去。十字架横卧在广场上。乐声稀少。一些悲凉的竖琴声在草原上消失。印第安人在节日前夕惯常大声喧闹，可是在那广场上，男人和女人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在十字架旁，在阴影里聊天，宛

若一群大蟾蜍在沼泽中咯咯地叫个不休。

离那儿越来越远，进入绵亘不断的山脉，我见到其他一些晚上守着十字架的市镇。人们无精打采地又哼又唱，可是却灯火通明，几百支蜡烛映照着那些被十字架斜靠着的墙壁。

在山谷里，翻过山岭之前，我不禁想起那市镇沿着墙根生长的成行的野樱桃树；被弹弓打伤的鸟儿如何倒栽下来，挂在枝头；悠悠流淌的小溪，没大石阻挡，静静地穿过亚麻丛；细小的鱼儿，两侧闪烁着阳光；以及令人难忘的人们咄咄逼人的神情。

那是一个生活在仇恨中的市镇，并且把仇恨传播出去的市镇。在一条酢[illegible]草丛生，里边躲藏着蟋蟀和蟾蜍的街道拐角，有家铺子，那里住着一位身材颀长的蓝眼睛姑娘。几个晚上，我上那个拐角唱了几支镇上从未听到过的瓦伊诺。我站在山谷里，还看得见那个街角；镇子几乎就在那个地方到了头。但是我对它已经没有了感情。夜幕开始降临，我就动手偷窃玉米，跟父亲一起把嫩玉米放在我家唯一的一个瓦罐里烧煮。吃完了饭，我们心里恨死了这个市镇，就计划逃走。最后，我们躺倒在床上睡觉；可是父亲开始鼾声大作时，我却一骨碌爬了起来。在我们家干燥的庭院那边，有一长条空地，长满对牲畜有毒的高高草丛；场地上空，伸展着贴邻果园里高大的野樱桃树的青枝翠叶。由于害怕茂密的林子里几千只颗粒状皮肤的蟾蜍在蹦跳，我始终没有敢走近那野樱桃树的枝丫。晚上我离开的时候，蟾蜍间歇

地咯咯咯地叫着；它们单调的合唱伴随我走了几个街区。我走到那个拐角，在那看来是唯一不用严峻的眼光瞧生客的姑娘的店铺旁，我唱起了古罗班巴、拉姆布拉马、萨尼亚伊卡、托拉亚、安达瓦伊拉斯……以及其他更遥远的市镇的瓦伊诺；这是深谷里的歌声。我吐露出心声，倾诉在那镇上人们瞧着我们时的那种辛辣、轻蔑和仇恨，我游览巍峨的崇山峻岭时的热情，如此众多的河流和高架在汹涌地奔腾的水流上的桥梁的印象，光芒灿烂的阳光和高天令人恐怖的云影。过后，我慢悠悠地回家，心中明智地在盘算，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必要的年龄，能下决心去接近一位长得俊俏的女子；既然她居住在不友善的市镇上，她将越发长得妩媚动人。

在亚乌约斯对面，有一个叫库西的市镇。亚乌约斯坐落在一个小峡谷中，在卡涅特河的支流上。这条小溪发源于山脉彼侧一些巍巍雪山之中，水流跳跃地倾注到大河里。河水穿过遥远的山谷，顺着一条隐藏在拔地直起的山岭之中的河床流去，既无峡谷又无空隙。男人在陡急的山坡上播种，朝着山岗，弯腰曲背，保持着平衡。耕牛象人那样，也弓着背；到了犁沟尽头处，它们犹如马戏团的动物，踏着步子，转了个半圈。那个市镇里，小溪上有三座桥，两座水泥的，牢固而安全；另一座是古老的涂着干泥巴的桉树桥。邻近老桥，有一座高大的桉树园。一群群鹦鹉，不时地飞来扑落在那些树木上。它们伫立枝头，喧闹不休，沿着一根根枝

干走来走去，好象在高声畅谈，欢庆它们的到来。它们在林子的高枝上荡漾。可是正当它们开始享受安宁之乐，让它们的聒噪声在悬崖峭壁的嶙岩上回荡的当口，步枪射手们已经走出家门，手持武器朝丛林奔去。大鹦鹉的鼓噪声，我只是在天空清明澄澈的地区才听到过。

我先于射手们赶到亚乌约斯的桉树林子。我凝视着鹦鹉，聆听它们的啼鸣。接着，射手们走进林子来了。听人们说，亚乌约斯的射手名闻遐迩；他们立着射击，在鹦鹉身上练枪法。他们瞄准开火，枪声砰然响起，一只鹦鹉就扑落下来 有时,偶尔也一箭双雕。这群鸟为什么一动不动？为什么听到砰然枪声，眼见那么多的鸟儿受伤滚落而不扑翅飞逃？它们依然在枝桠上，唧唧啾啾地鸣叫爬行，从这树跳到那树。我大声嚷叫，向大树投掷石块，摇晃满装石子的罐头。射手们对此付之一笑，继续一本正经地射杀鹦鹉。学童们成群地来拣拾死鹦鹉，把它们一串串地系起来。射击完毕,孩子们拉着绳索,横穿过马路,在大街上蹓跶。每根绳子上倒挂着二十只或是三十只系着脚、沾满了斑斑血迹的鹦鹉。

我们在乌安卡皮仅只呆了几天。这是我所熟悉的省会中最寒伧的一个。它坐落在邻近山脉的一个荒寒辽阔的峡谷里。房子都是茅草屋顶,只有外来的人,如法官、电报员、副县长、学校教师、神甫,不是印第安人。在半山腰上,大风把茅草刮得呼呼作响；在山涧的河床上和一些溪谷里，生长

着肯瓦树，一种卧伏的红皮树木。朝阳升起的那座山岭，尽头处成为一片既光亮又黑暗的峭壁。峭壁脚下，乱石嶙岩中生长着寒冷贫瘠高地的那种红色细小叶子的树木。它们的躯干从石缝中钻出来，枝条在岩石间盘绕。傍晚时分，桔黄色的阳光照耀着山崖；从远处的市镇，能够看清树木的红色躯干，因为云彩的霞光反射在乱石上，在山石中七扭八歪的树干就显现了出来。幽谷的茶隼在巨大的悬崖上营巢。秃鹰和雀鹰打附近飞过时，茶隼就袭击它们，朝它们的巨翅猛扑上去，用利爪抓住它们的背脊。秃鹰一见茶隼就失去了防御能力，无法保护自己，只好振翅飞逃。茶隼一追上去，就把它一把抓住。有时，雀鹰在一群群小茶隼的追逐下，穿过幽谷，发出哀号和尖厉的鸣声。这猛禽嘲弄似地攻击秃鹰和雀鹰，用爪子抓住它们向上疾飞，又俯冲下来，伤害这些猎物的身躯。

印第安人,在五月里,歌唱一首尚武的瓦伊诺：

你听着,茶隼，
你听着,雀鹰，
我将夺走你的鸽子，
我将夺走你的心肝。
我得从你手里把它抢走，
我得从你手里把它抢走，
我得把它带走，我得把它带走，

哦，茶隼！

哦，雀鹰！

这种挑战对茶隼、雀鹰、或者秃鹰来说，都一个样。在嵯峨奇伟的群山旁，邻近猛禽营巢的峭壁处，印第安人在这干燥寒冷的月份里，引吭高歌。这是一首寒冷地区，高山溪谷，和南方草原城镇的歌曲。

天明之前，我们离开乌安卡皮。茅草屋顶上有一层积雪，屋脊的十字架上，也覆盖着冰凌。塑在十字架两侧的陶瓷公牛，在那个时辰显得分外硕大，它们昂起头，神态逼真，只有在深邃的苍穹衬托下，才看得出来。街道沟渠两侧的草地和野草受到了霜冻；被雪压得悬在水面上的枝条，沉甸甸地随风摇曳，或者被流水冲击。茶隼栖息的山顶峰岩袒露无遗；银河在峰顶旁边划过。在去坎加略的途中，我们顺着山涧河道下山走到谷底。夜晚寒冷难禁，我们不言不语；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其后，雇工徒步紧跟着我。我们寻找大河：潘帕斯河。它是流经温暖地区的河流中最长的一条。河床宽阔，积满沙泥。五、六月份，黄沙和砾石河滩从岸边向远处伸展；河滩那边，烂漫地开放着一大片低矮的金雀花丛。在这纯洁的花丛里，栖息着鹁鸽、小雀，和云集的黄蝴蝶。一只鹁鸽从河的这边飞往那边，要飞很久。给驮畜饮水用的浅滩很宽阔，是百米长的一条晶莹静水，里面有鱼儿的影子在晃动，它们倏忽游去躲藏在砾石下。可是在盛暑，河流就变成了汹涌奔腾的泥泞黑水；这时浅滩不复存在，需

要长途跋涉，才能走到桥头。我们顺着通向坎加略浅滩的那条道路下山。

天将破晓。我们到了长满赤杨树、笃薅香树和云实树的地区。忽然，一线光芒从河流发源的溪谷后面升起，背照着我们。这是一颗比月亮还要皎洁和清寒的星星。星光洒满峡谷，赤杨树的叶子灿灿发光，恰似皑皑的白雪；林木和草丛好象坚固的冰层；空气则具有某种清澈的透明。我的心犹如在一个璀璨灿烂的空穴里怦怦跳动。星星发出从未见过的光芒，不断增强；苍白的道路，除远处外，已不复可见。我奔到父亲身边；他低垂着脑袋，他的黑色坐骑也浑身光滑发亮，它的剪影象一块半明不暗的黑斑，慢慢地移动着。我们仿佛走进了一片反射出一个银白色世界耀眼霞光的水乡。“启明星——韦拉科查，启明星！”雇工向我们高声呼叫，一路赶上来；对这骤然出现的光芒，他也同样兴高采烈。

星星慢悠悠地升到中天。我们走到巉岩上一个刀削般的悬崖的影阴里，象躲进隐蔽所似的进入浓重的黑暗中。在那里，激流最后一次急转弯。拐过去，便是河流，象是蓝色宽阔的山涧，这冬天静静的雄伟的潘帕斯河。星星看不见了，天上只剩下一个白色的井口，一个久久方才消融的圆圈。我们涉过浅滩；马儿在清澈晶莹的流水中涉过，乐得浑身直打颤。我们抵达坎加略左近那些小庄屋四周的李树林。它们躯干高大、笔直，树冠耸起，浓密多荫。鹁鸽和杜亚鸟从林间飞向田野。

我们从坎加略继续穿过摩洛查科印第安人的草原，到瓦曼加去旅行。

摩洛查科人，是欧洲人面容的骑手，传奇中的盗马贼，是被放逐的阿尔马格罗分子①的后裔，藏身在这严寒的、外表看来荒凉贫瘠的草原上。他们弹奏五弦琴和瓦克拉普库，绑架妇女，骑着象骆马般奔驰的小马，在平原上疾步如飞。我们在草原上得得而行之际，给我们带路的赶骡人不停地祈祷着。可是一路上，我们却没有逢到成群结队的摩洛查科人。邻近瓦曼加，正当我们缓慢地下山的时候，约莫有十个这样的人擦身而过；他们抄近路驰下山岗。我简直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庞。他们外披斗篷，一直垂到马腹两侧,脖颈上高高地围着一条围巾。有几个背上挂着瓦克拉普库，一种镶嵌着银环的牛角号。再往下走，在光亮的笃薅香树林旁，他们吹起了号角，通报他们已经到达城市。瓦克拉普库的声音，犹如发情易怒的公牛的合唱，响彻群峰。

我们极为缓慢地继续着我们的旅程。

① 迭 戈·阿尔马格罗（1475—1538），西班牙征服者，与毕萨罗一起征服秘鲁，后为毕萨罗所处死，其部下逃亡各地。

三、别离

终于有一天，我父亲用显然比以往几次更为神采奕奕的神情对我表示，我们的漫长行程将在阿班卡伊结束。

我们得穿越三个州，才能到达那个宁静的小镇。这是我们两人所作的最漫长而不可思议的旅行，严格地执行了五百里格兼程赶路的办法。他经过故里库斯科；他曾经在那里求学,开始工作;可他并未停留,相反,急急忙忙就打那儿路过。

我们越过阿普里马克河，在我父亲纯净的蓝眼珠里，我看到他在下决心开始新的旅行时所特有的沮丧神情。我在山谷的燥热中挣扎，他则不吱声地走着，凝神遐想。

“老是那个该死的人,”有一次他这样叫嚷。

我问他指的是谁,他回答说“老爷子!”

人们把一种黄色花冠的野花叫做阿曼卡，把大飞禽的平衡翱翔叫做阿万卡。阿万卡就是凝望着深邃的天空而滑翔飞行的意思。阿班卡伊！想必是一直延伸到河边的连绵玉蜀黍田的山谷中，木棉和无名树木丛林深处的一个小市镇。如今，波纹锌皮屋顶银光耀眼，桑树园把小小的镇区隔开，甘蔗田从市镇一直延伸到帕查查卡河。这是修建在一座庄园里他人土地上的一个迷人的市镇。

我们到达的那天,钟声不断地敲响。正是下午四点。妇女们和大多数男人都双膝跪在街道上。我父亲翻身下马，向一个妇女探问，为什么钟敲得如此震天地响，还在街心祈祷。妇女回答说，这时候，正在学校里给阿班卡伊圣洁的传道士和校长利纳雷斯神甫施行手术。他命令我跳下马来和他跪在一起。我们在人行道上祈祷了约莫半个钟头。没有过往的行人。钟不断地敲响，就象催人去作弥撒。风也呼呼地响着，把街上的垃圾朝我们卷来。可是在钟声停住以前,没有人站起身子,或者继续赶路。

“他准是你的校长,”我父亲说;“我知道他是个圣徒，是库斯科最优秀的神圣的演说家，数学家和西班牙语大师。”

我们在父亲的旧日同窗，一位公证人的家里借宿。在漫长的旅途中，他跟我谈起过他这位朋友，并且坚信到了阿班卡伊，他将给他介绍诉讼委托人，所以他将马上开始工作。可这位公证人差不多已经不中用，弯腰曲背，面容苍白，弱不经风，步履艰难。他的雇员代他干起公证人办事处的工作，肆无忌惮地盗窃他的钱财。

父亲怜悯他的朋友,在他寄寓阿班卡伊期间,他抱怨怎么会到这位病恹恹的绅士家投宿，而不到客栈里去落脚。他们在孩子的卧室里给我们打了两张地铺。孩子们睡在毛皮上，我们用的则是垫褥。

“加夫列尔，请原谅,兄弟,请原谅!”公证人经常说。

他妻子走路时双眼低垂,既不敢言语,也不敢正视。我

们宁愿托故离去。“我们得投宿客店去,随便那家客店!”父亲用低沉的声调说。

“时隔这么久,你从远方来,我却没法招待你,”病人诉说。

父亲对他一味感谢,请他原宥,可就是难下决心,开口对他说让我们离去。这已经不可能。他朋友的声音好象随时都会堵住,说起话来很费力。孩子们协助母亲干活;他们瞧我时,并不太羞怯,但却直发愣,不敢看我父亲一眼。

父亲穿着一身旧衣服,是镇上的一位裁缝做的。他的面貌难以测度,看来是个乡巴佬,然而他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胡须,一口典雅的西班牙语,以及他的举止风度,却又教人改变看法。不,我们不应该让十分谦恭的人苦恼,也不应该阴损他。可是,这是一个无情的日子。我们还是很高兴,第二天居然能够睡到我们在闹市上租的一家搭着脚手架的店铺里的土坯凳上。

我们就这样急忙地在阿班卡伊开始我们的生活。我父亲善於利用一上来的逆境,以证明没有能达到那次旅行的首要目的。他无法留下来,也就不布置他的书房。十天来,他对市镇丑陋的景色,它的沉寂,穷困,炎热的气候,和缺乏司法裁判,表示婉惜。省里没有小业主;诉讼案件都属于刑事性质,可悲的争吵从来没有结果。土地都归庄园所有;阿班卡伊这座市镇,本身已不可能发展,因为它被帕蒂班巴庄园团团围住,庄园主既不出售土地给贫苦人,也不出售给财

东们和大老爷们，因此只有一些审理了几十年的旧案。

我注册入学，寄宿在学校里。我心中明白，父亲即将离去。在一起旅行了若干年之后，我得留下来；他将独自出发。象往常那样，某些偶然的情况将决定他的路线。到哪个城镇，走哪条道路？这一次他和我私下合计了一下。他将不再重走库斯科那条路；他将沿着峡谷的另一侧，穿过帕查查卡河，寻找高原的城镇。不管怎么样，他将直下谷底。随后，攀登对面的重山群岭；将最后一次从我已经瞧不见的某座蓝色山岭的遥远山谷眺望阿班卡伊。他将独个儿进入另一个山谷或草原；他的眼睛将不再象早先那样仰视天空和极目远望；他将在乱石和灌木丛中默默地骑马缓缓而行；而在峡谷或者峰顶上的地平线，则以更大的力量，无比的残酷和沉寂，消沉在他的内心里。因为我们一起赶路时，世界就是我们的领地，他的快乐和他的悲伤从他那儿流到我的心头。

不；他无法呆在阿班卡伊。既非城市又非市镇的阿班卡伊，使我父亲大失所望。

无论如何，他想对我表明他言而有信。他把他的律师招牌洗刷干净，钉在店铺门旁的墙壁上。他把房间用木板隔开，木板背后，在土坯凳上安好床铺。他端坐在店门口，要不就踱来踱去，等候顾客。在木板后面，从它的顶上，瞧得见店铺的脚手架。有时候，走得劳累了，或者坐乏了，他就往床上一躺。我经常发现他这样心灰意懒。他一瞧见我，就试图假装若无其事。

“可能某个大庄园主将介绍我一桩案子。那就什么都解决了，”他说，“哪怕我得在这镇上呆它十年，你的前途将有保证。我将物色一座有果园的房子住下，那你就不必去住读了。”

我表示同意。不过他习惯于住在有大院子的房子里，用克丘亚语和几十个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的顾客交谈，口授起诉书，这时阳光洒满院子，和煦地射到‘书房’的镶木地板上。而今，他在为小商贩修建的一家店铺的斗室里，低头弯腰，心情压抑。

因此，一天下午，他偕同一位镇上庄园主模样的外地人到学校里来看望我时，我预感到他已决定远行。他脸上显露出抑制不住的欢乐。两人都已几杯酒下肚。

“我和这位绅士只待片刻，”他对我说，“他打查尔乌安卡来找一位律师磋商；我们交上了好运。他的案情简单。你已获准离校。课后就到书房来。”

外地人伸手给我。

他们随即告别。外地人穿的是缝了皮衬垫的马裤，灰暗的护胫，短上衣，宽领衬衫上戴一条打了小结的领带；他眼珠的色泽，腼腆的神情和滚边呢帽，活象印第安人地区庄园主们的打扮。

过午，我到父亲那里去。在书房里逢到这个查尔乌安卡人，正安坐在一张方凳上。店门已几乎完全关上。桌上放着几瓶酒。父亲给外地人斟上一杯黑啤酒。

“我的儿子，照耀着我的太阳。请过来，先生。”

男人站起身子，十分彬彬有礼地走近我的身边。

“我是查尔乌安卡人，年轻人。您的父亲博士先生，抬举我了。”

他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他脖子里系着一条骆马毛围巾；他的衬衫扣子是紫黑色的。他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是在他晒得黝黑的脸庞上，却宛若印第安人的眼睛。他同我父亲在各市镇的朋友一模一样。

“您是博士先生的欢乐，是他的心肝宝贝。我，我是顺路经过。为了他干杯，博士！”

“干杯！”

他们满饮了一杯。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堂华金先生，”父亲指着我说，“我和他五度越过高山峻岭，走遍沿海黄沙漠野。我们在雪峰脚下寒冷贫瘠的高地呼呼沉睡。一百、二百、五百里格鞍马不歇。而如今，他寄宿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对骑马奔驰过如此许多地方的他，整日整夜地禁闭，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你已经入学！那就是个合适的地方！直到你结业，直到你上大学，没人会把你赶走。唯一要紧的，是决不要当律师！我是尝够艰辛困苦的了。”

他心神不宁，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用不着多说。那位外地人就在这里；他的骆马毛围巾，印第安型帽子，黄带扣的护胫，紫黑色的衬衫扣子；他一头长发，被汗水黏连在一起；碧绿的眼珠，但被严寒所冲淡。他和我讲西班牙语。但一讲起克丘亚语，他就把围巾拿掉，要么就端端正正地把它

围在脖子里。

“年轻人，我是查尔乌安卡人。我与一位大庄园主有官司纠缠。我要剥他的皮。就在此时此刻！就象茶隼在空中把雀鹰的头啄得粉碎一样。只要您父亲从远处指点指点。其实，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伴随我到我本乡去呢？难道不是吗，博士？”

他冲着他说，可我父亲背对着他，表现得淡漠而安详。

于是，外地人的目光转向我。

“你别轻信一切，年轻人。我是查尔乌安卡人。我是来为我的官司寻求忠告的。博士呆在这里，就象我所见的雀鹰。我已经被纠缠住了。不过律师终究是律师，要比讼师博学。那班奸诈下流的讼棍！现在有他们瞧的‘派乌纳卡·内尔卡查①……！”

他继续用克丘亚语说着心里话。

我父亲再也无法抑制住自己。他不能掩饰他即将动身。他的朋友想隐瞒消息而作的天真的努力，正好说明他要远行，并且肯定地干扰了他。他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查尔乌安卡人设法劝慰他，跟他讲克丘亚语，表示愿给他大量酬谢和付出印第安人的语言所能允诺的一切代价，直至他的悲苦稍为缓解。然后，他冲着我说：

“查尔乌安卡并不远，年轻人，”他对我说，“就在这些崇山峻岭背后；在一片小山谷里。我们会专程来接你的。你

①克丘亚语，意义同前句。

走进广场时，我们将放花爆；请舞蹈演员来表演。你将到河里用炸药捕鱼；策马走遍山山谷谷；狩猎鹿儿、兔子、野猪……”

我一任他往下说，我则走到父亲身边。我们两人在一起待了很久。那个查尔乌安卡人则继续讲着克丘亚语，围绕着我们大声喧嚷，嗓门愈来愈高昂、愈亲切。

“查尔乌安卡要好得多。镇旁有条河。我们那里喜爱外地人。还从来没有去过一位律师。压根儿没有！您将犹如一位国王，亲爱的博士。您走过时，人人都将深深弯腰，恭恭敬敬地取下帽子。你将购置田产；我们将送这孩子一匹马和一套精美的金属马具……你将骑马飞过浅滩……！在我的庄园里，挥舞响鞭，驱赶牲口！我们将在河边的林子里寻找鸭子；你将舞着披风，斗庄园里性情暴烈的公牛。哈，哈利亚！别伤心落泪！说实在的，这是查尔乌安卡的上帝创造的奇迹！他给你们选中了那个市镇！干杯，博士；抬起头来，英俊的小伙子！干杯，博士！因为您正在和这座悲惨凄凉的市镇告别啦！”

父亲挺身站立起来。查尔乌安卡人敬我半杯啤酒：

“现在您已经是小大人了；足能应付这种场合。干杯！”

这是破题儿第一遭我和父亲对饮。他又开始欣欣然有喜色。在旅行前夕，他的谋划总是那么绚丽夺目。

“我将呆在查尔乌安卡，孩子。我将终于成为一座市镇的居民！到了假期，诚如这位先生所说，我将牵着一匹矫健的骏马等候你，你骑上它爬山越岭，快马加鞭跃过河水。我

将在河边购置一个小农场；我们还将修个石磨坊。谁知道我们是否能把堂巴勃罗·马伊瓦请来装配它！有必要置些房地产安居下来，不能再象流浪的犹太人一般走南闯北……到十二月为止，可怜的阿尔西利亚将是你的代理人。”

我们可以说是欢欢喜喜地别离的，怀着对一座市镇感到厌倦之后，开始另一次远行时把我们心里照得亮堂的那种同样的希望。

他将攀登挺然屹立在帕查查卡河一侧的山脉的峰巅；从一座三孔砖石桥上过河。在峡口向山谷道别，望见一片新的平川。到了查尔乌安卡，作为新来的外地人，和新交们娓娓畅谈，他会感到我不在身边，而我则一点一点地去探究这个雄伟的峡谷和市镇，迎接那拍打孩童们的奔腾激荡的变幻莫测的洪流，这时候，他们得独自面向一个尘世，它充满着妖魔鬼怪，地狱火刑，以及拍击着砾石和岛屿，唱出最悦耳动听的浪花歌曲的辽阔河水。

四、庄园

小市镇上的庄园主们，为村社的劳动提供大桶的奇却酒和满锅的辣味食物。节日期间，他们走上大街，到了广场上，齐唱瓦伊诺，开始跳舞。平日，他们走路时，总绑着旧护胫，身穿灯心绒或粗呢衣衫，脖子里围着骆马毛或者羊驼毛围巾。他们跨上坐骑，靴跟装着青铜踢马刺，鞍鞒上总是披张老羊皮。他们亲自监督印第安人，当印第安人的要求超越常理时，就用鞭子抽他们的脸皮，要不连连踢脚，把他们关进监狱。节日期间，或者上省会时，他们穿上毛织衣服，稳坐在桑佩德拉诺羊皮上，鞍子和辔头用银环装点得精巧玲珑，宽边的金属脚镫，粗大的钢轴大齿轮的老式马刺。他们看来好象完全变了样；飞快地穿过广场，或者挥动手臂，缓辔而行。他们就是这副打扮，喝得醉醺醺的，用马刺猛踢坐骑，直至戳伤了才肯罢休，马镫和马刺的轴上都沾满鲜血。末了，他们在大街上驰骋，或者驻马街角。牲口浑身直打哆嗦，悄悄地走上了石铺的人行道，骑手就迫使它们后退。有时，马儿停住，腾起前蹄，马刺就更深陷进伤口，缰绳也就勒得更紧；这时骑者就策马前行，生怕威信扫地。周围好多人围住了看。极难得，马挣脱了马勒，撒开四蹄，朝大道一溜烟狂奔，把骑者在地下拖着。

印第安人都知道庄园主深宅大院的内情。主人们睡在古老的、镀金床顶的铜床上。宅子庭院宽敞，有个大畜栏，一条走廊，一个食品室，一座谷仓，一间用古老的木板长凳和圈椅布置的客厅；还有一个厨房，它向来离得稍远，座落在庭院的另一侧，因为雇工们要在那里吃饭。庄园主也负责管理或经办节日活动。他不能连个印第安人也不如，拒绝款待客人，除非他已经把地主面子丢得一干二净。

阿班卡伊被帕蒂班巴庄园的大片土地团团围住。整个山谷，自南往北的重重山岭，均归庄园所有。

帕蒂班巴的花园管理得最佳，面积比阿班卡伊的阅兵广场还大。枝叶茂密的树木遮掩着石板长凳。园里石铺的便道两侧栽着一丛丛玫瑰花和百合花。住宅有白色的连拱门，一条静寂的走廊，光亮的扁石地和装有圆窗栅的大窗户。庄园的果园在视界之外，它的小径两侧繁花竞开，种植着一株株的咖啡树。果园的一隅，有只大鸟笼，它的圆顶高达林梢。鸟笼分数格，关着几十只红雀、黄胸鹀和其他鸟儿。庄屋用粉得雪白的墙垣围起来，一道铁栅门护卫着入口的门道。

地主一家与世隔绝地深居在这宏大宽敞的别墅里。我去过数次，从栅栏外张望，庭园和回廊总是静如古刹，空无一人。常见的那种红翅膀黑斑点的蝴蝶在花丛上翩翩飞舞，纷落到木棉树的高枝。只有一次，我从那里听到了钢琴的铮铮响声；有人在内宅弹个不停，音乐的旋律好象是从围

绕着住宅的果园里传出来的。

一条宽阔的胡同从地主的住宅通向工场和印第安佃农居住的村落。离庄屋不远的小径上，堆满了蔗渣。工场设在石块铺地的院子里。多年来，积聚起来的蔗渣已经形成一个软绵绵的宽阔土丘，伸到村子的窄巷里，还正在向更远处延伸，覆盖了草地的一部份围篱。

太阳晒着干涸的蔗汁和碾碎的蔗茎的白色残渣。雨霏霏下降，蔗渣滚锅似地沸腾起来，散发出白兰地酒的气味。酒气充斥着整个村落。这些房子墙壁低矮，用窄小的土坯垒成。参差不齐的蔗叶屋顶积满尘土，覆盖着这些房子。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妇女都不和生客攀谈。

“哈姆普伊基·马马亚(我来找你啦,好妈妈)。’我在一些门口呼喊。

“马南 舸马里马瓦丘(别来！别跟我说话！)’他们都这样回答我。

他们的容貌和老爷子的仆人一模一样。黑色的汗珠从他们脸上直淌到脖颈；当他们在村落和工场布满尘埃的土地上，在云集于蔗渣上营营飞鸣的蚊蚋和黄蜂间挺身站起来的时候，就显得更加肮脏龌龊。他们人人头戴一顶呢帽，年深月久，沾满层层油腻。

“塞尼奥·里马古斯卡基(我有话跟你说,大娘！)’我再一次坚持，打算走进一户人家。可是女人们满面惊诧，不信任地瞧着我。他们现在已经听不到艾留①的土语,人们使

①印第安人的村社。

他们从记忆中磨灭掉了；因为我用社员的语言和腔调跟他们攀谈，他们竟认不得我。

我得返回市镇去。我在山谷中茫茫然迷了路，顺着通向甘蔗田的沸腾的小巷走去。薄暮时分，夕阳的余辉除落在山头上的外，已经消失殆尽，这时我才抵达镇里，还生怕不认得人，或者被人们拒于门外。到了学校，神甫校长瞧见我走进院子时满脸满身的尘土,就唤我做‘疯子’和‘浪荡的傻小子”。一连数天，我无心嬉戏和牢记所学。夜晚，我经常起床，想要出走，把衣服捆成一包，摸黑涉过帕查查卡河，攀上另一座山峰和干旱的台地，无拘无束地直奔查尔乌安卡。然而，我得尊重我父亲的决定。我等待着，要仔细地全盘考虑一番，把它铭记在心。

在那些迷惘和心绪不宁的日子里，我想起了我父亲遭受迫害到处流浪的时候，我避难住过的最后一个艾留里的妇女们为我唱的送别的歌。

为了逃避残忍凶狠的亲属，我曾经到我熟悉的一个在最狭窄最葱郁的山谷里种植玉米的艾留哀求怜悯。盛开的山楂花和一群野鸽咕咕的软语，使玉米地生意盎然。那里的家长和主妇们，村社的马马查库纳们，保护了我，给了我到如今在生活中还报答不尽的柔情厚意。

等到政客们一旦停止迫害我的父亲，他马上就赶到他把我寄放的那个亲戚家去找我。他用左轮枪枪托砸破了家长的前额，就走下了山谷。他跟印第安人喝得酩酊大醉，一连几天和他们跳舞。他恳求神甫到艾留的小教堂来做隆重

的弥撒。弥撒完后，向外走时，在噼噼啪的爆竹和当当响的钟声中，我父亲在教堂门口拥抱村社的村长巴勃罗·马伊瓦和维克托·普萨。随后，我们在广场上上了马，开始漫长的旅程。我们走出村落，沿山坡向上攀登。女人们唱起了送别的"哈拉乌伊"：

别忘了，我的小宝贝，
别忘了！
白色的山岗啊，
叫他回来吧；
山上的流水，草原上的清泉啊，
别让他渴得难熬。
鹰隼啊，把他驮在你的羽翼上，
叫他回来吧。
漫天的白雪，雪神啊，
别在路上伤害他。
恶风啊，
别碰他。
暴风雨啊，
别赶上他。
不，悬崖，凶险的悬崖啊，
别使他担惊受怕！
我的孩子啊，
你得回来，

你得回来！

“哭吧，不碍事。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孩子，因为要不然，你会心碎的，’我父亲大声说，看见我合着眼皮，不吱声地缓辔而行。

从此，我们不停歇地旅行。从一个市镇到另一个市镇，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地走去，一直走到最深的峡谷，走到一大片的甘蔗田。我父亲很快就离开了阿班卡伊，因为他开始发现那是个地狱，而憎恨和悲痛又再度使我惶惑不安了。

庄园主们到学校里来只拜望神甫校长。他们旁若无人地穿过庭院。

“奥基班巴的地主！’住读生们说。

“帕蒂的地主！”

“亚卡的地主！”

看来他们好象在给大星星命名。

神甫校长总是上那些庄园的小教堂为他们作弥撒。可是有些星期日，庄园主们却亲临市镇来了。于是教堂里举行布道和唱经。

神甫校长温文尔雅地开始讲道。他用激动人心的言词赞美圣母玛利亚；他的声音悦耳尖细，可却一下子就激动起来。他深恨智利，老是想方设法离开宗教主题，颂扬祖国和它的英雄们。他讲到未来抗击智利人的战争，号召青年和孩童作好准备，念念不忘他们伟大的职责是报仇雪恨。于

是，由于情绪激动，越来越激昂慷慨。他提醒男人们他们应尽的其他义务。他赞颂庄园主，说他们是祖国的基石，是维护财富的栋梁。他提到老爷们对宗教的虔诚，对庄园小教堂的悉心关怀，以及他们在印第安人中规定的忏悔、接受圣餐、婚姻，以及在和平和低贱的劳动中生活的义务。临了，他重新压低嗓门，讲述耶稣受难史的某一片断。

弥撒之后，当局官员和庄园主们在教堂门口恭候，簇拥着他，把他一直护送回校。

那些星期日，神甫校长和住读生们同进午餐；他主持餐桌，慈祥地瞧着我们。他脸上罩着幸福的光轮；他和同学们交谈，不时朗朗大笑。他脸色红润，鹰钩鼻子；头发雪白，高高隆起着向后梳。虽说上了年纪，却依然仪表堂堂，令人敬仰。妇女们敬慕他；年轻人和男人们认为他是圣人，如同幽灵般在庄园的印第安人面前显身。我在梦境中常把他误认，看他象一条摆动多枝尾鳍的鱼儿似的，在回流的水藻之间往来游动，追逐生长在水流边沿，受到水草保护的细小鱼苗；可是另外几次，他又酷似堂巴勃罗·马伊瓦，我最喜爱的印第安人；他在大片的玉米地边，把我紧紧搂住。

五、横跨世界的桥梁

“帕查查卡 这个词意谓横跨世界的桥梁。”

这个市镇上，只有一个快活的地区：瓦努帕塔。古代，它准是那些艾留的垃圾堆，因为这个词意思是‘垃圾土岗’。这里居住着集市上的女售货员，在公用事业服役的雇工和脚夫，宪兵，少数几家商店的店员。这里客栈林立，各地来的起诉当事人，赶骡人，和混血种旅客都来落脚。这也是唯一开设着奇却酒铺的一个地区。逢到星期六、星期日，顾客盈门的酒铺里，人们奏起竖琴和小提琴，跳起瓦伊诺和马里奈拉①。有人说，跳这种民间舞蹈时，能邂逅放荡的女人甚至卖娼的混血姑娘。

奇却酒铺门前，苍蝇浪潮似地乱飞，在铺子里扔出来的垃圾上，爬得密密麻麻。每当有人进入酒铺，它们就哄地一声从地上飞起，形成一股漩涡。地面给人践踏得硬邦邦的；摆着些矮桌子，小板凳。到处乌黑，污秽，烟雾腾腾。几个混血姑娘在侍候客人。她们身披卡斯蒂利亚的丝边方披巾，头戴雪白的系有五彩斑斓宽丝带的草帽。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都色迷迷地盯着她们。奇却酒舖往往是以这些轻浮动人的混血姑娘侍女的美貌而闻名的。可是我知道，要博取

①秘鲁的一种民间舞蹈。

她们的欢心，需要经过长期的和痛苦的斗争。不能随便跟她们跳舞，鸨母监视着她们，传授她们自己丰富狡诈的经验。于是，许多外地人在路口哀哀哭泣，因为他们夜夜痛饮奇却酒，通宵达旦引吭高歌，徒然浪费了时间。

奇却酒铺自晌午起接待顾客，可是乐师们只有星期六星期日后晌和晚上才去。哪个常客都可以点他喜爱的瓦伊诺。但是难不倒竖琴手。上酒铺去的外地人多于投宿客店过夜的。可是有时竟然也有从非常遥远和不同地区来的老顾客，有的从瓦拉斯、胡卡维利卡，或者科利亚奥各省赶来，点一首完全陌生的瓦伊诺。此时，竖琴手的眼睛闪耀出喜悦的神情；他叫唤外地来的客人，邀请他低低地唱一唱。一次就已足够。小提琴手学会了，拉起来，竖琴手在旁伴奏。几乎总是得由外地人几次三番地纠正："不；不是这样！您的才气可不是这样！"于是他高声唱起来，试图唱出准确的旋律。但是不可能。主题虽然一样，可乐师们已经把曲调改成了阿普里马克瓦伊诺，节奏轻快而柔和。"马南！"来自严寒地区的男人们大声喊叫；从科利亚奥来的则生了气。要是他们喝醉了，他们就以强逼乐师们喝大盅的奇却酒威胁他们，教他们停止。"都一样，先生，"竖琴手抗议说。"不一样，阿尔科(狗崽子)，"科利亚奥人喊。双方都有道理。然而，科利亚奥人却唱了起来，山谷人却没法合着这歌声跳舞。它的节拍缓慢拖拉，犹如磨擦金属。要是这支瓦伊诺是幽怨的，它就象一阵高原上的风，吹拂着苇草，摇曳着干草原的细草，刮到了奇却酒铺里来。这时候，旅行者想起了高

原上的云,老是黑压压地满天翻滚,寒气袭人,冷酷无情 或者那阴郁的淫雨和连绵的雪原。可是科利亚奥人却得到欢迎；一向足不出满是蝇子的酒窖，以及弥漫着奇却酒和发酵甘蔗汁气味陋屋的混血姑娘们，停住脚步，细心听着。

她们只熟悉阿普里马克河和帕查查卡河一带以及生长甘蔗和果树的温热地区的瓦伊诺。她们用娇嫩的细声歌唱时，我们眼前出现了另一幅景色；大树叶的沙沙声，在灌木丛中和仙人掌白花之间跳跃飞洒的瀑布的闪光，洒落在甘蔗地里粗重宁静的雨点，到处开放着爬满红蚁和贪婪飞虫的木棉花的山谷：

哎唷，蜂鸟呀！
别再那么刺伤花朵儿，
艳绿色的羽翼呀。
可别残忍，
落到河边上来吧，
艳绿色的羽翼呀，
看我在红色的河畔哀哀哭泣，
看我在哀哀哭泣。
落下来，看我吧。
金色的蜂鸟，
我的愁闷，
受伤的田野的花朵，
河边的花朵，

你已把它丢弃。

我常到奇却酒铺去听唱歌，寻找庄园里的印第安人。我乐意和他们攀谈，我没有失去希望。可是却从来没有逢上过。有一次，有一家酒铺里有几个破衣褴衫、头发长得比惯常浓密而污秽得多的印第安人，我走上去问他们是否是哪个庄园里来的。“马南·阿西恩达丘·卡尼（我不是庄园里的），”其中一个不屑地回答我说。后来，等我确信佃农真是从不上市镇时，我到奇却酒铺去就纯粹是欣赏音乐和怀旧了。我低声和着歌曲的旋律，心中回忆起田野和乱石，广场和教堂，以及我喜欢去的那些小溪。我能够在竖琴手旁边一连呆几个小时，或者在酒铺门口凝神静听。因为闷热的山谷，火热的空气，废墟上堆着从其他郊区运来的粗长杂草，都使我心烦意乱。

各部门的官员，商人，一些地主和少数几家破落的世家，住在阿班卡伊的其他地区。大多数住宅都有大果园。果树浓密的树荫掩住了街巷。许多果园缺乏管理，一片荒芜，围墙坍毁，不少地方几乎坍到墙根。可以看得见在墙头生长的山楂树的根茎，废弃的小径破坏不堪，被残枝和湿漉漉的败叶层层覆盖。蟾蜍在草丛深处爬行。清澈无用的水在沟渠里哗哗地流，穿过果园。

在这些地区，有着整片空地，没有一幢建筑物，荒地上长着灌木和山楂丛。自阅兵广场到河滨，仅有两三所房屋，然后是一片干枯光秃的荒野，低矮的无花果树林里蜷伏着

蟾蜍和塔兰图拉毒蛛。学校的同学们在那些野地里追逐嬉戏。神甫校长爱国主义的说教在实践中体现：我们一帮帮"秘鲁人"同学和"智利人"同学在那里大打出手。我们相互用橡皮弹弓打无花果，接着，开始冲锋，又是拳击，又是推撞。"秘鲁人"向来要必胜。学校里各项选手所喜欢的同学都加入了这一伙，因为我们必须服从他们下达的命令，必须接受他们所规定的等级。

许多同学返校时鼻肿眼青，嘴唇破裂。"大多数是'智利人'，亲爱的神甫。""首领"们向他这样汇报。神甫校长满脸堆笑，领我们到医务室去治疗。

"阿纽科"①是一个狡猾可怕的"智利人"。他是独一无二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住读生。

在阿班卡伊，如所周知，"阿纽科"的祖父是大庄园主、恶棍、赌徒、登徒子。他把最大的一座庄园抵押出去，引他儿子染上种种恶习。

"阿纽科"的父亲年轻时就继承了一笔遗产。他象祖父，一生嗜赌若命。他寄寓在大业主们的别墅里，经常邀请邻近的庄园主，在庄屋的大厅里聚赌。他弹着钢琴，低声唱歌，勾引地主们的妻子女儿。他在庄园别墅里度过的那段时光成为难以忘怀的岁月。可是最终，他弄得身无立锥之地。他的两座庄园落入一位在库斯科开设工厂，决计购买土地，试种棉花的移民之手。

在阿班卡伊，有人说，"阿纽科"的父亲是在城里度过他

①安东尼奥的爱称。

一生中最后的三年的。他居住在自己家里，一所凋敝残破的宅院和一个果园，树木凋谢，冬季杂草枯黄，夏天淋了雨又重生。老爷几乎终日要想自尽。他上教堂祈祷一番，仰视万里苍穹和巍巍群山，与世永诀；之后，就稳步回家。起先，他的乡邻和他市镇上的少数几位朋友，带着恐惧和稍微宽慰的心情瞅着他。他们知道他下的是哪种狠心。可是翌日清晨，大门砰地推开，老爷出现了，总是披着一件宽大的西班牙大斗篷。盛传在晚祷时辰之前，人们一度看见他在果园里一株橘树上用绳子打了个活扣；他让绳子悬着，从内宅搬来两只箱子，把它们上下叠好。这样，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就绪。可是这位过去的庄园主却倚树而立。晚祷的钟声不断敲响的当儿,他已走上大街,慢悠悠地朝教堂走去,之后,又折了回来，可没进果园。他待在内室。在随后的日子里，他没有把他系的绞索解掉，箱子也依旧堆在树旁。

“ 阿纽科 ’是这位老爷的嫡子。九岁那年,他父亲下世前不多天，学校的修道士们收养了他。房子被卖掉用来偿还这位绅士遗下的最后几笔债务。

虽则‘ 阿纽科 ’落得一文不名,他在学校里却显得与众不同。那些前来拜谒神甫的庄园主，有时也跟他聊上几句；并且确实有些人还给他留下些书本费和零花钱。可他总是粗暴地加以否认，把暗示这事的人打翻在地。“ 我是神甫们扶养的！’他喊。

“ 阿纽科 ’有一位保护人 撑竿跳和短跑选手、足球队无可更替的后卫耶拉斯。耶拉斯是学校里一位最鲁钝的学

生；他出身不明，而神甫们卫护着他。他读中学一年级时，留级三次，可他生得最精壮结实，市镇上没有人不怕他三分。他伤害过所有和他打架的学生和镇上的年轻人。他傲慢无礼，面露愠色，肆意谩骂，反复无常。然而，有多少个星期日，足球赛刚过，中学队击败市镇上所有俱乐部或者其他省份来的球队的时候，同学们就把他抬在肩膀上，从体育场一直走回到学校里。我们一路高呼他的名字。他挤在喧嚣的人堆中，神色冷漠而呆滞。我们鼓掌的声音好象很难才能触动他。这时候“阿纽科”成了英雄，气概非凡。我们在这位选手面前给他腾出一块空地，于是他独个儿双脚蹦跳，尖声叫唤耶拉斯的名字，扔掷大蒜，大喊大叫。他另外找了些人，欢庆他的大喜日子。可是有时候，在一场由耶拉斯奠定胜利基础的激烈竞赛之后，比赛一结束，他却就开始慢条斯理地带着挑战的神情穿戴起来。“阿纽科”递给他衣服，把球鞋和运动衫捆扎停当。于是两个人挺身向前：“滚开！”耶拉斯吆喝，“滚开，狗崽子们癞皮！”“阿纽科”补了一句。我们就在球场上一哄而散。这时候谁也没能向他们祝贺，甚至连神甫校长也不敢接近耶拉斯。只是到了夜晚，他领他上学校的小教堂，他才搂住他，两人走进教堂去。耶拉斯出来时，总是眼窝深陷，可是脸色舒展。一连几天，他不再虐待孩子们，午晚餐时也不和任何人答腔。同样的阴影笼罩着“阿纽科”。

“阿纽科”骤然在“智利人”中间出现，如同狂怒的猫儿一般进击。他身材精瘦，当年才十四岁，皮肤娇嫩而苍白，

外表虚弱，可是两臂瘦削结实，打架时一变而为凶猛的兵器；他双手出击，犹如两根细长棍子的两头在伤人。没有人尊敬他。边远省份来的新同学们，跟他攀谈了几天。“阿纽科”试图煽起他们对全体住读生的猜忌和怨恨。他是第一个和新生们接近的，可老是最终使他们感到厌烦，变成新同学们的第一个对头。谁比他年长，他就用最猥亵的语言辱骂他，直到遭受攻击，耶拉斯出面干预为止。可要是和某个幼小者打架，他会给人一顿痛打。在玩‘打仗’时，他野蛮凶狠，拿弹弓用石子而不是无花果射击。要不然他就只参加“肉搏”战，从后面连连踢脚，击倒那些背冲着他的人。他会从“智利人’摇身一变为‘秘鲁人”，根据敌手是否容易对付，是否矮小或者因为已经给为数众多的敌人包围而变化。他不遵守规则。每当有人在打群架中被击倒在地，他就满心喜悦，因为他可以借此机灵地把倒下者的脸踩几下，或者踢一番，似乎事出偶然，或者仅仅因为他玩得迷了心窍。然而，有一次，他的行为不一样了。“阿纽科’终于被禁止玩‘打仗”。不顾耶拉斯的反对，在一次盛大的集会上，我们以“叛徒”和“卖国贼”的罪名，取消了他的资格。可是每逢他不随同耶拉斯去攀登山岗，或者不去猛喝奇却酒，不跟混血姑娘们和印第安男人纠缠的时候，他几乎总是参加的。他来得很突然，出现在无花果树林里边，纵身一跃，跳过一道栅栏，要不就从沟渠底下爬上来；有时候，他为任何受到追击，或者被俘而关在‘兵营’里，由几名‘卫兵’警卫着的弱小者打抱不平。他宛如一头幼小的猛兽，猛扑上来，嗥叫，咬人，抓

人，狠命地狂揍。“滚开，癞皮！我得了狂犬病啦！”他高声嚷着，双目闪光，教人仓皇失措。他猛冲上去真的打起来，他的对手们就只好四散逃逸。但是有许多次，“阿纽科”落入切齿痛恨他的某群学生手里，他就被狠狠地收拾了一顿。他犹如一头被宰的猪那样哼叫，求救；他那尖锐刺耳的叫喊声一直传到市镇中心。他装腔做势地装痛，一连几天呻吟不停。于是仇恨并未了结，反而复杂和扩大起来。

晚上，有些住读生常在前院廊下吹奏口琴；另一些则喜欢躲到操场上抽烟，谈论女人。前院是石板地，院门右侧是主楼；左面仅是一堵光秃秃的潮湿的高墙。墙边有一根大水管，连结着一个小小的四方形砖石贮水池。院子四周是斑驳的木头廊柱，支撑着二层楼的走廊。三盏微弱的灯照亮着下面的走廊，院子几乎隐没在懂憧的阴影里。有时几只蟾蜍爬到石池旁，在一泓清泉中嬉水，要么在水边漂浮，咯咯地叫个不停。白昼，它们避匿在水边的草丛里。

好多次，三四位同学比赛吹奏瓦伊诺。一大批住读生聚集拢来听他们演奏，充当裁判。有一次，每个比赛者都吹了五十多支瓦伊诺。这些口琴手喜欢我唱歌。一些人重复哼着歌曲的旋律；另一些则用最低沉的音调随唱；他们打着拍子，热情奔放地摇摆、弯腰、挺起身子。可是谁也比不上高身材、印第安脸容的安达瓦伊拉斯的口琴手罗梅罗吹得好。

里院是泥地。一条没铺砌的长穿堂把前院和这院子连

接起来。穿堂右侧是靠近前院的食堂；尽头是操场的一端；一道旧木板墙后面，有几只安置在一条水沟上的空箱子，充作厕所。水沟通向一个小水池。

白天，一百来个同学在那尘土飞扬的小场地上追逐嬉戏。有些游戏粗野残忍；高大强壮的藉此相互狠揍，或者把弱小的打得血流如注，嚎啕痛哭。然而，许多年幼身体单薄的同学竟然古怪地喜爱这种粗野的游戏，即使会因此抱怨叫屈好几天,一瘸一拐地走路,脸色苍白,丢脸出丑。

夜幕下垂，操场隐没在幽暗中。最后的灯光是照亮离场子十米的食堂墙壁的那一盏。

有些夜晚，一个在厨房里当下灶的疯女人缓慢地朝操场走去。她是被一位神甫在邻近的市镇上收留下来的。

她不是印第安人；淡褐色头发，矮胖身材，皮肤白皙，虽然满脸污垢。有些清晨，人们逢到她从把她领到学校来的那位神甫的卧室里抢步出来。入夜，她上操场时，总是悄悄地紧贴着墙壁一步一步走着。经常发现她在厕所木板墙附近，或者正在推开一扇木门，于是引起一阵混乱和惊慌。大同学们相互殴打，想首先挨近她，或者排成短短的一行，守在厕所近边。我们比较年幼的和孩子们则伫立在邻近的墙根,焦急得浑身颤栗,一句话也不说,观望着喧嚷的人群,或者队伍里人们严肃地等候的神情。不一会，在一些人还在等待或者还在地上扭打的当口，那女人狂奔而出，走掉了。可是几乎总有个把人依然一路追逐她，想把她按倒在地。她在小巷里消失，一大群人紧跟其后，年岁较大的住读

生中间迸发出一片斥责、辱骂,和推撞的闹声。

他们本来从不十分狂暴地打架；可是现在逢到知友们摔倒在地，竟然也会上去踢两脚，用鞋后跟踩脑袋和最疼痛的部位。我们年幼的不太挨近他们，只听得年龄大的渎神的赌咒，目睹他们如何在深浓的幽暗中相互追逐，一些对手们又如何四散奔逃，而胜利者则威吓他们，咆哮地命令他们在随后的夜晚里，要在年幼的隐藏处占个地盘。一场恶战直打到回寝室的钟声哨哨敲响,方始停息 要么就是某个神甫在餐厅门口用足力气大声呼喝，因为他已经听到了谩骂和吵闹。

月夜,疯女人不上操场。

“ 阿纽科 ”和耶拉斯十分轻蔑地瞧着夜战的伤痕。有些晚上，他们从穿堂的拐角处观看打架。他们总是在斗殴已经开始，或者年轻人的狂暴势头正在减弱时来到。他们没有办法，只好另拉一支队伍。

“ 注意 ,小家伙们 站队 站队 !” 阿纽科 ”吆喝着 ,而耶拉斯则纵声大笑。他指的是我们这些退居在场子角落里的幼小者。大孩子们屏息无声地站在他们的队伍里，要么就成群地向耶拉斯猛扑。他向餐厅奔去，追逐他的人群就收住脚步。

一条仇恨的鸿沟把耶拉斯“ 阿纽科 ”和年长的住读生们分隔开来。可是他们不敢和选手搏斗。

终于在某个夜晚，出现了一件益发叫人深恶痛绝耶拉

斯的事。

帕拉西奥斯是一位最贫寒的住读生，年龄最小。他来自深山中的一个村落。他学习有困难，不善于理解西班牙文；是学校里唯一来自一个印第安艾留的同学。他的自卑感起因于他的出身和头脑迟钝。一些同学打算帮助他学习，可是完全没有用；他缺乏理解力，孤弱地置身于学校环境之外，对老师的讲解和课本的内容感到莫名其妙。他注定要受到同学和课堂的折磨。可是他父亲却坚持不懈地供他上学。他父亲是一个高挑身材，穿着混血种人衣服的汉子，系着领带，绑着护胫，每月都来看望他的儿子。他们两人待在会客室里；我们听到他狂怒地在嚷。他会说西班牙语，可是一旦动了火，就沉不住气，用克丘亚语把儿子痛骂一顿。小帕拉西奥斯抱怨诉苦，苦苦哀求他父亲接他出校。

“ 把我送到公立学校去吧,亲爱的爸爸,”他用克丘亚语乞求。

“ 不 就上这个学校 !”混血种人竭力坚持。

过后，他径自走了，给校长和其他神甫们送了些丰盛的礼物，那是他捎来的四五头宰好的羊和几驮玉米和马铃薯。

每当他父亲来访之后，校长就把小帕拉西奥斯召去。冗长的谈话一过，小帕拉西奥斯走出来时，泪水涌得比见过他父亲之后还多，并且更加畏缩、气馁，只想找一个宁静地方痛哭一场。有时，厨娘把他带进她的屋里，当心不让神甫们瞧见。我们在老师面前为他掩护，小帕拉西奥斯则在厨

房一角，把几条肮脏的毯子往身上一盖，从下午一直呆到晚饭时分。这样之后，他心境才平复得多。他走出厨房时，眼泡稍微红肿，可是目光明亮，有点熠熠发光。他和我们说几句闲话，就一起游戏。疯女人路过餐厅门口时，总是带着某种亲昵的神情望着他。

耶拉斯和‘ 阿纽科 ’已倦于逗弄小帕拉西奥斯。他不是捣蛋鬼,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过了一阵子,‘ 阿纽科 ’踢了他一脚，就此对他不屑一顾。

可是一个漆黑的夜间，疯女人极不寻常地忽然上了操场；想必是偷偷摸摸地去的，因为没有人发见她。忽然，我们听见了小帕拉西奥斯叫喊的声音。

“ 不 !我不干 !我不干 ,好兄弟 !”

耶拉斯已经脱开疯女人的衣裙,撩到齐脖子高,正在强逼腼腆的帕拉西奥斯扑到她身上去。疯女人表示乐意，哼哼地叫着，并伸出双手召唤这孩子。

人群围成一圈。我们向那里奔去。黑暗并不那么浓重，是一个没有一丝云影的繁星点点的夜晚。我们瞧得见站在木板墙门口的帕拉西奥斯，地上疯女人的身体，还有当门而立的耶拉斯。

“ 你们想干什么 ,狗崽子们 ?”他咆哮着,“ 滚 ,滚开 !帕拉西奥斯博士在此，帕拉西奥斯 !”

他呼呼地大笑，可是我们向他猛扑。这时候他才用绝望的声音呼喊。

“ 救命啊 ,神甫 ,救命啊 !”

疯女人趁机溜掉了。她不往小巷去，却狡猾地奔向操场的另一端。两个神甫朝操场走来。

“他们要‘瓦伊克阿尔,①我,神甫,’耶拉斯倾诉说。

众人都不作声。

“为什么?”一个神甫问。

“你们可知道,神甫,他是恶霸,是骂人精,’罗梅罗回答，他是大伙儿当中年龄最大的。

“我作了什么啦？你们说我作了什么啦!”耶拉斯厚颜无耻地问。

“他象个魔鬼,想肮脏地凌辱帕拉西奥斯……”

“肮脏地?那是怎么回事?”神甫中的一个假装恼怒地问。

“全是找借口,亲爱的神甫,”阿纽科’回答。“他们因为他多次当选手,妒忌他。”

“没教养的蠢货睡觉去!统统从这里滚开!’神甫下令。

耶拉斯首先撒腿就跑，其他人紧随其后。

在寝室里，罗梅罗向耶拉斯挑战。

“明儿晚上,’耶拉斯说。

“现在就去!’罗梅罗提出。

“现在就去!’我们齐声要求。

可是校长开始在寝室外面走动。

①克丘亚语：许多人揍一个人。

帕拉西奥斯不敢见人。他和衣躺下，把毯子蒙在头上。

"阿纽科"上床之前，狠狠地瞪了罗梅罗一眼，对他说："可怜虫,可怜虫!"

罗梅罗拿定主意不答理"阿纽科"；甚至不朝他转过头去。

后来,神甫校长熄了灯,没有谁再做声。

尽管我们万分焦急，决斗始终没有实现。校长禁止我们本周到操场上去。

耶拉斯和他朋友在廊下背人处吞云吐雾地吸烟，要么就勾肩搭背地闲逛。没有人接近他们。"阿纽科"一听到蟾蜍的咯咯声，就直奔水池，向碧清的水里扔小石子，要不然就用长柴火棍在水池边上敲打。"该死的东西，该死的东西!"他嚷嚷,凶狠地敲打着。"出来了一只,耶拉斯。我把它的身子打破了，"他大喜过望地说，走到灯光下察看柴棍上是否沾了血迹。

时光流逝，罗梅罗失去了胆量，不再谈论他挫败耶拉斯的谋略,以及如何打倒他、羞辱他的方法。"总有一天,时辰一到,"他向我们保证,"我将打断他的鼻梁。你们准能见到这该死的家伙鲜血直冒。"他早就该来这一手了。罗梅罗瘦骨棱棱，可是身手灵活而且健壮，腿上肌肉突起，在校队踢中卫，和比他高大壮实的对手碰撞，就能把他们撞倒在地；或者就象猴儿般地跳跃，机敏地闪避成群的球员。我们十分信任他。然而，他却日复一日地不言不语。谁都不想强迫

他。耶拉斯这人狡猾、老练、野蛮。“万一他失利，他会把罗梅罗捅上一刀的，”一位同学说。

可是耶拉斯也没有想起这誓约。随后的星期日，他和他朋友首先出了校门。我们没有在市镇上和足球场上见到他们。他们也未回校午膳。事后，他们说是去登山了，并且终于到达安帕伊山最初的积雪处。

帕拉西奥斯避开耶拉斯和‘阿纽科’，走路时老跟我们在一起，坐在我们身旁，保护自己。他的恐惧促使他稍许更加信任自己的同窗。

“要是我在本乡见到他，我将和父亲一起把他宰了，”在我们盼望格斗的那些日子里，他对我说。说话之时，他浑身微微颤抖。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看到果断的决心使他目光那么坚定、倔强，给他的脸庞增添了风采。他的面颊都绯红了。

在挑战失败之后，他父亲曾来看望过他。来访之后不久，他把我叫到我们的教室里。在讲台一旁，他悄声地对我说。

“你听着，好兄弟，把这个交给罗梅罗。是家父送给我的，因为我对他说我能够升级。”

他把一枚看来好象新铸的熠熠发亮的金币放在我的掌心。

“要是他不肯收下呢？”

“求求他。谁也不会知道的。万一他执意不肯，告诉他我将就此逃学。”

我找到了罗梅罗，把他带到寝室里。当时是后晌六点钟左右，同学们都在院子里。我把金币交给了他。起先，他脸颊刷的飞红，好象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过了一阵，他对我说“不，我不能接受,我是个窝囊废。”“你已经羞辱了耶拉斯，”我提高嗓门回答，“难道你没见到吗?好多天来，他不象早先那样飞扬跋扈了，不再打孩子们的耳光了。他咆哮、嘟囔、恫吓，可就是没有胆量碰我们一根毫毛。这架你还是别打的好。你已经不战而给他安上了嘴套。”由于他还满心疑虑，不把眼睛抬起来，于是我继续跟他谈了一阵。他目光低垂，真教我迷惑不解。他已经那么大，而且又比我高上好几班“难道你没看见小帕拉西奥斯是怎么转变的吗?”我对他说“你将会后悔的，倘若他真的逃学了。”他这才收下金币，决意抬眼望我。“可我决不花掉它，”他说，“我要保存起来，作为留念。”接着，微微一笑。

帕拉西奥斯成为罗梅罗的好友，并非一下子的，而是缓慢地订交的。这件事本身成为对耶拉斯的一种警告。我认为耶拉斯从此就下决心逃离学校了，虽然他意识到他得撇下“阿纽科”，任他赤手空拳，任他突然被人挫败。

疯女人一连几星期不再到乌黑的操场上去。

许多住读生浮躁不安。其中有一个，长得壮壮实实，但却胆怯如鼠，不禁咒骂起来。人们叫他做“假头发”，因为他父亲是理发师。逢到某个神甫拿着拳击手套上操场时，“假头发”总是避在厕所里，甚至床架下。他的脸上素来浮着一

副闪着泪花的表情，一如强忍住抽噎的孩童。

“‘假头发,,别哭。不要这样,’他的同窗和住读生们对他说。他脸气得通红，把练习簿和课本撕得粉碎。可是当人们一片声地呼唤他，激怒他的时候，他竟然掉眼泪了。

“亲爱的‘假头发,,别悲伤。”

“亲爱的‘假头发,,我将请我奶奶来安慰你。”

“啊哈,亲爱的‘假头发,!”人们对他说。

他大概有十九、二十岁了,粗脖子,颈背象牯牛般壮实,粗大的手掌,结实的双腿。假期,他下乡干活。起初,人们以为他也许善于拳击。同学们谈论说，在给他戴上手套时，他竟浑身簌簌发抖；尽管如此，他的对手仍然带着疑惑的神情瞅着他。可是当他脸上挨到第一拳时，他竟背过身去，惊慌沮丧，不想继续交手。大伙儿骂他；连众神甫也催促他，用尖刻的话羞辱他；可是全都枉然，他拒不转过脸来面对他的敌手。卡佩纳神甫是这项运动的业余爱好者；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飞起一脚,把他踢了个嘴啃泥。

可是在操场上,每当瞥见疯女人前来,“假头发’就完全变了个样。他利用霎时的混乱,让人们赶不上他。大家都说，那时候，他举止狡黠，惹得别人大为恼火。过后，他避到众神甫附近的典礼操场去。好几次，住读生们气得七窍冒烟，拳脚横飞，想把他和疯女人拆开；可是据说疯女人使出蛮力把他紧紧搂住。“假头发’在雨点般的连连脚踢下,才从厕所里抢步出来。他们难得把他撇在后面；逢到那种场合，他有一次一拳就把木板墙砸了个稀巴烂。

在小帕拉西奥斯和疯女人事件之后的第四个星期，“假头发”等得十分焦急。他不言不语，走路时焦躁不安，在通向寝室的楼梯上上下下，嘴里骂着脏话。对人们惯常刺痛他的诅咒和嘲笑充耳不闻。

“听着，‘假头发’，听着，畜生，”他们向他呼喊。

“真是疯女人的好情郎！”

“为了亲爱的她，要断送性命啦！”

“瞧他那副哭丧脸！”

大家乐呵呵地笑咧了嘴。

可他全不在意；他急躁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假头发”因为想她而神魂颠倒所形成的自我孤立状态，惹得住读生们火冒万丈。一天晚上，他们在操场上向他进攻。

“‘假头发’已经不听我们那套了，”几个人说。

“该好好整他一下，”另一个建议。

那是个月朗的夜晚。月光照亮着操场上近乎白色的泥地和白垩墙壁。“假头发”只身进操场来。住读生们在他后面围成一圈，把他困在里面。“假头发”没有觉察到，继续在操场上信步走去。他因为已经走近伫立在他面前的学生而转过身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已被团团围住。于是，他们开始呼唤他。

“死了吧，‘假头发’！”

“为那个混血种破鞋！”

“为那个疯女人！”

“你这头笨驴！”

“倒是顶刮刮的小姑娘啊！”

“小姑娘！把娇滴滴的小姑娘带来给小可怜！给‘假头发’吧！”

他在圈子中心，吓得目瞪口呆。住读生们继续对他嚷个不停。过后，他定下神来，走到年龄最大的同学们站立的地方，用坚定而激愤的声音赌咒发誓。

“安静，坎拉们①！安静！”

他在伊斯莫德斯面前站住，跟他谈了起来。伊斯莫德斯头发粗硬，满脸麻子。

“我有一次看见你，坎拉！”他对他说，“我在这儿，在地上，箱子旁边，看见你象该打入地狱的人那样独个儿在玩自己。眼睛鼓得差不多要夺眶而出，猪猡！”

“而你，这个反对基督的人！”他对蒙特西诺斯说，“你也在同一个地方！骑着墙玩自己，狗崽子！”

他指着大家，谴责他们都犯了同样的罪孽。

他对罗梅罗谈话时，方式特殊。

“你，夜半时分，在你的床上，象患狂犬病的动物一般气喘吁吁，微微嗥叫！唯独耶拉斯和我才是勇敢的基督徒！你将受到惩罚，坎拉！你们众人，将统统被打入地狱！”

没人阻拦他。他推开众人，昂首扬长而去；神气傲慢，没有人能与他相比。

①克丘亚语：讨厌鬼。

住读生们纷纷散去，竭力避免过份地磨擦地面，怕弄出响声来 拟乎一个大敌,一个纳卡克[1] 在操场上呼呼沉睡。

饭后，晚祷时，一些年小的出声痛哭。神甫校长不禁大吃一惊。可是他对同学们这样泣不成声，心中却又感到洋洋自得。这是独一无二的一次，晚祷有了极大的虔诚和热情加以伴奏。

从此以后，乌黑的操场，对许多年岁小的住读生来说，变得令人生畏和神秘莫测了。即使在那经常歌唱诙谐轻快的瓦伊诺,宁静的娓娓聊天,讲着说不完的狗熊、耗子、美洲豹和秃鹰故事的石板院子里，以及在那正在修建贮水池塘的阿班卡伊的小溪旁，晶莹的马里尼奥河畔，我们也无法摆脱心头出现的对那操场的一阵恐惧。

“假头发”的话说明了一个早先就有的预感。我熟悉那操场的每个角落，流入水泥水沟里流水的淙淙声，藏匿在木箱后面的细草，以及疯女人躺着的湿漉漉的地面。一些住读生在她走后，或是翌日或是哪个下午，常常到那里去转悠。我知道那薄板墙遮掩的整个地方，是一处被恶魔缠住的场所。它的恶臭把我们熏得透不过气来，浸透了我们的梦乡。我们这些幼小的学生跟那十恶不赦的坏事进行过斗争，在它面前我们四肢颤抖，试图得到拯救，可是都归无用，如同游鱼刚掉进了混浊的洪水。朗朗晨光照耀着我们时，使我

①克丘亚语：杀人刽子手

们获得解放；红日射出万道霞光，照射到生长在厕所浑浊空气下的金黄色野草丛上。但是暮霭四合时，在微风吹拂下，那只在操场上扇着翅膀的猛禽就惊醒了。我们不敢单独进去，尽管暗中十分渴望到那儿去。我们当中少数几个，曾同年纪大的一起去过。他们回来时自惭形秽，象在污秽的水中洗过澡一样，畏畏葸葸地瞅着我们，深感追悔莫及。他们在床铺上几乎大声地祈祷，以为我们都已经沉沉入梦了。

有一晚，我瞧见乔卡跳下床来，赤脚半裸着朝廊下走去。一只昏暗的红灯朦胧地照亮着寝室。乔卡头发金黄，身子清瘦。他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走了出去，手里拿着一根橡皮带。过了片刻，他回进屋子，眼眶里浮出泪花，双手索索打颤。他吻了吻橡皮带，慢条斯理地躺下身去。他的床铺正对着我，在寝室的一端。他在铁床架上斜倚片刻，还在失声啜泣，直到把毯子盖上身子为止。翌晨，他一觉醒来，面有喜色，嘴里哼着他故乡狂欢节时的一支美妙歌曲，到院子里面水槽旁去漱洗。他连奔带跑地一路下楼，蹦蹦跳跳地穿过院子，围绕着水池跳起了舞。他冲着那些小蟾蜍逗弄喊叫，向它们连连泼水。他的欢乐和眼睛里闪发出的纯净光芒，具有很大感染力。他的心灵一尘不染，欣欣喜喜，眼珠闪闪发亮。过后，我才知道，那天晚上，他在小教堂门前曾经鞭笞自己，进行赎罪。

我老盼着星期日到野地里去蹓蹓 。其他日子，则摒除

歹念，一心惦着我父亲，默想成人之后，要做出成绩来。我思念起住在有樱桃树果园的荒凉市镇上的那位高挑身材、俊俏脸庞的姑娘来。一想起她的形象，不由得联想起其他的少女们；也许有一个会得分外专注地瞅着我，猜透我而且肩负起我的梦想，以及我对旅行，观赏山水，翻越悬崖峭壁和布满湖泊的大片平川的回忆。她准是瘦削矮小，蓝眼睛，长辫子。

不过，有好几天下午，我也尾随着年龄大的同学们到操场上去；我瞧着他们的样，也沾染上了。他们就跟恶魔一样，跟在梦魇中出现的鬼怪一样，挥舞着臂膀，蹬着毛茸茸的双脚。从昏暗的操场返回时，我脸上也浮现出其中一些人的表情，发着他们呻吟时或者胜利地咆哮时的痛苦、窒息和热情的声音。那个时候，天色尚明，苍茫的暮色照亮着瓦片的屋顶，枯黄色柔和的天宇似乎是在熊熊燃烧。我们没地方可去。院墙，土地，门窗，我们的衣衫，那时候的天空，那么奇特然而却不深邃，犹如一个坚固的金光闪闪的屋顶；这一切的一切好象都受到了沾染，感到空虚或者满怀怨恨。任何千思百念，任何沉思回忆，都难以忖度当时我与世隔绝所感觉到的极端孤独。我感到尽管遥远，却又近在身边。初次见到沟边一排垂柳摇曳生姿，我并不认为那些树木不属于我！河流向来是我的；还有那半山腰上的灌木丛，小镇上石灰条纵横交错的红屋顶房舍，紫花苜蓿地和可爱的玉米田。不过我从操场上回来的时候，正是暮色苍茫，万物慈母般的形象从我眼帘中消失。接着，夜幕垂临，孤独和独处一

隅的感觉，就继续增长。我周围尽是和我同年龄的孩子和其他一些人，可是宽大的寝室却比幽深的磨坊谷还要可怕，还要寂寥；在人们迫害我父亲的日子里，我曾经一度遗弃在那里。

磨坊谷是一座巉岩峭壁，谷底有条小溪在长满灌木的巨石之间流过。水在乱石下闹腾。几条游得飞快的银色的鱼，穿针般地在几乎给岩石的阴影笼罩住的回流中游动。五座石磨，在峡谷不太险峻的地方梯级般地排列着，靠水流的力量推动。水顺着一条狭窄的沟渠流来，那是西班牙人用砖石和长长的在岩石上凿成的涵洞砌成。沟通那个山谷和左近村镇的道路，差不多和沟渠一般狭窄，并且也象它一样蜿蜒在峭壁上，长长地在岩石下通过；骑手们到了那里得弯腰低头，俯视深渊底下奔腾喧嚣的河水。泥土是黄色的，有胶性。雨季道路受阻；黄黄的泥土，连野山羊都要滑倒。太阳总是姗姗来迟，午刻过去不久就消失；它爬上山谷岩石嶙峋的山坡，如同微温的液体，徐徐升起。因此，峰峦给镀上金色阳光的当口，磨坊谷却隐没在阴影里。

我被遗弃在那个山谷里有好几个月；夜晚，我嚎啕痛哭，一心想离去，可是我害怕道路，害怕在巉岩上开凿的那几段路的阴影和羊肠小径，它象是绘在黄色的土地上的，在夜晚的幽暗中，犹如一道柔和眩目的微光。明月初上，我就跃身起床；石磨轰隆轰隆地响着；河道上被枯萎的灌木丛覆盖住的磐石在等待我，我不能违背它们的意志。桉树小桥上，也蒙上了一层黄土；行人刚走几步，它就摇晃起来。

不过，即使在那里，在那庇护着它的居民的寒冷的山谷里，我也是孤身一人；在一个身心交瘁、近乎失明的印第安老翁的照护下，我没有失去希望。回流中的鱼儿，飞快地划过天空的巨大的太阳，围着晒麦场打转的红雀，徐徐地磨着面粉的磨臼，钉在磨坊墙壁上的那些十字架上覆满浮土的遮蔽物，甚至这样奔腾凶暴的河流，都给我以勇气。我战栗地度着日子，并非因为我被舍弃，而是因为山谷阴沉可怕。以前，我是一直住在慈母般的充满着阳光的玉米地里的；我需要同伴们约束我，让我安静地探索山石、涵洞和那缓慢凄凉的河流中巨大的乱石堆。

在十分孤独的瞬间，我心中唤起一串串的回忆；我回忆着往事，我苏醒过来。可是在寄宿学校里的那些长夜里，我感觉着的是幽灵鬼怪，而不是仿佛再度坠入凄伤孤寂的磨坊谷，却是直坠到越来越深不可测的广阔的苦难深渊，那里听不到喧闹嘈杂的尘世的任何声响和气息。

为此，每逢星期日，我总是匆匆地离校，到田野里去蹓跶，以山谷明丽的色彩自娱。

我顺着甘蔗田间的小径下山，寻找大河。越往下，山径越是尘土飞扬和燥热；木棉树几乎茂密成林；笃薅香树变得高大粗壮。这种树在温热的群山上，总是青翠欲滴，鲜红美好的果实随风飘荡，犹如铃鼓，歌声悠扬。可是在这儿，酷热的谷底，它却变成枝叶茂密的参天林木，满树浮土，活象瞌睡得在不住打盹，累累果实密布灰土，跟我一样处在闷热的空气中。

有时，我赶了几小时路，才到达河滨。抵达的时候，正是我益发感到沉闷和痛苦的时候。我伫立在大桥的斜坡上，身倚高处有一个石头十字架的中心柱子，注目凝视河水。

河，可怖的帕查查卡河，在一个平坦的曲折的地方出现，顺着一道覆满盛开蓝花的藤蔓的峭壁脚下流过。过往的大鹦鹉常在那悬崖上栖息；它们抓住藤蔓，在高处放开喉咙啼叫。

河，静静地缓慢地动荡着向东奔腾而下；查查科英①的巨大枝桠轻吻着流水，被水拖曳着，一旦离开水流，就猛然荡回。它犹如一条蓝色微笑的钢水河，尽管气象森严，深不可及。桥顶上萧萧吹过一阵近乎刺骨的冷风。

帕查查卡河大桥是西班牙人所建。它有高大的两孔，支在砖石桥礅上，象河水一样威武雄壮。分水的桥基固定在岩石上，逼得河水闹腾着奔驰前进，翻滚起一个个强烈的回漩。水流撞击着桥孔的柱子，分成几股，横空升起，舐着桥壁，试图攀上去，然后，流入桥洞。薄暮时，从桥柱上弹回的河水，形成一条条随风飘荡的转瞬即逝的彩练。

我不知道是否更喜欢桥还是河。可是两者都扫掉了我心灵上的一层暗云，使它满怀勇气和神异的梦想。一切可悲可泣的形象，疑虑和痛苦的回忆，已经从我脑海里一扫而光。

①秘鲁产的一种药用聚合花科植物。

于是,我恢复了理智,依然故我,返回市镇,健步攀登可怖的山坡。一路走，一路心里在跟我远方的故人互倾积愫，诸如 堂马伊瓦,堂德梅特里奥 · 普马伊利，堂佩德罗 · 科克奇……他们把我拉扯长大，使我具有一副跟他们类似的心肠。

之后一连许多日子，我孑然一身，完全与世隔绝。我得象大河那样，划过大地，穿凿山岩，一无阻拦地静静地在莽莽林海和万山丛中奔流而过，在天际欢歌的百鸟伴随下，滚滚注入大海。

在那些日子里，我不再需要小朋友们。勇往直前的决心叫我好不喜欢。

“ 就象你一样,帕查查卡河 ! ”我自言自语。

我直走到乌黑的操场，在它满是尘埃的土地上转悠，并且走近薄木板墙。在返回前院的灯光下时，我觉得分外高傲和安详。疯女人其人使我产生极大的怜悯心。每当想起她被无比残暴地鞭挞、争夺，她的脑袋被推着朝木板墙和厕所墙脚上猛撞，以及她一溜烟逃入小巷，犹如一只被追逐的狗熊般奔跑时，我心中就不胜凄戚。还有那些无情地追赶她，临了又亵渎自己，以至渴望自我鞭笞，在忏悔的精神重负下失声抽泣的可怜的小伙子们。

对 ! 该象那条冷静、沉着、晶莹的大河一样,象它胜利的洪流一样。象你，帕查查卡河！鬃毛光滑发亮，疾步如飞，英姿风发的骏马，在无比深远的大道上流星似地驰骋 !

六、嗡嗡叫依留

克丘亚语词尾“依留”是一个象声词。依留的词形之一是描绘凌空飞过的小翅膀振出来的乐声；这乐声是由细小的物体在运动中所引起。这词和另一个含意更广泛的词“伊利亚”有雷同之处。伊利亚指的是某种光亮，以及出生时给明月的清辉伤害过的妖怪。伊利亚是一个双头孩子，或是一只产下就无头的一岁牛仔；或是一块巨大的巉岩,乌光闪闪，表面有一条宽阔的石纹，色泽暗淡。伊利亚又是一串玉米穗儿，上面一行行的谷粒交织在一起，要么就是乱蓬蓬的一簇。伊利亚是神话中的牡牛，它们栖息在孤寂的湖底，以及用香蒲镶上滚边的盛产黑鸭子的高原沼泽底里。所有的伊利亚每每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善与恶。碰一下伊利亚，死亡或复活，都有可能。伊利亚这个词和词尾依留，在语音上是同源，在意义上则有某些雷同之处。

人们把田野里营营嗡嗡满处飞着吮吸花蜜的无害牛虻，叫做坦卡依留。坦卡依留在四月里出现，不过在水浇田里，其他月份也见得到。它以迅猛的速度带着笨重的身体，滚圆的肚子，鼓翅起飞。孩子们围攻它、捕捉它。它细长暗淡身躯的尾部长着一种非但无害而且甜蜜的尖螯针。孩子们捕住它，吮吸浸泡着尾针的蜂蜜。捕捉坦卡依留并非易

事，因为它在高空飞翔，寻觅灌木的花朵。它的色彩不同寻常，是深棕褐色；肚子上有鲜明的条纹。它振翅的声音很响，对它小小的体形来说，未免过于强烈了。印第安人认为坦卡依留身体里并不是只有它自己的生命。它为什么把蜜藏在腹部的针囊里呢？它那小而脆薄的翅膀为什么能扇得起风来改变它的方向呢？逢到坦卡依留飞掠过去的时候，注视着它的人怎么会感到微风拂面呢？它细小的躯体不可能赋予它这么多的活力。它激起阵阵微风，象大虫子般嗡嗡地叫着，毛绒绒的身体笔直上升，在阳光中消失。不，它不是一个凶恶的生命；那些吮吸它甘醇蜜汁的孩子，心里会终身感到仿佛接触了一股抵御深仇积怨和忧郁顽症的暖流。可是印第安人却不把坦卡依留跟一切常见的昆虫那样，视为上帝的创造物；他们生怕它是个恶棍。有时候，传教士们得布道反对它，把它跟其他特权人物一起反对。在阿亚库乔的市镇里，有一个成了传奇人物的剪刀舞蹈家。逢到盛大节日，他就在市镇广场上跳舞；在神圣日子的前夕，恶魔似地亮出他的本领：吞下一块块的钢片，用铁钩和尖针穿刺身躯，嘴里咬着三把石斧围绕门廊走路；这种舞蹈也叫做坦卡依留。他的秃鹰皮衣衫上饰着许多面镜子。

平库依留是南方印第安人在公共节假日吹的一种大长笛子。但是从不在家庭喜宴上吹奏。这是一种巨大的乐器。既不是用普通芦秆制成，也不是用的香蒲，更不是马马克——一种特别粗的林中芦秆，比野生的要高两倍。马马克芦苇的管子黑咕隆咚，深不可测。在不生长金雀花的区

域，印第安人制作比马马克较小的平库依留。可是他们不敢把这种乐器称作平库依留，只唤它做马马克，以别于普通笛子。马马克意谓母亲、孕育者、生命之源；是一个魔法的名字。可是野生芦秆不是制作平库依留的材料，人们得自己制作，制一支能够吹出分外激越或者低沉声调的马马克。正因为它不生长在森林里，所以需要一根粗大的弯管。他们把金雀花枝干的木髓挖空，尔后在太阳下把它烤弯，用牛筋固定。不可能直接看到进入空秆下端孔穴中的阳光，只看得见弯曲部份透出的半影，一线柔和的灿灿的光，就象太阳沉入地平线时的余辉。

平库依留的制作者在乐器上开指孔时，明显地使它们相互之间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头两孔得把左手尽量张开，用拇指和食指或无名指按住。余三孔用右手食指、无名指和小指；手指都得张得极开。短胳膊的印第安人吹不了平库依留。这乐器是如此之长，以至中等身材的人要想吹一阵，非得引颈翘首，仰望苍穹不可。在军乐队里，可以在鼓声的伴奏下吹它；还有是在广场上，在空旷袒露的田野或者住家的畜栏和庭院里；可是从不在室内。

唯独瓦克拉普库的声调比平库依留格外深沉而嘹亮。在出现了瓦克拉普库的地区，已经不复知道平库依留。两者都在同样为人们效劳。瓦克拉普库是一支牛角号角，用最粗壮弯曲的牛角制成，嘴上包银或铜。它弯曲润亮的管身比平库依留更加深奥漆黑，因此，要求在能吹它的人中间进行一次选择。

平库依留和瓦克拉普库只是吹奏史诗的歌曲和舞曲。喝醉了酒的印第安人，唱着跳着古老的战斗舞曲发起狂来；别人在唱歌吹奏的时候，有一些人就相互挥拳乱揍，揍得鲜血直流，之后，就对着高山憧憧的阴影，或者在深渊之旁，或者面向寒冷的湖泊和干旷草原，哭了起来。

在宗教节日里，听不到平库依留和瓦克拉普库的吹奏声。那是传教士们禁止印第安人在教堂、门廊或者教徒列队游行中的神龛旁吹奏这些声音如此深沉奇特的乐器吗？他们在公社当局更替的仪式上吹奏平库依留和瓦克拉普库；还在狂欢节的日子里小伙子们凶猛地摔角比赛时；在给牲畜打烙印的季节；还有是在斗牛的时候。平库依留或瓦克拉普库的声调使他们不知所措，使他们振奋，唤起他们的力量；他们一听之下，就向死神挑战。他们唱着歌诅咒着迎战野牛；在岩石上开大路，凿隧道；他们不停息地狂舞，不管是日出日落，乍雨乍晴。平库依留和瓦克拉普库有节奏地吹出拍子，激动着鼓舞着他们；哪个音响、曲调、元素都不如它们，都达不到人心更加深沉之处。

词尾依留是普及此种音乐的意思，伊利亚是传播非太阳之光的意思。基利亚是明月，伊利亚巴是光线。伊利亚里指破晓，太阳未升起时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的晨光。伊利亚并非指的是固定的光芒，那种光辉灿烂的超人的太阳光。它是较小的光芒的名字，诸如光亮、闪光、光线，一切颤动的光。这一种类的光，和古代秘鲁人认为那些在他们血统和发光物质之间有深奥关系的光不一样，并不是神圣的。

嗡嗡叫依留！五月里，安特罗首先把嗡嗡叫依留带到学校里来。小同学们把他团团围住。

“咱们到操场上去,安特罗!”

“上院子里去,兄弟们 好兄弟们!”

帕拉西奥斯奔在头几个人中间。他们跃过土墩，登上满是尘土的场地，边走边嚷：

“嗡嗡叫依留,嗡嗡叫依留!”

我急切地紧随着他们。

什么叫嗡嗡叫依留？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它的词尾勾起我对美好神秘事物的回忆。谦卑的帕拉西奥斯几乎是率领着整群去瞧嗡嗡叫依留的男孩子们在连奔带跑。他猛地一跃,先行到达操场。他呆在那里,两眼盯住安特罗的双手。急切渴望的一团狂喜，在他脸上平添了不少他前所未有的光采。他的表情跟在连接遥远的茅屋和村庄的道路旁笃薅香树荫下嬉戏的印第安小学生颇为相似。“阿纽科”本人，那个趾高气扬的额头布满皱纹而且苍白消瘦的“阿纽科”，从人群的一头瞧着安特罗；他蜡黄的脸上，神经如此敏锐紧张的细脖颈上抬起的不以为然的面容上，流露出一种微妙的焦急神情。他好象一个新近才转化成的新的天使。

我想起长大的坦卡依留和满身挂着镜子在教堂门廊前大步弹跳着跳舞的舞蹈家。还想起了真正的坦卡依留，我们在四、五月里花朵缤纷的灌木丛中追逐的那种飞虫。我心里也惦着在南方城镇里听到吹奏的白色平库依留。它勾

起我对瓦克拉普库声调的回忆，而平库依留和瓦克拉普库的声音，又是以什么方式，象相互顶撞的发情公牛的哞叫声那样，播散四方，从山岗飘到河流的呢！

我没法看到那只小陀螺，以及安特罗是如何用绳子缠住它的。他们把我挤在末尾的几个人中间，靠近"阿纽科"。我只瞧见安特罗在人群中央，用右臂这么一挥，接着就听到了一阵细弱的嗡嗡声。

时光尚早，操场的墙壁投下长影，太阳晒烤着墙头西侧的石灰。深谷里的空气和炙人的太阳不适宜声音的传播；它们减弱了鸟儿的啭鸣，把它吸收。然而，也有让人们老是去挨近啁啾的鸟雀的树丛。在和暖的或寒冷的原野，人声或者鸟声随风飘去远方。可是在毒日头下，嗡嗡叫依留的歌声却清晰非凡地传播着，好象发出了一阵尖锐的刺耳声。整个空气里弥漫着微弱的声响，而苍茫的大地，多沙的场地，似乎从中喷薄而出。

"嗡嗡叫伊留，嗡嗡叫伊留！"

我一听到陀螺的嗡嗡声，就把这名字连续重复。它犹如固定在尘土中的几支大型坦卡依留在特定一点的合奏声。重复这个名字能够产生喜悦之情，它和鸣唱着在日光中消失的可爱的虫子的名字竟如此雷同。

我使出蛮劲，猛推比我高大的同学，终于挤到把安特罗团团围住的圈子里。他手里攥着的是个小陀螺。那圆球是用铺子里出售的椰子，那种听装的最细小的灰色的椰子制成；轴杆长而细。圆球上有四个状如眼珠的圆洞。安特罗不慌不

忙地用一根纤细的绳子缠住陀螺；把轴杆自尖端缠起，绕了许多圈；接着把它扔出去。陀螺在空中停顿片刻，随即坠落在同学们围成圈子的一端，那里阳光明媚。在松松的土地上，它的轴杆划着一个个圆圈，不停地滴溜溜地转着，它的四个眼孔里发出一阵阵狂风；它象一个鸣唱着的大飞虫那样振动着，末了，倾斜下来，翻倒在轴杆上。一个灰色的阴影在它旋转的头部形成一道晕轮，一个黑圈，把圆球居中横分为二。它刺耳的尖叫声，从那道模糊不清的带子里迸发而出。那是陀螺的四个眼孔，四只象浸沉在液体中，凹陷进坚硬球体的大眼睛。一道圆形的尘雾扬起，笼罩住整个小陀螺。

嗡嗡叫依留的歌声直入耳腔深处，在人们心中唤起对河流和悬垂在深渊绝壁上黑色树木的回忆。

我凝视着安特罗的脸庞。任何孩子都不会用那副模样盯视着一个玩具。在一片深山幽谷和在阳光似乎散失的沙土上磨擦出刺耳声音的这个快速旋转、形态多变的小玩具之间，有什么雷同之处，有什么联系呢？

安特罗一头金发，在大太阳的日子里，他的脑瓜似乎在熠熠发光，连面皮也染成了金色；不过他额头上有许多黑痣。同学们唤他叫"霹雳火"其他人因为他的黑痣，用克丘亚语称他为"马卡斯卡"，即"黑记"。安特罗也跟着仔细地瞧嗡嗡叫依留。陀螺舞蹈的当儿，众人都屏息静气，聚精会神、弯着身子、神态机警、瘦高鼻梁的安特罗，似乎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

突然，耶拉斯在陀螺尚未翻倒的时候，大声嚷叫起来：

“滚开,你们这些阿卡坦卡！① 居然看起‘霹雳火’的巫术来了！滚开,这群臭鼬鼠！”

没人理睬他。“阿纽科”也是。我们照样听着嗡嗡叫依留的歌声。

“臭鼬鼠,臭鼬鼠！你们这些可怜的凯查② ！”耶拉斯用带着点满不在乎的声调警告。

嗡嗡叫依留倾斜到快要擦及地面了；刚一触到尘土，圆球就打曲线转动，然后停住。

“卖给我吧！”我对安特罗叫嚷。“卖给我吧！”

在人们还来不及阻拦我之前，我就扑到地上，把陀螺一把抓住。“卖给我吧！”轴杆好长，是黄木做的。轴杆和用烧红的钉子戳成的乌黑的边缘还散发着焦炭气味的眼孔，使陀螺呈现出一副非真实的外貌。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新生命，一个充满敌意的人世间的幽灵，一根把我和可憎的院子、痛苦的山谷、以及这所学校联结起来的纽带。我仔细地察看这个玩具，其他孩子们则诧异地围在我身旁。

“别卖给外乡人！”“阿纽科”声音高昂地恳求。

“别卖给这小子！”另一个说。

“别卖给他！”耶拉斯带着命令的口气叫嚷。“别卖给他,我说的。”

① 克丘亚语：甲虫。

② 克丘亚语：尿炕的。

耶拉斯连推带搡地挤进来，在安特罗面前站住。我注视着他的眼睛。我懂得什么叫仇恨，想借此暂时发泄一下的仇恨。在耶拉斯的眼珠里，有一种污秽、愚蠢、然而不太深邃的乌黑的东西。

有人顶住过这双眼睛闪发出的混浊光芒没有？有没有哪个小伙子，从容自在地站在他面前，心怀压倒其他一切感情的炽热仇恨，狠狠地瞪过他一眼？

“ 我卖给你 ,外乡人。我送给你 ,我送给你 ! ’安特罗高声说，这时耶拉斯的目光依旧和我碰在一起。

我搂住‘ 马卡斯卡 ”,旁人则一阵喧嚷 ,象在欢呼。

“ 别去管这些凯查 ,选手 ,”‘ 阿纽科 ’用一种悦耳的嗓音说。

“ 我把这些送给你们 !’安特罗说 ,把几个嗡嗡叫依留向空中抛去。

小朋友们欢欢喜喜地争夺陀螺。耶拉斯和‘ 阿纽科 ’则径往典礼操场走去。

其他嗡嗡叫依留的主人当场试着缠上绳子；他们围成几小群，开始玩起陀螺来。只听得一片嗡嗡叫依留的声音。院子各处都响起轻微尖锐的嗡嗡声，活象一小群营营鸣响的飞虫，从某个繁花似锦的灌木丛中飞来，迷失在干燥的院子里，跌落在浮土上。

我央求安特罗把他的陀螺扔一下。我们的身边又围拢了一大堆密密集集的同学。在使陀螺更持久更猛烈地旋转上，没有人玩得过安特罗。他用手指抓起陀螺，就象抓一只

暴躁地扭动着身子的大昆虫。他把绳子一抽，那苍灰色的圆球竟飞到齐眼高，然后徐徐降落。

“现在你来，”他对我说。“你已经看到我怎么玩的了。”

我满有把握地想我能缠好嗡嗡叫依留，依样画葫芦地把它扔出去。我露出一副急躁而怯生生的样子，一把抓住陀螺，开始用绳子缠上。细绳绕上轴杆，慢慢地缠，缠得紧紧的。用左手指头抓住陀螺，一如我看见“霹雳火”使用的方法，把食指和无名指圈成了圈，猛抽绳子的一端。

“外乡人显本领了！”

“小外乡人！”

“蠢家伙！”

那些阿班卡伊人开始叫喊。

“这玩意儿可不是哪个外乡人都玩得了的。”

可是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安特罗大声说：

“是这样！是这样的，兄弟！”

我闭上眼睛，猛抽绳子。我觉得嗡嗡叫依留在我掌心上旋转。细绳一抽完，我就松开手指。嗡嗡叫依留呼啸一声窜上天空，伫立着的同学们赶紧后退几步，腾出地方来让它降落。我在其他孩子们一片肃静的气氛中观察它时，钟当当地敲响了，通知课间休息到此结束。这一群同学几乎全部一哄而散，只剩下了两三个，安特罗当着他们的面一本正经地向我祝贺。

“偶尔碰巧！”旁人说。

“天生的嗡嗡叫依留手！”“霹雳火”用决断的口气说。

“ 象我一样 ,嗡嗡叫依留手 !”

他的发根几乎是黑色的 ,犹如骤雨初歇时 ,慢悠悠地穿过道路的某些蜘蛛的软毛。发根的色泽和黑痣之间，有一种难以确定可又颇为明显的一致性。由于他血统的同样费解的神秘，他的眼睛是乌黑的。

直到玩嗡嗡叫依留的那个上午，安特罗仅仅因为他头发奇特的色彩和几颗大黑痣而惹人注意。他的诨名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可也就此忽视了他不寻常的脸庞“他是 ‘ 霹雳火 ,, ‘ 马卡斯卡 ,, ’当我问起他时 ,人们对我说。他比我年长 ,中学二年级 ,高我二班。他在班上 ,既非优秀又非愚笨。他没有至友，行为谨慎，可是却有些影响，有某种天赋的威信。他的同学们不把他当作班上的‘ 靶子 ”,换句话说 ,就是不作为笑料，不作为替罪羊，或者开玩笑的对象。仅仅替他起了个外号，而且并不过份叫开，很少在讪笑声中使用。

他一走出学校和教室，他的脑袋就会引起刚看见他的人的注意。在学校里，课间休息时，他倚着廊柱而立，看别人做游戏，有时也参加，可是决不加入残酷的把戏。

“ 听着 ,埃内斯托 ,人家对我说 ,你的文笔犹如诗人。我一心想求你替我写封信 ,’在初次玩嗡嗡叫依留后数日“ 马卡斯卡 ’对我说。

他上我教室来找我。大家都已出去玩耍，只有我们两个人在。

“我决不央求这儿的人帮这样的一个忙。可是你当别论。”

“当然！没问题，好兄弟！”我对他说。“我替你写一封十分漂亮的信。是给一位姑娘的吧。是不是？”

“是的。写给阿班卡伊的女王。你准知道她是谁。对不对？”

“不知道。告诉我哪一位是你的女王，兄弟。”

“我真蠢！我竟忘了你是外乡人。你不熟悉阿班卡伊。你老在帕蒂班巴甘蔗田里穿来穿去。兄弟，你会感到乏味无聊的。可是我将让你开开眼界。在这个市镇里，给你略为导游一番。我把这里远远近近的姑娘们都端详过了。她才真是个女王。她名叫萨尔维尼亚，在梅塞德斯中学读书，住在孔德班巴大街，医院左近。她有一双乌黑的小眼睛，前发覆额。是个皮肤深褐而近乎黝黑的女人。”

“宛似嗡嗡叫依留，‘马卡斯卡，兄弟！’”

“是那样，埃内斯托！她在天开始放亮的时候跳舞，活象个嗡嗡叫依留！不过在落笔之前，你得先见见她。得仔仔细细地端详她一番。既然她是我的，你就不可能向她表示爱情。是不是？”

“可别这么说！她似乎已经是我的亲妹妹了。”

“明天星期六，到我的房间里去。今晚我给你做一个特别的嗡嗡叫依留。我有一只文古①，是个混合种。文古唱

①克丘亚语：畸形的圆状物。

的调子与众不同。它有灵魂。”

“我心中盘算着这封信呢。你跟她说过话没有？”

“没有。还没有。不过通过她的女仆我已传话给她了。她的女仆是我同乡。”

钟声哨哨地响，我们到院子里列队。在我教室门口，我们紧紧握手，以示结交。

“马卡斯卡’穿过院子,站到他同学的队伍里。

上午上完最后一堂课，走读生离校的时候，我独自留在教室里,觉得有必要思考一下‘马卡斯卡’的托咐。

信如何开头？我不记得那位小小的阿班卡伊女王。宽阔的孔德班巴大街没有人行道。人们因为它桑树夹道才唤它做大街的。盛传早先原是一条通往一座大别墅的甬道。我初到阿班卡伊时，它连结着市镇和足球场。我想不起在桑树后面寥寥几所住宅的大门旁边或者窗口，瞧见过一位梳额发的少女。树木沿石墙而生。茂密的大叶浓荫掩蔽着大道。在安第斯山的市镇里，原来不种桑树。曾经有个养蚕家一度把它引进阿班卡伊，后来他遭到挫败，因为庄园主们向他课税。可是桑树却在城市的果园里繁殖，长得无比茁壮，成为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温顺壮丽的林木。鸟雀和孩子们饱啖它的果子。石墙上留存着桑葚玫瑰色的斑渍。在收获的日子里，果鸟群集在镇上的果园里，吞吃桑葚；它们拉下红色的屎，掉在墙壁的石灰上，以及过往行人的草帽上。

“马卡斯卡”的女王住在哪所宅子里，离大街尽头有多

远？等候一位钟情的少女，这倒是一条美丽的街道。

我和市镇上的小姐们不相识。每逢星期日，我总到郊区，到奇却酒铺和邻近的小村庄去。我在阿班卡伊和所有的市镇里，向来把小姐们看作遥远的生物。我害怕她们，躲避她们；虽则在我阅读过的一些故事和小说的某些人物的形象中，我膜拜她们。她们不是我这个世界里的人。她们是在另一个天空里闪烁。

从围绕和堵塞阿班卡伊的那座大庄园的铁栅里，我几次三番听到钢琴铮铮地在弹奏一首陌生的圆舞曲。黄胸鹀和成百只红雀在住宅回廊旁的林木中唧唧啾啾。我始终没有见到弹琴的人，不过我心里想弹奏那首缓慢曲调的一定是一个金发白人少妇。

当我随父亲在阿普里马克河谷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一座庄园里去投宿。赶骡人把我们领到远离庄园主住宅的一家客店里。炎热的天气和蚊子的叮咬，害得我的脸浮肿起来。我们在住宅的楼下经过。太阳仍然在白皑皑的峰峦上照耀；那枯黄色的如此遥远的太阳光芒，好象反射在甘蔗田的浪涛之上。我感到心里浮躁而灼热；飞虫的螫针，它们翅膀轻微的营营声，以及大河哗啦啦的流水声，搞得我心烦意乱。可是我把眼睛转向住宅的高楼，却瞥见一位清瘦的少女，一身黄色衣衫，在凝望对面峭壁上黑色的陡石。在那些乌黑的湿润的岭岩上，悬垂着被野藤覆盖着的高大仙人掌。那晚，我们在马厩近旁几捆香喷喷的紫花苜蓿中间安歇。整整一个夜晚，我的脸一直在抽痛。可是我仍然能回

忆起那位白姑娘冷漠的神情；满头褐色的散发，瘦削的胳膊搁在栏杆上。她俊俏的形象整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我在帕蒂班巴庄园住宅里听到的音乐，跟那位少女的头发、纤手和风采有着奇怪的雷同之处。她的世界和我的世界相距有多远？多半是我瞧见她的那个玻璃楼窗跟紫花苜蓿碎屑以及粪便之间存在的距离吧？我在那里被叮人昆虫的飞舞，折磨了整整一夜。

尽管如此，我深知我能象一支利箭，象一块向天空升起的熊熊燃烧的煤炭，跨越那段距离。我将为“马卡斯卡”的意中人写的信，会得到达那个世界的大门口。“如今你可以挑选你最精辟的语言，’我心里想。“把它们写出来吧！’不管信写给谁，也许这样开头最好。“鼓翅飞翔吧，失明的雀鹰，漫游的雀鹰！”我大声地说。

我又再度趾高气扬了。我犹如投入战斗的人，开始写起‘马卡斯卡’的信来。

“您是我灵魂的主人，敬爱的姑娘。您是在太阳里，在微风中，在大桥下灿然夺目的彩虹里，在我的美梦中，在我书本的篇页里，在云雀的鸣啭中，在清粼粼的水边垂柳的音乐声中。我的女王，阿班卡伊的女王；鲜花盛开的木棉树的女王；天亮时，我走到您的大门口。黎明时，可爱的星星悬挂在您的窗口；晨曦笼罩着您的家，在它上面形成一道光圈。逢到红雀飞扑上桑树枝头欢唱，画眉和黄胸鹀飞来的时候，大街宛似天国。那时候我似乎瞧见您在两排明亮的树木中间独自漫步。可爱的宁芙啊，您如同蝴蝶般在桑树

丛中嬉戏……”

可是一阵突如其来的不满意感，一种剧烈的羞愧，打断了我信的措辞。我把胳膊和脑袋趴在桌布上，埋住脸停下来侧耳细听那种新的感情。“你到哪里去，你到哪里去？为什么不跟着？什么东西教你受惊；是谁折断了你的羽翼？”问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又热烈地听着自己的心声。

“她们看得懂吗？我是否能够写信给她们？”

她们是胡斯蒂娜或者哈辛塔，马利卡查或者费利萨；她们既不头发披散，也不梳额发，眼睛上不蒙薄纱。只是扎着乌黑的大辫子，帽子的饰带上插着野花……“要是我能够写信给她们，我的爱情将宛如一条晶莹的河水喷薄而出；我的信将象一支响彻云天的直抵终点的歌曲。”写信！给她们写信是徒劳无用的。“走吧，到路上等候她们去，在那里唱歌！并且，如果可能，是否能开始？”于是我欣然地写：

“乌亚里·查伊·卡蒂克尼基·西瓦·肯蒂塔……”

“听那跟随着你的艳绿色的蜂鸟吧；它准会在你面前谈起我；你别残忍凶狠，听它诉说吧。它疲惫地掀动着小小的翅膀，不复凌空飞翔；马上停下步子吧。游客休息的白磐石近在咫尺，在那里等着，听它诉说；它听到了你的啜泣之声；它仅仅是我幼小心灵的使者；它准会在你面前谈到我。听着，美人啊，你的眼睛宛若巨星，宛若姣妍的花朵，你别再奔逃，停住！我给你捎来上天的一道指令：命你当我娇柔的情人……！”

这一次，我自己的抽噎声使我放下了笔。好在那时候，

住读生都在操场上追逐嬉戏，只有我独自待在教室里。

这是既非痛苦也非失望的啜泣。我昂首走出教室，自命不凡，犹如游过了一月份最泥泞和湍急的河流。我在石板院子里踱步片刻。

通知上饭厅的铃声，把我从心醉神迷的境界中惊醒过来。我走进饭厅的时候，住读生们正傍椅而立。米格尔修道士在朗朗地祈祷，同学们一片声地复诵着祷词。我依旧茫然不知所措；我的同学们似乎是在一个混浊的波动起伏的空间摇晃；我瞧见他们身子过度伸长，变得奇形怪状。

“你怎么啦？”小帕拉西奥斯问我。“失魂落魄似的。嗡嗡叫依留竟把你弄得愣头愣脑了。”

“由埃内斯托朗诵卡雷尼奥的典仪书，”米格尔修道士命令。

一个仆役把书递给我。我开始朗诵书签标明的那一章节。朗读典仪书时要求咬字的准确，引起我心中无穷遐想。是这种当众的朗诵，赋予我以声望的。我是同年同学中优秀生之一。入学时，我不善于高声朗诵，初次上场就失利，不一会就被人替下。这样似乎可以肯定，我迟钝的缘由并非自身所经历的流浪生活，而是其他一些更严重的事情。可是后来过了十五天，由于我练习了好多小时，我再次请求朗诵，从此一鸣惊人。我朗诵时，声音清脆，抑扬顿挫。住读生都暂时停止喝汤，仰望着我。从此我成为主持饭桌的众神甫和米格尔修道士所特别喜爱的朗诵者之一。这次，我被罗

梅罗替下来时，我心境却平静自若，并且还对帕拉西奥斯说：

“肚里空虚,小帕拉西奥斯,我可不象你那样和厨娘交情那么深厚。”

小帕拉西奥斯伸长脖子，贴着我的耳朵说：

“我去过厨房。今晚,疯女人要上操场。是耶拉斯要她去的。今夜准得出事,好兄弟,那个耶拉斯跟‘阿纽科,,活象两个男巫,一直在嘀嘀咕咕。”

“是的。我们别去。”

“我们和乔卡到外面院子里吹笛子去。”

耶拉斯开始偷看我们。小帕拉西奥斯吓得心惊肉跳，不再和我交谈。

“他已经有所觉察。可你甭这样,别怕!”我对他说。

他吓得畏畏缩缩,不再抬起头来,低着头吃饭。我就和坐在我右手的龙迪内尔聊上几句；我早应该跟他谈谈，尽管他老是傲慢地瞧着我。耶拉斯和“阿纽科”继续瞅着我们。

“你自以为朗诵过许多次了,”龙迪内尔对我说“还自命是嗡嗡叫依留大师呢。你是个印第安小子，尽管貌似白人!一个印第安小子,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白人，可却是个窝囊废。一个无药可救的废物!”

一些听到我们谈话的人都嘻嘻笑了起来。小帕拉西奥斯依然战战兢兢。

“星期日我和你决斗!”龙迪内尔喝道,对我怒目而视。

他精瘦的身材,只剩一把骨头,深陷的眼睛,在我看来真是罕见,并且非常细小,十分叫人可怜;又浓又黑的睫毛,长得卷曲非凡,象人造的。“他的眼睛美极了,”巴列说,他是一位孜孜好学的漂亮的五年级生。“美极了，要是不象个死婴的话。”

因此，它们十分教人可怜。给人留下了唯独睫毛在生长的印象；黑眼圈凹陷下去，可是眼睛本身依旧象几个月的婴儿。

“可怜的婴儿,可怜的婴儿!”我对他说。

他气得脸色发白。

“星期六我踢死你,”他冲着我说。

我不答话；吃饭时我们不再说什么。

在饭厅门口，耶拉斯找上我。

“装得倒挺不错呢,小杂种!”他粗声大气地说,以便让帕拉西奥斯听见。“可是我知道印第安人帕拉西奥斯跟你在私下谈论我。”

“我可没有,耶拉斯,”帕拉西奥斯近乎哀诉地回答他。“我和他谈论我的木笛。”

“当心点,当心点!只配龙迪内尔来揍你这外乡人的肋骨。他的胳膊和腿脚是好铁打的。包你痛得哎哟哟叫。哼，小嗡嗡叫依留,嗡嗡叫依留!”

说罢,他嗨嗨地笑了几声,含讥带讽地瞪着我。他挽起龙迪内尔的胳膊：

“我来教你,”他对他说。“镇静点!我确保你能敲外乡

人一块高级巧克力。”

听他这么一讲，我不禁心中一凉。

“你吓破胆了吧，”小帕拉西奥斯凝视着我，对我说“要是他揍了你一顿，他将教你服从他整整一年。”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有跟人正式决斗过。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自然不免大感惶急。我无法抑制住这种可耻的不纯洁的畏惧。

“是害怕那个耶拉斯，而不是那个瘦子，”人们说。

可不见得。我是惧怕那另一位。

而‘马卡斯卡’下午没有上学。

“你得留点儿神！”罗梅罗对我说“大凡骨瘦如柴的人最危险。只消你先下手，你就缴了他的械；不过，万一他抢先一步，他就会在你脸上开个窟窿。”

住读生们对这次挑战不加谈论。唯一重视它的是巴列。

“准是一场原始的搏斗，”他说“可得饱一饱眼福。长脚蚊子对一个忧心忡忡的外乡人。我们得设法教它吹不了。准是一个罕见的场面。”

直至那天，我对巴列一直是很敬爱的。他是校中唯一的读书人。他把小说和其他书籍藏在他床舖的垫褥下。神甫们注意他，因为他自称是无神论者，还把书借给同学们看“上帝并不存在，”他边进入教堂边说“我的上帝就是我。”他十分骄横，但看来事出有因。他借给我一本鲁文达里奥的选集；因为我默默记住了那些最长的诗篇，他常常叫我反复吟诵。临了，他带着沉思默想的神情说：“感情充

沛,感觉敏锐 这就够了,这就够了。'说罢,径自走了。

巴列钟情于市镇上的大户人家的小姐。他有条件，因为他是高年生，衣着又华丽。他精心灵巧地把一套衣服熨得笔挺，引人羡慕。他系领带，打着一个自我发明的结，不可思议地用一个克丘亚字' 孔波 '命名它。' 孔波 '在阿班卡伊竟非常时行。它是一个宽松而肥大的结。巴列差不多把每根领带都打成这种款式，以此吸引年轻姑娘的注意。他藐视女同学；这种轻蔑倒是真实的。据说他热恋开业医生的妻子，还表露了爱情。每逢星期日，他伫立在医生住宅所在的街口，守候着，身上发出一阵阵浓郁的香味，帽子压在脑门上,巨大的' 孔波 '如此显眼,如此完美,皮鞋还闪闪发光。他仰着头，作出一种十分高贵的姿态，在街角吹口哨。

尽管他貌似倜傥风流的少爷，已经能够独立行事，可是却没有被接纳进社会。医生的老婆对他和蔼地瞟了几眼，其他名媛淑女容忍他搔首弄姿，可是他却始终接不到她们要他去参加社交聚会的邀请。他自己安慰自己，因为不管怎么样，他在同学中间享有了特殊地位；他知道女同学们在低声细语地谈论他，注意他，观察他。他的无神论赫赫有名,而他的' 唯物主义 '也是如此,据他说,他有着' 百科全书的 " 文化。他仅仅崇拜形式，而蔑视浪漫派和 " 激情派 "。" 可怜的时运不济的埃斯普隆塞达①；还有另一个，就是不幸的好哭泣的贝克尔②，" 他说。他把叔本华和乔卡

① 何塞·德·埃斯普隆塞达（1808—1842），西班牙浪漫派诗人。
② 古斯塔伏·阿多尔弗·贝克尔（1836—1870），西班牙抒情诗人。

诺①奉为偶像。他既不介入疯女人之争，也不跟别人交友。出借小说和诗集时，风度文雅，虽则带一点睥睨不屑的神情；唯独叔本华所著的一本书，他把它锁藏在一只小手提箱里，决不外借：“这是强者和壮汉们的读物，只有真金才不溶于此液体。倘若读了它，你们将堕入地狱，或者就根本不懂其中奥妙，”他对我们说。

巴列和龙迪内尔谈了一阵，他等我们走近，趁我听得见的时候，对我的敌手说，根据双方的特点，他满有可能打败我，狠狠地决定性地揍我一顿。接着，他走到我身边，对我说：

“你的处境当然可敬可佩。要是你赢了他，那是凭你的胆气，仅仅是凭你的胆气。我祝贺你；但愿我会有类似的机会。”

他的言语老是如此，经过一番修饰。我们大伙儿都认为由于他博览群书，他有资格这么说话。他的风度既不伤害我们的感情，也不教我们感到惊讶。相反，却影响了很多的人，他们试图模仿他。

巴列是唯一不讲克丘亚语的学生，他通晓它，但是从不讲它。他并不假装一窍不通；有几次，我听见他想发几个单词的音，但是真的发不好；因为他不是从小学的。

“我不习惯讲印第安语，”他说，“单词在我耳际萦绕，可我的舌头拒绝发出那些音来。幸亏我将来不需要印第安人，我打算到利马居住或者到海外。”

① 何塞·桑托斯·乔卡诺（1875—1934），秘鲁诗人。

由于龙迪内尔的挑战，巴列获得了一次消遣的机会。

“ 只有你的胆气才能救你一命，”他对我重复说。“ 幸亏是，多愁善感的人最勇敢，要么就是一个大懦夫。”

他尖刻地瞧着我。

我开始对他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憎恶。他准是看破了或者了解了我心中压抑着并且即将战胜我的那种恐惧。也许他有时也感到过这种卑鄙而可耻的畏怯。

“ 坚韧的龙迪内尔必胜，”他朗朗地宣布。“ 阿班卡伊的一个吉诃德将打败一个克丘亚，一个哈拉乌伊的歌手。那将是什么样的格斗呀，小伙子们，多么荷马风格的高尚的搏斗呀！这是种族之间的一场新决斗。凭着贝尔塞布魔王起誓！这将是个使全体住读生夺目动容的壮观，甚至是一首赞美的史诗！”

巴列的铁口使龙迪内尔无比激动。他激动地漫步走着。他拒绝耶拉斯的忠告。在巴列的言谈举止的全面影响下，他伸出一条瘦削的胳膊，对耶拉斯说：

“ 你甭给我忠告！对那小杂种，我一个人就能把他打翻在地。我要把他撕个粉碎！ ”

“ 阿纽科 ”到处找我，打我身旁走过，对我大声叫嚷：

“ 多么愁眉不展呀，嗡嗡叫依留手！悲伤得未免太早啦！”

“ 对，”小帕拉西奥斯进一步证实。“ 你脸色发黄。兄弟，好好擦擦你的脸庞和耳朵，最好教血升上来。 ”

和我同年的住读生们不理睬我。他们宁可采取观望态

度。罗梅罗给我以勇气，可是却带着同情的口吻。

晚上，晚祷时候，我想托庇于上帝却又不能。羞惭使我的舌头和思想都麻痹了。

这时候,在我羞惭得直打哆嗦的时候,阿普·卡瓦拉苏的形象，闪电似地在我的心头浮起。我就象故乡的小学生那样，当必需参加赛跑和较量勇气的时候，向他祈求庇护。

“唯独你,阿普和‘马卡斯卡,’我对他说“阿普·卡瓦拉苏，我将把我的决斗奉献给你！把你的克林乔①派来给我吧，让它保护我，在高处向我尖声鸣叫。嗳哟，猛踢他的臀部，他饿狗般的肋骨，他小提琴般的脖子吧！嘿，活见鬼 我就是卢卡那,矿工卢卡那 纳卡克！”

我开始打起精神，提高胆量，面对巍巍的大山，犹如我本村的印第安人，在广场上冲向驮着神鹰的凶猛公牛之前，请求托庇一样。

卡瓦拉苏就是阿普，我故乡当地的神祇。它有三座屹立在黑岩石山峦之上的雪峰，四周是一些湖泊，栖息着粉红羽毛的苍鹭。茶隼是卡瓦拉苏的象征。印第安人常说，在四旬斋期内，它犹如一只火鸟，从最高的峰顶展翅飞出，追猎秃鹰，折断它们的背脊，使它们呻吟，羞辱它们。它闪闪发光，闪电似地凌空飞过农田和畜栏，尔后消失在积雪之中。

印第安人只是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才祈求卡瓦拉苏的保佑。他们一念它的名字，对死神的恐惧就立即烟消云散。

我走出小教堂，无法抑制过于激动的情绪。神甫校长

①克丘亚语：茶隼。

和其他修道士们一上楼，我就挨近龙迪内尔，轻轻地踢了他一脚,对他示意。

“你听着,长脚,”我对他说,“马上就去!马上就去!上院子里去!”

那里，小教堂前面，灯光很微弱。巴列一个箭步跳到我们两人之间。

“感情大爆发!”他神色安闲地说,把瘦子推开,“这是一场合法的骑士的挑战，定在星期六，可不是在黑暗中摸索扭打。”

“对,对!现在不!”一些人嚷嚷。

“由他们去打吧!”罗梅罗说。

“我的挑战定在星期六,在小无花果树林里,”龙迪内尔说，一跃跳到走廊里，站在一盏灯光下。“我想看看我的能耐!我可不是印第安人,在暗地里打架。”

我心中恍然，他害怕了，眼下是他在担惊受怕。

“奸诈的印第安人,”耶拉斯说。

可是瘦子作了纠正，我认为他旨在别再激怒我。

“他并没有真的踢我,”他说,“他不过是示意而已。”

“我认为你就是吉诃德。如今有更多的理由说明，你将要被击败!”巴列对我说,把双手搭在我肩膀上,“那‘示意’的一踢把你自己描绘得维妙维肖。对于你，和对于即将看到你崇高败北的我们,倒是一帖开胃剂。”

这一次，他含讥带讽的话，损害不了我的自尊心。完全是无的放矢。瘦子趁巴列谈话之间，悄悄地溜进了寝室；其

他住读生也四散走开了。小帕拉西奥斯随龙迪内尔离去。巴列的热情就此被泼灭。

我已经毫不感到羞愧，等着安特罗来给他讲这件事情；甚至我还回忆得起写好的那封书信。

八点半钟，回寝室的钟声响个不停。要想早早入睡的人就可以安歇了。

我径自往操场走去，拿得稳疯女人会上那儿，准有把戏可看。其实还差半小时才敲钟呢。

在操场一角，厕所近边，"假头发"在守候着。他独自一人。附近的草地上，耶拉斯和"阿纽科"在喷云吐雾地抽着烟卷。因为我早就得知耶拉斯已经和疯女人谈了一阵，因此觉察得出他和"阿纽科"是在监视着"假头发"。左边的屋子向操场上漏下了许多灯光；有一道强烈的光芒在院子上空划过，把被雨水侵蚀的墙顶照耀得通明。安坐在墙根旁的成群同学，把身子完全隐蔽起来。他们在谈女人，拿神甫和圣器保管员打趣。

我独自朝操场近墙的边上退去，不想理睬任何人。一阵不寻常的喜悦涌上心头；胸中爆发出一种纵声大笑的愿望。"瘦子龙迪内尔教你出了一身冷汗；瘦子龙迪内尔教你象兔子一般索索发抖。"我几乎高声地说，可是一声也笑不出来。

之后，我想起我如何还了耶拉斯虚张声势的一眼，这样来对付他。要不是"假头发"一个箭步蹿到操场中间，朝我

走来，我心中还将继续重温我必得承受的那些软弱和刚强的瞬间。

“你躲在这里干吗？”他用威胁的口气问我。

“疯女人要来了，”我对他说。“得当心，兄弟。我想耶拉斯要给你颜色看哩。”

“你怕我吗？”他又问我，已经毫无怒意，而是存着极大的好奇心。

“我不知道，”我回答说。“在这种时刻，你并不叫我害怕。我给你报信，因为我深恨耶拉斯。”

耶拉斯和“阿纽科”几乎连奔带跑地朝我们走来。

“外乡人对你说了些什么？要么就告诉我，要么就打断你的脊骨！”耶拉斯在还没有赶到之前，警告“假头发”。

“假头发”默然没有说话。耶拉斯在他身旁显得个子很矮小。在苍茫的夜色中，“假头发”巨大孤独的身躯，在耶拉斯十分矮小的个子面前，似乎向前伛偻着。

“别告诉他，‘假头发’，别告诉他！扑上去打倒他！”我对他吆喝。

其他住读生赶过来看热闹。“假头发”正待开口，可是一听见纷乱奔跑的脚步声，就纵身一跃，逃之夭夭。他一直下了土墩的高台阶，飞快地打厕所门前经过，进了穿堂。我全副精神地尾随其后。到了窄巷里，我听不见他的脚步声，我心中明白，他准已躲藏在拐角的转弯处了。一群同学来到我们身边。

“出了什么事，凯查们？外乡人神经病，就喜欢嚷嚷。滚

开！'耶拉斯命令。"从这儿滚开！"

我在人群中寻找罗梅罗。他不在。大家都散开了。有些人不再回到拐角那里，径直向典礼操场走去。我声色不动，等待耶拉斯来恐吓我。我能壮着胆子对付他。可他却跟'阿纽科'一起从操场上走下来，朝通厕所的小径走去。其他住读生又再度躲到角落里。不一会，就三三两两地走掉了。乔卡离开最后一群，慢悠悠地朝我走来，不止一次地停步张望耶拉斯，好似在等他大吼一声，禁止他继续前进。

"怎么啦？"他一来就压低嗓音问我。"为什么这样孤零零的？"

"我在等待。就要出事了。疯女人准得来。"

"疯女人准得来？你怎么知道的？"

"耶拉斯在厨房里跟她谈了一阵。小帕拉西奥斯亲眼见到的。而后，似乎耶拉斯和'阿纽科'出了什么鬼主意。会不会是针对'假头发'的？"

"疯女人准得来？院子里没有人，好兄弟。我来等！有朝一日，看我的！"

"可怜的乔卡！"我对他说。"今晚，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耶拉斯一来，就会把我们从这儿撵走。"

"我要大声嚷叫！要是他不放过我，我就讨救兵威胁他。这是个好机会！"急躁的情绪使他透不过气来。

"你别找耶拉斯寻衅，"我对他说。"上瓦努帕塔去。听见有人说，那里有更俊俏的混血姑娘。这是一个疯女人！肮脏，洞口水！"

“我什么都不知道，兄弟。她准是这样！我觉得我象是着了魔法。正被罚入地狱，我想！为什么这个淌口水的疯女人会使我疯魔？我夜夜祷告圣子。全都枉然，枉然！我一直和别的混血姑娘厮混。真的！我的津贴够我玩上两个。可是，我每到晚上却要来到此地；我想，是厕所熏天的臭气把我的心紧紧攥住了。我还是个孩子，刚十六岁。人们常说，在这年纪，魔鬼最容易钻进他的灵魂。我的守护神在哪里，在哪里？我想，我只要能和她睡一次，我的心境就会平静下来，厌恶会把我治愈的。”

乔卡说话之间，疯女人在操场上出现了；她紧贴墙壁，圆脸盘儿，矮矮个子，踏着去厕所的小径。她还没走上两米远，“假头发”就猛扑上去，把她按倒在地。耶拉斯和“阿纽科”从一块薄木板墙后面走了出来，朝“假头发”走近。

“别惊动良种马，”我们听到耶拉斯说，声音几乎是正常的，不怕被我们听见。

乔卡不敢奔跑。他一步步地走着，似乎是在沉思默想。我一路跟着他，就这样我们来到了土墩旁。

“阿纽科”在“假头发”的背上结扎着什么，好象是一根末端垂着小流苏的羊毛投石绳。耶拉斯看着这恶作剧。他不把我们当一回事，也不转脸瞧我们。“阿纽科”挺身站起来，看看我们，接着又看看耶拉斯。

“我们走吧，”耶拉斯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对他说，“让这些凯查欣赏去吧，要是他们乐意的话。”

他们踮着脚尖离开了，不闹出一点响声来。

我觉得乔卡浑身在簌簌打战。他把右手抚着腮帮。一股强烈的热流开始在我身上升起，似乎是从双脚下面涌出来的。

我跳进穿堂，向院子飞奔。

米格尔修道士已经在二楼走廊上把钟敲得震天地响。两个神甫拍着手吆喝：

“快，快 睡觉去！”

他们朝穿堂走去，在那里喊了几遍。我们这些待在附近的同学，纷纷走进寝室。“假头发”从操场奔来，跨着大阔步上楼去。进寝室时，他脸色煞白，一双眼睛似乎蒙上了一层亮晶晶的液体。我们全体住读生都站着等候神甫校长前来。

校长没有来检查寝室。他几乎每夜都检查的。这一次，他在门口离第一张床两步的地方停住，祈祷万福玛利亚。我们一片声地应答。

“晚安，孩子们。安歇吧，”他说着，径自走了。

他在门口和乔卡打了个照面。

“啊，是你！没教养的！”他对他说。“坏蛋！”

“我上厕所去了，神甫！”我们听得乔卡说。

我觉得他瘦弱的嗓音，不仅是在哀求饶恕，而且是在恳求更大的帮助。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啦？”校长十分温柔地问。“到这里来，孩子！到这里来！”

他把他领进寝室，在灯光下端详他。

大家都注视着他。他肮脏得满身尘土，连头发里都是。他的神态是如此地极端卑恭屈节，以至连“阿纽科”和耶拉斯都没有笑。“马上，转眼之间，他们要笑啦，”我暗暗地想，满怀着仇恨。可他们笑不出声来。

“我摔了一跤，神甫！”乔卡大声说，哭个不休。

“别傻啦，孩子，清醒点！”神甫对他说，用双手掸掉他身上的尘土。

乔卡耷拉着脑袋，朝他的床位走去。神甫退了出去，把寝室门带上。

“现在，耶拉斯的娱乐节目要开场了，”我心里想。我相信他马上就会有反应；他会幸灾乐祸地注视着乔卡。可是这两位，他和“阿纽科”，却盯视着“假头发”。

“假头发”的邻床之一蓦地叫了一声，跳到房间中央：

“啊哟！啊哟！天哪！”

他是潘帕奇里人；那是高地上的一个市镇。他失魂落魄地指着“假头发”的脊背。

“阿帕桑卡，阿帕桑卡①！”他嚷叫。

一长串毛茸茸的蜘蛛悬挂在“假头发”的上衣背后。

连已经上床的住读生都一骨碌地爬了起来，朝“假头发”的床铺走去。

“啊……？什么事大惊小怪？”“假头发”说，看来满不在乎。

① 克丘亚语：蜘蛛。

他不慌不忙地把上衣脱下，拎着它的翻领，把它举起，尽可能举得高高的。

蜘蛛的脚踢个不停,动作既不剧烈也不急速,而是消消停停。这种塔兰图拉毒蛛沉甸甸的，肢脚爬动时，仿佛懒洋洋的样子。深红黑的身体，显得很肥大，耸立的短茸毛也摇动着。

我无法抑制自己。我素来害怕这种塔兰图拉毒蛛。在高地的市镇里，它们被看作死神可靠的使者。我没有惊呼；我能够把叫喊声咽住在喉头；不过我斜倚在床上，竭力抑制着我感到想要放声叫喊的那种恐怖焦急的心情。乔卡和罗梅罗走近我的身边。

“多么残忍呀,真该死!”罗梅罗说。“可是,瞧,注意,没有什么了不起!”

“假头发”摘下那串蜘蛛,扔在地上,用双脚把它们踩死。

“用这个,你们可休想吓唬我!我从小就扑打它们,”他说。

他的脚底在阿帕桑卡踩得粉碎的身体上踏过。接着，又在原地转了转，一点儿斑渍都没有留下。

罗梅罗在旁边帮助我脱去衣服。他长久凝视着我的眼睛，试图驱除我胆怯的心理。

“没有什么,孩子。再说,不一定咬人,”他对我说。“我想，在这儿的山谷里，它们变得驯服了。连女孩子们都玩它们；把它们当作球一般扔来扔去。当然啰!不用讳言,它们

的身体长得丑陋。'假头发'的邻居,那位潘帕奇里人,臃肿的胖子,跟你一样,他显得更加苍白。"

乔卡坐在我的床边。已经没有人注意他。耶拉斯和"阿纽科"飞快上了床，假装沉沉入睡。乔卡把他一只手放在我额角上。

"的确不必这样惊慌,"他对我说:"等着吧!有朝一日，我们要给耶拉斯一点颜色看看！要他一辈子也忘不了！"

"阿帕桑卡没什么可怕！"小帕拉西奥斯壮着胆从他的床上对我说。

这一件事却拯救了乔卡。他恢复了镇静；脸膛上的一团神秘和一片阴影已经烟消云散。他还和我相伴片刻。罗梅罗却早就离开了。

可是，这晚上，我在睡梦中听到了一支在孩提时听过而早已淡忘了的古老的瓦伊诺，如同一首乐曲的有力的叠句一般：

阿潘科拉,阿潘科拉①,
一下子把我带走吧；
在你黑乎乎的家里，
慈惠地抚育我吧，抚育我吧。
用你的毛发，
用你死亡的毛发，

① 与阿帕桑卡相同，塔兰图拉毒蛛的名字。

爱抚我，爱抚我。

翌日，我黎明就起了床。在第一进院子的泉水边冲澡，清醒一下头脑。之后，我小心翼翼地穿戴起来，以免惊醒同学们。我直奔泥地的院子。

曙光初现。小蟾蜍在池水旁边周围的草丛中伸头探脑。天际一片云蒸霞蔚，从操场上能够看见几株树木，枝条上啁啾的黄胸鹀宁静地露出了隐隐约约的轮廓；鸟儿的几根羽毛随着山谷的和风冉冉升起。

我把漂亮的嗡嗡叫依留缠上绳子，叫它飞速地打转。陀螺悦耳地一跃而起，几乎是徐徐地降落，眼孔中不断发出嗡嗡之声。一种莫大的清新而纯洁的幸福照耀着我整个生命。我独个儿凝视着，倾听我的嗡嗡叫依留发出的美妙音律，它仿佛把在繁花怒放的灌木丛中悦耳地营营叫着的一切飞虫的吟唱，带到了这个院子里来。

“啊！嗡嗡叫依留，嗡嗡叫依留！我也跟你跳舞吧！”我对它说。

我独自跳起舞来，跨出类似它那高脚一样的舞步。我得回忆和模仿我故乡的那些职业舞蹈家。

起床铃响的时候，我是阿班卡伊最幸福的学生。我惦念着“马卡斯卡”，重温起我为他的女王，他钟情的姑娘写的那封书信；照他的说法，她的两腮颜色就如嗡嗡叫依留。

“见鬼去吧，‘假头发’！”我说。“见鬼去吧，耶拉斯，巴列，瘦子！谁也不是我的敌手！谁也不是，谁也不是！”

七、闹事

那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把写给萨尔维尼亚的信的初稿交给安特罗。

“我要到我房间里去偷偷地读，”他对我说“我们下午再一块儿看吧。一点钟我在校门口等候你。”

“你不想现在就读吗？”我问他。

“不。现在不，最好一个人，要把它铭记在心。即便我想问你什么，可也不能在这儿。同学们会给我们找麻烦的。”

末了，我把我和龙迪内尔的事告诉了他。

“那个瘦子呀，你准能把他宰了！”他嚷了起来“他什么事都哭鼻子。这可怜的人！最好是你别跟他打架。那时候他准会吓得直哆嗦，哭得象个小鸟儿。这可怜的人也真倒尽了霉。听人家说，他母亲是个半疯子；瘦子从小就被她当犯人惩罚。”

“是啊！现在他既不瞧我，也不瞧别人一眼。死气沉沉的。”我对他说。

于是安特罗要我在我教室门口等着他，他去找龙迪内尔。

“我去安慰他一番，”他对我说“真遗憾。他母亲是我

女王的母亲的至友。为了她，我也得干。我会对他说，你已决意不提挑战了。”

一忽儿，他就挽着瘦子的胳膊连奔带跑地回来了。安特罗领着他，几乎是拖着他的脚在走的。

“他来了，”他说。“他也想交个朋友。我当裁判官。大家拉拉手。”

我对他微笑着把手伸过去。在他一双深深凹陷的小眼睛中，在美丽弓形的睫毛下面，一道悲哀的目光尽力保持着不从此消失。我心中明白，倘若我不继续对他微笑，不走到他身边，他会合上眼睛，撒腿就跑的。

我搂住他。

“我是狗崽子，我是狗崽子！”他说，开始嚎啕痛哭起来。

我们把他扶到我的教室里。同学们都在院子里跳来蹦去，住读生们也没看见我们已言归于好。他们是唯一能破坏我们和解的人。

瘦子在一张课桌上坐下，脑袋倚在安特罗的胳膊上，啜泣了片刻。后来他抬起脸，对我凝视。

“别傻乎乎的！”“马卡斯卡”对他说。

“那些人最要不得，”我对他说。“耶拉斯、巴列、‘阿纽科’。我们可不这样，兄弟。”

“上帝将降罚于他们，总有这么一天的！”他喊。

他站起身子，再次把手伸给我。

“你是个正人君子。我看你象个男子汉！从今天起，我

喜爱你。”

他浑身微微颤抖。

“我们玩儿去,好兄弟们!”他骤然嚷起来。“我们玩嗡嗡叫依留去！走吧!”

我们奔出教室；他拉着我的手。

在连通两个院子的穿堂里，我们与巴列打了个照面。他缓步走来，总是那么昂着头。一种大惊失色的表情，闪电般地改变了他一本正经的严肃神态。龙迪内尔拿他开玩笑，对他高声嚷：

“坐着等我们决斗吧!傻小子!”

我们一路走去。我们之间和睦的神情没有丝毫作假之处。我们有心要亲热一番，熟练非凡地玩起我们的嗡嗡叫依留来。我们同时把它们抛出去。有一次，瘦子的陀螺更加持久，挫败了安特罗的。他该有多么幸福呀！他蹦蹦跳跳,望望我又望望‘马卡斯卡’,翘起脚旋转了几下。那天上午，太阳为了他一个人而光辉照耀。溜圆的地球，宛如一个熠熠发光的玩具，在他手掌中熊熊燃烧。这是他的！我们分享着他那主人翁感的喜悦。

十二点，走读生离校上街的时候，只听得外面女人们喊声大作。我和龙迪内尔伫立在通往我教室的狭窄的楼梯上，街上的景象一览无遗。好几个妇女奔跑着过去，都是混血女人，穿着奇却酒铺侍女或者女老板的装束。神甫校长走出办公室，到了门廊里，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观察街上

的情况。他很快转过身，急匆匆地进了校长室。我们发现他有点慌张。

街上的喧闹声增大了。越发多的妇女连奔带跑地过去。一个军官走进学校。

校长在门口出现，大声呼唤众神甫。

“叫他们来!”他拍着手掌对我说。

我奔向寝室和饭厅，叫唤神甫们。他们一共五个,还有米格尔修道士。他们在校长室和军官见面，商量了几分钟，一起上了街。米格尔修道士留下来照管学校。

“没事,”他说“我去吩咐开饭。”

守门人继续向街上张望，没有把门关上。街上行人依然在狂奔。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仿佛你追我赶似地过去。我们住读生都向着门房走去。

刹那间,警钟四起,广场上传来女人们跟敲钟声一样响的喧嚣。耶拉斯和罗梅罗蹿到街上，直奔广场。我们大家都紧紧跟着。守门人开始用克丘亚语叫嚷：

“都溜啦,亲爱的神甫们 帮帮忙吧!”

在第一个街角,我们逢到了安特罗 他正跑过来。龙迪内尔则跟我在一起。

“瘦子,别去!”安特罗说。“你母亲就会到学校里来找你的，她要是见不到你，会发疯的。回去吧。快跑！广场上忿怒的女人象开了锅一样,会把你撞倒,把你踩死! 去吧!”

龙迪内尔又惊慌又好奇，犹疑不决。

“你们带我走吧,亲爱的兄弟们!”他说。

从安特罗说话的劲头中，他似乎找到了足够的保护。

“我想去，‘马卡斯卡，！带我去吧，好兄弟！”

“不行！’安特罗回答他“人多得很呢。犹如汹涌的潮水。谁能照顾得了你，兄弟？我们会把一切讲给你听的。爬上你家的一个阳台，看涌过的人潮去吧。快！我们要跑啦。”

我们出发了，瘦子无法跟随我们。我们到达街头的时候，我转过头来看。龙迪内尔依然呆在原地，犹疑不决。

我们走进广场的时候，密密集集的一群女人正在教堂门口到广场中央那一带叫叫嚷嚷。她们都身披有穗饰的披巾，头戴草帽。同学们都在街角遥望这一大群人。我们朝广场中心走去。安特罗弯下身子，脑袋钻进了妇女们的身腰之间，挤开一条路。

不看见男人。女人们光着脚，或者穿着有跟的高统靴，正在践踏公园里娇嫩的鲜花，攀折玫瑰树、天竺葵、百合花和紫罗兰树。她们都用克丘亚语在叫喊：

“盐，盐 税务局的小偷！流氓！”

安特罗继续向钟楼走去。我拼命地尾随着他。

女人们狂暴的行动使我大为激动。我渴望着去搏斗，去进攻他人。

占住教堂门前宽阔人行道的那些女人，左手都拿着一大捧石子。

从公园边上，我们能够瞧见钟楼拱门口正在说话的那个女人。已不可能再朝前走了。人行道上人群摩肩接踵。

妇女们大汗淋漓；有些人戴的银耳坠和五分之一金币作的耳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占着钟楼拱门的女人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奇却酒铺老板，她又胖又肥的身躯把整个拱门都堵塞住了。她的蓝色绸坎肩，配着天鹅绒带子和小饰物，辉煌耀眼。她的帽带是缎子的，即使在阴影里，依然熠熠发光，在新刷白的帽子映衬下，轮廓十分鲜明。这女人宽脸盘，满脸麻子 饱满的胸脯，堡垒一般地高耸 她深呼吸时，老远就能看到她肺部的节奏起伏。她操克丘亚语。阿班卡伊悦耳的克丘亚语软绵绵的 C 音，现在就象特地选出来作为对比似的，使传到广场四周墙壁上的喉音的声波，分外显得强劲有力。

“马南！库南卡马利安 · 苏阿尔卡库…… !”她说。

（不！直到今日，他们还在偷盗食盐！今天我们要把窃贼们统统撵出阿班卡伊。喊叫吧，妇女们；放声喊叫吧，让整个世界都听到！打倒强盗！）

妇女们都尖叫起来：

“库南米 · 苏亚库纳 · 瓦纽卡库！”（今天强盗们都要死绝！）

她们一再重复叫喊，我也随声附和。

“马卡斯卡”惊愕地瞧着我。

“你听着，埃内斯托，你怎么啦？”他对我说。“你痛恨谁？”

“当然是那些强盗盐商啰。”一个女人回答他。

刹那间，汹涌的人群，宛似滔滔巨浪，朝我们滚滚而来。

神甫校长在两位神甫护送之下，在女人中间一路行去。他们雪白的法衣，在妇女们五彩缤纷的披巾中，十分醒目。她们给他闪开了一条路，他就比较快地走了进去。他走到钟楼拱门下面奇却酒铺女人面前，举起右臂给她赐福，然后跟她谈了起来。我们听不见神甫的嗓音；可是从女人的神情中，看得出他是在恳求她。其他女人们都屏息静气不再作声，肃静的气氛逐渐漫延到整个广场，甚至可以听得到阳光倾泻在女人们的身躯上，洒落在公园里百合花被毁坏的叶子上的声音……这时候我们才听到了神甫的说话声。他说的是克丘亚语。

“不,孩子,别触怒上帝。当局没有过错。我以上帝的名义向你说明。”

“那么是谁把食盐卖给庄园里的乳牛的？是牛先于人吗,亲爱的利纳雷斯神甫？”

奇却酒铺女人的质问在公园里听得清清楚楚。钟楼和教堂的墙壁构成的壁角，起到了共振箱的作用。

“你别跟我作对,孩子听上帝的话！”

“愿上帝惩罚窃贼,亲爱的利纳雷斯神甫,”奇却酒铺女人大声喊着，对神甫弯了弯身子。神甫又说了些什么，女人发一声喊：

“我不该死,亲爱的神甫强盗们该死！”

她挥舞着右臂，活象在拉动一根绳索。所有的钟又全部鸣响，敲起警钟。

“到时候了前进,前进吧！”奇却酒铺女人用西班牙语

呼叫。

她走下拱门，挨着众神甫毕恭毕敬地绕了一圈，走向附近的街角。群集的妇女为她闪开了一条道。年长的妇女们，也是最肥胖的妇女们，都象奇却酒铺老板娘模样，在领头的人左右，排成了第一行，向街角进发。

传来几声枪响。

“没事，没事！前进，前进！”女领头人呐喊。

“前进，前进！”一大帮妇女跟着喊。

“前进，前进！”

“前进，前进！”

这是直至人群末尾再三在重复的唯一口号。喊声仿佛在蛇身上一样，波浪般地此起彼伏。

守在街角的宪兵们被粗暴地推开。她们没有揍他们。他们是奇却酒铺卑微的顾客，他们明显地故意把枪口朝天，放了几枪。她们缴了他们的械。

一听到最初的几声枪响，大多数学生和瞧热闹的人都四散奔逃。“马卡斯卡”面不改色，用怀疑的眼睛瞧着我。“我们还走吗？”他问我。

“我们走到底。”

“喊前进！”妇女们对我们说。

我们扯开嗓门叫喊：

“这才象个样！勇敢的孩子！前进，前进！”

转过一个街角，也是到食盐专卖局最后的一个街角时，安特罗一心想把我拉出去。

“ 我们走吧 !’他对我说“ 走在这么多混血女人中间多别扭呀。我们走吧！玩笑也开够了。

“ 不，’我对他说；“ 我们得看个结局。结局，‘ 马卡斯卡，！”

人群开始格外狂暴而愤怒地呐喊。传来一些不太响亮的齐射和单发枪声。安特罗撒腿就逃。“ 我走啦。我不是单身汉！’他凑在我耳边叫道“ 我得照顾她 !”

的确，在这时候，家家户户的人想必都在索索发抖。他并不畏惧，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得出来。恰恰相反，他在说照顾她和脱出人堆的时候，看来好象他是要去面临另一场更大的斗争。

他弯下身子，挤开一条路。我再朝前走。要是他真的是去保护他的心上人，那么我怎么办呢？我更加大声地嚷叫，向前推挤。在头几排中，感到一阵猛烈的骚动。开始响起一阵石子声，打在灯杆上，打在盐务局栅栏和大门上，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玻璃也被砸得粉碎。射击已经停止。

“ 血 衃 !’我听得盐务局院墙脚下，人们用克丘亚语在尖 叫 。

她们推倒几扇门，涌进盐务局的院子。我在那里挤到第一排。女领头人背上已经挎着一枝步枪，豆大的汗珠从头发里直往下淌。她登上廊下的高石凳，用犀利的目光瞧着众人。

“ 安静 !’她命令。

一个站在她身旁的女人，胁部顺着左肩有一大摊血迹，

也挎了一枝步枪。

“这是什么,大娘?”她说。“盐商的子弹!有屁用!”她猛烈地挥舞着臂膀，形成一个圆圈，放声大笑起来。

“仓库! 上仓库!”女领头人用克丘亚语下令。

这帮混血女人进入盐库。一眨眼功夫，她们在里面大嚷：

“卡奇,卡奇!① 多得很!”

她们开始把盐袋拖到院子里。

在女人们的惊愕和叫嚷声中，她们把四十麻袋洁白的食盐搬到院子里。

“亲爱的利纳雷斯神甫,快来!”奇却酒铺女人发出悠长的喊声惊叫。“亲爱的利纳雷斯神甫,那里面尽是盐!”她用西班牙语说。“那里面尽是盐！那里面尽是盐！真是地地道道的强盗！该死的！”

人群住了声,仿佛必需保持一刹那的沉默,以便使奇却酒铺女人的话抵达它的目的地。那女人又再一次呼唤：

“亲爱的利纳雷斯神甫……!”

说罢，她从凳子上飞快地跳下，教人们离开仓库大门，然后又下了几道命令。妇女们开始排成长队，一个挨一个地。

开始分发食盐。

她在凳子高处指挥。人们并未乱成一团。管事的奇却

① 克丘亚语 盐。

酒铺女人们用小刀子把袋口割开，倒满妇女们的穗饰披巾。然后，她们走出货栈，而那些等在门廊前的妇女，则向前走过来。

在印第安人的市镇里，男人们举行气象森严的集会时，妇女们总是一片肃静。在家庭庆宴上，甚至在市政会上，印第安人大叫大嚷地扯着嗓子抢着说话。从外表上看，这种集会好似一群不法之徒在聚会。是谁和谁在讲话？然而其中却有着一种秩序，思想能够达到目的，而市政会在意见一致声中结束。男人们在市政会上发言时不做一声的女人，却在吵架和骚动时尖叫着，呐喊着，无法抑制自己。

在盐务局院子里她们为什么不互相扭打和咆哮呢？怎么不咒骂或者呼唤那些尚在门廊外面和大街上等待的妇女呢？只要有一个象往常那样随随便便地嚷叫起来，她就会使人群情绪激动，毁了她们。

可是她这位领头的人，却待在那里，在凳子上高高地控制着甚至每一个忿怒和胜利了的混血女人心脏的颤动。她无意打破大家的沉默；她观望着。妇女们互相推挤，维持秩序，保持安静。从奇却酒铺女人的宽脸膛、低额角，以及勉强可见的眼睛里，喷薄出一股含蓄的、压抑的、能够驱散恐惧的控制力。她华丽夺目的帽子压低得遮到眼睑。帽荫下的前额，和她在阳光下显眼的高颚骨，紧闭的嘴巴，天花的黑色麻点，形成鲜明的对照。

“给帕蒂班巴的穷苦老百姓三麻袋，”她说，好象要叫我吃一惊似的。

这时，大部分盐袋已经分发完毕院子已经出清。

在几乎出乎意外的命令下，有几个女人去观看盐务局的畜栏。她们发现了四十匹依然上着轭头的母骡。这消息使那些混血女人不知所措。可是女领头人却下令赶三头到院子里来。她没有说干什么用。

那些散发食盐的女人一面继续把大块大块的食盐装满妇女们的披巾，一面高高兴兴地为帕蒂班巴的佃农们准备驮子。

她们要抬起装满的大麻袋太费力气，不得不从里面掏出一大堆再把它们缝上。麻袋沉甸甸的，亏得这些娘儿们能够把它们抬到母骡背上。

那个受伤的女人一心想去帕蒂班巴。女领头人怀疑地盯视着她。

“血早止了，”她对她说，一面袒开胸脯，掀起胸罩，露出伤口。

女领头人不同意。她指定了十个，要求凡是乐意去的妇女们伴送她们。约莫有五十个已经背上食盐披巾的女人愿意陪同那些被指派的妇女。

“堂娜费利巴万岁！帕蒂班巴帕克！”赶着母骡出发的妇女们呼喊。

“堂娜费利巴！堂娜费利巴！”众妇女跟着呐喊，向女领头人告别。

她没有忘记帕蒂班巴的那些无告者，那些“贫寒的人”。在胜利的暴力冲击下，其他女人早已把他们抛到了脑后。

“ 你们慢慢地分发吧。’她用克丘亚语对被委托的人说。

院子里继续在分发食盐,可是我并不犹疑 我跟着上帕蒂班巴的妇女们举步出发。我跟她们一样，急于赶到那里去。一团狂喜和斗争的愿望，哪怕是面对着整个世界，在促使我们顺着街道奔去。

她们赶着骡子小跑。在盐务局所在的地区里，所有的街道上都是人山人海。全城的男人们组成了一道消极的街垒,不让系领带的绅士们通过。

“ 女人们会砍掉你的脑袋的,先生,’我听见他们对那种人说。

“ 帕蒂班巴帕克 帕蒂班巴帕克 !’妇女们齐声嚷叫,驱赶着母骡。人们给她们闪出一条路来。

在闹市街道的一些阳台上，人们在咒骂混血女人。

“女强盗！该死的混帐东西！ ”

不只是太太们，而且还有住在这些住宅里的少数绅士，在阳台上嘴里骂着粗话。

“ 娼妇,不要脸的杂种 !”

这时候，一个混血女人开始放声高唱狂欢节的一支舞曲；人群跟着也引吭高唱。

就这样，这支队伍一变而为一股跑步穿过街道的人流。合唱声盖住了那些骂人的粗话，给向帕蒂班巴进发的人们以一种特殊的节奏，几乎象冲锋一样。母骡合着舞曲的节拍，分外欢快地得得奔跑。热情奔放如痴如狂的女人们，歌声越唱越响亮，越加生气勃勃。

啊,帕蒂班巴的
木棉树呀！
无人得知
你的心是金制的，
无人得知
你的胸脯是银制的。
啊，我的回流，
我河里的回流呀！
无人得知
你的鱼儿是金制的，
无人得知
你的庭院是银制的。

在瓦努帕塔附近，许多男男女女加入了这个代表团的行列。人们从屋里抢步出来看我们列队行进。他们连奔带跑横过街道，以便从街角观看我们。

我们就这样奔上公路，走上了庄园尘土飞扬的宽阔大路。这是一群老百姓，跟在母骡后面，按着舞曲的步子在行进。奇却酒铺女人们继续歌声嘹亮，笑容满面。

我私下想，到了大路上，她们会停止唱歌，我们将会缓步走去的。阿班卡伊到帕蒂班巴约有两公里的路程。母骡的蹄子和跑步前进的人们的腿脚，踏得尘土滚滚；尘雾在宁静的空气里升起，直上枝梢；木棉树肥硕的红色花朵，因为高处灰土密布，使它明艳艳的色彩黯然失色。人骡在尘雾团

前欢乐地向前迈进。我们涉过小溪和泥潭，一会儿就把过路的人都拉了进来，或者就教他们加入跳舞。

妇女们走到庄屋的范围之内，踏上了石铺路。她们打栅栏前经过，连园林都不瞧上一眼。她们满心想立时三刻走进村落，进入印第安佃农泥土飞扬的居住区。我却向大宅院的回廊瞥了一眼，一面跟着代表团奔跑。在栅栏旁边，妇女们的声音越发高昂；这是她们发出的唯一警告。回廊两端，跪着两个脚穿长统靴，头戴宽边帽，手持步枪的混血种人。一个身穿白色衣衫的男人，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镇定自若地瞧着混血女人们路过，一动不动。

我们抵达"小村落"连奔带跑地冲进去,依旧一路上欢声唱歌，进入陋巷。

茅屋的柴门扇扇紧闭。

"难道他们还不出来?此刻还不出来?出了什么事,神圣的上帝?"我心中自问,凝视着小屋破烂的青灰色屋顶。

"出来吧,大娘们!我们给你们送来了食盐!"一个奇却酒铺女人用克丘亚语高声叫嚷。

"马马查库纳！马马查库纳!①"另一个女人大声呼唤。

依旧一片沉寂。这些妇女开始望东望西，现出探询的脸色,满怀忿恨;这时,有些人已经卸下了驮子。

"皮姆·马查钦库·梅达斯……？"（是谁吓唬了你

① 克丘亚语：大娘。

们……?)女领头人嚷道。她那近乎粗犷的充满威吓的声音，给小村落添加了生气。

“皮姆·马查钦库·梅达斯……?”她重又问。她朝着一扇柴门猛冲过去，用肩膀把它推开。

“唉,大妈! 唉,大妈!”妇女和孩子们在黑黝黝的茅屋里呻吟。

“市镇上来的盐,给你,大娘,’奇却酒铺女人大声说,一边指着那些盐袋。她的声调变得温柔而亲切。

“出来收下吧,大娘们!’接着,一个帕蒂班巴妇女用克丘亚语喊叫。

象黄蜂聚居的蜂窝一样的小巷里，柴门打开了。女人们一路走来,依然犹疑不定,走得无比缓慢。

这时候，奇却酒铺女人抓起一大块白净净的食盐，放在一位叫唤其他妇女的帕蒂班巴印第安女人的衣裙里。她叫她把裙子张开，又扔给她了好几块。印第安女人对奇却酒铺女人瞧了一眼，又看看盐块，转身朝她的茅屋跑去，后面跟着她的孩子们；等到大家一进屋，就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严。

其他妇女们方始走近分盐的地方。三只麻袋都已撑开,在一片听不清的低语声中,按照某种次序,进行分发。印第安女人们领到盐后，用双手为它祝福，然后转身朝茅屋走去，进去把门关上。

分发食盐的时候，我觉得冷汗淋身。我的心疲乏无力地怦跳着，肚子里空虚发慌。我双手抱头，坐在那条小巷洒满糖汁的土地上。人们的低语声在减弱。我听得几声枪

响。阿班卡伊的妇女们再度开始歌唱。茅屋四周湿漉漉的甘蔗渣、糖渣和人粪酸腐的气味，在我血管里发胀。我使劲挺身站立起来，开始朝庄园的园林走去，寻找砾石铺的小径。

天边,黄橙橙的浮云,有如宽广辽阔的蜂蜜的原野,光辉闪耀。我的脑袋仿佛在那勾起我一连串回忆的蜜糖大海里航行。我睡意朦胧，走到铁栅的一根柱子旁边。我依然能够看见庄园的花园里几只粉黄的蝴蝶，在草坪和花朵上纷飞；它们从肥硕的百合花的花瓣深处飞出，扇着它们娇弱娴雅的翅膀，翩翩飞舞。我躺在柱子和林木的荫影里，合上了眼皮。宇宙在摇晃。我的心流血不止。一滴幸福的鲜血,它在那美丽的日子里往外直冒 那天,倘若死神降临,它也许会美化成胜利的星辰。

母骡在石铺路上,在我脚跟前面奔跑 阿班卡伊的妇女们成群结队地打回转。人流犹如一阵微风，飞快地远去。我看不清她们。我已经昏昏迷迷，沉沉入梦了。

傍晚,红日西斜时,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衫的胖太太,把我唤醒。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正用一块湿漉漉的手帕润湿着我的额角。

“你脸色蜡黄,好孩子!”她对我说。

她剥开一只橘子，一瓣一瓣地递给我吃。我仔细端详她。她穿着黑色长统袜子，浅帮鞋子；粉红色的裙子一直盖到脚背上；她的坎肩，模仿混血女人时兴的款式，饰以绘有

花卉的缎带，垂在胸前。但是她是白人，面颊红晕，蓝色眼睛，具有高门大户的女裁缝或者庄园管家或者庄园雇员的女人的外表。

“你是谁,好孩子?”她问我。“你怎么啦?唉,庄园里生活真幸福,连橘子和柠檬都腐烂了!”

几株生长在栅栏旁边的白杨树荫蔽着我们。叶影在太太的头发和额头上跳舞。她和我相对蹲坐。我依偎在她的膝盖上，觉得她在用双手抚摩我的脑袋。接着我听到她呜咽地用克丘亚语说：

“谁把你带到这里来的,好孩子?谁抛弃了你?”

“我是跟着那些混血女人来的，给帕蒂班巴的佃农们送来了食盐,”我对她说。

她默不作声。在她温柔地抚摸我的肥胖的双手下，尘土飞扬的道路，火红色的高天，和我记忆中的冷酷无情，就此烟消云散。她的抽泣，不象一般那样，能引起我伤心欲绝的颤声痛哭。它是在催母亲膝头的孩子入眠，呼呼沉睡。这位太太明白这一点。她并不感到不舒适地坐着，斜靠在栏栅的墙基上,希望休息一阵子。

不多一会儿功夫。几个骑马的人奔过街道。石铺路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马蹄声。我翘起脑袋，瞥见一些骑手，在尘雾中朝阿班卡伊奔去。我觉得他们之中有几个似乎转过头来瞧了瞧我。这时候，庄园的铁栅门开始关上。

“他们把盐抢走了,”太太说。

我坐起来问她时，她已经起立。

“什么盐,太太?”

“他们从印第安女人手里夺走的盐。”

“从哪些印第安女人?”

“从庄园里的那些。他们走进屋里，而驯马人和他的助手则在村子里抽响鞭。他们把盐一抢而光。鞭子的噼啪声,盖过了那些可怜女人的哭号声。”

“你是当地人吗,太太?”

“不是。我是库斯科人。我是跟着主母到帕蒂班巴来的。她来拜访行政长官。”

“他们是抽着鞭子抢盐的吗?”

“不，鞭子只是在村落的街巷里抽出霹雳的声音。雇工们还在甘蔗田里。他们用左轮手枪射击，截住雇工们的去路。会出事的，好孩子! 雇工们说,他们被包围住了!他们想夺路回来找他们的女人。他们三三两两地走了没几步。可如今盐已抢走，会放他们走的。而你，这个孩子，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不离开？我心里害怕。”

我告诉她我是谁。

于是她远远地送了我一阵，一直送到半路上。

我真想在血的泪水中歌唱那首帕蒂班巴的狂欢曲；我们就是唱着这支歌，顺着同一条路向庄园进发的。这位太太几乎是搂着我在赶路，但是她那勾住我脖颈、触及我肩膀的粗壮的手臂，并不压在我的身上。我不觉得有分量，只感到她肌肤的暖意。我不言不语地走着。世界没有比这更伤心,更激怒,更毫无希望的了,犹如一阵冷酷的悲哀,下沉到

我的肺腑里。“我的上帝啊！”我边走边说，“让我在学校大门口逢到我的父亲吧！”

我们互相道别的时候，太太亲了亲我的眼睛，才转身走去。我忘了问她的姓名。可就象不灭的太阳一般，我时时刻刻瞧见她的蓝眼睛，她那不朽的温柔的眼睛。

我火速赶路。一心一意想在市镇和我父亲相逢。我跑不动，因为两腿哆嗦，软弱无力。

我抵达瓦努帕塔区，发现那里人来人往。一个隆重日子的节日的喧闹声，在腌臜的街道上都听得清。地面硬邦邦的，因为成天在浇灌；地上大片潮湿的污渍，时而是一摊马尿，时而是一摊人尿。每个居民和每家奇却酒铺都把各自门前的街道弄得湿漉漉的。路面崎岖不平。有时风呼呼地从路上朝镇上刮去，卷起了尘土、垃圾、羊毛碎片和败叶。现在尘土打瓦努帕塔一侧卷入，带着废物滚出街心，旋转着，盘旋着，大风则象斗篷般刮来，朝市镇另一头吹去，在奇却酒铺前面狂舞。辣味菜馆里顾客满座。女侍者们娇嫩欢悦的声音传到老远的地方，直至街口。

我在街上刚朝前走了几步，就看见男人们也在那些奇却酒铺里唱歌。我走进街区，好似一道熹微的晨光倾泻到街上；一道铅灰色的湿漉漉的波浪起伏的光线。午间如此火辣辣的云朵，已经密布四合，暗淡无光，此刻遮蔽了傍晚惨淡的日光。

到奇却酒铺区来的这么多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来自哪里？他们早已喝得醉醺醺的，闭着眼皮在跳舞，双脚作出近

乎杂技演员的姿态。奇却酒铺里已经进不去。人们把满坛子的奇却酒高举着传递给伫立在外面的人。人人象在节日里那样,由他人付钱,放开海量开怀痛饮。

“你要来一点吗,小伙子?”一个象是市场上搬运夫的混血种人问我。

“好吧,来一点。”我回答。

他递给我一满坛,我把它提起,好不费力地高举着饮了起来;混血种人和他的一伙乐得朗朗大笑。奇却酒性烈,我觉得它暖了我的心。

“好样的,小伙子!了不起,真了不起,有你的!进来,进来痛饮一番吧!”邀请者看见我大口大口地喝着酒,就嚷道。

“为什么这样喝酒,先生?”我问他。

“啊,天哪!”他说,一阵爽朗的大笑。“因为娘儿们把警卫队员赶跑了。她们占领了盐务局。堂娜费利巴万岁!”

他开始唱起一支我熟悉的滑稽的瓦伊诺;他在这当时即席创作的歌词里把宪兵和盐商嘲骂了一通。大家组成了一支合唱队。每唱一节都要纵声大笑一番。混血种人不慌不忙地唱着一节一节的歌,极度仔细地有意地咬着每一个字,合唱队随后重唱一遍。他们互相望望,又放声大笑。

他们在奇却酒铺里尽情地唱着。从店堂里开始了合唱。接着所有的人随着那旋律跳起了舞。脚合着节奏打拍子。光脚的,着凉鞋的,穿鞋子的人们,猛烈地拍打着地面。光脚的脚后跟发出深沉的声音;凉鞋的皮底拍打着坚硬的

土地，鞋后跟在敲击，似乎奏出了瓦伊诺的歌词。

丘八的来复枪
仙人掌的芯，
之所以，之所以，
白白地响着，
之所以，之所以，
白白地响着，
不，不，兄弟，
不是来复枪，
是丘八的灵魂
废柴火的灵魂。
盐商的左轮枪
上满
美洲驼粪，
代替火药
代替火药
盐商母骡放的屁。

歌声传到了街上一个个的人堆中，飘到了其他的奇却酒铺。我的邀请者和他的一伙热情高涨地狂舞着。他们早已把我和一切的一切抛到九霄云外。

我待在圈子外面，瞅着他们，犹如观望那些难以预测其特点的安第斯河流高涨起来的浪潮；多年以来，它们是如此枯竭，如此乱石堆积，如此温顺而空寂，可是在某个密云四

㑩的夏天,暗云低垂的时候,它们却涨起水来,水花飞溅,变得深沉，拦住了过路的人，在他的心头和脑际撩起深思和莫名其妙的恐惧。

我多半是在奇却酒铺前面的土地上安坐了一个小时。薄暮，安特罗在那里找到了我。

“我象找救世主一般地寻找着你,好兄弟！我几次走过这里。你为什么躲藏起来？”他问我。

他扶我站起身子。

“我没有躲起来；从帕蒂班巴回来以后，我一直呆在这里，”我对他说。

“神甫校长大发脾气啦。他不准你们明天外出。我亲眼看见他把住读生臭骂了一顿。”

他拉开嗓门说着，使他的话能听得清。他挽起我的胳膊，朝市中心走去。

“你回来再吃饭。她们等着你呢，好兄弟！她们等着你呢！萨尔维尼亚和阿尔西拉！我知道在你吃饭以前把你带走是不好的；你会这样想。可是她说你在狂热地羞怯地喜欢她。”

“谁？喜欢谁？”

“阿尔西拉是萨尔维尼亚的朋友。她想见见你。要是我们不能在几分钟以内赶到，那就来不及了。”

他要我跑步赶去。我还在发困，听觉迟钝，依然昏昏沉沉。我希望感到心房的跳动，但是感觉不到。我在一个街角停住脚步。

“你不舒服吗？”安特罗问我。

“不，”我对他说，“我们快跑吧。”

“这样你就会格外喜欢她的。”马卡斯卡’呼哧呼哧地对我说。“你头发蓬松散乱，几乎竖得笔直，脸色惨白。”

我的心思不可能转到那位素昧平生的姑娘身上；然而按照安特罗说，她在萨尔维尼亚的家里等候着我。

也许另一天，另一个下午，这样的一个消息会教我心神陶醉。我会撒腿就跑，去跟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我的人相会。她长得俊俏也好，丑陋也好，那有什么关系？这是生平第一次。我已经年满十四，从小就巴望这样的时刻。

在我故乡村庄对面，有一条小河，隆冬季节河岸冻了冰。岸边的牧草和伸向河里的树枝，甚至将近晌午，依旧白雪覆盖。村里的孩子们把一些纸做的和蒲草做的小船放入溪流。小船在树枝形的白雪下飞快地滑动。我在下游远处，山楂树丛旁边守候，山楂树那长大的针刺也活象冰凌。我躺在牧草上，眼望着小船流过。好几次我以为它们之中的某一只上，将出现一个举世无双的少女，一个绝代的佳人！她是金黄色的头发！冰结的拱门将以那惊人的如此纯白的霞光照耀着她。因为太阳在任何时辰都不可能象脆弱的匍匐水草上的坚硬白雪所发出的银光那么耀眼。

我们快要到萨尔维尼亚家里的时候，另一股蠢笨的感情泛上我的心头。我为什么不上那些奇却酒铺去找堂娜费利巴呢？或许一瞧见她在跳舞，就会把帕蒂班巴妇女们在鞭子霹雳声中被迫交出食盐时的那种满脸凄楚相忘得一干二

净。或许我不会再见到她了。我急躁万分。“我找她去！”我心里想。“还要找帕蒂班巴的那位太太；我要问她姓名，吻她的双手！”

“你怎么啦？”安特罗问我。“你没看见我们已经到了吗？你瞧，萨尔维尼亚在那里呢！”

她显得多么清瘦和黝黑呀！淡紫色的短裙，配上白色短外套，在高空云海庄严的照耀下，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快乐吗，她？”我问安特罗。

“谁都比不上她快乐。你瞧！她在呼唤我们呢。”

她在桑树底下边跑边唤我们，在连接果园围墙的栅栏附近站住。

我发觉安特罗这时候走得很慢；他几乎是迈着窃贼般的步子，因为他心中过于惶恐。他不敢看我一眼，抓住我的一条胳膊，不是想靠住我，而是想教我止步，示意我他已经六神无主。

“别紧着走，兄弟。的确，我真是惊喜交集，”他对我说。

是因为他的黑痣和鼻子的尖尖轮廓，还是他的眼睛和黑痣之间显露出那种奇特的协调神情，“马卡斯卡”才那么强烈地把感情甚至心思全摆在脸上？

我非稍稍地推他一下不可。

“干吗这么慢吞吞的？”她在栅栏另一边说。“阿尔西拉早走了。”

她的一双大眼睛微微斜视，那下垂的，修剪很好的额发

使她眼睛的优美线条显现无遗。她的脸庞和臂膀不是嗡嗡叫依留的色彩，而眼睛确是。但不是嗡嗡叫依留静止时的那种深褐色，而是在欢唱时，飞快地旋转时呈现出来的色泽 因为那时候嗡嗡叫依留就会从半透明的色调,变为透明的棕褐色。

我十分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了一番。我父亲是具有绅士仪表的典范。要是我有他那双蓝眼睛，那双白净的手和金黄的美髯……!

她伸手给我。手指细长，给人以持久的柔软感。

“那么我得走了,”她说“父亲这就要来。我已经等候你们很久；但是我得再度感谢安特罗。他真勇敢! 多谢,安特罗。把手伸给我。”

他嘴里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萨尔维尼亚关上栅门,打个手势向我作别,这时候安特罗才开口，把嗓子压得极低地说：

“再见,再见,我的女王!”

也许她听到了这句话,但有意不流露出来,径自袅娜地走去。

“长得真俊,真俊!”我对他说。

“你知道吗?”他对我说“为什么会那样?她眼睛静止的时候,似乎稍微有点斜视 凝眸时不对称,有一只不居中。在那不对称中，有她灵魂的一点疑团。她的美色好似在沉思遐想,把你吸引住。并且还有一点,好兄弟 我女王的眼睛在凝视的时候，色泽最好看。是哪一种？你说得出吗？

“说不出，‘马卡斯卡，！我想准是嗡嗡叫依留的颜色，嗡嗡叫依留歌唱时的色泽。”

“对！对！但是我正在想别的相似的色彩。要更加确切！过一天我带你到我父亲的庄园里去。在帕查查卡河那边内地深处，莽莽林海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再往前，谁都没有进去过。我将指点给你看那黄色峭壁中间有一泓静水。峭壁倒映在水面上。就是那种颜色，兄弟！峭壁黄橙橙的色调配以帕查查卡河那一平如镜的静水的青绿色。河里的鸭雏和在岸边争食的小鸟的翅膀，就具有那种色泽。印第安人说它们是大片静水的创造物。倘若有朝一日我把萨尔维尼亚带到我庄园里去，他们将说她的眼睛就是那种水做的；还将说她是大河的女儿。真的，好兄弟！他们会以为我是奉大河之命把她带去的呢。也许如此。也许是真的！”

“那么嗡嗡叫依留呢？”

“啊,也活象嗡嗡叫依留!但是瞧这个,兄弟!”

他唰的一声把一柄小匕首抽出鞘来给我看。那是他挂在腰带上的。鞘上镶着银饰，包金的柄。

“我真希望有人想从我手里把她抢走！让他来争夺试试！我迫切想望格斗，兄弟！”“马卡斯卡”嘶叫着对我说。“但愿她在窗口望着我把某一个情敌，把某一个侮辱她的小子砸个稀巴烂！上马！最好是骑在马上。我将教它腾起前蹄来挥舞，当胸一下子把对方打倒在地。我要在横越峭壁的道路上疾驰。我母亲得知后会泣不成声。当然她也会抽泣的，而我将感到幸福。你听到她怎么说我勇敢来着？那

是指一桩可笑的事。因为我曾扬扬这把匕首，把伫立在大街上向萨尔维尼亚家里张望的一些混血种人吓唬了一下。我答应她今晚上在街上，在她住宅旁边守卫。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喝醉了酒，会在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唱歌。兵士们早已躲了起来。虽然她反对，我还是要拿着匕首去，在她住宅外边巡逻。万一她出于好奇，走到窗口，她就会得看见我……”

我借助于街灯，能够清楚地瞧见他的脸。他的鼻子几乎只露出了鼻梁骨；眼睛里继续发出焦急的光芒。

“没什么，为了防备喝得醉醺醺的印第安人而进行巡逻，并不是什么苦差使。我真希望出现另一种险象！要是她到河里的一个岛屿上去闲逛，河水上涨，把小岛困住。我将独个儿在激浪翻腾中游泳过去，要不然就策马涉水过去。去营救她，兄弟！带着她，送她回家。我熟悉凶猛的河流，这些暗藏着危险的水流；熟悉它们如何奔泻，为何暴涨，隐藏着什么样的威力；还有下面暗流的流向。只是为了吓唬我庄园里的印第安人，我曾经在雨季纵身跃进帕查查卡河。我让河水卷走；印第安女人们大声嚷叫。可是不能横越过河；应该顺着一条暗流脱险。洪流颤动时，你可以顺着它的流向躺着，陡地把身子微微一动，就能化险为夷；水的冲力会把你抛出去。那种绝技本身，就是表演给你的意中人看的！让她去哭泣，临了让她目睹你抵达岸边吧！你是不是要去营救她？是不是敢冒着暴风雨骑马上岛去营救她？巨大的帕查查卡，坏到透顶的河流，就喜欢来那么一着！我的

爱马比我更熟悉这条大河的刁钻促狭之处。印第安人把它视为畏途，因为它水深，因为它穿过峡谷，因为在那些峡谷中，多刺的奇丑的杂生在一起的野仙人掌，蛇一般地蜿蜒蔓生。我的坐骑嘲笑它。我训练过它，它也训练过我。有时，只是为了碰一下对面的岩石，我们冲着一垛峭壁过河。印第安人说，我的精力储存在我的黑痣里，还说我有魔力。真美啊，兄弟，真美啊！我觉得有几次连我母亲都怀疑起来了。她若有所思地端详着我的黑痣……我父亲则不然，他哈哈地笑了起来,乐不可支,送了一匹马给我……”

“马卡斯卡’比我棒,他探测过一条河流,一条可怖的河流。他不象一般过往的行人。帕查查卡！这名字的含意就是“跨越世界的桥梁”。我无法说出哪一条是我最爱的河流，真正的河流，我思维的源泉。

“马卡斯卡”的嗓音好象狂暴的帕查查卡河的奔腾叫嚣。一旦他克服了开初几天的羞怯，他会用这样的话对萨尔维尼亚说“：要么吓唬它,要么控制它,’我心里想。

“人们常说,爱过一个姑娘以后还会爱另一个,’他接着说。“不！只爱她一个。我不打算多读书。我将把她带走，要是魔鬼从我手中把她夺走，我就去爱混血姑娘。我会有一二十个。”

他已经不象一个学生；他说话时，脸色严峻而庄重。“以前我不了解他,十分不了解他,’这时候,我心里这样想。他也许已经身穿骑装，套上那种有皮护衬的裤子，手执马鞭，头戴宽边大草帽。一副小庄园主的打扮，慷慨好义，志

大才高，他的印第安人对他都感到害怕。学校里嗡嗡叫依留的快活而熟练的选手到哪里去了？他那双望着嗡嗡叫依留跳舞，把他的心灵同玩具舞蹈家交融在一起的眼睛，现在瞧起人来，宛如一个强横的人，一个迫不及待地想开始自由生活的正在成长的小伙子。

我们抵达校门口。他拥抱了我。

“你要我讲，”他说，“我就把私下想的一古脑儿都倾吐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和你耽在一起，就心潮汹涌，想开怀畅谈。这是因为你不是本地人；阿班卡伊人不可靠。除罗梅罗、耶拉斯以外，其余的似乎生来就娇里娇气。明天我一早就找你去。把你的嗡嗡叫依留带给你。是只文古，兄弟，勾魂夺魄的文古！现在我就去做！”

他拔腿就跑。我从边门进了学校。

八、深　谷

神甫校长把我带进学校里的小教堂。在用假花装饰起来的小祭坛前面，抽了我一顿鞭子。

“这是我神圣的职责。你竟一路跟着那些给魔鬼搞得神魂颠倒的印第安女人。她们干了什么？她们干了什么？对着祭坛,告诉上帝。”

那是一根编成辫子的小鞭。我几乎高兴地接受鞭打和忍受痛楚，心里回忆起帕蒂班巴小村落里皮鞭的霹雳声。我趴在祭坛台阶的地毯上。

“他们看见你尾随着印第安女人们盗窃来的母骡，连跑带奔地到瓦努帕塔去。你跟那些女亡命之徒一起唱歌了吧？唱了没有？说！”

“不错，唱了。她们给庄园里的贫苦人送食盐去了。我们唱歌了!”

我的胸中似乎充满了火。

“费利巴咒骂我了没有？向上帝忏悔！教堂里就只我们两人，单独和上帝在一起！她咒骂我了没有？”

“没有,神甫。她们发现四十口袋食盐的时候，她只是进足力气呼唤您而已。”

神甫把双手放在我两边肩膀上。

“你的眼睛天真无邪。是你，你自己，还是乔装成羔羊的魔鬼？孩子！你为什么要去呢？”他问我。

“要是您去了的话，神甫！”

“我不曾知道食盐已经运到。税务员是个笨蛋。可是别在这儿动怒。我们祈祷吧，孩子。以后再向上帝忏悔，以便安息。”

我对他一一地讲了起来。如何散发食盐，堂娜费利巴如何发命令，如何到达庄园，我如何四肢乏力长途跋涉到庄园的铁栅栏，如何在蓝眼睛太太的怀里一觉醒来，我们如何眼睁睁地望着那些驮着该归还的食盐的马匹飞驰而去。

“他们不从大路进城，”神甫说。“他们绕道顺利地赶到县里。行政长官真是有能力，有智慧。”

“他们夺走穷苦百姓食盐的时候，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简直撕破了他们的心，”我壮着胆子对他说。

“抢来的东西，要不得，孩子。抢来的东西不能给穷光蛋。”

“她们没有抢；她们也不想要什么。我们给她们食盐，她们跑开了。”

“你为什么说‘给她们’？”

“我也去了，神甫。那是抢吗？”

“你竟然如此放肆，孩子。如果你是清白无辜的，那就别下判断。我是长者，是上帝的儿子。”

“他们也鞭打着我的心。我看见他们在大路上奔驰的。那位太太也哀哀哭泣，血的眼泪呀。”

我偎在神甫的胸前。

“你有病了，要不就是染上病了。或者那些叛逆的印第安女人把她们的下流习气传染给你了。跪下！”

他在我头顶上用拉丁文祈祷。然后又劈脸抽打我，虽然不那么猛。

“我要通知你父亲。不许再离校。星期日不得闲逛。跟我一起上庄园去。你的灵魂需要个伴儿。来！”

我们走了出来。惩罚和祷告使我相形之下显得十分渺小。我唯恐再哭会哭得透不过气来。住读生已吃过饭，在半昏暗的回廊里悄声细语。耶拉斯和“阿纽科”从一根廊柱旁注视着小教堂。神甫把他的一条胳膊放在我肩膀上，好象保护我似的，带着我上饭厅。我肚子不饿，只是想睡。

神甫吃了很多饭，还饮酒。

“你肚里空虚,所以没有胃口。最好是节食为妙,”他对我说。

他吩咐作晚祷。

“你已经做了。应该得到上帝的怜悯。让他们领你去睡吧。”

上了年岁的奥古斯托神甫领我到宿舍里。把疯女人带来的就是他。他臃肿的脸膛上老是漫溢着慈惠和谆谆善诱的神色,尽管他小气,以吝啬闻名。

“啾,你,浪子;小滑头,小滑头!”他边走边对我说。

住读生都匆匆忙忙地上楼回寝室；他们在胸前划着十字，俗套地祈祷着应答神甫的声音，然后上床睡觉。可是他

们一觉得神甫校长的脚步声已在楼梯上消失，就迅即朝我的床铺奔来。在憧憧阴影里，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他对你怎么说的？他威胁着要把你打得皮开肉绽。”

“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他不再是个圣者了，倒象是个复仇者。为什么呢？”

“那些混血女人干了些什么？”

“人们看见你跟着母骡奔跑，象发疯似的。”

“让他明天讲吧！”罗梅罗大声说。

“明天吧！”乔卡重复一遍。

“他真是个英雄！让他此刻就讲，”巴列说。

“让他去吧，让他去吧，黄蜂们！”“奇普罗”①说，朝自己的铺位走去。“黄蜂们，阿卡坦卡！”

我用毯子把头蒙起来。他们又谈了一阵话。

“如果想要他开口，就掀掉他的毯子，给他泼冷水，要就别吱声！”耶拉斯嚷。

住读生的声音，神甫说的话，安特罗和萨尔维尼亚的嗓音，妇女们的歌喉，孔德班巴大街上白杨树丛里鸟儿的鸣声，统统在我心头回荡着，交织着，宛似一场不均匀的雨水，洒落在我的美梦上。阳光常在不同的间歇之间复露，穿过云间的空罅，光芒四射，原野袒露，河川金光熠熠，闪亮的树木和草茎在摇曳，鸟儿开始鸣啾。人们难以决定地凝视着如此纷争的世界，阳光普照着它，而低垂的暗云又临头了。

①克丘亚语：麻子。

翌日，大清早，晨曦初露，神甫校长走进寝室。这时还尚未打钟。他推开门，径直朝我的床铺走来：

“起床，”他对我说，“我们上帕蒂班巴去。”

有几个住读生坐起来，向神甫问好。

“你们再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还不到时间呢。我和埃内斯托有点事。”

他等我穿好衣服。我们下楼到了院子里。校门口停着一辆汽车。是庄园来的。

熹微的晨光尚未透入火热的山谷。那时刻，高山上，灿烂的光芒穿过天宇；人统治着地平线；他的眼睛沐浴在阳光里，万象就在其中。帕查查卡河上，晓色柔和，催人睡眠，象玫瑰色的烟雾般在世上漂浮。

就是昨天的那条凶恶的道路。可是今天我却坐在汽车里驶过，旁边是阿班卡伊的圣者。神甫一路祈祷着。木棉树繁茂的花朵，在高处宛如一条红色的长带，飞快地闪过。不象步行那样，能够瞧见一朵又一朵的花，或者一株又一株的树木。我辨认出路上的一株巨大的笃薅香树。

“是在这里我和她告别的，”我提高嗓门说。

“和谁？”神甫问。

“和蓝眼睛的太太。”

汽车没有在庄屋的栅栏前面停住，继续前进，朝印第安人的小村落驶去。

在工场的院子里，聚拢着庄园里所有的人，都是帕蒂班

巴的佃农或者印第安人的后裔。妇女们在田边走着，穿着蓝色或者黑色的衣服。男人们都是白粗呢衣衫，结实的背心。

神甫一出现，他们齐声地发出一阵呼喊。

工场拱门口旁边,搭起了一个临时的布道台,装饰着棕榈叶。

神甫从一架扶梯上了台。我紧跟在后面。

台前，站着我一度在市镇上许多奇却酒铺里枉费心机地寻找过的男人们；稍远处，墙脚下，是昨天从我们手里接过镇上来的食盐时心中十分惶恐地奔逃的妇女们。神甫要他们和我干什么？我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搜索着。

白日来临，地上散发出的甘蔗渣气味，愈加酸腐难闻。

神甫在台上的一张椅子里坐下。响起了管家登上布道台时的脚步声。他脚上穿的是钢扣高统靴子。他站在台口讲克丘亚语。他说，阿班卡伊神圣的神甫一早就驾临，来向庄园里的人布道，因为帕蒂班巴的佃农们使他忧心如焚，但是对他们他钟爱万分。接着管家跳下地来，没有踏着梯级。

神甫起立，朝台边走去，印第安人再度发出一阵呼叫。他们扭动着手指，眼睛闪闪发亮，噙着汪汪的泪花，注视着他。和风开始吹拂神甫雪白的法衣。

神甫用尖细的最高音讲着克丘亚语：

“我是你的兄弟,犹如你一般谦逊,象你那样温顺,教人疼爱，帕蒂班巴的佃农，我的好兄弟。强者不观赏那些在浇灌农田的沟渠边舞蹈的小小花朵，对它们不屑一瞥，可是它

们却供养着他们。谁是最强有力的，谁是最需要我钟爱的？是你，帕蒂班巴的好兄弟，好兄弟；我的眼睛里，我们的基督，上帝的眼睛里，只有你。我是来抚慰你们的，因为野花不需要抚慰;对于它们,水,空气和土地,已经绰有余裕。但是人有心肠，需要安慰。我们人人都受尽苦难，兄弟们。不过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苦不堪言。你们为儿为女，为父亲,为兄弟,含辛茹苦;主人为你们饱尝忧患;我为阿班卡伊，而上帝，我们的圣父，则为世上受尽煎熬的人们。我们到这里来哭泣，受苦，受难，让荆棘象刺穿圣母那样穿透我们的胸膛吧！谁比她受的苦楚更多？难道是你，帕蒂班巴的佃农，你有着美好的内心，一如在木棉树上吟唱的鸟儿？你遭受的苦难最深重？你嚎哭得最伤心……？”

女人们开始嘤嘤啜泣;神甫弯了弯身子,接着说：

“哭吧,哭泣吧,”他嚷着,“对可怜的人们,帕蒂班巴的印第安人,尘世就是号哭的摇篮!”

人人受到了感染。神甫浑身颤抖。我凝视佃农们的眼睛。两行热泪簌簌地滚到他们腌臜的脸颊上，淌落到胸脯、衬衫上，顺着脖颈而下。管家噗通一声跪下。印第安人仿效着他；有些人只得跪在院子的稀泥上。

阳光已经给群峰涂上闪烁的金色。我没有跪下；一心想溜，尽管不知奔向何方。

“跪下!”神甫命令我,“跪下!”

我穿过讲台，纵身一跳，落在一个老佃农脚下。又开始响起神父的嗓音。

“偷窃的行为是灵魂的罪孽；偷取者或是受赃者，一变而为罪犯；罪犯得不到安宁，要脚拖重镣，从白皑皑的峰巅坠入万丈深渊，好似该死的驴子，在险壑攀登山岭……帕蒂班巴亲爱的女儿们，好姐妹们，幸而你们交还了那些奇却酒铺女醉鬼从盐务局偷来的食盐。现在，马上，你们将得到更多更多的盐块，这是主人叫运来给你们的人的，给你们可怜的孩子们，给庄园里的印第安人后裔……”

我站起身子望了望。管家的助手们从暗森的台板下拉出了几个鼓鼓囊囊的大口袋。

神甫校长为佃农们求主赐福。人们个个在胸前划十字，互相看望，喜形于色。他们聚拢在一起，发出含糊不清的悄语声，活象在朽木上打洞的马蝇，绕着打转，嗡嗡飞鸣。

我走上大路。从围墙顶上望去，只见他们正在散发食盐。太阳向场院移近，已经照射在甘蔗田翻滚的浪涛上。那刹那间，我决计奔下河滩。神甫看见了我，向我大声呼唤。我惊慌地瞧了瞧他；他还淡然一笑。

“回学校去，”他对我说。“我要上小教堂作弥撒。你是个糊涂虫。我要想一想该作些什么。有位管家陪你去。”

“神甫，我可以就这样独自去拜望那位太太吗？”我问他。

“不。管家将骑马把你直送到校门口。你不该出去，其他人也是如此。”

于是我坐在帕蒂班巴的一匹马的臀部，向阿班卡伊回转。我已经四次顺着这条大路逃逸过。

“先生，”我对管家说，“您认识一位跟她女主人一起到庄园里来的蓝眼睛太太吗？”

“认得。”

“她就走吗？”

“明朝。”

“为什么？”

“库斯科的军队尚未赶到。她们吓破了胆，所以要走了。”

“军队？”

“听说主人家吓得魂不附体。军队乘着卡车开来，已到达利马坦博。那位太太是客人。”

“您对她说，学校里的那位学生向她道别，吻她的手。”

“吻她的手？干吗？”

“我可以请您捎这个口信吗？”

“好罢。那位太太挺温柔可亲。”

“庄园的主人呢？”

“多半没有来。他住在库斯科。说一口不流利的西班牙语。”

“那么又是谁吓得屁滚尿流呢？”

“大管家。山下的庄园主们。”

“军队来干什么？”

“不知道，年轻人。总之，他们是来吓唬那些混血女人的，还有印第安人的。也许要杀一儆百。”

“杀一儆百？”

“因为堂娜费利巴威胁过宪兵们。她把他们赶跑了。”

杀一儆百,这是一句老古话,小时候,在那些小市镇上听到过。令人不寒而栗。

“那些盐呢?就是昨天从她们手里夺过来的吗?”我问他。

“不知道,年轻人。刚才天一亮,我们才从庄园仓库里把那些大口袋搬出来。亲爱的神甫真是圣人。”

“真是这样。他引得印第安人都哭了。”

“那么现在他们可心满意足了。”

“庄园里有多少印第安人?”

“属它所有,大约三百名。还有短工,干包工活的。”

我们到了镇上。大街上人迹稀少。我没有见到警卫队。

我们在校门口翻身下马。管家砰砰地擂着门。

米格尔修道士把门打开。

“你没有呆在那儿?”他问我。

“不,修道士,神甫从工场的院子里把我打发回来的。”

管家跟修道士打了个招呼,拨马飞奔而去。

“真奇怪!准出事了,”修道士说,“你到我的小屋里去吃早饭,讲给我听听。”

他把我引进小屋。

米格尔修道士是黑人,可是有一张机警的脸,近乎鹰勾的鼻子。

“别怕神甫,”他对我说,“他圣人一般指引着人们的灵

魂。可是昨天那些混血女人却把他弄得心慌意乱。”

“神甫也是外地人,修道士,”我回答着,“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昨天他为什么要揍我一顿？他说因为他喜欢我。而今天，在印第安人面前，他说得把他们惹哭了。在他引起佃农们哭哭啼啼的当儿，我就不想下跪。我认为他曾经威胁过我……”

“你是个小孩子，受学校的照护。你得去玩儿，一个劲地玩儿。现在我去把排球网拿出来。我们玩它一早上。住读生都在场上。神甫会得统统原谅你的。”

他吩咐给我端来巧克力茶和饼干，这是神甫们的早饭。

“安特罗来过吗,修道士?”我问他,骤然想起‘马卡斯卡’的诺言。

“没有,也许得等一会儿。”

“您让他进来吗,修道士?”

“我会让他进来的,我向你保证。”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把他紧紧抱住。

“神甫校长来的时候,你也要象拥抱我一般地拥抱他。”

“好的,只要他不拒绝我。”

“你会看到他欢迎你,搂住你的。”

我紧接着问：

“你喜欢嗡嗡叫依留吗,修道士?”

“那是一种可爱的玩意儿。利马有另外几种差不多的；不过它们色彩缤纷，宛若彩虹，并且个儿大。它们靠一根发

条自动旋转。可是并不那么奇异；我说它们有点傻，要是我们把它们跟阿班卡伊的小陀螺相比的话，尽管它们五彩斑斓,声音唱得更加响亮。”

“利马是用什么做的？”

“彩色马口铁。”

“这我毫无概念！那么不单是阿班卡伊才有了？”

“只有阿班卡伊才有。利马的陀螺你不见得会喜欢。”

我正在生怕跟住读生照面，可是门上敲了起来。

“是安特罗小伙子,修道士,”看门的说。

我和修道士走了出来。

“快开门,”他吩咐。

安特罗直奔进来，在楼梯脚下和我们相逢。

“文古,兄弟!”他叫起来。“文古和拉伊卡①，一辈子也没见过吧!”

他拿出一个深灰色的金光熠熠的嗡嗡叫依留来。

“米格尔修道士，这是我平生做的最好的一个。我几乎赶做了一整夜。我让它转啦？”

“在石头上吗,孩子？”

“男巫能够在一根针尖上舞蹈。您瞧瞧这尖儿。”

他用绳子把它缠好。绳子也是黄黑两色的。

“不会跳舞的！”修道士说。“不会跳舞的!”

安特罗把它高高抛起。陀螺旋转着落下，降在地上一

①克丘亚语：男巫。

块滴溜滚圆的石头上，尖声地歌唱起来；嗡嗡声越来越响，象听者本身气质里迸发的鸣声一样，钻进了耳腔的深处。

“不会再杀一儆百了！不会再杀一儆百了！堂娜费利巴万岁！”我呐喊着。在我欢呼的时候，嗡嗡叫依留则正在地上滴溜溜地旋转。

“淘气的孩子！你把它变成什么啦！”修道士嚷。“看来这玩意儿把我都迷住了。”

安特罗一笑都不笑；他弯着腰，眼睛盯着嗡嗡叫依留。

“它正在河上飞翔呢，”他说。“已经到啦，到达帕查查卡河折向山岭的那个弯曲处了！”

嗡嗡的音调微弱下来。我们三人都弯下身子。小陀螺上的斑点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它的鸣声宛如一只慢慢地飞着的马蝇的营营声。

“如今它成了鳏夫。可你还没有断气呢！我双手给你送终吧！”

他把它拾起。浅红色的圆球在安特罗手指之间转动了几下。

“修道士，这嗡嗡叫依留平日玩不得。它是个‘邪物，，”他说。“该把它收起来！埃内斯托只能独个儿玩。万一给住读生瞧见，他们会把它抢走的，要不就会用双脚或是石块把它砸个稀巴烂。文古和拉伊卡！”

“我想瞧瞧你是否能掌握它！”他说罢，把陀螺递给我。

“能，我熟悉拉伊卡！我见过圣乔治怎么捕捉塔兰图拉毒蛛的。”

我用绳子把陀螺缠好,向它致敬,为它祈祷。幸而场上依然没有别人。

我把嗡嗡叫依留向上抛去,认为它会斜着飞出去,要一头撞在围墙上了！绳子象手里的一条蛇那样滑落下来。可是圆球却停留在空中，轴杆竖直，徐徐地降落，坠入乱石中间,开始刮擦起来。

“升起来,文古！”安特罗喊。

陀螺把轴杆斜靠在一块最巨大的石头的平面上，只占一毫米的地方；它左右摇摆着，旋转着，靠固定住的针尖静止下来。石头是浑圆的，轴杆没有在上面轻轻磨擦。

“现在别上山,升起来,”安特罗叫道。“直飞太阳!文古前面是瀑布。瀑布升起来吧！”

嗡嗡叫依留停住了,犹如石头上的一朵蓓蕾,石块上的一只活动蘑菇。它还变了音调。

“你们听见吗?”安特罗说。“飞上天吧,飞上天吧!去和太阳混成一体吧……！歌唱吧，木棉树！歌唱吧，木棉树!”他叫喊。

按照帕查查卡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的说法，木棉树的花朵在太阳里比在大地上更加烂漫竞放。嗡嗡声的音调开始细弱下来；安特罗就把陀螺捡起。

“如今您有啥要说的,修道士?”安特罗问他。

“我说你是个小淘气,要不是个小淘气,你怎么会做出这个会变音的玩具的?”

“不,修道士,不是我,是材料呀。”

“好罢。我去拿球网让住读生娱乐一番。你们跟我来。”

米格尔修道士离去的时候，安特罗目不转睛地瞧着我。

“这是天使和男巫的混合物，”他对我说。“拉伊卡的特征是热情，文古是外形，都是神，不过萨尔维尼亚亦在其中。我是一面安轴杆，烧灼嗡嗡叫依留的孔眼，一面唱着她的名字的。”

“我说话算数！”他又嚷道，当他觉得我也许会提出要求的时候。“这是你的，兄弟。收起来吧！我们教它在原野上或者河里的某块巨石上放声哭泣吧。它会唱得更加美丽动听的。”

我把它揣进了口袋。唯恐在那里，在石铺地上，轴杆会撞上墙壁而折断。我用手指轻轻触摸着它。真的是个文古，虽然畸形，但是仍然滴溜圆，也是个拉伊卡，男巫，因为在分散的斑点上呈淡红色。所以，它会变音变色，好象用流水制成，用橙木做的轴杆。

“要是我抽它，把它的歌声朝查尔乌安卡吹去，能传得到我父亲的耳朵里吗？”我问“马卡斯卡”。

“传得到，兄弟！对于它不存在距离的问题。从前它还登上过太阳。木棉树在太阳里花朵怒放，纯粹是胡说。那是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太阳是一个炽热的天体，不是吗？怎么会有花？可是歌声既烧不焦，也冻不僵。一个绕上绳子的橙木轴杆的拉伊卡文古！首先你要在它的一个孔眼里

对它倾诉，把你的口信托付给它，指点它上大路的方向，然后,趁它舒展歌喉的时候,朝着你想往的方向,徐徐吹去,不断地把你的口信托付给它。于是，嗡嗡叫依留就会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你的人的耳边高歌。现在，你这就试试看！”

“我得自己来抽?我自己?”

“是的。由一个一心想捎口信的人来抽。”

“就在这儿,石铺地上?”

“难道你没见过吗?别骗它,别教它灰心丧气。”

我比以往更加小心翼翼地把它缠好，并且瞧了瞧安特罗。

“跟它悄声地说几句,”他嘱咐我。

我把嘴唇凑在它的一个孔眼上。

“请禀告父亲,我正在出色地反抗着,”我说,“即使我心里直跳，我也在反抗。把你的歌声吹到他的脑门上去。为他的心灵唱支歌吧。”

我紧抽绳子。

“逆帕查查卡河而上,逆流而上!”我嚷。

嗡嗡叫依留响彻云霄,落在廊下木台阶的踏级上,在枯木纤维上弹跳了几下，然后在踏板光亮的木纹上停下旋转。

“吹!稍微吹一下!”安特罗喊。

我顺着大河上游的方向，朝查尔乌安卡吹去。

它婉转地吟唱。

“让它自己停住,”马卡斯卡”对我说。

拉伊卡在摇摇晃晃,声音逐渐软弱无力头部在梯级底

下轻轻碰撞着，躲在阴影里。

“但愿亲爱的神甫校长现在就来!”我对安特罗说“他揍了我！他推了我！他使帕蒂班巴佃农们的心成了桑古[1]。但愿他现在就来！父亲和我在一起呢。你说什么，‘马卡斯卡’?”

“我们到操场上去。在操场中央把文古抛出去！”他高声说。“我们两人保护着它，以防耶拉斯，‘阿纽科，，巴列……”

“不!你说过,得私底下玩。”

“也罢，那么告诉我昨夜你怎么啦。帕蒂班巴的佃农们又怎么啦？神甫为什么打你一顿？他真的揍你了吗？”

“你讲讲你是否在萨尔维尼亚家旁边巡逻过……”

我们正说着话，一辆汽车在校门口戛然停下。我们互相望望。安特罗正待说话，米格尔修道士的嗓音把我们吓得心头直跳。他在操场里嘶叫：

“跪下,这些畜生！跪下!”

我们奔过穿堂，一跃跳上操场的土墩。耶拉斯跪在球网下，鼻子打破了，血流如注，从嘴角涔涔流到胸前。我们赶到的时候“阿纽科”也跪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庞。因为他依旧穿着短裤衩，就连赤裸的双脚也显得煞白煞白的，脖子上一条条青筋暴出着直跳；由于心惊胆颤，脑门上布满皱纹。巴列以近乎挑战的神情瞅着修道士；罗梅罗挨着他，拳

[1] 在沸水中煮的麦片。

头捏得嘎嘎响。

“我踢一脚把他踢起来,修道士?”罗梅罗说。“我来踢他走?”

“膝行前进!”修道士冲着他嚷,一脚把他蹬向前。

他就象踢一个石子一般踢着他。我们满以为人人都匍伏着。巴列使了个眼色。因为修道士面如死灰;鹰勾鼻子张开的鼻腔,有如寒冷贫瘠高地上冲向鸟儿剪影的野牝牛的鼻腔般吞吸着空气;他两眼往上翻得只剩了一星儿白,恐怖万状,我觉得连尘土都有同感。

耶拉斯双膝跪着匍匐而行,“阿纽科”跟在后面,泣不成声。

“直至小教堂!”修道士说。

我们住读生紧随在后;安特罗和我慢慢地绕场而行,走到同学们聚集的地方。“假头发”和小帕拉西奥斯正在墙脚下观望。

“他怎么跨得下土墩的台阶?准会得翻滚下来!他可以利用地势溜之大吉,”我心里想。当时,耶拉斯正在膝行前进,在砾石上扯破了皮。巴列也追随在我们后面。乔卡开始哭了起来,停住脚步。

这时候,我们看见了神甫校长。他正要穿过院子朝楼梯走去。他一眼瞧见了喧嚣的人群,惊奇地望着我们。

“救人啊,神甫!”“阿纽科”尖叫。“救人啊,亲爱的神甫!”

校长走过来。他本想奔跑,可却抑制住了。我看得清楚。

他走得很急忙。

“别起来!”修道士命令。

可是“阿纽科”撒开腿就跑，扑到神甫身上，把他抱住。

“黑人,神甫,不要脸的黑人!”他气忿地叫起来。

我们朝前走，几乎列着队去见神甫。安特罗待在后面，退到厕所门口。修道士神色泰然，待在耶拉斯身旁，不准他挺身站立起来。校长走不太快，因为“阿纽科”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

“黑人!黑人!”他满脸是泪水,惶惑地重复说。神甫捂住他的嘴巴，把他摔脱掉。

校长到了我们面前。耶拉斯流了大量的血，活象被斩了首级似的，衬衣都湿透了，血从腰里滴出，并且继续从鼻子里往外直冒，峡谷里强烈的阳光使赤红的鲜血撩人眼目。

“怎么回事?”校长瞧着修道士,大声地说。

我们，安特罗和我，也真想问这个问题。

“他欺凌我,尊敬的神甫,”修道士回答着。“无端地,几乎是无端地,凌辱我。他当胸猛推我一下,把我打翻在地。于是我憋不住，为了上帝，借上帝之手，惩罚了他。”

“借谁的手?借谁的手?您说的是?”神甫问。

“我惩罚他，因为他侮辱我！我穿着上帝的法衣。”

“起来,耶拉斯,来,”神甫命令。“我们上小教堂去。您,回您的小屋,等着我。”

耶拉斯费力地直起身子；他昂起头来的时候，我们同学都听见他用沉重的低声说：

“ 该死的黑人 !”

他悄声地说出了这句惊叹的话。

校长早已背朝着我们。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听到耶拉斯的话没有。修道士合拢双手，在耶拉斯之后下了土墩。我们都没有跟上。仅只“ 阿纽科 ” 挨着神甫走着。他似乎两腿弯曲，疲惫不堪，踉踉跄跄。住读生们说话了。

“ 那个坎拉从此完蛋了 ,’罗梅罗说。

“ 是个该死的混帐东西 !’乔卡说。

“ 他推了修道士一下 !’小帕拉西奥斯嚷道“ 把他推倒在地 ,好兄弟 因为他撞了他一下 ,一把抓住了他的肩膀 ,并对他说 :‘ 黑人 ,臭狗屎黑人 !’ 修道士 ,我不知道他怎么的，竟骨碌地爬了起来，对准他就是一拳，鲜血从他脸上直冒。要出事了！要出什么事了！也许灰末将如霏霏的雨那样下降！可能严霜将把小树冻死！天公将报此仇，好兄弟们！ ”

帕拉西奥斯把罗梅罗紧紧抱住，然后开始不胜惆怅地抽泣起来。

“ 我以为太阳将要熄灭了 啊 ,天哪 !”

罗梅罗把他抱起，高举齐胸，一同回到宿舍。

“ 可是修道士也太过分了。黑人终究是黑人， ” 巴列提高嗓门说。

“ 而你则是干粪堆上的一只老母鸡；这也是货真价实的 ,” 奇普罗 ’伊斯莫德斯对他高声嚷道。

“什么?”巴列喊,有点怀疑不解。

“一只黄脚老母鸡!”

他走近他的身边。

“我不打架，从来不。我不屈居人下，”巴列轻鄙地说。

“不见得吧？拿证据来！老母鸡就是踩在脚下的。它不打架。”

“奇普罗”纵声大笑。我们个个面面相觑。连“假头发”都走近过去，故意仔细地端详巴列。安特罗不敢离开。

“这些脓包!”巴列说着,走下土墩,加快了步子。

“一看见鲜血竟然这个模样,好兄弟们,”“奇普罗”对我们大伙儿说。“把一些人，把登徒子们，把这些凯查吓得屁滚尿流。而另一些人，则使我们反而乐于保护某个人。决不能淡漠置之。唉哟，修道士！米格尔修道士！谁说他不是个好心肠的人；他不满腔地温柔？是哪个狗崽子说的？”

“只是某个该死的人，该咒诅的人!”我对他说,把他紧紧搂住。

“谁说耶拉斯不是个嫖客、混蛋、该死的东西！巴列呢？他待在那里，等着某只公鸡啄他的脑袋呢！”

“上小教堂去!”神甫校长大声呼唤。

安特罗留在院子里，藏身在薄木板墙后面。住读生蜂拥狂奔而去。

“上小教堂去!”神甫呼喊。

罗梅罗陪同帕拉西奥斯从宿舍下楼来。巴列在廊下出

现。他走进一间教室一忽儿。他脸色惨白，下楼到了石板院子里，象梦游者似地朝前走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他径直走到小教堂门口，脚步很不协调。“他出事了，出事了！”我暗暗地想。

我们进了教堂。耶拉斯不在。神甫走到祭坛前，在我们面前停住，看了我们一阵子，逐一地打量着我们。我觉得他脸上的神色使我很平静，毫不惊慌。我们特意互相望了望；不只是耶拉斯的事需要在我们之中，在他和我之间，好好地想一想，而且早晨的往事，佃农们的热泪，我不晓得他是否还记得，还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宛如突然这么照射到庄园甘蔗地里的太阳。神甫安详地瞧着我。

“我的孩子们！亲爱的孩子们！”他说。“谁亲眼目睹有人犯了弥天罪愆，也得求上帝的宽恕；滔天大罪抛散污迹；我们目击者人人都得双膝下跪，祷告，以便使污点的痕迹不再存在，一点儿也没有存留在罪人的内心深处，也一点儿不余留在不幸的见证人的思绪里……”

神甫这次用另一种方式讲话，不象在庄园的讲台上，面对着帕蒂班巴佃农们咯吱咯吱踩着的泥泞院子所采用的。多半这是一转念，是我个人的预感而已。他对印第安人讲的克丘亚语真教我恶心。“他有几个灵魂？”在小教堂里听讲时我心中暗暗自问。“他并不想教我们哭得泪如雨下，不希望我们的心含垢忍辱，陷入场院上的泥淖，那里蔗渣的蛆虫在蠕动……他启发我们，勉励我们，直至我们和他的灵魂脉脉相通……”

“好孩子们……！我们的上帝，每天清晨，以它的仁慈赐福于你们；天使守护着每个人……不过我们仍然是自由的；是尘世的善与恶。但是没有比上帝贡献给我们而植在人体之内的心脏更无限的了……你们将见到证据……！”

接着，在早晨的那个时辰，我们把晚祷从头至尾念了一通。可是我发现巴列没有做祷告。他照例坐在对面一排，离我有两席之地。他的脚在长凳的横杆上交叉变换着姿势，头托在手掌里，时不时以不耐烦的动作摇晃着它。而“阿纽科”则在祭坛下的石头台阶上大声祈祷。

神甫为我们祝福，让我们离开。“阿纽科”和他留下。

巴列最后一个走出来。住读生大多数还呆在典礼操场上，不言不语。我走上土墩寻找安特罗。他早已不在。只见“奇普罗”和乔卡进入穿堂，他们结伴而来。神甫和“阿纽科”穿过院子，开始拾级而登。“奇普罗”和乔卡来到土墩前面。潘帕奇里人也独自到了操场。巴列急步继他而来，不看我们一眼，迳直走到临街围墙的一头。

“伊斯莫德斯！”他呼唤。“来，伊斯莫德斯！”

“奇普罗”慢步走去。我抢先走到巴列的身边。

“你是不会公然反抗神甫的，”我对他说。

他闭口不答。

“有什么事？你想干吗？”“奇普罗”问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孩提时代熟识的麻子，个个都皮肤浅黑，表情不可揣测，总是动不动就火冒三丈，精力旺盛，一双小眼睛，就象伊斯莫德斯那样。他们的脸带点严峻的

表情，所以他们的眼神总是炯炯有光。

巴列身材比较高大，站在伊斯莫德斯旁边，给人以小主人站在雇工或者仆人面前的印象。“奇普罗”穿一件齐腰的腌臜衬衫；我觉得他的衬衣件件都奇短，老是要用双手把它们塞到裤子里去，弄得满是污迹。在回答巴列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姿势。

“这时候院子里人迹稀少。我接受你的挑战和你下流粗鲁的侮辱，”巴列对他说。

“这时候 好教神甫把我撵走 好教他把我看成是个反基督的人。登徒子，登徒子！”“奇普罗”大声嚷叫。

巴列一把揪住他的上衣，抿紧薄薄的双唇，脸色灰白。

“窝囊废！”他大吼一声，眼睛瞪着他，而“奇普罗”仍然声色不动。

巴列用脑袋顶撞他，同时以膝盖冲击他的肚子。后来就松了手。

“刁钻促狭的凯查！”伊斯莫德斯嚷了起来。“别揍脸！不能教神甫瞧见！”

他出其不意地弯下身子，一把抓住巴列的胯间。

“瞧吧，登徒子！”他说着，差点笑了。“对，他有；兄弟们，对，他有！”

巴列不吱声地靠向“奇普罗”身上。“奇普罗”躲开身子，让他倒到地上，他赶忙直起腰来，开口问我们：

“我鼻子肿了吗 我青一块紫一块了吧？”

他额角边缘下面隆起一个小肿块。乔卡开始用一个钱

币重重地压它。

潘帕奇里人把巴列扶起，拍去他衣衫上的尘土，同时用一只手支撑住他。巴列脸色愈加苍白，嘴唇连连抽动。我走近他。

“你天不怕地不怕,”我对他说,“胆大包天。你难道不知道‘奇普罗’都是外地人,惹不起的吗?”

“那些印第安人!”他说,“或者大不了是印第安人的后裔而已。”

我没答话。我们和潘帕奇里人把他直送到下厕所的台阶上，那儿阴凉些。他在那里坐下，精神疲惫。潘帕奇里人瞧着他，心中十分酸楚，无法理解他。

一些衰草从围住厕所的木板缝中露出它们的茎叶。我知道,在另一侧,近墙的地方,有一朵黄橙橙的花,浴着从屋顶射进来的阳光。那是个冷僻的地方，同学们踩不到它。我一心惦着它那有短茸毛的小花片——克丘亚语管它叫阿亚克便鞋（尸体的便鞋）——因为在这个筋疲力竭的巴列面前，以及热烈地回忆那天和昨夜的往事的时候，我不可能陷入其他纷乱的思想狂潮之中。阿亚克便鞋在围着种上庄稼的小径的潮湿墙壁上，在大路两侧的院墙上，灿烂地盛开着花朵,在空中摇曳。瓦依龙科,黑色的大马蝇,寻找着它,重甸甸地落在它初放的花冠上，然后又飞起来，翅膀上、肚子上，都沾满了黄色的花粉。

翌日,星期一,走读生没有来上学。我们得知商业区的

大街上都是冷冷清清，商店没有开市。

住读生象星期日下午那样分散地度过了这一天。安特罗没有回校。龙迪内尔呆在他母亲家里。住读生都在阅读，要么就书写。巴列在他教室里消磨时间，好象在读书。罗梅罗和小帕拉西奥斯疲乏地信步走着。潘帕奇里人不时走近巴列的教室门口，但并不朝里张望。“奇普罗”和乔卡说长道短，要么其中的一个发出了琅琅的读书声。他们是同班同学。

“蔓藤般的巴列完蛋了，”早上我从坐着人的台阶附近经过的时候，乔卡对我说。“勇敢的人！”

“不，”我对他说。“昨天在沉思默想之后，他也恢复了精力。”

“走你的路去，”“奇普罗”对我说。

我摩挲着我的嗡嗡叫依留，可是却不敢把它当众拿出来。“奇普罗”对我说那话时，并没有动火。“我要不要告诉他们两人我有了个文古拉伊卡？”我心中琢磨。我信任他们两人；可是我想起了安特罗的告诫：“这是拉伊卡，一个邪物；萨尔维尼亚也在它的灵魂里。在烧灼它的孔眼的时候，我曾经念着她的名字……！”我不能冒这个风险。“奇普罗”是安达瓦伊拉斯人，混血种人的儿子；多半他会讨厌拉伊卡的；说不定他会大感快慰，用脚把一个嗡嗡叫依留文古，一个恶棍，踩得粉碎，不管它的歌声怎么样美妙动听。

晌午，罗梅罗决意吹奏他的木笛。他的高大柔软的身体打着音乐的节拍。他弯下身子，开始吹起他喜爱的狂欢

节入场曲最初的几段节奏：“阿普里马克 · 马尤……”就象一个真正的木笛大师，乐器深深地纳入嘴里，用双唇从丹田里一次次吹出缓慢的节拍，然后，使劲吹了起来，形成激越的旋律……

罗梅罗素来不在白日吹奏。所以开始时并不起劲，后来才精神抖擞起来。大概他预感到这个院子里需要有音乐的纯洁性。耶拉斯没有露面,米格尔修道士亦然;“阿纽科”还禁闭在奥古斯托老神甫的屋子里。校长主持了星期日的午餐和正餐；我们知道早晨那时刻，他上街了。于是同学们相继在廊下出现。他们没有立即走近在水池旁吹奏的罗梅罗。我第一个走上前去,其次是潘帕奇里人“奇普罗”和乔卡“假头发”,萨图尼诺“小鬼”比列加斯。

“不要改变曲调,”我恳求他。

他用脚打着拍子吹奏赋格曲作为结束。罗梅罗随着节拍弯下身子或是昂起头来。最后节奏愈加狂野激烈。他抬起脸，似乎被乐声飘到那林立的冰峰，它在那里将被山风吹散；而我们却觉得通过音乐，世界又一次幸福地向我们接近。可是当我们已经在罗梅罗身旁围成一圈的时候，忽然听到“阿纽科”的声音，好似从峡谷彼岸传来的一样：

“安静,亲爱的罗梅罗,罗梅罗好兄弟,别吹啦!”

他在上面走廊的栏杆边颤声哭泣。他脸色憔悴，煞白煞白,眼窝深陷。

罗梅罗停止吹奏。

“这些日子,阿班卡伊怎么啦?”我几乎提高嗓门,激动

得不知所措地说，一面紧握口袋底里的嗡嗡叫依留。

“阿纽科”消失了，他回进奥古斯托神甫的屋子。

我们纷纷散去，这时候看门人穿过门廊进入院子，向着我们奔来,一路说：

“军队已经下山了，听说他们已经绕过索克利亚卡萨山谷！奇却酒铺女人们都躲藏起来了。宪兵已开走，已经夺回了枪枝。堂娜费利巴的几枝除外；她留下了两支毛瑟枪。据说军队一到，就要把她的奇却酒铺的大门推倒。瓦努帕塔全区的老百姓正在逃亡。人们从奇却酒铺里逃出来，四散走开。又说，来了一位在乌安塔住过，在万神殿抽签叫印第安人当兵的上校。男人们都远走他乡了。他们在瓦努帕塔浑身直打哆嗦……宪兵们也吓得屁滚尿流……上校可能要把他们枪毙，因为他们向奇却酒铺女人投降过……有些人,还听说,正飞奔下山,到帕查查卡河藏身……基督徒呀，阿班卡伊已经灾祸临头……！因此，他们可以干掉任何人……”

“那你又为什么那么害怕？”罗梅罗问他。

“人们都在逃跑。军队即将开来！据说这一次他们要进逼瓦努帕塔。不用开一枪，它就将被付之一炬。这么多的玉米秆屋顶，马上就烧起来。因此现在你们走吧，逃命吧；大门就在那里！”

他伸直胳膊给我们指点门廊，接着又说：

“哈哈利亚！我见过打乱枪。在枪声砰砰中，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瞄准目标；流弹在头顶上飞过，打在窗槛上，柱

子上，塔楼上。在乌安塔，子弹甚至落到甘蔗田里，据说，甘蔗就熊熊焚烧起来。入夜，把深谷照得通明。就这样，在万神殿抽签叫印第安人去当兵。”

“畜生，那是一九一〇年的事！”罗梅罗对他嚷。

可是已经惹了祸。看门人在院子里把团团围住他的我们这些住读生煽起了极坏的情绪。我们大家面面相觑。“假头发”骨碌碌转动着眼珠，象在寻人，要么就是找藏身之处。

“目前他们还不至于杀人！可能在对混血女人们哼曲子呢，”“小鬼”比列加斯说，可是他的声音已变得嘶哑。

看门人听到有人在拉开门廊的小门，就朝厨房奔去。我们看见神甫校长进了门。他嘴边浮起笑容，轻快地走着，拍拍手进入院子。

“上饭厅去！”他说。“为什么没有叫唤你们？时间早过了。”

“亲爱的神甫，听说军队将从瓦努帕塔开进阿班卡伊，把奇却酒铺女人统统枪毙掉？”“假头发”问，敢于讲话了。

“哪个愚蠢的罪人说这番话的？军队是来重建秩序的。商人们正要开门营业啦。”

“瓦努帕塔情况又怎样？”我问他。

“混血女人都逃走了。尤其是那些负责的女人。别的没什么。我们走吧，上饭厅去！”

他没法让住读生表示喜悦的心情。我们静悄悄地吃饭。巴列竟敢瞪眼瞧起“奇普罗”来。他只有一个人。目睹

他失败的人都秘而不宣。多半他害臊了。以后，或许“奇普罗”会讲起这个故事，笑得如同小山羊一般。现在他却迷惘到万分，对巴列并不报以嘲讽的眼光，而是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而巴列却依旧在端详他。他别无其他牵挂。接着他瞧起乔卡、我和潘帕奇里人来。他细细地瞧着我们。奋力恢复他大方高雅的风度。在院子里被那样击倒之后，他能把这种风度保持下去吗？可是我们已经听到看门人的谈话；这个人差点儿被凶信，被在大街上得到的预感弄得六神无主。我们听见也看见伏在二层楼栏杆上苦苦哀求的“阿纽科”；我们知道耶拉斯仰面躺在神甫校长的客厅里，嘴巴和鼻子上贴着一张草药膏；还有修道士始终没有出过他的屋子。巴列对此全不在意。他们会不会讲起“奇普罗”……？

对于全体住读生和阿班卡伊，某种大难已经临头；也许应了一个古老的预言，它说的是：二十年前在天空出现的彗星的暗淡而邪恶的光芒的最后几块纱幕，将轻轻地撒在占有整个市镇的帕蒂班巴庄园狭小的空地上。“蓝色的光线，在空中撒开，非常接近地面，宛若黎明时候的薄雾，那么半透明的。”老年人说。可能那光线的危害性到后来才开始明显起来。“阿班卡伊，人们常常说，已经灾祸临头。’看门人捏紧拳头嚷叫。“他们会干掉任何人的……”

然而，神甫校长对那些预兆看来毫不介意，照样神情和蔼地瞧着我们；我甚至怀疑他，他见到我们心绪不宁和忧心如焚，还引以为乐。

军队要在下午五点钟到达。三点钟，学校里的钟鸣响。

住读生走出教室和回廊，有一些从操场上走来。众神甫从他们的斗室里下楼。校长在他办公室的门口站着，高声下令：

“列队 象去做弥撒那样。”

我们按身材高矮,面向校长室,排成一行。“阿纽科 ”目不旁视,站到小帕拉西奥斯和‘小鬼 ’之间他的位置上。

五位神甫在廊下，在院子的台阶前组成另一短行。

然后，米格尔修道士光着头走来。他徐缓地跨下一级一级的木台阶，似乎十分惶恐。他头发显得格外卷曲，打着上千个小结。脸色呈死灰色，可是走路时却高傲地昂起了头,虽则双目下垂,感到羞愧。

我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在院子里的脚步，在我们惴惴不安的心底激起了回声。我一心想察看巴列的神情怎么样；这时候，脸色又怎么样。他不望修道士一眼，或许他看见了他下台阶，不过没有把脸转向他，而是以冷漠的眼光望着校长。

校长向我们的行列走过来。修道士在离廊下众神甫一些距离的地方停住脚步。

“下来吧,耶拉斯！”神甫叫喊。

我们看见耶拉斯从校长客厅的门口走出来，出现在对面通向门廊的拱形圆顶上的走廊里。他的嘴巴依旧呈青黑

色，蹒跚似地停住脚步。

“下来！”神甫命令他。

他打定了主意，飞快地冲下楼梯口，跨着大步两级两级地下了楼梯，径直朝修道士走去。快到他身边时，蓦地停住，打量着他。我们看见他睁大眼睛端详了他一阵子，瞧见他光着头。

“修道士，宽恕我吧！我当着同学们的面，求你原谅……”他说。

他想再说点什么，作点什么。他弯下腰，开始鞠躬。修道士已经举起双手。

“不！”耶拉斯一声嘶叫。“不！他是黑人，亲爱的神甫！他是黑人！阿塔陶亚[①]！”

他纵身一跃，跳到石板院子里，火速地穿过院子，进入拱形圆顶的荫影里；我们听见他推开门廊的一扇大门，立即从外面把它关上，猛烈地撞了一下。

校长并不感到十分不安。他目光炯炯地盯着在队伍中扭动的“阿纽科”。

“你！”他对他说。“你，那该死的坏蛋的朋友！”

“是的，神甫！”“阿纽科”大声说。“是的，亲爱的神甫！”

他朝廊下走去，步履轻捷，没有奔跑。他拾级而登，跪倒在修道士面前，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哀哀地哭泣。他捧住修道士的双手亲吻。接着小帕拉西奥斯也仿效着他，连

①克丘亚语：表示厌恶的感叹声。

奔带跑地在我们面前经过。没有人挡住他。他匍匐在修道士脚下，开始用嘴唇吻他的法衣的衣角。

“对不起,请原谅!”他哀声地说“明月也要呜咽,骄阳将要洒下灰来!原谅我吧,亲爱的修道士!轻声原谅吧,亲爱的修道士!”

修道士一把把他拉起，搂在怀里，亲了亲他的脸和眼睛“阿纽科”快乐得双脚蹦跳。

“我宽恕你们,我也请求原谅,”修道士说。

他对着‘阿纽科’深深地欠身,近乎恭敬地亲了一下他的脸颊。

“我恳求你,神甫,让我上小教堂去,”他说。

他两眼水汪汪,显得眼白特别大,也熠熠发亮。那色泽被他黝黑的皮肤衬托得那么明亮，以至充满着他的眼睛，一双真挚的眼睛，使他的目光好不温柔。一股象是从太阳或者地面射来的热浪，使我热血沸腾，生命充满着快乐。小帕拉西奥斯和“阿纽科”在那可怖的峡谷下，在这么多令人沮丧的预兆中，跟米格尔修道士一起跳着舞。“从此不会死人了!”我独自思忖“田野上将飘下一阵新鲜的雨水。军队也许骑着马吹起军号进城。”

“跟修道士去,”神甫表示同意。

“谁想去就一起去,”修道士说。

我们人人都去了。

“奇普罗”寻找巴列,两人互相望望。在他那张就象我们在山上惯常说的“沼地”那样的被那么多小疤弄得乱七八

糟紊乱不堪的麻脸上，“奇普罗”的一双眼睛闪耀着喜悦的神情。巴列不那么真挚地微笑着，而“奇普罗”却继续瞧着他，向他表达他欢欣的力量。他的脸好似木棉树的花朵；那么细小的眼睛，可是整个脸容，纵然严峻，却给眼睛的火焰照耀得容光焕发。“‘奇普罗’是个狡猾的人！”我边走边说。“是个狡猾的人！人们的眼睛里，没有那种炯炯的闪光。也许是一条鲭鱼，在烈日下游过一泓清水时的闪光。面对这种欢乐，谁不想高声大笑，谁不想狂热舞蹈？连巴列，骄气横溢的‘大’绅士……”

他，“奇普罗”和堂璜，这位住读生中穿着花哨的公子哥儿，嘻嘻地走进小教堂。不过巴列显然是有节制地微笑着。“奇普罗”想必觉察到他的对头的滑稽的表情；他瞧我跟瞧巴列就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还使眼色。

修道士已经站在祭坛上，他不知道要跟我们说些什么，把我们逐一地瞧了一眼，露出了一丝微笑。最好还是到院子里去，让我们在那里松散松散，要不就放我们上街。

“他总得以某种方式结束仪式，”我反复在想。等了半晌，修道士才开腔：

“在我的故乡圣胡安·德·马拉附近，”我记得他这样说，“有一座峭壁，意思是一些高插入云，被海水冲击着的高岩。在那峥岩顶上，发现过一尊圣母玛利亚和圣子的塑像。你们知道吗，孩子们？岩石是深褐色的，比我还深一些……去玩儿吧；我用谦卑的双手，以那个圣母玛利亚的名义向你们祝福，她会教你们把见到的罪孽抛到九霄云外。我只想

听听那哗哗落在她脚下的浪涛声，它将比我罪过的声音还要响。再见吧，孩子们……！到院子里去。我还要留下。”

我们走了出来。修道士是黑人，他怎么咬字这样准确？真的是黑人吗？

小帕拉西奥斯模仿一匹矫健的马儿，重重地拍打着大腿，狂奔而去。他打着回旋。“阿纽科”在小教堂门口犹疑了片刻。

我走近他。

“你瞧！”我对他说。

我向他出示微红色的文古。

“文古！”他不禁叫起来。

“是拉伊卡！”我回答。

“你让它转过吗？”他问。

“比坦卡依留还转得欢呢。好象整个地球都在旋转。安特罗说，它的歌声能一直飘到太阳哩。我们来抽它一下，‘阿纽科’！倘使有人想踩它，我们保护它吗？”

“谁想踩它？谁？”他说。

“那么，我们走吧！走，兄弟！记住，它是拉伊卡！”

我稍微拉了他一下，他撒开腿就跑。小帕拉西奥斯正在操场上腾跃不止。

我着手缠陀螺。几乎人人望我这边走过来。

“文古！”罗梅罗说，他细细观察了一番，嚷了起来：

“是拉伊卡，看在亲爱的上帝面上，拉伊卡！别抛它！”

小帕拉西奥斯也来瞧陀螺。

“谁说是拉伊卡？修道士给我们祝福的时候，你在教堂里就有了吧？”

“是的！”我回答他。

“那么，不再是个男巫了！眼下，它是神圣的！叫它转吧，外地人！”小帕拉西奥斯用足力气叫喊。

我心里痛苦。

“不再是拉伊卡了？”我问“阿纽科”。

他瞧着我，默默沉思。

“它总得有些什么。抛吧！”

我猛烈地把它抛出去。陀螺几乎直线地旋转着坠落。孔眼里放声歌唱起来，好似一只罕见的奇怪虫子在乌黑的孔眼里啸叫，刺痛着我们胸腔深处的某根神经。

“‘霹雳火’做的吧？”“奇普罗”叫起来。“准是！”

“送给我吧？”“阿纽科”愁闷不安地问我。“送给我吧？”

“你来转一下，‘阿纽科’，”我对他说。

他细心地把它绕好，一圈挨着一圈地缠着，用指甲推挤绳圈，把它们抽紧。在把陀螺抛出去之前，他一眼也不看我。

他熟练地让它舞蹈。嗡嗡叫依留在尘土上旋转，歌唱，仿佛我们在梦中听着似的。它戛然停住，似乎已经不动，觉察不出还在旋转。

“躺下吧！”潘帕奇里人说。

接着它扭动起来，轴杆擦着地面。

“拉伊卡，不是拉伊卡，拉伊卡，不是拉伊卡，拉伊卡，不

是拉伊卡……！不是拉伊卡！它是神圣的！”小帕拉西奥斯边嚷边拾起陀螺，正当它停止旋转，躺倒在松土地上的时候。

“它准有些什么，”罗梅罗断言。“它准有些什么！”

“给你了，‘阿纽科，，”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

“真的？”

“你会有什么样的嗡嗡叫依留呢，”我对他重复说，把小小的陀螺递给他。“在它的灵魂里，什么都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世界上长得最俊俏的少女；‘霹雳火’的威力，我的回忆；拉伊卡的一切；海岸边圣母玛利亚的赐福。所以它是文古！你去独个儿让它旋转吧。”

“你说的是什么？”

“待会儿会告诉你的。”

“让它再转一次吧，”巴列说。

他使我感到诧异。

“你要它转？”阿纽科’问他。

“是的，”他说。“珍贵的乐器。一个珍贵的乐器。”

九、砖石建筑

直到六点钟，我们还没有听到步枪的射击声，也没有听到急躁的马蹄声。我们聚集在典礼操场上，靠市街近些。没有听到军队开过去。到暮色苍茫时，才听到远处传来鼓掌欢迎的声音。

“他们已经慢慢地下山了。正一路走来，”罗梅罗说。

我们看不见军队的行进；只听得掌声越来越响。

“打死奇却酒铺女人们！”我们清楚地听到这声呼喊。紧接着又一声：

“堂娜费利巴是泼妇！”

这时候，电灯亮了；几点微红暗淡的灯光，只映出房子的憧憧阴影。

我们全体住读生都你挨我挤地集合在门廊外面。

可是没有听到爆竹声。

“上校万岁！”人们呼喊。

“光荣的军团！”

“对付这些混血女人，要用一个团？”巴利说。

“奇却酒铺女人们比男人，比丘八还要不得，”奇普罗回答。

“种族的神话！混血女人跟印第安人一样，只要用霰弹

射击她们,都能打死。”

巴列素来是这样谈话的，不知道他是否存心想冒犯他的听众,还是想得罪他所谈到的人,甚至谈到的事。

“你没听见看门人说吗?堂娜费利巴还没有缴枪。”

“两支毛瑟枪,”他说,“两支毛瑟枪就是进攻一个军团的重炮啊!”

钟声有节奏地鸣响。

“军团是由混血种人组成的,”罗梅罗高声嚷着,想叫人听见。

“又来了，种族的神话。任凭他们互相杀戮，直到世界的末日吧！我是个倒运的观众。”

“倒运？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一个混血种人就能把你身上的晦气一扫而光。”

“能，当然能。当我子孙的子孙的子孙……骑在他们身上玩儿的时候。”

“假使他们给你呵几下痒呢?”奇普罗`问他。

“我准得噗嗤地笑出声来。”

“哎哟,掉眼泪啦,泪珠儿!”“奇普罗`顽皮地嚷。

“枪声!”小帕拉西奥斯尖叫。

“他竟区别不出来，混血种人？这是向军队表示敬意放的爆竹。”

爆炸声从高处传来。

我们再也听不到呐喊声了。军队已经到达长官府，朝孔德班巴大街一侧的兵营进发，那里有一座老营房，深灰色

的，角上有雉堞和塔楼，是一幢空空洞洞的建筑。人们常说月夜能听到哨兵们报数的声音。宪兵在星期六把一些囚犯解到营房，叫他们在场院里除草；市政当局则管理周围的街道。兵营炫耀着它的门面、雉堞和女墙；它是全镇规模最宏大的建筑。里面空荡荡一无所有，使人心惊胆战。没有人弄脏它的墙脚，因为那里蟾蜍群集，再说又害怕宪兵。蟾蜍会突然抓住人们赤裸的皮肤。

钟声不断地敲响。我们听到一帮向校门走来的人的脚步声。

“枪声没有了！”小帕拉西奥斯快活地说。

“准是神甫来了，”罗梅罗提醒。

我们回进院子。

神甫推开门，火速地冲着我们住读生伫立的地方走来。

“一切平安无事，孩子们。上校如今是县长。明天就上课。别理睬混血种人的预言。他们吓得魂不附体了，”他边走过来边说。

“他们不枪毙人了？”假头发”问。

“又是你？上教室去，统统都去！”他命令。

在那时候，我不敢向他打听堂娜费利巴和耶拉斯。住读生都回进教室。神甫开始上楼走进他的屋子。我在楼梯脚下赶上他，隐身在一根柱子后面廊下的浓重黑暗中。

“亲爱的神甫！”我对他说，“堂娜费利巴怎么样？”

“今晚上抓她，”他凶暴地回答我。

“她有枪，神甫。”

“就是为这个。万一她反抗，就把她杀死。”

“她一定会反抗的，神甫啊！”

“上帝不希望这样。要打穿她的胸膛。她有罪。”

“可是她也能开枪。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也许能把枪取回来！”

“你？为什么？”

他更挨近我。在那暗淡的灯光下，他的眼睛和脸孔突出而醒目，还有他的颧骨和白发。

“为什么，你？”

他显得分外高大。他的白色法衣闪耀着光辉，似乎反映着使他茫然不解的那种万分急躁的情绪。他的胸脯疲乏不堪地几乎压在我的眼睛上。

“我，神甫，和她相识……我有办法向她索取那些武器……我可以对她说……”

“什么，孩子？你曾经象狗那样地尾随过她。来，上去！”

他轻捷地拾级而上。院子里已经没有人影。

“我可以和米格尔修道士一起去！”我在二层楼廊下向他走过去，提高嗓门对他说。

“你知道吗？倘使你父亲还在查尔乌安卡，我明天就打发你去，可是现在他已经到离此一百里格的科拉科拉去了。”

“我能行！”我对他说。“我能行，亲爱的神甫！一百里格！我善于攀峰越岭。派我去吧，神甫。派我去吧！在我，一百里格算得了什么？快活极了！”

“眼下我知道，老天在上，你需要我的保护。然而，你又为什么要跟那些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走呢？他们不会碰费利巴一根毫毛的。不会碰她一根毫毛的！我去，我将通知她,孩子,把枪交出来。”

“我和米格尔修道士一起去!”我更走近他,对他说。

他带我进了会客室。那是很象老爷子房间的那一间。一块红地毯差不多把整个地板都覆盖住了。一架钢琴，铺着花毯子的高大家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猛然感到自己卑贱而低微。两面镀金框架的大镜子在墙上耀眼闪亮；它们深邃的青光时时刻刻吸引着我，好象从里面能遥望天涯海角。在库斯科神庙里柱子高处够不到的地方，也挂着好多面镜子。

神甫抚爱着我的脑袋，叫我在一张绸面子的扶手椅上坐下。

“你父亲虽然远行，但不要紧；你是在我的身边，”他说。

“父亲为什么不通知我他到科拉科拉去了呢？这样我就能熟悉另一个市镇了。我也要去。你会保护堂娜费利巴吗?”我问他。

“不，孩子。我刚才告诉你说她有罪。我将通知她逃命……以某种方式为她说情。”

“那么我立即动身。你放我走吧。我将逐镇一路打听，直至到达父亲所在的地方。我突然在他面前出现的时候，他将象天使一般地哭泣!那市镇是不是离帕查查卡河很远？

远得很吗,是不是在它水流对面的远处 ?”

“ 远得很。”

“ 那末文古嘹亮的歌声迷了路 !”我不禁叫起来。“ 而且现在它已不管用！修道士曾经为它祝福过了。 ”

神甫不转眼珠地望着我。

“ 你决意不服从你的父亲和我了？他一心希望你读书。你在说什么？ ”

“ 可是您,没对我说要派我去 ?”

“ 眼下没有 ,孩子。看来你是在胡言乱语。你留下 ,会成为上帝的一个好儿子的。我发誓。 ”

他丢下我一个人,径自进了房间,取来一杯水。

“ 喝吧 , ”他对我说。

一杯黄橙橙的液体。

“ 我也喝了。”

“ 我留下 ,神甫 , ”我对他说。“ 对 ,他在查尔乌安卡灾星临头了。他托咐您告诉我的吧。 ”

“ 他已经从科拉科拉捎来了钱。你可以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 那您让我和安特罗一起出去吗,亲爱的神甫 ?”

我抓住他一只手。

“ 和安特罗 ,神甫 ?”

“ 为什么不可以 ,孩子 ,我准你假 ,星期六下午 ,还将给你一笔钱。”

我大胆地站在地毯上。

“我们走吧，”神甫对我说。

他用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我开始闻到他经常洒在头发上的香水味。我们走了出来。从上面的廊子，可以瞧见腾空飞起的两个爆竹，发出炸裂的声响。

“打死奇却酒铺的女人们！打死她们！”街上一片呼喊。

“世界依然如故，”神甫说，“有的人高兴，有的人躲藏。”

“还有耶拉斯呢？”我问他。

“他显然将要走上歧途。他已逃离我们。是啊，孩子！为什么和你在一起，我们非得谈论严重的事呢？从今以后，好好读书，好好玩儿，别的什么也甭管！”

“是的，神甫。大概是由于凌辱了小朋友们，耶拉斯才受到了责罚。”

“把众神甫唤来，快跑，”他命令我，“敲吧，敲三下。”

我跨下楼梯。鸣了钟。众神甫和修道士朝楼上的客厅走来。

“阿纽科”没有来饭厅。校长主持饭桌。我曾打算夜间和“阿纽科”一起到操场上去抽文古，重说给我父亲的口信。陀螺扔得高高的，嗡嗡声指引着我，去用掌心把它接住。我将在墨黑的院子的一个角落里，教它婆娑起舞。

饭后，没有一个同学到泥地的操场去。我们看见众神甫带着“阿纽科”上饭厅。他们守着他。我没法在门口和他说几句。他走在神甫中间，俯视着地面。我不敢叫唤他。他脸色严峻。不再和我们合群。

我呼唤罗梅罗。

“亲爱的罗梅罗！”我对他说“你肯和我一起在那里，在操场上，用您的木笛吹奏那支阿普里马克河狂欢曲吗？”

“干吗？”他问我。

“阿班卡伊的天空阴沉昏暗，只有您的木笛和嗡嗡叫依留才能到达千峰万岭。我一心想捎个口信给我父亲。现今他在科拉科拉。你可曾看见过甘蔗田上空那种蜜糖似的云层？只有嗡嗡叫依留的歌声能够穿过它。正午时分，文古曾经让它的歌声飞翔，和安特罗一起，我们吹呀吹的，把它朝查尔乌安卡吹去。”

“流水也管用，”罗梅罗对我说“那是校园里的河流，它来自一处山泉，不是马里尼奥河的水。把嘴巴凑在溪流上去和他畅谈吧。”

“我不信，亲爱的罗梅罗。我没法相信。山峦比钢铁更糟。你只消嚷一声，声音就荡了回来。”

“但是水却直接渗过阿莱莫斯卡的巨石。你没见过水从峻岩峭壁上滴滴嗒嗒地落下来吗？”

“水又打哪里流进我父亲此刻也许正在踱步的屋子里去呢？”

“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外地混血儿！你的血难道不是水吗？始终藏在地下的水在那里和灵魂说话呢。”

“我不信，亲爱的罗梅罗。我们去吹奏你的木笛吧。”

“木笛？你没瞧见它有块铁片？文古却截然不同，它以谁都无法拦阻的锐气发出嗡嗡之声，好比星星在眨眼。是

那样，是那样！可是修道士驯服了它，在小教堂里为它祝福,夺去了它的锐气。”

小帕拉西奥斯发觉我们在说秘密话，几乎连奔带跑地冲我们而来。

“你相信木笛声能传播到一百里格以外吗，要是有人恳求它的话？”罗梅罗问他。

“我一心想在木笛声中给我父亲捎个口信，小帕拉西奥斯，”我对他说，“让罗梅罗吹奏阿普里马克马尤吧……我要央求笛声即刻翻越重重山峰，飘入父亲的耳中。他会知道是我的声音的。它会飘去吗，小帕拉西奥斯？假使我用克丘亚语恳求它，歌声会传到科拉科拉吗？这类事情你比我懂得多。”

“那么木笛上的那块铁片呢？首先该把它取下来！”

“为什么？”

“让木笛的木质露出来。你不懂得？”

“是的，”罗梅罗说，“我懂得。”

他用牙齿把印有工厂商标的薄铁片拆下。他原来是运动员，安达瓦伊拉斯的一个慷慨大度的印第安人。

“我们走吧，”我说。

我们孤零零地走到漆黑的操场上。

他吹奏起狂欢曲。

乐声将穿过那片向下延伸到帕查查卡河的稀疏的林木，越过桥梁，攀越峡谷。现在已经在高处，将更加容易在积雪上恢复元气，然后一跃而起，在草原的沼泽和在沉寂中

传播各种声响的麦秆之间，随风飘去。

“倘若文古声没有传到你那儿,那么此地吹去了一首狂欢曲，”我说，趁罗梅罗吹奏木笛的当儿，一心想着我的父亲“任凭整个世界来征服我吧！任凭它来征服我吧！决不可能！”我继续热情非凡地说“太阳和峡谷里的尘土窒息不了人,神甫和军团也不……我将去,我将永远去……”

“这音乐简直象要斗争一样,”“奇普罗”登上土墩,从操场的一端说。

他开始放声高歌。

“瞧,疯女人！”小帕拉西奥斯嚷道,指着爬上操场的疯女人的身影。她停住脚步。

“滚出去！”“奇普罗”冲着她喊。

罗梅罗继续吹奏。

“假头发”也露面了。他粗暴地连推带拉,打算把疯女人带到厕所里去。她反抗挣扎。

“‘假头发’,这只畜生！”“奇普罗”说。

我们看见“假头发”把疯女人连连踢脚,听见他对她说了些不三不四的粗话。

罗梅罗停止吹笛。

“走开,‘假头发’,要不然我砸烂你的脑袋,”他对着他喊。

他收住脚步，在旋过脸去看看罗梅罗是不是决意干预的时候,疯女人一溜烟逃走了。“假头发”有心跟上去。罗梅罗在地上跺脚。“假头发”犹疑片刻,那女人就消失在穿堂里

了。

"'假头发'这只畜生!"伊斯莫德斯重复了一遍。"该死的畜生!"

不一会儿，我们就被叫回到寝室。

第二天，走读生没来上学。看门人按时把大门打开。过了老大一阵，奥古斯托神甫命令把它关上。校长正在调解镇上发生的事件。

"阿纽科"没有下楼到院子里来。一大早搬走了宿舍里他的帆布床，衣箱，和一只里面他收藏着昆虫、无花果籽、瓦鲁罗①的小盒子……还有小玻璃球和各色破旧衣服。他把盒子上了挂锁。我们几个住读生只能遥望他保存的稀奇古怪物品的五彩混合体。我们知道他有一套我们称之为"害人精"的玻璃球，那是因为它们显得特别大。"阿纽科"买到的个个都带红色波纹；各种深浅不同的红色直至黄色。他专挑不熟练的对手或是弱手玩它们。他从没有输掉过一个。他把"害人精"和虫子收藏在一起。小玻璃球上，那些色彩缤纷而深邃的波纹，有的纤细，一如几根轴线，延伸开去，有的向球中心伸去，聚成一束，末梢柔细，使我们心醉神迷。"阿纽科"的玻璃球，波纹呈红色并且是新的球形，即使是样子难看混浊不清的球形，彩色波纹同样千奇百怪地展现出来。"阿纽科"的东西都被搬到了奥古斯托神甫的小房间里。

①一种当地产的红黑两色菜豆。

十二点光景,“阿纽科”在楼上走廊栏杆旁边出现。他谁都没有叫唤。我们觉得他两眼深深凹陷，脸色灰白，近乎发青。他本来皮肤娇嫩白皙，缺少男子汉气概。现在苍白的面容对于他有利。住读生对他幽居独处都深表同情。不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巴列微微一笑，正在池水旁边读书。

“小鬼”比列加斯的一位走读生朋友,从大门的腰门进了学校。他直奔拱顶廊子的尽头，看门人紧随在后面。我们在那里迎上他。

“他们在牢里鞭打奇却酒铺女人呢,”他说,“有几个吵吵嚷嚷地发出尖锐刺耳的呼叫。有人说，是当着他们男人的面，抽打她们的臀部。由于她们不穿内裤，什么都露出来了。好多女人用克丘亚语和西班牙语辱骂上校。你们可晓得，世界上还没有人象她们那样骂不绝口的。他们把粪便塞进她们的嘴巴里。还听说，有更加糟糕的事呢!破口大骂反抗牛皮鞭的抽打，真是一场大搏斗……”

“英勇!真英勇!”巴列叫道。

没有人理睬他。

“‘嘿,可别教我囫囵吞下上校那小子!他是狗屎堆!狗屎堆!早就是狗屎堆！这狗屎堆是从库斯科弄来的吗？是什么种马流出了它的污秽东西？种马万岁！看在亲爱的上帝面上，让上校产仔去吧!’有一个奇却酒铺女人这样骂,她也是到帕蒂班巴去的一个。人们在街上暗暗地笑……”

“笑谁?”

“当然是笑混血女人们啰。可在瓦努帕塔和各街道的

街头，都有荷枪的兵士站岗。宪兵们在高地的小村落和甘蔗地里搜索逃遁的混血女人们。”

“堂娜费利巴呢?”我问他。

“据说她半夜里溜走了。可是他们发现了她，已经出发去追捕；一位中士率领着许多宪兵。她已经下山直奔帕查查卡河。听人讲，她有亲戚在安达瓦伊拉斯。”

“人们说她带着枪?”

“所以才有那么多人去追她。她和另一个女人骑着母骡走了。他们瞧见她们缓缓地奔下山去，背上挎着枪。听说白色帽子显得轮廓分明，所以他们拿得稳可以把她们击毙在山坡上 因为宪兵们骑的是军马。”

“到底是宪兵还是兵士?”巴列问。

“我知道什么 反正会追上她们的。”

“如果是宪兵，不会 如果是普通兵士或者国民警卫队，也许，也许……”

“为什么走读生没有来?”

“谁也安静不下来。混血女人的叫声把人扰乱了。她们象死囚那样咒骂上校，毫不畏惧。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可能造反。今天将要出告示。由一个叫喊消息的报子来宣读行政长官的告示。要是他们把两个奇却酒铺女人开枪杀死……”

“没有人得知，”巴列含笑说“会把她们扔进河里。”

“印第安人就是这样死的，”罗梅罗说“然而有个奇却酒铺女人带着枪呀！难道你已经记不得星期六的事？”

“现在有军队。况且她们都躺着，要就是臀部赤裸。出不了事。”

“小鬼”的朋友走了。看门人叫他离开。住读生不再聚集成群,各自散开。

太阳晒烤着庭院。在拱形圆顶和回廊的阴影里，我们眼望着石板地发出灼热的白光。正午，太阳照射到那些岩石和灌木的深渊底下的时候，呈现出一片沉寂。没有无边的林木。

几只大马蝇从走廊的一头飞到另一头。我的一双眼睛，盯着这些黑色的无拘束的躯体上吸收着热量的虫子在徐缓地飞翔。我追踪着它们。它们的翅膀嗡嗡地响，钻进了木廊柱。堂娜费利巴说不定此刻正从一个灌木丛的浓荫里向军队开火。末了，他们也许把她和其他人一起枪杀，把她埋葬在深谷里某个隐蔽的地方。但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她在河流右岸任何小道上或者洞穴里能防身护体的石堆后面进行射击；那是大桥一侧的一片岩石山洞，那里的空间回荡着过往鹦鹉的啼声。在我两眼追踪大马蝇徐徐飞舞的时候，万一出现此种情况，那么也许她正瞄准枪口，注目凝视,甚至连对面大路上的蚂蚁都看得一清二楚。她用她那满是麻子的大脸膛上那犹如一颗金刚钻般闪耀着光彩的小眼睛瞄准着。因此她只可能脑袋受伤，从悬崖顶上坠入帕查查卡河里。也许他们将无法获得她的身体。这一点十分重要，我心里寻思。暴跳如雷的宪兵们，在一个被打得尽是

窟窿的恨入骨髓的如此丑陋的身体面前，又有什么事干不出来的呢？

可是我们得知追捕她们的人只找到一头被击倒在帕查查卡河大桥中央的母骡。她们割下脑袋宰了它，把内脏横撒在桥梁上。还把牲口的肠子从斜坡的一个十字架系到另一个十字架。一些行人停下来，察看这条奇怪的绳索，不敢割断它。一个笼头从一个石头十字架上直坠到河底。一块卡斯蒂利亚披巾在十字架上迎风飘动。

警卫队员们把拦路的肠子割断，正当观察坠入河里的笼头时，他们听到阿班卡伊方向的一个隐蔽的地方飘来一阵女声大合唱：

别放枪，瓦鲁罗①，
在桥上我熟悉桥梁；
别杀，瓦鲁罗；
在桥上等着吧，
你请坐；别害怕。

警卫队员们飞身上马，疾驰过桥，沿着峭壁上蜿蜒的一小段平坦的道路飞奔。他们听得枪声时，早已登上了无垠的山坡的一部分；一瞧见桥上腾起阵阵尘烟，就勒住军马。一颗子弹飞落在他们身旁。他们随即翻身下马，观察对面的山头。山上树木浓密，不象正在攀登的多石山岭。甘蔗

①人们以其制服颜色给国民警卫队员起的克丘亚语诨名

田几乎伸展到河岸，田边胡桃树和番石榴树成荫。在无比陡峭的地方，笃薅香树形成一片树林。

“混血女人是在另一边,那里有山岗,”中士说。

“那些凶悍泼辣的女人将趁我们过桥时打枪。她们早就有此打算。”

“她们从两个地方开火！”

中士下令返回。

“她们休想碰我们,”他说“奔过去,一个跟一个。奇却酒铺女人们枪法准不了。”

她们依旧在射击。警卫队员们到达桥梁一头架住的悬崖近旁，停下来观察，侧耳细听。帕查查卡河在一片死寂中奔腾咆哮，水流的轰响声远震千里，犹如宇宙中之宇宙，在那表面下能够听到虫子的轻吟，甚至蚱蜢在灌木丛中的蹦跳。

警卫队员们在道路转弯处站住的时候，她们停止了射击。从那里开始，展现出一片通向大桥的平坦空地。中士驰过道路和桥梁，警卫队员们紧紧跟上。他们缓辔登山。高处，发现有两支枪悬挂在一株笃薅香树上。

“她们把我们骗了,”一个警卫队员说“她们不是头头。现在想必已经到了遥远的地方，是顺着道路徒步走去的。可能登上了峰顶,比马还快呢。”

“你和一个警卫队员去追捕她们，即使直追到安达瓦伊拉斯。我来扛枪。现在已经没有危险。记住，她们中的一

个受了伤，’中士命令一个最老的老兵，绰号叫‘ 大砍刀 ’的萨马略亚。

在阿班卡伊，很多人讲着这个故事。有亲眼看见的人，有的是那些在桥头上站住的旅行者，他们亲眼看见警卫队员打回转；有的是警卫队员们察看河流时，在山头上高歌，尔后又开枪射击的那些混血女人；以及警卫队员们自己。

很长一段时期，夜晚，在阿班卡伊和附近的小村落里，女人们齐声合唱这同一首哈拉乌伊曲子：“ 别放枪；‘ 瓦鲁罗 ’…… ” 不过她们加上了一节：

他们发现枪枝悬挂着，

它们没干掉过一个人。
桥上仅只淌着母骡的血。

点点滴滴地淌下。
点点滴滴地淌下。

她们在郊外唱歌，听说有一晚竟走到阅兵广场附近。

星期六下午，安特罗来看望我。我们在操场上详谈。

“ 他们把奇却酒铺女人的丈夫连连踢着赶出监狱，叫他们清扫街道， ” 他对我说。“ 一共十个。两个是堂娜费利巴的。给他们挂上了一条碎布尾巴，叫他们扫大街。一路走一路踢他们。到了街道尽头，才把他们放了。趁他们逃走的当儿，噼噼啪啪地响起了爆竹声。样样都是遵照典狱长的

意志作的。”

“安特罗，奇却酒铺女人的丈夫都出身低微，真的吗？”我问他。

“听人家说,两个是堂娜费利巴的。她有过两个丈夫。据说她曾经粗暴地把典狱长从她的奇却酒铺里撵出去，因为他也一心想留下来睡在酒铺里。当时他泥醉不醒，她让他躺在街上。现在他报了此仇。然而堂娜费利巴已经保证要打回阿班卡伊。有人说她已进入丛林，威胁要率领蛮族印第安人从水路返回，纵火焚烧庄园。耶拉斯已经跟瓦努帕塔区的一个混血姑娘同居。他们骑马上了库斯科，混血女人当过女裁缝，在瓦努帕塔区经营过饭店。耶拉斯还在阿班卡伊大声辱骂，说他打倒了修道士，把他踢得满地打滚。这已经谁都知道；虔诚的女教徒和太太们正在为修道士祈祷。‘尽管他是黑人，可是他身穿法衣啊，’人们说。但是却又希望他离开阿班卡伊。我借宿的那家大娘对我说：‘我们去恳求神甫校长把他打发走吧；一个受人侮辱的修道士再也不该继续呆在镇上，甚至不该上街。’龙迪内尔的母亲决定不再送瘦子上学，要把他转到库斯科的一所住读学校去。‘我的儿子决不到冒犯上帝的地方去，’她说，并且不让他出门。瘦子哭哭啼啼的,我看见过他。”

“耶拉斯上哪儿了？”我问安特罗说。“倘若他在‘千丈深谷，顺着阿普里马克河边走，太阳会把他熔化掉的；他的躯体,好似蜡烛一般,将从坐骑背上滴落下来。”

“你诅咒过他没有？”

“没有。太阳会把他熔化掉的。它决不容他的身体此刻投下影子。他有罪孽。灾祸已临到镇上，可是它对学校会尊重的。耶拉斯在学校里长期以来一向心怀诅咒。”

“那‘阿纽科’呢？”

“他差点儿死了。我把文古送给他，在那片刻间，他感到满心快活。修道士在为我们祝福时，也曾为嗡嗡叫依留祝福，从此破了它的巫术。可是它却仍象原先那样歌唱、舞蹈。‘阿纽科’终将驯服它；它为自由生，而今却如同它的新主人一样，蛰居斗室。轴杆和眼孔要发霉，‘阿纽科’的才华也已经消失。我认为由于他是孤儿，神甫们已决定也把他培养成修道士。所以他们聚在一起。他不再来找我们了。”

“那么学校里那些该死的混帐东西都完蛋啦！”安特罗嚷道。“好极了，今天你将见到阿尔西拉。阿班卡伊也气氛宁静。可是人们说，庄园里都在谈论堂娜费利巴；他们心中都暗暗吃惊，说要是她带领蛮族印第安人回来，纵火焚烧各庄园，佃农们可能溜之大吉，加入奇却酒铺女人的一伙。”

“佃农们？他们不会去的，‘马卡斯卡’，他们不会去的！”

“在我的庄园里，会有一些，”他对我说。“老是劈头盖脑地鞭打他们。我母亲为他们受尽痛苦，但是我父亲非这样干不可。在大庄园里，还把他们捆绑在场院的木棉树上，要不然就把双手吊在树枝上，抽他们一顿鞭子。这样鞭挞他们，他们就和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们一起伤心地哭泣。不

象是因为受了惩罚，而是象孤儿那样嚎哭。真凄惨。凡是听到他们哭声的人，也想跟着他们一起哭；兄弟，在孩提时代，我就这样干过。我不知道他们该安慰我什么，可我象寻求安慰似的泣不成声，我母亲用臂膀抱着我也无法使我平静下来。方济各会的神甫岁岁都到那些庄园去讲道。瞧着吧,埃内斯托!他们讲克丘亚语,安慰印第安人,领他们唱悲哀的赞美诗。佃农们在庄园的小教堂里跪着，呻吟着，呜咽着，把嘴巴贴在地上，日夜不停地啼哭。亲爱的神甫动身的时候，你瞧着吧！印第安人都跟在后面。他们，神甫们，骑上马疾驰而去,印第安人在后面狂奔,呼唤他们,跳过栅栏，山丘,沟渠,走捷径,喊叫着,跌倒又站起来,爬上山坡,到了天黑才回来，依旧在小教堂门口呜咽。我母亲身心交瘁，在那些日子里试图安慰我,但却无能为力。”

“我在帕蒂班巴听到过佃农们的号哭声,‘马卡斯卡,!”

“在孩提时,听到大人们这样哭泣,一阵阵悲啼,就犹如一个漫漫长夜，把心都紧紧揪住了；永久地揪住了，压抑着它,’安特罗兴奋地说。

“‘马卡斯卡,!”我对他说。“在我和父亲居住过的那些市镇里，印第安人可并非埃尔克①。在这儿，看来不让他们成人，小孩似地老是惊惶恐惧。我曾经感到苦恼，因为他们只有在斗牛的日子里才说话，那时候公牛刺破了喝醉的印第安人的胸膛和肚子，天黑时，人们在镇口送别那些缚在蛮

①克丘亚语：五岁以下爱哭的幼儿。

牛背上的秃鹰。尔后，男的，女的，一个个如痴如狂地唱歌，秃鹰则昂起头，苦不堪言。然而那歌声并不使你烦恼，它激励着你，就象要去寻人，寻找某个混小子格斗一番那样。那种感情袭击着你,揪住你的心。”

“埃内斯托！”安特罗嚷道“万一蛮族印第安人随着堂娜费利巴来到，佃农们看见甘蔗田烈焰腾空，能逃到哪里去？说不定他们会继续焚烧更多的营房、蔗田，并且象受惊的牲畜似的奔下山去，寻找河流和蛮族印第安人。我认识他们，埃内斯托，他们会暴跳如雷的！你说什么呀？”

“是的，‘马卡斯卡，!’我叫道“但愿堂娜费利巴能来到！一个正在悲哭的男人，由于自古以来就无缘无故抽打他的脸，他会比一只听到炸药爆炸，感到秃鹰啄着后颈的公牛更加火冒万丈的。我们上街去吧，‘马卡斯卡’我们到瓦努帕塔去!”

安特罗瞧着我好大一会儿。他的黑痣闪发出光泽，乌黑的眼睛停在我身上。

“我,兄弟,要是印第安人起来造反,我就宰了他们,太容易了,”他说。

“我不懂你的意思,安特罗,”我回答他,不禁心中一惊。“你不是说你哭过的吗?”

“哭过的。谁又不呢？可是对印第安人,这得好好地制服他们。你无法理解，因为你不是主人。我们最好还是上孔德班巴!”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可以离校。神甫给我添了件新衣

服。

“上孔德班巴?去干吗?”

“阿尔西拉和萨尔维尼亚在白杨树林荫大道等着我们呢。你这新衣服连我都羡慕。阿尔西拉将感到痛苦了。”

“你的庄园离桥远吗,远得很吗?”我问他。

“离哪座桥?”

“帕查查卡河大桥。”

“远得很,要两天功夫。”

“那么那些蛮族印第安人呢?”

“离我庄园要三天路程。”

“阿普里马克河的下游吗?”

“上游,要是从阿班卡伊去的话。”

“你认为帕查查卡河偏袒谁?”

“你是说我们吗?你和我,以及萨尔维尼亚和阿尔西拉?”

“不,‘霹雳火’,我说的是佃农,蛮族印第安人和堂娜费利巴,他们反对你们和警卫队员们。”

“看来大桥是站在堂娜费利巴一边的。它阻拦国民警卫队。堂娜费利巴的披巾还留在大桥的十字架上。听说,河流和桥梁吓唬那些想要把它扯下来的人。它将随风飘去。”

“你到白杨树林荫大道去吗,‘霹雳火’?”

“你干吗叫我‘霹雳火’?”

“我们不是都唤你做‘霹雳火’吗?”

“你可别这样。自从我当着耶拉斯的面,把我的嗡嗡叫依留送给你以来,你就一直唤我‘马卡斯卡,了。”

“去孔德班巴吧,安特罗! 我还得到河边去一趟。”

“到河边去?”

“我将和它谈论你、萨尔维尼亚和堂娜费利巴。我要对它说，你会开枪射杀佃农；象你父亲那样，会把他们吊在庄园里的木棉树上鞭打。”

“什么?”

“难道不是真的？”

“你变了,埃内斯托。文古在哪里?你为什么把它送给‘阿纽科,?”

“我又有了一个。高级的！我将教它在帕查查卡河里的石头上舞蹈。它的歌声将在天心和河水的吼声糅为一体，传到你的庄园，飘进你的佃农们的耳中，进入你父亲时刻鞭打着的你的单纯的心灵，教它永不成长，老是那样孩子气。现在我知觉了! 你指教过我。在嗡嗡叫依留的歌声中，我将捎信给堂娜费利巴。我要叫唤她！叫她来逐谷逐岸地纵火焚烧甘蔗田。帕查查卡河将助她一臂之力！你说过它支持她。也许它激流翻腾，返回时带来了蛮族印第安人的筏子。”

“你得病了,好兄弟,你在痴人说梦,只有文古才能捎口信。只有文古才行! 米格尔修道士告诉我，他在小教堂里糟蹋了拉伊卡。我们上孔德班巴去！萨尔维尼亚知道了你恳求帕查查卡河把蛮族印第安人请来放火烧山谷，她会怎

么说？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和牲畜统统死光，一个个都烧死，而你却乐不可支？你是在胡诌。阿尔西拉会使你心情平静下来。唯独见到她……”

他用一只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拉我走出校门。我的新橡胶鞋耀眼闪亮，初次上身的衣服使我感到别扭。

“我们到河边去，‘马卡斯卡’，”我用克丘亚语央求他。“帕查查卡河熟知人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心灵走近它的，以及为什么要走近它。”

“是的！我们有星期日，整整一天。我将在桥下游水，度过这一天。你会看到上帝何等器重我。我将为你表演几个动作，跃入漩涡最多的地方。然后，你去讲给萨尔维尼亚听。”

“我将跟上，‘马卡斯卡’，河流与我很熟稔。”

“你要是跳进去,那不行。要是你向它的流水挑战,那不行。它会把你卷走，把你冲到石头上撞得粉身碎骨。要么你就在岸边温顺地和它谈上一阵，或者从桥上俯视着它吧。”

“你上哪儿,我就在哪儿！”

“也许如此,然而河的中流格外骇人,说得更确切些,那里宛如魔鬼。你凝视它的时候，它不是那位现身的上帝，而是个妖怪；在它的魔道中，所有从悬崖顶上，从洞穴，从窑洞，从悬挂在树上随风摆动的野兽皮上张望的精怪，都会把你一把抓住。你不能跳下去；你不能跳下去！我则犹如它的儿子……”

“ 马卡斯卡 ’老是带我上白杨树林荫大道。

云雀惯常在桑树林中鸣啭。它们一向扑落在最高的枝头上，并且还在和桑树间隔的几株柳树梢上摆动着鸣唱。当地人唤云雀做杜亚。它俏丽，嘴壳坚硬，飞逃到树梢头上，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树顶上啼啭,如李树、白桦树、鳄梨树,尤其是在笔直的、具有环状树冠的李树上，背衬云天和树木的色彩，可以看得到它黄色的小身躯，墨黑的翅膀；从一根枝条飞扑到另一根更高的枝桠上，或者近旁的一株树木上，继续歌唱。它改变音调，不向上飞到寒冷的地带。它的歌喉传播着深谷的奥秘。秘鲁人从上古以来，就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所没有的这种如此鲜明的重重山岭和片片云海之下，谛听它的歌唱,凝望它凌空飞过,来创作乐曲。杜亚,杜亚！正当我聆听你那分明是我素质的歌声，和人们要我摆脱它去投身于成年人行列的那种宽广境界的时候，我们看见两个姑娘出现在林荫道上。

阿尔西拉跟我十岁时眷恋过的另一个姑娘长得几乎一模一样。我在赛萨和她相识，那是一个牧羊人的市镇，干燥、缺水,除南瓜外,别无其他。赛萨的那个少女,一头脱粒的大麦秆那样颜色和质地的头发，一双蓝眼睛，如同我的父亲一般,可是冷静,犹如高原上猛禽的眼睛,大不了多少,真象一对清泉。她穿的是高级密织棉布衣衫，足登半统靴子。她的未婚夫是个白兰地酒和猪鬃走私贩；粗大的手掌，长满茧子，色如死灰。她名叫克洛林达。我只有两天的时间凝视

着她，之后，我们就继续赶路了。在穿过把赛萨和南方的一个港口相隔的大荒漠的时候，我一再重复着她的名字。

阿尔西拉的相貌是那么近似克洛林达，以至我忽然认为她就是我孩提时的姑娘。也许她是离开她的未婚夫从市镇逃亡出来的。

在少女面前，我无法抑制我慌乱的情绪。我决计告别。我得到河边去，哪怕非得当晚返回不可。萨尔维尼亚瞪着眼睛惊愕地瞧着我。我深知她在打量我，好象早先认不得我似的。阿尔西拉只抬过两次眼睛。她似乎有点儿怕萨尔维尼亚。我们待在一棵给我们挡住骄阳的叶子浓密如盖的桑树下面。我大着胆子瞟了阿尔西拉一眼，发觉她的腿肚子又胖又肥，腿脚很短，短得了不得。在我再度端详她脸容的时候，我心情轻松了一些。

“我得上帕蒂班巴去，”我说。

“打这儿去？现在吗？”萨尔维尼亚问。

“我得走了。再见。您住在什么地方，阿尔西拉？”我问她。

“在阅兵广场到发电厂的路上。”

我伸手给阿尔西拉，然后是萨尔维尼亚。我没有看安特罗一眼，撒腿就跑。安特罗在我后面走了几步，没听见他说了些什么。

我在白杨树林荫大道上连奔带跑地溜了，踏上归途。

我去看了一下兵营。那里正在用油漆修整。十个人用几把绑在长长的龙舌兰杆头的毛皮刷子，在上面涂着油漆。

两个兵士在门口值勤；一个中士在荫凉地方倚墙向田野极目眺望。我从大门里瞧见几匹高头大马，还有几个军官，穿过场院。他们已把营房周围的灌木砍伐干净。我朝着大门站立片刻，尔后直奔瓦努帕塔。

“阿尔西拉,阿尔西拉！”我边走边喊“克洛林达！”

奇却酒铺都已开市。我走进两家。几个兵士在吞食辣味，面前桌上摆满大杯大杯的奇却酒。女侍者在一旁侍候。

“马上就要奏乐了，”我心里想“兵士们将跳舞。今天是星期六。”

他们操克丘亚语，讲着下流和滑稽的故事，说双关语，朗朗大笑。女侍者们乐不可支。

这个地区并不冷冷清清。有的是行人。我急急地赶往混血女人闹事那天我从帕蒂班巴回转时在它门前站住的那家奇却酒铺。我发现它开着。正是堂娜费利巴的那家。我走了进去。那里军人更多。我并没有在桌子旁停住，径直朝前往畜栏走去。我发现一条狗系在一根木桩上，在废物堆中肮脏的地上躺着。苍蝇在棚布上发出嗡嗡声，乌黑一片。狗没朝我吠叫。我走近它。一个兵士走进来，在墙脚下排尿。过后，他不转眼地望着我。

“你的狗？”他问我。

“堂娜费利巴的，”我告诉他。

“他妈的 我们将给它一枪，就只一枪。”

“听说堂娜费利巴已经带着蛮族印第安人回来了，”我对他说。

兵士笑了起来。

“那可能是她的灵魂。她早已在圣米格尔死了。真的!”

他有点醉意。

“没什么给军队的,他妈的我们,我,主人,长官。这里的女人,哭哭啼啼,哭哭啼啼,可别在乎。妙呀,了不得!阿班卡伊的女人。哭得泪人儿似的,真标致,啊哟。”

我走了。向一个开奇却酒铺的混血女人打听。

“堂娜费利巴的丈夫,”她对我说,伸手指点着他。

他和两个混血女人坐一张桌子旁。他的肤色红得如同长得特别大的辣椒。他正在切着一只黄绿的大辣椒。他细心地切着，额头上淌着汗珠。

“他们真的杀死了堂娜费利巴吗?”我问混血女人,注视着她的眼睛。

“哈哈利亚!哈哈利亚!”她嚷,放声大笑起来。“喝醉的兵士准在作梦。”她说。“醉鬼终究是醉鬼!出去,小孩!”她把我推开。

我走上大街。在畜栏里跟我交谈的那个兵士摇摇晃晃地向一张桌子走去。

去河滩的大路就在那儿附近开始。指示漫长道路起点的彩色小十字架钉在街口的一块石头上；盖住十字架的白布在风中飘动。

我开始狂奔。我得上帕查查卡河,到桥上去。去看看女首领的披巾和砍下头的牲口的血淋淋的遗骸；凝视河流，跟

它谈天，把我的托咐嘱托给它，向它打听克洛林达的下落。

我瞧见奥古斯托神甫骑着母骡在河滩附近，正顺着彼岸，下山而去。在那瞬间，我想起他是被召到拉乌班巴庄园的小教堂里去做弥撒的。在他上桥之前，我得藏起来，让他走过去。我躲在一株绕满了藤蔓的香石榴树后面。藤蔓的小叶子伸向沿街的围墙，攀绕着树干爬上去；它的果实是肉质香蜜柔滑的荚果。我采了几个，一面咀嚼一面眼望着神甫向大桥走去。他随着牲口缓慢的步子过了桥。之后，我发现了疯女人，学校里的那个疯女人，在神甫后面一段距离，半隐半现地在灌木丛中奔跑。在那片刻，我望见了大桥石十字架上堂娜费利巴的披巾；风儿吹拂着它；它是赤黄色的。

疯女人一直奔到桥头；走上人行道，在十字架前停住，细细瞧着卡斯蒂利亚织的披巾。她在十字架旁呆了一会儿，朝河这一边凝视着道路，发出一声嗥叫。她并非哑巴，可是却只能如此呼喊；嗷嗷地叫了数次。我随即下山，一直走到甘蔗田边沿，近河滩的一块高 大的石头之旁。从巨石顶上，我瞧见奥古斯托神甫在大路上站住，打手势叫疯女人；她也在呼唤他。神甫用马刺把大母骡踢了一下，丢下疯女人而去。我为她担心。大桥高得了不得，流水令人陶醉，卷起一个个的漩涡，飞溅在桥墩上；从桥头直插青天的陡直而湿润的峥崖 ,沉重地压在人们的心头 那里 ,在大桥的人行道上，听得到从悬崖里面，从汹涌澎湃的河水，从如此遥远的给岩石围绕的苍穹里传来一种柔和的声音，一种低沉

而生硬的声音。听说烦躁不安的牲口会在桥上猛然耸起腰背，骑手们就得跳下乌来。因为受惊的牲口，在奔到斜坡近边时，会把他们扔进河里。

疯女人爬上斜坡。她无法从那里取得披巾。她抱住十字架，狗熊似地开始攀上去。她抓到了十字架的一臂，身子悬垂在上面，终于把胸脯伏在伸展着的石头上。于是我狂奔而下；神甫已经走过。我在灌木丛中折藤断葛地朝山下走去。疯女人拉下卡斯蒂利亚织的披巾，把它系在脖子上。我伫立在大桥上桥的地方。疯女人抱住十字架的中干，背朝大河，不朝着人行道。她将如何把双手从十字架的两臂上缩下来？她有可能要坠入帕查查卡河。也许是活该。可是她用胸脯和肚子顶住笔直的石柱，把两只脚放在斜坡上，这样稍事休息。随即跳到人行道上，欣喜若狂地挥舞着披巾，把它披在脊背上。“我去，”我想。“拿走她的披巾。把它扔进大河里。我这就带她上山去。”可是她开始奔跑，罪犯似地嗷嗷叫着，叫着，目不旁视地打我身边走过。她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光采。她呼唤奥古斯托神甫，或者说不定是耶拉斯。她消失在山坡的一条弯曲的羊肠小道上，那么矮胖胖地跑个不停。她用短脖颈胖子那种独特的声音在嗷叫。

我走近大桥。我当初的思潮，下山来到帕查查卡河时怀有的渴望，已经杂乱不堪。几只燕子在嬉戏，穿过桥孔，掠过水面，贴着砖石斜坡飞行，飞去又飞回，老是以变幻莫测的队形凌空飞过那些十字架，既不停息，也不放慢剪翅啁啾，温柔地逗着大桥和咆哮的河水。河流浩荡地奔腾而下，

冲击着深渊的底部。我在那里一时感到如同虚弱的蠕虫，甚至远不如阿班卡伊街上那些被行人踩踏的有翼的蟋蟀。

可是我心里惦念着堂娜费利巴、克洛林达和奇却酒铺里的那个混血姑娘。

“你犹如大河,夫人,’我说,怀想着那女首领,遥望消失在金雀花丛中一个急转弯处的洪流。“他们追你不上。哈哈利亚！你会回来的。我又将看到你的脸庞，它象晴午的太阳一般无所不能。我们将烧毁一切，焚烧一切！将把疯女人送进修道院。耶拉斯已经熔化掉。‘阿纽科,,我想,在呻吟。而你，帕查查卡河啊！赐我以力量，象燕子般爬上山坡吧。我得在阿尔西拉屋外巡夜。假如明天我同‘马卡斯卡’前来，你切莫杀害他，然而要吓唬他一下，让我犹如嗡嗡叫依留的歌声般飞快地过去。犹如嗡嗡叫依留的歌声一般！”

我急速地奔上山，坚信能先于奥古斯托神甫到达阿班卡伊。我在路旁站住片刻，凝视着河水。燕子悄然地在空中掠过，疾飞到我驻足之处；它们恰似黑色的星星，在桥孔下穿过。

“我也不见得差,燕子啊!’我叫道。

可是在帕蒂班巴的边界上，我得歇歇脚。我已经把奥古斯托神甫和疯女人抛在后面。他们顺着大道上山；我徒步走羊肠小道抄近路。

“真有胆量!’我心里想‘“也许我在怀念着大桥的女儿们。她们走得飞快，胜过云彩和流水。但是阿班卡伊没有一个学生比得上我。‘马卡斯卡’也不在话下。”

我到镇上时，茫茫的夜幕已开始降临。

兵士们散漫成群地从瓦努帕塔撤退。一个中士监视着他们，驱赶着他们。一团团红云象大火的烈焰，从西方扩展到天心。

“我，亲爱的主人！”一个兵士呜咽地说。他不纯的西班牙语夹杂着鲁卡纳克丘亚语：“我……长官，兀鹰，瓦曼查利亚，帕图·里亚尔查利亚。① 已经四个了。他妈的；我拿定她是在外乡怀了我的孩子的！我……！鲁纳帕·利亚克坦皮·尼奥卡查利亚……！②”

他恸哭不已。中士踢了他一脚。兵士的脸一惊，神色严峻。他尽力走着，可是又慢悠悠地唱起来：“兀鹰，瓦曼查利亚，帕图·里亚尔查利亚。”接着又说：“她是在外乡怀了我的孩子的，他妈的！”

“要是他见到了大桥，”我悄悄地说：“要是他见到了大桥，这个鲁卡纳印第安人多半会停住哭泣，要不然，从十字架上大吼一声，纵身跃入急流。”

我得朝发电厂走去，在阿尔西拉屋外巡夜。得加快步伐。但不可能。我尾随着兵士，直至阅兵广场。他闭上眼皮，摸索着前进。他和我操同样的克丘亚语。在广场拐角处，中士令队伍左转弯。

①一首瓦伊诺歌曲首句的歌词：“喔，兀鹰；喔；雀鹰；喔，美丽的鸭子。”

② “孑然一身，在外乡。”

天色已晚，夜幕沉沉，暮霭深浓。我返回学校。内心深处，依旧在唱着兵士未尽的瓦伊诺：“我从高处瞥见你的时候，你是在孤独地哭泣，美丽的兀鹰……”

大多数住读生已经返校。他们看来高兴之至。罗梅罗在通向走廊的踏级上吹木笛。帕拉西奥斯坐在他身旁。

看门人走过来，对我们说：

“明天一大早,修道士带少年‘阿纽科,上库斯科。马匹已经备好。”

十、亚瓦马尤

修道士没有下楼做晚祷。神甫校长没有主持饭桌。我们静悄悄地吃饭。小帕拉西奥斯在穿堂里赶上卡佩纳神甫，提高嗓门问他：

“修道士动身了没有，神甫？”“阿纽科，走了吗？”

“我不知道，”神甫冷冰冰地回答。小帕拉西奥斯回来到了饭厅门口。

“他们走了！”他用克丘亚语说。“好罢，耶拉斯将被活活地打入地狱！他身上将长出鬃毛；他将在重峦群岭中汗流浃背，追猎野兽。夜半更深，在峰顶嗥叫；他将使峥嵘巨石飞滚。他的镣铐将哗啦作响。没有人，没有人，连他母亲，也不会饶恕他。亲爱的上帝！”

他瞅着向他打量的巴列。

“明天忏悔吧，巴列！”他以意想不到的劲头，用西班牙语对他说。“向神甫校长忏悔，使心地善良起来。”

“奇普罗”和我们呆在一起。

“我会忏悔的，”巴列含笑说，径自朝院子走去。

“我真想在一场决斗中狠狠地收拾他一顿，”“奇普罗”说。

“明天，在修道士动身之前，”乔卡说。“现在就向他挑

战。我们黎明就起来。”

“早上不行，”小帕拉西奥斯说。

“一清早！”乔卡肯定地说。“我听说军团乐队在下午做完弥撒后，要在广场举行露天音乐会。要是你使巴列的一只眼睛蒙起来的话，他就不好炫耀他的‘孔波’了。给他一下子！”

“奇普罗”走进庭院，呼唤：

“巴列！巴列！你听着，竹竿！你听着，蠢汉！”

我们尾随着他。

巴列在廊下第一根柱子旁边等候他。

“明天有露天音乐会吗？”“奇普罗”问他。

我们住读生一起来到庭院里。

“明天，干吗？”

“明天我要好好收拾你一顿；可不象那天那样，只打软部位；明天，我们要直揍得头破脑裂。你不想报复吗？天一亮，在土墩上。”

巴列满心怀疑。

“明天！”他说。“好罢。你是个狡猾的印第安人。你唤醒我好了。”

他沿廊下走远了。

“要是修道士留下来，不，‘奇普罗’，要是修道士留下来，我们就同巴列上露天音乐会去，”帕拉西奥斯说。

“巴列跟你去？”“奇普罗”问。

“不。他要和他的姑娘们一起去。可是万一修道士和

‘ 阿纽科，走了，你就猛揍他几下。我给你撑腰。要他请巧克力。他会真的忏悔的,你去逼着他。”

“ 明白了,”奇普罗 ”说。

乌黑的夜晚 不见“ 假头发 ”过了一会儿,大住读生们也一去无影无踪。他们都到操场上去了。

“ 被判永劫之罪的人们不得安宁,”小帕拉西奥斯在廊下对我们说。“ 他们甚至找不到是谁焚烧了他们。因为要是有人偷偷地把他们圈在一家店铺里或者在一个高墙围起来的场地上，他就可以用焦木头或者煤油火包围他们，把他们团团围住，烧死他们。可是非得是个圣人来圈住一个该打入地狱的人不可。他们会象猪那样的狂怒、号叫、喊救命、浑身哆嗦。听人说，连乱石都会爆裂，当狂暴愤怒的罪人的嗥声穿过它们的时候。并且要是在那转瞬间听到印第安人笛子呜呜地吹奏，他们就会激情爆发，悲恸起舞。可是一旦被烈火吞噬以后，一只鸽子将从他们的骨灰上拍翅起飞。有多少堕入地狱永劫不复的灵魂，将受到应得的惩罚！他们靠四条腿在崇山峻岭中驰骋，越过巍巍银山，进入沼泽；可是也驰下峡谷，然而不经常。耶拉斯将马上觉得他皮肤僵硬,皮下脂肪增厚。唉,这小可怜!”

“ 那他女人呢 ?”

“ 将最先长肥,亲爱的上帝 !”

大住读生们从操场上回来。“ 假头发 ” 登上二楼的走廊 。

疯女人这时候大概正在笑逐颜开地欣赏她的披巾，要

不多半已经把它藏在贮藏室的某个柜子里。她几乎一路是缓步曼舞地上山来的，脊背上披着卡斯蒂利亚织的披巾。她没有到土墩去。

夜半时分，我们听到院子里一阵马蹄声。我正一觉醒来。小帕拉西奥斯跪在床上。“奇普罗”在乔卡和‘小鬼”之后才觉着。我们赶忙穿戴起来。

“唤醒巴列，”乔卡说，趁‘奇普罗”踮着脚尖朝我床铺走来的时候。

“不。我们先送别‘阿纽科,,”我对他说。

我们一起走到廊下。

下弦月映照着庭院。两匹上好鞍子的马等候在楼梯脚下。有一个人抓住马辔头。一头装好驮子的母骡在水池旁边石铺地上跺脚。奥古斯托神甫的卧室房门洞开。修道士走了出来，银色的月光洒在他雪白的法衣上，长毛绒帽子遮着他的脸庞。我们都光着脚。接着“阿纽科”出来了。在那月色下和一片死寂中，我从未见到他如此矮小。屋顶看得一清二楚；月亮在屋顶上形成一道晕圈。墙壁、屋脊上的十字架和生长在屋顶上的杂草的影子，显得分外幽暗，好似在忧心忡忡，比夜间所有的景物都凄伤。修道士和“阿纽科”缓步走着。他们见到了我们，但一言不发。我首先走到楼梯旁边。月光照亮了修道士的脸；他用手抚摸我的脑袋，亲了我一下；又在小帕拉西奥斯面前弯下身子，亲了亲他的额角。当“阿纽科”走过来，晶莹的月亮照射着他深深的眼

窝的时候,我竟止不住地哭了。可是他决定不哭。“再见”,他对我说，向我伸出手来。他的脸拉得长长的，上身穿一件耀眼闪亮的上浆白衬衫。“我走了,我动身了,”他说。由于我立着一动不动，他就把手伸向小帕拉西奥斯。“我把‘害人精’留给你,”他对他说。“别叫他们从你手里夺去,奥古斯托神甫会交给你的。”我闪过一边,小帕拉西奥斯紧紧抱住他。“谁都不让看,除非我的老乡们,”他说。他没有抽泣。收到礼物而大喜过望的心情,使他茫然不知所措。“阿纽科”走下台阶,浸沉在月色之中。他们腾身上马。修道士先行,“阿纽科”在拱门口向我们转过头来,他勒住马头,伸出手臂,朝我们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在马背上，他不只显得个子矮小，而且形销骨立,身体孱弱,可能已濒于死亡。

院子里空荡荡的。小帕拉西奥斯搂住我,嚎啕痛哭,泪下如雨。

“好兄弟,好兄弟,亲爱的神甫呀!”他呼喊。

夜晚把他的心紧紧攥住了。这样惜别的黑夜，变得愈加深奥莫测，缺乏生气。在这子夜之时，生命有着烟消云散的危险。

“奇普罗”、“小鬼”和乔卡从黑暗中走出来,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候着。

我们簇拥着小帕拉西奥斯，温柔地把他抬起来。

“别喊醒巴列!”他央求。“应该尊重他,应该爱护他!”

“我们别催他起来!已经没有谁要打架了,”我对“奇普罗”说。

“奇普罗”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现在不打架了，”他说。

有一会儿，透过窗户，我们依旧听到大街石块路上得得的马蹄声。我们上床睡得很沉。

清晨，巴列眼睁睁地望着“奇普罗”。

“你没有唤醒我，”他对他说。

“我们把它推迟一下，你乐意吗？还是露天音乐会和姑娘们第一吧？至于斗拳，有的是时间。军团可能要开拔了。”

巴列闭口不答，继续用眨巴着的眼睛探问。

“请原谅，巴列！”“奇普罗”对他说。“这并非出于胆怯。修道士已走，我不再想打架了。”

“言之成理，非常合情合理，”巴列回答，他打开他的衣橱，着手挑选他的领带和成套衣服。

“奇普罗”走到小帕拉西奥斯跟前，问他：

“你能给我一个‘阿纽科’的‘害人精’吗？”

“小鬼”、乔卡和我围绕着他，没有向他索取什么。可是他应当懂得。

小帕拉西奥斯有点犹疑不解，凝视我们片刻，打量着我们，临了近乎一本正经地说：

“也给罗梅罗。可别玩它，把它留作纪念。”

露天音乐会改在县城里举行。做弥撒时，神甫用西班牙语作了一次长篇布道。在阿班卡伊教堂里，他素来不讲克丘亚语。他恭维县里的上校，夸奖团长慷慨大度，机智老

练，为人正直。他说，他已经贤明地酌情惩处了每个罪犯，在全城重建了清平世界。“那些畏罪潜逃的女人将要回来，”他说。“也许她们除了感到羞得无处容身和心力交瘁之外，将不会受到更多的惩罚。已经不流血地进行了惩罚。她们不过凶残地宰杀了一头膘肥的牲口，并且试图用牺牲的内脏封锁大桥的通道。”他宣布将在营房里建立一支常备国民警卫队，由负责维持秩序的有教养的宪兵组成。“细民百姓正抬出一个幽灵来恐吓基督徒，”他说。“那是一场可笑的丑剧。所有庄园里的佃农都有一颗洁白的灵魂，他们是比我们更虔诚的基督徒，而蛮族印第安人是一些素来不出林区的野人。倘若他们依仗魔鬼的妖术前来，箭镞准敌不过枪炮。这得心里惦念着卡哈马卡……！”他嚷道，目光凝视着圣母玛利亚，用震天响的刺耳声为那些女逃亡者，为那些走入歧途的女人，乞求原宥。“你，最亲爱的圣母，你善于把恶魔从她们躯体中驱除，”他说着，双膝跪在布道坛上，开始念祷告圣母的祷词。太太们和绅士们，混血种人和中学生们，以及偕妻进城的一些社员们，都跪在地上齐声祈祷。“堂娜费利巴：你的披巾，学校里的疯女人拿去了；她手舞足蹈地把你的卡斯蒂利亚织的披巾披在胸脯上登山去了。现在到晚上她不再到黑糊糊的操场上去。再也不去了！”我一面走路一面差不多提高嗓子用克丘亚语说；这时候，他们正在祈祷。“一个兵士说，他们已经把你杀死，可是这不是事实！什么样的兵士会把你杀死呢！用你的眼睛从远处，从大河另一边眺望吧。你能抓住他的手，也许还有他的心。帕查查卡河，阿普

河,确实和你在一起呢,哈哈利亚!”

“你在笑,”乔卡慢吞吞地对我说。

我加入合唱,又念了“万福玛利亚”末尾几个词,接着说:“大桥上不再有母骡的血迹,狗都把它舔光了。”

教堂出口处,在烈日下,乐队演奏着一支进行曲。这是一支庞大的乐队,他们四人一排,并肩朝公园中心行进。殿后的几个兵士被照耀得光芒焕发,因为肩荷的庞大金属乐器把他们变得很矮小。

“兵士,兵士!”几个儿童喊叫起来,我们大伙也都跟着嚷。

我们阿班卡伊大部分少年从来没有听过一支大军乐队的演奏。末尾几排扛着那些庞大乐器的矮小兵士逗得我们乐不可支。我们快活得双脚蹦跳。乐队指挥佩戴着两道中士的金色饰带,高个子,滚圆的大肚子使他高高的身材增添了不少严肃性。

他在公园的凉亭里把乐队排列起来。我和小帕拉西奥斯和“奇普罗”呆在一起。黑色的单簧管和它那如此复杂的金属部件使我们实在着迷。我注视着开启活瓣的纤细银色杆子在动作,它们如何打开和盖上乐器的眼孔,又如何排出空气和发出如此独特的声音。萨克管整个儿闪闪发亮,兵士们把它们高高举起,冲着我们。这些见不到一片木头或是黄色金属的镀银乐器,在用人声演奏,久久发出美妙悦耳的音调。它们那低沉的声音在我心海里激荡。它们既不象南方大型的平库依留,也不象瓦克拉普库昌卡的声音。在

那赤日炎炎的广场上，发出如此强烈银白色光芒的萨克管，宛如太阳的使者一般在演唱着；是的，因为我在安第斯山中一座座市镇里见到过的乐器以及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制作的任何乐器，都与太阳毫无瓜葛。它们活象飞舞的雪花,夜间的灯火,水流的轰响,呼啸的风声或是沸扬的人声。我觉得只有兵士们眉飞色舞地举起的萨克管和金属小号那种嘹亮的乐声，才能飞向太阳和从它那里飘来。乐师中有一个吹长号的，象马戏场上的勇士，按着垂直的活塞动个不休。那些小鼓和敲钹的人，宛如术士或者施法的怪物。我们看见有个军鼓手的手，在空中不停地挥舞。一下子低音乐器声全都停息，我们只听见单簧管和萨克管奏出的旋律；接着，象一条忽地以它全部河水流到一片云雀高歌的林网里的咆哮而驯顺的河流，那些金属乐器、长号和打拍子的圆盘，响声大作，震动着凉亭栏杆上的屋顶。一个胸脯闪耀着制服上镀金钮扣的兵士打击着圆盘。我不知道它们有“铙钹”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他有时疯狂地撞击它们，教它们发出爆裂声，可真奇怪，那样的撞击，却没有使圆盘边缘迸发出火花来。我全副精神地瞧着它们良久，眼巴巴地等待着。

不只是广场,教堂刷上石灰的正面,高塔,阳台,群山和爬上山腰直至严寒地带左近的稀疏的林木，而且连阳光普照的晴空，都统统被军团乐队的音乐，被如此众多的神秘乐器的和声弄得神魂颠倒。指挥瞧都不瞧我们。每时每刻我们觉得他益发伟大，具有崇高的形象。他鼓起大肚子，发命

令使一些乐师停奏，用手势使声音减弱，或者顿时让喇叭改变吹奏方式，来完成某项必需的使命。

正当他们奏起一支瓦伊诺的时候，凉亭四周响起一阵叫嚷。

“听着，‘奇普罗’，等我一下，”我对他说，“我要去向阿尔西拉表示一下。”

在凉亭下呆若木鸡的小帕拉西奥斯霎时间嚷了起来。

“‘奇普罗’，‘小鬼’，埃内斯托。你们瞧我故乡卡凯帕的普鲁登西奥；是普鲁登西奥在吹单簧管呢。小普鲁登西奥！了不起！亲爱的神甫！”他指着他。因为他用食指指着他，那印第安人用眼睛和脑袋向我们打招呼。

“哈哈利亚！哈哈利亚！”

小帕拉西奥斯开始高举双手，蹦跳起来。他拥抱我们。

“普鲁登西奥！我的老乡！他本是印第安人，好兄弟们！他们把他送进了军队；我们曾经用哈拉乌伊斯为他送别。此刻，他在那里吹奏呢！棒极了！第一流的！”

我丢下他，让他和‘奇普罗’和‘小鬼’在一起。

“你们等等我。我马上就回来，”我对他们说。

我一心想见见萨尔维尼亚和阿尔西拉，还有安特罗。尔后，变成一只隼，在我一度幸福生活过的那些市镇上空飞旋，降落到屋脊上，沿着给村落提供水源的那些小溪的水流飞去。我扑落在树梢头，以及当作庄稼田的指示牌或者界标的熟悉的石头上，然后飞到天心鸣叫。

我看见了巴列，陪同着一群小姐，自视不凡地在悠悠漫

步。他那红色丝领带的大“孔波”显眼夺目，对他细瘦的脖颈，甚至对他这个讲究礼节的人品和他讲话时那么彬彬有礼，动着双唇，好象非他所有似的那种风度来说，硕大得令人会笑话其不堪粗笨。他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逗着姑娘们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多的仪态万方的少女、贵妇人和绅士，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大概是从庄园里把他们召来的。只有他们才在公园四周的人行道上跟军人们一起散步。市镇上的人不在里面的人行道和路上行走；他们成群地端坐着，要不就站立着。高年级的同学，也排成长行，在女子中学学生后面蹓跶。

萨尔维尼亚和阿尔西拉以及其他少女们聚成一群。她们身穿制服，显得愈加千娇百媚。黑色长统袜使阿尔西拉的小腿肚格外醒目，令人厌恶。相反，她头发却很美，具有成熟的大麦秆的那种光泽。她脸色也教人想起打谷场上磨好的大麦的色彩，虽则看上去略微暗淡一些，可能象随着节令变黄的含在裂片中成熟的野樱桃一样，有一层细微得很的茸毛覆在它的果皮上；她的眼睛宛如克洛林达，神情忧郁。为什么呢？对克洛林达，这可以解释。她生长和居住在一个荒凉多风的市镇里，四面是冬季短暂地开满花卉的干旱丘陵 隆冬季节,天气严寒,一连几星期,白雾下降,或者茫茫一片地飘落下来，几乎不再升起，沉到溪谷里，又徐缓地漫上崇山峻岭。“你们是什么地方的人？河岸的边沿地区，”人们对克洛林达的家乡赛萨的居民说。那里既不是堤岸又不是山岭。不是海水也不是河水，仅仅是严冬的蒙蒙

细雨和茫茫灰雾。它并不座落在黄沙漠野，也没有田畴或固定的牧场 ;在赛萨 ;只有衰草，一泓野兽和狐狸远道而来喝水的小清泉，以及社员们种植在谷底的南瓜，里面略含一些水分。这还不算，克洛林达的未婚夫举止粗鲁，手上有茧子。她是赛萨唯一的一枝永不凋落的花朵，如同她的故乡那样罕见，令人难以忘怀。她嗓子略带沙哑，大概是由于寒冬季节的潮湿和景色瑰丽的缘故。我心里怀念着赛萨姑娘，就无法挨近阿尔西拉。她的小腿和宽阔的腰身，教人生厌。我得离开。

我没有瞧见安特罗。我不即不离地跟着萨尔维尼亚。她和女友们尽量两眼不平视小伙子们。我比往常更加自信。我的漆皮鞋新颖大方；我系着领带；衬衫的袖口稍长。新衣服现在已经不再使我感到拘束。我昂起头，碰见上校和一帮背心上金链子璀璨夺目的绅士。我闪开身子，丝毫不感到他们使我产生那种谦卑和愤怒之心。“ 让他们过去吧，”我说。有两个我不认识的少年走近其中有萨尔维尼亚的那群姑娘，向她们颇为文雅地自我介绍一番。有个身材最高的在萨尔维尼亚身旁停住。

“ 我是警卫队司令的儿子。昨天刚到，”我听得他说。

他邀请她们再走一阵子，并且挽起了萨尔维尼亚的胳膊，把她和她的女伴们分开，挨着她走去。她们由着他们插进去，羞得满脸通红，慌得不知所措，可是我却认为她们容光焕发。

我不禁火冒三丈，困惑地尾随着这一群人，但又认不得

他们。到了拐角处，我看见安特罗爬在砖房上。他眼睛发红，浑浊无光，犹如嘴里插进了一根棍子的疯狗的眼睛。我在他身边站住。

“我要把他一劈两半，”他对我说“这就去！”

乐队奏起一支马里内拉①。那时是十二点光景。

他等他们走远几步。我们听见萨尔维尼亚吃吃地笑个不停。安特罗匆忙地随在他们后面。我也跟了上去。

他在少年肩上轻轻拍了一下“他是司令的儿子，”我提醒他。

“听着，”他对他说“听着，回来！”

他收住脚步。其他人转过身来，望着我们。由于散步的人一行一行地过来，我们大家都退到通大路的人行道一头。萨尔维尼亚脸色苍白。我发现她一心想走到我们四个男人的身边；她迷惘地瞅着我们。

“再过来一点。”安特罗提醒少年“你们走吧！”他对姑娘们说。她们唯命是从，很快地离去了。

安特罗把我们领到无花果树林里。那两个年轻人提心吊胆地走着。果林不远，约莫二十来米。我心里想司令的儿子也许会作些什么来阻拦我们。安特罗却制服了他们，把我们都控制住了；可能我的怒气起到了催促他的作用。“马卡斯卡”说的话，具有星期六闹事那天晚上，我们从白杨树林荫大道返回时他和我谈话时的那种语气。

①秘鲁的民间舞曲。

“ 您听着，”在果林里他对那少年说，“ 您挽着臂膀的那个少女，是我的情人。我是安特罗 · 萨马内斯。要是您想勾引她，您得先把我干掉，否则，要叫我屈服，休想。我是阿普里马克河上的人。 ”

我又再一次瞧见他似乎已经绑上护胫，握着马鞭。当然，他可以在庄园里杀佃农，“ 太容易了 ”，因为前一天他曾经对我坦白承认过。

“ 您可知道我是司令的儿子 ？”少年说，惊人地紧张不安，嘴唇微微颤抖。

“ 您父亲，”安特罗回答他，“ 也许您母亲，是一条母狗 ！”

其他一个，那个在旁边看着的少年，向他猛扑上来。安特罗及时蹲下身子，一把抓住他的双腿，把他朝一堵给我们挡住公园游客视线的剥落的墙壁摔去。安特罗的黑痣闪闪发亮；我觉得它们在颤动。

“ 这个女……这个混血姑娘是我要的，”军官的儿子嘶叫着，撒开腿就朝公园跑。安特罗没法拦住他。

另一个直起腰来。

“ 我们走远一点，”他说，“ 不是我就是你，准得有一个跪下来求饶。我也是司令的儿子。你们可别来劝架！ ”

乐队奏起一支进行曲；它已经逐渐离去。我得跟上乐师们。小帕拉西奥斯得把我介绍给普鲁登西奥。

“ 我和您没有任何纠葛。我无意中冒犯了你。我下跪。我下跪，年轻人 ！这可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 ！”安特罗说。

“ 马卡斯卡 ”果真弯下身子，一膝跪在尽是人粪的地上，

那是因为过往行人常在剥落的墙壁后面解手。

那个少年惊愕地瞧着他；我发现他眼睛里露出迷惘的神情，过后，他灵魂里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我是皮乌拉人，”他说“我一向不认为在阿班卡伊，在阿班卡伊……”

他把‘马卡斯卡’一手扶起，跟他拉拉手。

“我要去赶上乐师们，”我说。

我狂奔而去，丢下他们孤零零地站在那儿；我跑步的速度，对我内心的冲动来说，算不了什么，真算不了什么。

“普鲁登西奥！‘马卡斯卡，我！’我扯着嗓子喊“小帕拉西奥斯！”

我发现广场上空荡荡的；不再听到进行曲声。我继续死命地奔跑。在军营邻近才赶上兵士们。小帕拉西奥斯早已站在公路旁边。乐队进入兵营高大的拱门。乐师们排列成方阵，面对着从田野伸展到营房的那条砾石小路，齐步行进。

“下午我将在这里等候普鲁登西奥，”小帕拉西奥斯对我说。

“我和你同来。”

“不。你在堂娜费利巴的奇却酒铺里等我。首先我要去和他谈谈故乡的景物。”

“我不能听吗，小帕拉西奥斯？”

“因为我们要谈谈我家乡的事儿。我得讲给他听，之后，我们上辣味菜馆真的。”

“假如下午他们不让普鲁登西奥出来呢？”

“归营号是六点钟，饭后他就出来。我最好还是等着；你上学校去，代我向亲爱的神甫求情；告诉他我正等候着我的同乡。你最好跑步回去。”

“万一他们不让他出来呢？”

“我将在大门口央求，真的我将恳求中士，”他对我说，明知道我心中生疑。

我在通往营房的宽阔土路旁撇下了他。市镇上的男孩子和一些混血种人还在从营房向市镇中心走去；另一些人顺着那些蜿蜒于崇山峻岭的道路徒步爬上远处小小的山村，一个个在杂草和林木之间消失。

“他们将单独交谈他们家乡的事儿，正象我也将这么作，要是我在乐师中跟我村里的一位社员邂逅相逢的话。譬如科克奇或是费利佩·马伊瓦的一个儿子！”在回学校的路上，我边走边思量，摆脱不了卡凯帕印第安人和帕拉西奥斯那种如此突然的发现和相逢的念头。普鲁登西奥将打听他所有的亲戚，将要结婚的少女和青年，老爷爷、老婆婆和他村里的乐师们；还有某个竖琴手，某个有名的印第安笛手，曼陀林琴手，或是小六弦琴手；他将打听制作这些乐器的能手们，以及男女织布工。是什么模样的少女缝制那最驰名的穗饰披巾或者腰带的呢？是为谁所作的呢？他们将朗声大笑。普鲁登西奥或许将拿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取笑一番；也许是个独眼暴躁的汉子，某个吝啬鬼乡邻，要不就是神甫本人和虔诚的女信徒们；或者某一头跛足而有用的驴子，它

小跑时，把它的主子在背上左右摇晃颠簸。要是骑它的是位少女，人们将津津乐道笑谈这些故事！小帕拉西奥斯多半将笑得前仰后合。单簧管手还将问起村里有名的牲口；大概是某个小地主幸运地豢养着的一对精壮辛勤的耕牛；被它们主人装饰起来的母牛；还有那些狗、公鸡；尤其是狗。小帕拉西奥斯故乡那个地区有许多美洲狮和狐狸；有一条勇敢凶猛的狗，消灭了狐狸，或者追捕美洲狮而负了重伤，就会在市镇上赫赫有名，被人人称道。之后，小帕拉西奥斯将会询问他的士兵生涯，使乐师不胜厌烦。他怎么会去学习吹奏那种仅仅在大城市里才有的乐器呢？怎么会的呢，怎么会的呢？上校是干什么的？也许他见过将军。而他，普鲁登西奥，开机关枪吗？那武器怎么样？它的子弹能射多远？一发炮弹真的能掘开一口矿井，挖出一群公牛的内脏，轰掉一百万并肩而立的人的脑袋吗？那一百万人的鲜血真的能奔流，飞溅，形成河水一般的泡沫吗？将军或是上尉真有那种胆量，敢在血河旁边痛饮白兰地酒吗？中士真的没有那种胆气吗？虽则在鏖战中，他们比上校们还要狂暴凶恶，用纵队行进时手持的毛瑟枪上的刺刀挖出基督徒的五脏六腑。“据传说，在战争中，兵士们象狗那样狂怒，甚至舔吃鲜血；站立起来时，就象刽子手一样，连颚骨，直至胸脯，都沾着血迹，一路呼喊着朝前走去。人们常说，电闪雷鸣和该打入地狱的人，都没有象他们那样使人吓得魂不附体。基督徒，基督徒，好兄弟们！”夜晚，帕拉西奥斯常坐在廊下台阶上讲给我们听。我受到了他对战争恐怖的感染。跟他在

一起，我们常常心里想最好还是在二十一岁前死去。“对战死疆场的人，连月亮妈妈也不怜悯他们。听说，她不为他们哭泣。月光不照亮尸体的牙齿；相反，尸体的牙齿，据说会随月亮变成黑色。在疆场上，白骨得遭受深重的苦难，直至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兀鹰啄食了那些人的一具尸体，就呕吐不止。”

小帕拉西奥斯一朝谈起死人和被宣判永劫之罪的人，就永远没完没了。我们听他讲完后上床时，犹如走向一个冰封的深渊,簌簌发抖。

现在他将和普鲁登西奥谈论他的恐惧，那些威吓他的军官，和他们训练屠杀时使用的枪械；然后他将给我们讲他的新发现。跟乐师的邂逅相逢，竟使他忘却就在他茫然不知所措，在公路上，头顶烈日，站着等候单簧管手的那个时辰,就是奥古斯托神甫得给他‘害人精’的时候。这时候,天朗气清,不染一丝云彩,他象我一样,不是庄稼人。

我在街道上边走边回想这些往事。我不得不慢悠悠地走着。

在学校附近，我看见出现了两个科查尔卡斯圣母的基米丘①。他们从通往库斯科去的那条大道走进了街角。我在校门口跟他们打了个照面。其中一个吹奏一管六孔竖笛，招徕人群。一只小鹦鹉在圣母的玻璃神龛上踱步，欢快活泼，羽毛丰满，瞟着过往行人。不过这外乡人的伙伴的脸庞

①游唱的印第安人，背着一个供奉圣母的架子，漫游各市镇，收集布施。

和外表，却比我在清脆地响彻凄凉乐声的高原地区曾经听到过的六孔竖笛声更唤起我的注意。他们两人打扮得象安达瓦伊拉斯穿灰斑粗呢衣衫的印第安人。伙伴长着一把近乎金黄色的胡子,上衣奇短,脖子上绕着一条厚围巾,深色底子，在波浪形的线条中印有好似黄色水生植物的大花朵图案，走路时耷拉着脑袋，头发分两绺纷垂在围巾上。他看了我一眼,双目明亮,闪射出某种深沉不安的神情,说不定是个白痴。我尾随了他几步。他开始扯开嗓子用克丘亚语唱歌。声调跟他眼睛一样尖锐明亮。唱的赞歌调子缓慢。紧随着他的人群和孩子们都肃静无声。赞歌宛转动听。基米丘放慢脚步。我不能再跟他们走远去。歌手的双唇染着古柯叶汁的颜色。我发现他一只手拎着一个装了利普塔①的带金属小口的梨状瓜皮容器。"他是哪里人,哪里人?"我惊愕地心中自问。可能我在孩提时代，下山岗或者在光秃秃的旷野穿行时，在某个村庄里见到过和听到过。他的脸容，他的使我苦恼的眼神,那么尖锐的音调,那金黄的胡子,也许还有围巾，都并非他独有，它们似乎从我的身上，从我的记忆中浮现了出来。他们走了。一小群人在后面跟着。"我找他去，"我说。"在阿班卡伊要找他,是很容易的，"后来,我就进了学校。

一个竖琴手在堂娜费利巴的奇却酒铺里独自拨动他那叮咚响的琴弦。我对他没有小提琴伴奏感到惊奇。小提琴

①石灰或是蒺藜灰，嚼古柯叶时拌入。

和竖琴是市镇上通常的弦乐队。我熟悉的几个赫赫有名的竖琴手，只有在节庆的日子里单独受聘；他们不需要协助。有人敲击竖琴精致的木质，打着节拍，使舞蹈沸腾起来。优美的竖琴声听来清脆悦耳。午夜，按照节日的习俗，欢庆的人们涌向街头和广场，婆娑起舞。竖琴手用胸脯和肩膀荷着乐器，宽阔的一头朝上，弦线挨近下巴颏。在空旷的场地上，琴声毫不减弱，能传到广场各入口处以外一个多街区之远。按照伴奏的风格，人们一眼便认出了那些有时受聘于十分遥远的市镇的颇负盛名的竖琴手。“这可能是一个伟大的竖琴手，”我心里想，看着这个男人面对乐器，端坐在辣味菜馆的一角。

象我这样岁数的小伙子们惯常上辣味菜馆，虽则难得独个儿去。我没有坐下来，倚墙伫立在竖琴手身旁。顾客已经很多。我真想穿件旧衣服，但是星期四不可能。人家用诧异的眼光打量我。女侍者们认出了我，诙谐俏皮地笑起来。和我谈论过堂娜费利巴的那一个递给我一大杯奇却酒。在那当儿，竖琴手开始调整琴弦。

我怎能不坐在桌边就把这么多奇却酒一饮而尽呢？她带着一副胜利的表情瞧着我。

“喂，喝吧，孩子！”她对我说。

不。她不是在捉弄我；她嘻嘻地笑着。

“喂，喝吧，孩子。我象给男子汉那样地给你端来了。”

我朝左右望望。竖琴手向我转过脸来，也放声大笑。

我双手举杯，只停顿了两三下，就一口气把奇却酒朝喉

咙里灌下去。喝完，脚都站不稳了。

“ 啊哟 ,真干脆 ! ”女侍者说。她满脸污黑，高耸滚圆的胸脯在她粉红色的紧身胸衣下快活地显露出来。

我心里感到一股要跑上街去的强烈的冲动；到外面去等候小帕拉西奥斯。

“ 喂 ,你将听到奥夫利塔斯 ‘ 帕帕查 ,①的歌声 ,”女侍者指着竖琴手对我说:“ 他也将歌唱堂娜费利巴。”

她从我手里接过酒杯，跑下厨房。她美妙的臀部有节奏地扭动着；赤裸的大腿，光着的脚板，在腌臜的土地上显得富有青春活力。她脑袋低垂在紫罗兰色小头巾的一端，迈着小步，身轻如燕地走着。竖琴手已经偷偷地观察到我焦灼的心情；我发觉他在瞅着我。

“ 好极了 ,小伙子 !”他对我说。

我心中恍然明白他准是一位饱经世故的音乐家，大概已经参加过上千次混血种人、庄园老爷和印第安人的喜庆节日 ;人们唤他做‘ 帕帕查 ”,只不过因为他是一位在几百座市镇里遐迩闻名的大师。我得离去，要不就在某张桌边坐下。我的胶鞋、衬衫的长袖子、领带 ,使我感到拘束而窘困。我不能安下心来。去靠近谁？坐在什么地方？四个兵士在那时候进了奇却酒铺。其中之一是个下士。他们在竖琴手近旁围着一张桌子坐下。下士叫人侍候他。

“ 听着 ,过来 ,头发美丽的姑娘 ,”他操着库斯科的克丘

①意为“ 大神甫 ”，一种赞美意思的爱称。

亚语说。

女侍者走过来的时候，下士向她说了一句淫猥而粗鲁的话。兵士们一阵爽朗的大笑。下士发现了我。

“喂,跟这姑娘去欢乐吧。别弄痛了她,真的,小伙子,”他操西班牙语说。

“蠢驴,蠢驴!”姑娘说。

“不是蠢驴,是小羔羊似的痴情汉,”下士回答她,我们都捧腹大笑。

竖琴手继续在调他乐器的音。他分明是个“帕帕查”。他飞快地调整着，从弦线上扣出琶音和高亢响亮的音阶。即使当竖琴手胆怯或者平庸的时候，音调亦不低沉。奇却酒铺的天花板上，摇曳着长条长条的黑烟炱。更多的兵士走进门来，然而普鲁登西奥和小帕拉西奥斯却始终没有到。我得离去。

竖琴手开始弹起一支瓦伊诺，不是纯粹的阿班卡伊节奏，而是阿亚库乔或是胡卡维利卡的格调。瓦伊诺抑扬的音调中稍带阿普里马克的风格。他低声随唱。空气清澈的高原上人们的脸容浮在我眼前：

在乌塔里浩荡的原野上，
彩蝶啊，
你可别哭泣，
我还活着，
我得回到你身边，

我得返回。
当我不在人间，
当我消失的时候，
你将穿着丧服，
学会悲啼。

奥夫利塔斯大师何以在那星期日挑选这支歌开始弹唱呢？我在阿班卡伊从没听到过这么哀戚的歌词和旋律。

第三次四重唱开始的时候，科查尔卡斯圣母基米丘的伙伴踏进了奇却酒铺。他低垂着头在人群中走着，朝竖琴而来。他依旧系着一条经纬散乱的围巾；他的形象给人的印象，在大白天的街上和在这幽暗的小铺里完全一模一样。波浪形线条，黄橙橙的色泽，似乎在闪闪发光，花朵鲜艳夺目，仿佛隆起着，不象织物上的图案。那是些硕大的花朵，几乎占了围巾的整个幅面 漆黑的底子上，有一朵玫瑰花和带冠的石竹。在任何市镇上，从未见到过这样粗厚的织物；他还有摩洛查科的长统袜和南方的丘略①。我在近旁瞧了它一眼，惊奇地发现围巾满是污迹。

我还活着。
猎鹰将对你谈及我，
高天之上的星星将对你谈及我，
我还得回来。

①印第安人的便帽。

还得返回。
非哭泣之时，
彩蝶啊。
我在峰顶垒的赛瓦①
尚未崩塌，
可向它探问我。

竖琴手继续奏出悦耳的音调。瓦伊诺的诗节已经奏毕。

基米丘的伙伴要了奇却酒。他瞅着放声歌唱的竖琴手，那明亮的双眼如同天色朦胧中一只雀鹰的眼睛一般晶光闪灼；后来，他的目光落到了我身上。“我曾经见过他！在什么地方？”我心中又暗自问道。他灌下一大杯叫做“将军”杯的奇却酒。然后，他更挨近了大师一些。竖琴手在金属弦线上奏出美妙的音乐。这人在竖琴手背后挨我站着，是一个小个子，矮小得很，几乎是个侏儒，又胖又肥。他在街上唱圣母庄严的赞歌的时候，我没法看出他真正的身材。他准觉察到我在呆呆地打量着他。“竖琴手，真棒，”他指着音乐家尖声尖气地对我说。旋律一结束，他接下去开始唱道：

帕雷圣科斯河，
滔滔的大河，
你不得分岔，

①行人在溪谷垒的石堆。

直到我回来，
直到我返回。

因为要是你分成几股岔道，
要是你奔向河流，
在我饲养的细小的鱼儿中
有人将垂钓，
它们受到糟蹋将在沙滩上死亡。

节奏甚至更加缓慢，更加忧伤；曲调和歌词则格外悲哀。尖利的声音宛如一股冷水，朝我本来已经焦虑的心头浇来。奥夫利塔斯“帕帕查”热情奔放地重复着旋律，就象帕雷圣科斯人曾经弹奏过的那样。竖琴使歌声悠扬悦耳，它没有那人的声音中那种强烈的悲伤感情。在深沉的河流，在这些岩石，灌木，和阳光普照的深渊中，为什么歌曲的节奏会美妙动人，奔腾的水流会汹涌澎湃，悬崖绝壁会外表那么可怕？大概因为在那些峻岩中，无限婀娜媚人的小花朵儿在空中跳舞，因为大河隆隆呼啸着的疾流在繁花和攀缘植物中奔流而过，鸟儿在那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更加欢乐而幸福。歌手在其后的诗句中继续有板有眼地哀唱：

当旅客回到你身边的时候
你将分成几股岔道，奔向汉流。
而我自己，到细小的鱼儿的地方，
我将饲养它们，照料它们。

要是它们缺乏你给它们的水，
要是它们缺沙，
我将饲养它们
用我洁净的泪水，
用我的眸子。

谁能指出什么是区分英雄气概和悲恸欲绝的准则？一个人能够和着这样的一首乐曲恸哭不已，直至衰弱无力，或是消亡，然而也可能同许多秃鹰和雄狮搏斗，甚至和魔鬼们；据传说，它们栖身于高山湖泊的深底和满是山影憧憧的陡坡。我一面聆听这歌声，一面感到有足够的准备去和恶魔搏斗。任它戴上美洲狮或者秃鹰的皮假面具，挥舞巨大的羽毛或者张牙舞爪地现身吧。我要迎上去，一定能战胜它。

顾客们不再饮酒畅谈。没有人想跳舞。基米丘的伙伴唱完后，下士举着一杯奇却酒走到他身边，向他敬酒，一心想邀他到他的桌子上去。他不接受，安坐在竖琴后面的地上。我弯下身子，提高了嗓子，用克丘亚语问他：

“几年前,在温图纳耶稣的一个节日里,你不是跟另一个基米丘到过奥卡拉吗？”

“到过,”他对我说。

“你曾经在环礁湖旁边,传说耶稣曾经在那里显灵的大操场上唱过歌？”

“是的。”

“你赶路的时候脚上扎了一根‘安库，树的刺。我的父亲，一个碧眼的绅士，还给过你半磅金币？”

“对！你那时还是个小孩子，就这样，这样小，”他在地面上比划着高度。

我们继续用克丘亚语交谈着。

我在他身旁坐下。女侍者给我们端来奇却酒。她一眼看见我在地上挨着歌手，就爽朗地大笑起来。奇却酒铺里顾客和外地人已经很多。

“那是帕雷圣科斯斯的曲子吗？”

“不。是卢卡纳马尔卡。从海滨回来的一个小伙子唱过它。唱时配上市镇的曲调。我在此地的街上听到的，我这才走进门来。因为我是歌手。”

“那小伙子呢？”

“直接回海滨去了堂路易斯·希尔维托。”

“堂？”

“对的，堂。他早就是一副绅士气派了。是我的堂兄弟，经营裁缝铺。”

“那你呢？”

“背着科查尔卡斯圣母闯南走北，经年累月！我从不在奇却酒铺唱歌。可我兄弟，他歌声嘹亮。他返回故乡的时候，他的姑娘们都有了主儿。她们受尽煎熬。女人总是苦命。”

“那围巾呢？”

“来自帕雷圣科斯斯。真的！”

“ 你女人的 ?”

“女人？我带着圣母流浪，流浪，走江湖。一个独眼小姑娘给我编织的。 ”

“一个独眼小姑娘 ?”

“干得可快呢。难道褪色了吗？它的颜色永远是鲜亮的。”

“可是圣母却来自科查尔卡斯？而帕雷圣科斯远在他方。”

“我闯江湖，快活地漫游。并非从小就在卢卡纳马尔卡的。”

“那么独眼姑娘呢 ?”

“是帕雷圣科斯人，而且是圣母的信徒。真的！ ”

“那只玻璃盒呢 ?”

“ 老货 ,是圣母的。”

我对他背了二十个不同市镇的名字。他都熟悉。

“那么你 ,孩子 ,为什么到处漫游 ?”

“我父亲也是个东西南北人。”

歌手眼睛里神秘的色彩已经大大消失。他用鼓起我勇气的和善眼光亲热地瞧着我。我把他围巾的一端攥在手里 。

歌手浑身是汗酸气味和毛织品腌臜的臭气；可我习惯于这种人身上发散出来的气味，它们非但没有使我感到不舒服，反而勾起我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他是印第安人，活象我的乡亲。他不是庄园里的人。他上奇却酒铺来唱歌；

下士向他敬酒；酒铺也这样；现在我们坐在一起。我没有见到堂娜费利巴的丈夫。

"我们来点辣味菜。我请客，"我对歌手说。"你叫什么？"

"赫苏斯·瓦兰卡·加夫列尔。"

"加夫列尔？"

"赫苏斯·瓦兰卡·加夫列尔。"

"赫苏斯,你在奥卡拉戴过一顶一色深红的遮耳便帽没有？"

"戴过,孩子;是朱红色的。"

"我们绕着大湖走的时候,你也因此而在大草原上被辨认出来。你只有那种颜色的遮耳便帽。数百只鹁鸽从大湖的一头飞到另一头，飞扑到山楂树的高岗上。小鸭子曲曲折折地嬉游,在水面上拖出一道道水纹来。"

"是那样的,孩子;大草原上有的是山楂树！水中也有山楂树的山岗。"

"我们去吃点辣味菜？我父亲从科拉科拉给我捎来了钱。"

"啊,科拉科拉！小五弦琴拉得悠悠扬扬。"

早已没有空桌子了。奥夫利塔斯大师弹奏起阿班卡伊优美的瓦伊诺。下士和兵士们一起跳起舞来。奇却酒铺女侍者之一，就是招待我一杯奇却酒的那一个，从中脱身出来,招呼几张桌子,随后又回到兵士那里。她侧着脑袋,混圆肥胖的胳膊轻盈地摆动着，表演出袅娜的姿态。她抬起脚

时,稍稍用脚跺地,要么就在愉快的旋律下,在兵士中间来回走着。我感到满心快活。我们站起来看着这姑娘，等着朝厨房里去。

其他的混血种顾客不跳舞，看着那些兵士。堂娜费利巴的丈夫不在，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 阿班卡伊的瓦伊诺,真是美妙动听 看着跳舞,听着听着,心灵就失去了热情,’堂赫苏斯一直在用克丘亚语说话。

奥夫利塔斯大师唱道：

喔！我的红雀，红雀，
刁钻促狭。
你在我的蚕豆田里偷盗，
红雀。
你在我的玉米地里偷盗，
红雀。
假装在我的蚕豆田里偷盗，
红雀。
假装在我玉米地里偷盗，
红雀。
你盗去了我细小的心灵，
红雀。

他用一首旋律狂野热烈的赋格曲结束了舞蹈。兵士们有力地用脚跺地，都已浑身汗水淋淋。

等了片刻,我朝厨房走去,要了些辣味。厨师是个胖胖

的混血种少妇,手上戴着几个指环,耳朵上垂着金耳坠。

“ 您是堂娜费利巴的朋友吗 ?”我用克丘亚语问她。她点头默认。

“ 我在帕蒂班巴给妇女们分发过食盐,”我对他说 她微微一笑。

“ 堂娜费利巴,喔,我的干亲家。我们把堂帕雷德斯撵走了。”

“ 堂帕雷德斯 ?”

“ 因为他是个懒汉。他可能已经上别家辣味菜馆去了,”她又淡然一笑。

“ 为了这个歌手,给我们来点吃的吧。”

她在灶旁给我们端来几大盘菜。我们站着开始品尝起辣味来,其辣无比,但是歌手却爱吃。“ 真可口 ! ”他说。

奇却酒铺姑娘不大理会我们，甚至我和她谈起堂娜费利巴的时候，也是如此。她瞅着竖琴手。

那不是跳舞的那个女侍者，而是另一个较年长的走到乐师的身边。我们只见她要他弹奏某种旋律。

“ 行,”奥夫利塔斯大师说。

他弹起一首如同圣诞节‘ 哈依利 ’那样的曲子。节奏和哈依利最终的配合旋律极类似。顾客们都感到惊讶。堂赫苏斯和我眼巴巴地望着乐师。混血姑娘开始唱道：

人们常说：瓦鲁罗，瓦鲁罗。
没法，

没法，
怎么准能，
何以准能，
哼！准能什么，
吓得屁滚尿流的瓦鲁罗
凭堂娜费利巴的手
凭堂娜费利巴的威力。
瓦鲁罗，瓦鲁罗，
准能什么，
你该逃向何方。
堂娜费利巴的母骡，
母骡的内脏，
要是迷了路，它们把你引入歧路，
瓦鲁罗，瓦鲁罗。

兵士们满心疑团。下士的脸色似乎沉了下来；尽管他表情沉闷，却可以发现他眼睛里露出慌乱的神气。

兵士中有一个试图起身。他眼中闪耀的不是凶光而是骤然急越的节拍在跳舞者身上燃起的火花。多半他在家乡是个哈依利或是剪刀舞的舞蹈者，他一心想向他人挑战，因为哈依利的赋格曲或者剪刀舞是比赛的舞蹈。可是我认为已经洞察到了舞蹈的主要特色。

“皮鲁昌！”我对歌手说，“我觉得这是我家乡欢庆河水流淌时跳的舞蹈，在乔皮，在乔皮的艾留。皮鲁昌！”

歌手做了个姿势，表示否定。

“伊马查，”他说“皮鲁昌要快得多。”

女侍者再度唱起歌来。三个厨娘低声随唱。我依旧在观察着兵士和下士，一面倾听这首仿佛帕查查卡河之水滚滚而来的歌曲。之后，这里将发生什么事啊？在刹那间，我发现女侍者也有痘瘢，也是满脸麻子。

那个试图站起身子的士兵溜到竖琴手面前的小块空地。下士心中又狐疑起来，浑身直冒汗。

兵士没有要混血姑娘停住不唱，而是举起两臂，开始熟练地跳起舞来。

“妙极了！啊，妙极了！”歌手堂赫苏斯叫道。他两眼再次射出那种明亮、深沉和不可思议的闪光。我心中明白，在那当儿，对于他，我已不复存在。他凝视着兵士，似乎他已不是正在跳舞的军人，而是他自己慷慨豪爽的心灵，科查尔卡斯圣母的歌手的心灵。

“卡蒂！”① 他冲着兵士叫喊“卡蒂！”

兵士在空中旋转，劈开两腿落下，再次蹦跳起来；接着踏着复杂的步子，用脚跺地，两脚轮换交替支着一只脚，用另一只击打拍子，把它举到齐膝高。奥夫利塔斯大师似乎在使舞蹈的节奏愈加狂野激烈；他压根儿一眼都不瞧舞蹈者，可是我却认为，他那样低垂着头，不只是在紧跟着他，而且还在盯着他；他双手被兵士的弹跳和身体的动作所支配；

①克丘亚语：赶快。

双方都被同一种力量所驱使。那个姑娘已经当场唱起舞曲的歌词来；她象舞蹈者和乐师一样，同样处于不可预测之中。

瓦鲁罗,瓦鲁罗，
你是什么，什么所做；
嘿！是铅，仅只是铅，
是铅所做；
嘿！是牛粪
是牛粪所做。

这是舞曲的末尾一节。然后，竖琴手和兵士显得孤零零的了。奥夫利塔斯大师着手变换旋律和节奏。我们无法洞悉改变多种节奏是从什么人产生，在什么人身上开始的，是兵士还是竖琴手。然而他不是阿班卡伊人，这可以拿得稳！他来自起于燥热之中，迤逦伸展，迄于漫天雪飘之下的那个狭窄的山谷；在它最稠密的地区，热气蒸腾，弥漫着甘蔗渣的气味；黄蜂群集，沉默而幽幽哭泣的佃农到处都是。

我们一个个站着观看兵士的当儿，一个瓦鲁罗，国民警卫队队员，命令乐声停住，舞蹈止息。

“滚出来!'他当门吆喝。

没有人看见他进来。大概他是从街上听到歌声，才进来的。

“我懂得克丘亚语，我是保萨人，来逮捕竖琴手和兵士

的，’他说。

他身后出现另一个警卫队员。两个人都头戴系皮带的硬壳宽边尖顶帽。衣服上红艳艳的布条在苍茫的暮色里显得一清二楚。都是胡子刮得光光的，高个儿。护胫和鞋子，尽管蒙着一层阿班卡伊大街上的浮土，依然亮堂堂的。

圣母的歌手不动声色地向他们望去，深邃的眼睛瞧着他们，好象那两个瓦鲁罗尚在遥远之处。

两个警卫队员腰上挂着手枪。其中之一掏出武器，从门口瞄准众人。另一个冲着乐师走去。胖胖的混血姑娘走出厨房，她似乎毫无畏惧之色。一些男人连滚带爬地想逃出奇却酒铺。警卫队员命令他们回进去。

另一个瓦鲁罗刚走到兵士那儿，下士从桌子旁虎地站了起来。

“我，下士，我说了算，’他说。

警卫队员眏眏眼睛。

“您下岗了，是我值日，’他回答。

“我说了算，我是下士，’下士用他粗鲁的西班牙语重复说。“来，孔德迈塔，’他命令兵士。

下士身材矮小，立脚甚稳，只是已喝得醉醺醺的，两眼迟钝。他两脚稍稍劈开，把警卫队员仔细打量。兵士走到下士桌子旁。警卫队员听任他。

“但是您被捕了，’他对奥夫利塔斯大师说，凶暴地抓住他的上衣，把他一把拉起，迫使他站住。

“我，我以此为生，先生，’大师说。“把奇却酒铺女主

人带走吧。”

他操的是一口标准非凡的西班牙语。

“把他带过来！”另一个警卫队员从门口向他大声嚷。

奇却酒铺女店主尖声厉叫着朝警卫队员猛扑过去。

“那么，把我带走。您想开，就开枪吧！开枪好了！他没有罪，”她对他讲克丘亚语。三个女侍者把警卫队员团团围住。

我身旁的歌手，用他最宏大的声音，唱出了一首宗教圣歌最初的几个音调。

警卫队员已经被混血女人捆绑起来；她们缚住他的双脚和两臂，差点把他摔倒。另一个开枪射击。

“哈哈利亚，子弹！”腌肿的奇却酒铺女人尖锐地呼叫，愈加死抱住警卫队员的双腿不放。堂赫苏斯依旧唱着圣歌，仿佛他是在一座教堂里，或是站在被暴涨的河水冲毁的一个村落的断砖碎瓦之中。

下士叫歌手停住“;‘乌帕利亚,,兄弟,’他对他说,然后缓步向五花大绑的警卫队员走去；兵士们都跟在他后面。

“松手,松手!马米塔,松手!’他对腌肿的奇却酒铺女人说。

她把警卫队员松了绑，其他几个也学她样；她们退后了几步。

“我们走吧,警卫队员!’下士对瓦鲁罗说。

“带着竖琴手!”

“是这样,带着竖琴手。开步走!”下士下令。兵士们拖

着竖琴手。舞蹈的兵士殿后。

女人们满面惊诧。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下士提高嗓门说“我，就是军队！”

他狂傲嚣张地走在队伍的前面。

臃肿的奇却酒铺女人拿不定主意。她心里复杂地在想，象看一群猪似地瞧着那些心里七上八下地站着的顾客。她又端详歌手，看了看斜靠在墙上的竖琴，又望望我。这时候，兵士们已经走上大街。

圣母的歌手一个箭步朝竖琴跳了过去。

“我！‘帕帕查，！’他说。

他拨动琴弦调音，手指抓住弦线，让它们发出叮咚的声音。紧接着他弹起了兵士跳的那支舞曲。他不善‘低调”；在低沉的音符上他的右手不能恰到好处地奏出不同的和弦，可是从金属弦线上发出的旋律，却犹如一团喷射的火焰。流浪者的脸膛和额角，映照得红彤彤的，胡子似乎闪闪发亮，两眼深邃，一如雀鹰的眼睛。可是任何哪个无知的动物都无法使它的目光具有那种有感染力的，比世界上一切光亮和阴影更加复杂、更加深刻的狂喜。我得随着那音乐节拍跳舞。早该如此了。我曾经在教堂的门廊里观看过跳剪刀舞者魔鬼般的蹦跳，猫儿般的摆弄腿脚，跃入空中，迈着小步，蜈蚣步，穿过村庄里石板的走廊。天麻麻亮，在晓色中，我曾经瞧见他们敲着钢剪，在公墓的墙头舞蹈，晨曦似乎从剪刀的尖端吐露。我上千次地想学他们的样；在学校里，在

孩子们中间，都模仿过。而今我能够随着我朋友的音乐，在那里，在惊骇万状的观众面前一显身手了。他们需要某种离奇的，使他们震惊的，能把灵魂归还给他们的东西，以便走出去,营救奥夫利塔斯‘ 帕帕查 ”。可是顾客们却翻倒桌椅，一个个逃之夭夭。奇却酒铺女人用克丘亚语辱骂他们：

“ 坎拉,维斯维斯,没娘养的,石头缝里崩出来的。”

我们得同歌手缓步而行，辣味菜馆已经一片肃静。我和堂赫苏斯一起走了很久，穿过窄巷和田野。

他落脚在一条经过山岗来自阿班卡伊的沟渠附近的一所玉米秆屋顶的茅屋里。基米丘睡在走廊里。小鹦鹉站在圣母的玻璃神龛上捉蚤子。天色已晚。温暖的阳光射进廊下，向通往安达瓦伊拉斯去的大道对峙的峰峦沉下去的太阳，正照耀着他。我们抵达时感到浑身困倦。

“ 塔塔利亚,塔塔！① ”歌手说。

于是我思念起忘恩负义的小帕拉西奥斯来。他准和单簧管手在另一家奇却酒铺或是在旷野里娓娓畅谈，消磨了整个下午。

“ 傍晚时分,你们收集布施吗 ？”我问堂赫苏斯。

“ 不，”他对我说。“ 我们明天动身。阿班卡伊可不是地方 。”

是的！科查尔卡斯圣母由她的基米丘背着，在混血种人的善男信女村村落落里信步走着。圣母的仆人们只操克

① 克丘亚语，“喔天哪，不可能！”困难或辛酸的时刻最常用的词句。

丘亚语。在城市里，她走遍各市区，进入教堂，或是最大的教堂，要不就在门廊里伫立片刻，对教堂致敬，然后离去。他们走几百里格的路，基米丘吹着六孔竖笛，小鹦鹉在玻璃神龛上，要不就在流浪者的肩头，眺望着田畴。他们一走进村庄，顿时产生一片节日的气氛。基米丘和他的伙伴，要是到了那里，颇受到尊敬。可是在这里，在阿班卡伊，尽是兵士，尽是那些带踢马刺和雪亮护胫的警卫队员，和新来的老爷们；他们露出地主管家那样目空一切的神情，瞧着市井上的人。科查尔卡斯圣母，她的小鹦鹉，基米丘以及歌手，又能何所作为，何所作为？再见吧！我在廊下和堂赫苏斯作别。

“帕帕，堂赫苏斯，到帕查查卡河大桥上的十字架下放声歌唱吧，”我对他说，“为我高声歌唱，以便我立即离去。”

“好吧！”他答道，“好吧！我们将和圣母一起歇脚。”

“你也将恳求大河，堂赫苏斯。”

“肯定的。我将恳求‘阿普，帕查查卡’。”

“你对圣父说我将去辞行。”

“准定！”

我拥抱了他。太阳向对面乱石累累，尽是深渊的重山群岭沉落下去。

我在惶惑、畏惧和幸福的情绪中，返回阿班卡伊。

我逢到军乐队正在向广场进发，后面跟着大群孩子、“公子哥儿”和混血种人。一些孩子在狂奔，蹦来跳去，摆动

着他们的破衣褴衫，绊着石头跌了一跤，就一骨碌爬起来，毫无半句怨言。他们把乐师们围住，团团围住，走近去端详他们，观察乐器。乐队背后已经人群麇集；他们过份摆动双臂，尽力迈着大步；一落后，就不得不没命奔跑，生怕空隙给他人占去。粗野的孩子们盯着乐器，特别是如此壮观的巨大的金属低音乐器。他们笑得咧了嘴，因为乐器使兵士们小得如同侏儒，好似别致的小虫。他们笑声朗朗，听着进行曲；互相望望，追逐嬉戏。一小群一小群混血种人和一些社员，表情严肃地沿着人行道或者街道伴随着乐队。孩子们追逐着，躲藏在混血种人和女人们背后，抱住他们的腿脚，明亮的眼睛，毫无顾忌地注视着大人，闪射出欢乐的光彩，犹如在海上或是林子里，太阳使雨水形成大量的霜花熠熠闪烁一般。

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感染上单纯的孩子们这种纯洁的幸福；我走到乐队一侧，走近大乐器。我一眼认出了小帕拉西奥斯；他几乎走在普鲁登西奥身旁。他不和大街上欢跃的一帮帮少年为伍，独个儿走着。只见他摆出一副傲慢的神气，脸色严峻，似乎有点象是乐队的一员，虽则不知道他起的是什么作用。难道他扣动着某根与进行曲和乐器协调配合必不可少的秘密的无形弦线吗？我细细地瞧着他，恍然明白他是乐队唯一的观众，要不就是真正严肃的一个伴随者。

我来到公园。孩子们一片欢腾，叫叫嚷嚷。他们涌入园内，践踏玫瑰和其他花卉，都想抢先赶到凉亭旁边。一片

广场！人们一进去，会因为场地陡变或是怀旧，而感到某些不同。我试图寻找小帕拉西奥斯，可是他同样也在狂奔，也许已经攥住铁栅栏，站在凉亭的前列。我在园内一条人行道上停住脚步。

把公园和邻近住宅及其人行道隔开的那条宽阔的大街上，杂草丛生。夜间，沿海山谷里和丛林附近山峦中火热深谷里的典型的会飞的蟋蟀，在那里鸣唱。纵然乐队高声演奏，蟋蟀却在空中滑翔，有些显然是在远处歌唱。我为这些秋虫所吸引。会飞的蟋蟀？在我当年居住过的村落里，谁告诉我蟋蟀能够展翅飞翔，我将认为他是狂言乱语。它们象生长在温暖或是寒冷地区的蟋蟀一样纤细，活跃，摆动着长长的触须，探测它们要降落的陌生道路或是场地。它们危险地飞进明光晶亮的屋内。人们象沿海地方那样扑打，把它们弄死，丝毫不考虑它们非常悦耳的歌声，无害而优美的体形。他们捕捉来自景色迷人之地的一位使者和来客，在感到它无比细小冰凉的身躯在手掌上悸动之后，可能会把它放掉。那天晚上，我一心想把在人行道上冒着那么多风险的蟋蟀赶走。我故乡的蟋蟀没有残忍的翅翼；夜晚，从人们四周的田野里，清脆地鸣唱，令人神往。在阿班卡伊，它们得加以保护。捕捉它们，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带到远方，很费一番手脚 因为此外,它们身体脆软,关节薄弱,翅翼容易解体 看到它们断臂,缺腿,或者没有翅翼,就那么可怕,好象发现人们把它们扑打在室内地上或是人行道的石块上时，它们留下的斑点和某些痕迹一样。幸亏那天晚上，飞到光

秃秃的田野附近公园里的蟋蟀寥寥无几。音乐帮了我大忙。

正当我有片刻功夫全神贯注地瞧着公园里的行人的时候，我发觉已经走近园隅，有些人万分好奇地在端详我。我正在少年，决意回学校好好上学，捧卷读书。我看见安特罗正偕同司令的儿子一路走来。两人身材均等，可是沿海人走起路来格外倜傥风流，清瘦而并不觉得形销骨立。他目光闪灼地瞟着行人和姑娘们。女学生已不穿校服，我认出了几个，现在的少女显得格外妩媚。安特罗举起一只手来向我打招呼，一面继续朝前走去。可是他们几乎立即转过身，迎着我走过来。

“你什么都不会说吧！别多言多语！”安特罗对我说。“我给你介绍赫拉尔多。”

司令的儿子正色地伸手给我。

“我知道你是个男子汉，”他对我说“你喜欢安特罗，他勇敢，绝无仅有，要不就是盖世无双。”

我和他握手。他那沿海人的谈话，吐字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可是说话时带点儿腔调。

“我会默不做声的 我什么也不说，”我答道。“别再走啦。认识您真是三生有幸，赫拉尔多。”

那天晚上，虽则广场上灯光微弱，我仍然发现沿海少年的两眼闪射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光芒；左边一只看上去稍觉浑浊；另一只光芒比较逼人，往好处说，它射出了青年的特色。在我们操克丘亚语的安第斯山市镇密集处，沿海人一

向很特别，与众不同。这还不算，赫拉尔多还用那只眼睛，用它蒙上的那种阴影，温柔地瞧着我，好似用一匹身上灌注着人类智慧和血液的马的大眼睛在瞧人一样。灯光直照着他的脸庞。中午打架时，我没有见到他这副脸容，我没有觉察到；可是这一次，少年深沉地凝视着我。我心中明白，他和安特罗都把我当作小弟弟看待。我是小，可是安特罗和我之间的差异非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反而我们早已把它抛到九霄云外，消灭得一干二净。自从相赠嗡嗡叫依留和我们合力对付耶拉斯以后，他开始接近我，和我意气相投，因而我们赶去和萨尔维尼亚在林荫道上相会，还在校园里玩文古；可是这次在公园里，他却格外清楚而且十足活现出一个在山区我们惯于称之为“早熟”的自负的青年模样，远远胜过从林荫大道回来时的他，那时候他威胁说，如果萨尔维尼亚另有所欢，或者失去了她，他就将从此和情妇们甚至十来个印第安姑娘厮混。

他们径自向前走,赶上几个少女,然后放慢脚步。安特罗挨着司令的儿子，显得精壮结实。我发觉同学们正在用惊讶的眼神瞧着他，也许有些羡慕。我在拐角处期待乐队演奏的圆舞曲结束。

萨尔维尼亚和阿尔西拉都没有走过去。空气中洋溢着芳香。装束得雅致大方的贵妇人和绅士们在散步；一群群的军官和大家闺秀排成行，徐徐地走着。军官们簇拥着她们走在一起。妇女们身上佩戴的宝石饰物璀璨夺目。有些耳坠长长地垂在少妇们的耳朵下，美艳无比，照得她们光彩

奕奕，使她们的脸显得益发俊俏。我不认识她们，可是将一路给她们铺上层层鲜花，渴望着上九天为她们每个人摘取一颗星星，献给她们。我听到尾随她们的少年们和半大孩子们的喧嚷声。他们放肆地逼她们后退几步，让他们走过去，固然次数不多，然而更多的是用侮慢的眼光瞟着她们。虽则也有一些人本分地笑盈盈地瞧着她们，毕恭毕敬地闪开身子,让她们走过去。我认为这是一种卑贱的本分,在鞭挞着，或是以任何其他方式驱使着这些暗暗喜欢向她们弯腰的粗鲁人。不过我怀疑，这些珠光宝气的少妇是否能给人以缠绵的温存，而不自毁名誉。何以见得呢？既然她们是那么高不可攀。因为她们在这儿的土地上漫步，倾听着圆舞曲，可是却隔着一段我觉得漫长和遥远的距离，任何鹰隼都无法飞越 象瓦龙科,即花金龟之类的硬壳飞虫,也是这样,更不用说“圣豪尔赫”的巫术飞行了。难道必须身穿军服，手执雪亮的马鞭，要不就象赫拉尔多那样潇洒，略带漠然的神色漫步，才能接近她们，攥住她们的手吗？不，我不致于堕落到这个地步。

圆舞曲结束了。巴列陪着几个漂亮的少女走过来。可此人一向言过其实,装腔作势,诙谑百出,强不知以为知,老气横秋。他用手势示意，明显做作地伸出手指摆动着双手，直指姑娘的脸庞，甚至把嘴巴凑上去；她们准能感到他温热的呼吸。她们为什么不把他推上街心？我反复地想。可是她们似乎对他毫不感到厌恶。

我离开广场,打了个我认为是愚蠢的主意,然而它却使

我十分陶醉,我意欲到监狱里去打听奥夫利塔斯‘帕帕查’。

监狱在广场左近，半个街区以外。那时候正关闭着。可是大门正中央，有一扇齐岗哨头高的小铁窗。我从那里看不清楚警卫队员。

“先生,”我对他说“警卫队员先生,我是下午被捕的竖琴手奥夫利塔斯‘帕帕查’的教子。他们释放了他没有?”

“我不知道,”他回答我。

从他的话里,我心中明白,他是阿普里马克或是阿亚库乔人。我用克丘亚语和他攀谈。

“亲爱的大爷!”我对他说“打听一下,我想给他捎点儿哪怕是一点吃的东西。”

“他们就象献给主教般的给他捎来了食物。他什么也不想吃。明天出狱，真的。”

“他哭吗?”

“别‘花花公子,气了。他哭什么!”警卫队员把嗓子放得极低地说。

“他用手捶击墙壁。快走开!”他又补充说。

“谢谢,亲爱的大爷。你能告诉他吗,他的教子,奇却酒舖里待在他身边的那个少年学生来过了?”

“行。快走开,走开!”

我听见门背后响起了脚步声，赶紧连奔带跑地溜走。

接着我决定上阿尔西利亚公证人那里去。还有半点钟功夫。我得打校门口经过。发现门廊的边门开着。

阿尔西利亚说不定已经躺下,孩子们则关在屋子里,把

那低声下气到极点而且脸色苍白的女人，也许这时候正在祈祷呢。我对那家人感到心慌胆怯。病魔、孤独、呻吟，把他们逼入绝境。走进那里就是饱尝莫名其妙的痛苦。我已经不再去。神甫校长早就是我的代理人。

半明半暗的空寂的校园吸引着我。我断了去探望公证人的念头，宁愿回进学校。

我从未独自到过典礼操场。我坐在小池旁边。虽然离得很远而且隔着一些围墙，乐队奏出的曲调仍然能够清晰地飘来。蟾蜍在石槽近旁踱步，有力地咯咯叫个不停。当时我更清楚地注意到这些叫声比高原上蟾蜍的歌喉更加深沉，虽则在蟋蟀合唱的陪衬下，寒冷地区蟾蜍的声音就象大钟缓慢的鸣响那样颤抖。阿班卡伊的蟾蜍，正在稍带欢乐而柔情地歌唱。在这些深谷里，蟋蟀不齐声合唱，它们近乎孤独地在飞翔、呜咽。另一些小虫子，则一团一团地振着翅膀，声音陌生，混杂，使异乡人神志恍惚，回肠荡气，茫茫然进入眠乡。

学校的操场上，薄木板墙后面，虽然异常稀少，也躲藏着蟾蜍和蟋蟀。那里还有蜘蛛，在天花板上织网，大胆地缠绕着那些生长在隙缝附近的黄橙橙的大花朵。

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感到有学校的围墙在保护着我，领悟出房屋阴影的含义。由于直到那时为止，我已经几次迁徙，在我思想受到熏陶的村落里，我曾经寄寓在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家庭（是的，村落为我所有，可是我却没有任何一座房屋，任何一间寝室，任何一个庭院，任何一条回廊。我

喂养的猫都给惯用吆喝和肉眼嗾使牲畜的房东的几条狗撕成了碎片)。那天晚上,学校庇护着我,以它熟悉的场地,硕大的蟾蜍歌手，在万籁无声中流来的泉水迎接我；还有那楼上的走廊，我曾经在那里看见苍白而困惑的“阿纽科”嘤嘤啜泣，听到怒火中烧、优柔寡断的神甫校长的响亮的声音。于是我信心百倍，怀着切盼操场也欢迎我的心情，缓步朝那里走去；一种极度痛苦的神情和柔弱的渴望使我眼睛里闪射着火焰。

我撞见“假头发”正在厕所附近漫步。

“还没来呢,那印第安婊子,”当他认出是我的时候,他提高嗓子对我说。“她不想来。如今我可能要把她交给你了,真的,我保证。你已经学会做男人了。”

他依旧在薄木板墙前踱着步。

我抓起一把土，朝他脸上扬去。他一声尖叫，掩住眼睛。我觉得他在追逐我。我闪过一旁，他继续朝操场而去。我进了厨房。

厨娘是我的好友；既是我的，又是小帕拉西奥斯的好友。她听到奔跑声，噗嗤笑出声来。一盏昏暗的灯火，上面沾满了苍蝇的污点，勉强地照亮着乌黑的墙壁。

“她在塔楼上!”她用克丘亚语对我说。“啊哈!”

“在塔楼上?”

“是的,在塔楼上。”

“带着她的新披巾?”

“不错。她又有什么好保留的!藏起来了，藏起来了，

她把它带走了。”

“你看见她爬上去的？”

“啊，当然喽！锁是假的，就象喝得醉醺醺的教堂司事一样。她走路不慌不忙，比熊还高明。我亲眼看见她走了进去。”

我觉得她不可能在广场上悄悄走这么久而不被人发现，即使她宛如一个小小圆影子那样神秘地走着。她一直就是这样地忽然在操场上出现的，尽管焦急的住读生们守着小径。

“我去。看她去！”我说。

厨娘惊骇地望着我。

“为什么她不安坐在广场一角，聆听乐队的演奏？或者挨着一扇门，一条门廊，或是一家店铺的旁边？”我问她。

“这样他们就会连连地踢她。什么事儿都会对她干出来的 她是个疯子。疯子‘与众不同’只要她乐意，同样能够安详地离开这个世间，纵身向悬崖的一个‘基尤，①一跳了事，要不然就走进岩穴的黑暗里。可是听人说，她还得忍受苦难。因此，她才到这里来的。”

“忍受苦难？”

“是人为什么就不该受尽苦难？难道她的躯体是死老茧？”

“为什么只是受尽苦难呢？”

①克丘亚语：深深的裂缝。

“因此上帝才打发她到这个市镇上来的。”

“也许此刻她正在塔楼上快活呢。甚至比日夜待在厨房里的你更加快乐，并且也永远胜过我！”

“啊，孩子，啊！”

“我这就去！”我对她说，“不过‘假头发’可能会在操场上抓住我。”

“是吗！”她说。

她从灶火里抽出一根粗大的木柴来。

“瞧着吧！准教他吓得魂不附体！”

我们走了出来。“假头发”听得我们的脚步声，前来追赶我们。厨娘用木柴在远处挡住他，把他逼进楼梯。

“为非作歹的好老爷！”她对他说，“喂，安静点！”

我顺着大街狂奔。乐队依旧在广场的凉亭里演奏。公园里熙熙攘攘，妇女、军官和绅士们在圆形场地上蹓跶，混血种人和公社社员们伫立在林荫大道以及大街的人行道上，聚集在凉亭近旁。我可以直奔教室拐角，不惹人注意。

塔楼门上的锁已经不翼而飞，插销垂在木门上。大门紧闭。我在塔楼的阴影下，走到它跟前，不禁心中害怕，于是小心翼翼的推开门，走了进去，然后把它带上。黑暗愈加深浓。可是在幽暗中，我恐惧之心却没有了。我感到有了希望，一种教我热血沸腾的希望。我脱下鞋子，开始暗中摸索着拾级而登。我善于光脚走路，小时候学猫学得很成功，听不见我半点声响。

我在塔楼里很快朝亮光走去。它不是直射的电灯光，

而是灯的光线和那夜晚群星拱卫的天穹的毫光。我把鞋子系在腰里,腾出双手。

我已十分靠近她，靠近那个疯女人，看得她一清二楚。她躺在俯瞰广场的拱形结构下。蓬松散乱，那么参差不齐而暗淡无光的头发，在光线下显得很夺目。她两脚来回摆动，如同美洲豹挥动尾巴表示喜悦一般。我听见她在毫不介意地咧嘴嘻笑。她远离人们，嘻嘻地纵声在笑。她伸出臂膀指着公园，又笑了起来；她指点着熟识的人，或者那些照她看来值得称颂的人，以及她觉得滑稽可笑的人。她的笑声虽则不匀称,但倒也颇为一致。

昨天她在帕查查卡河大桥上从十字架顶端解下了堂娜费利巴的披巾；今晚上，她的英勇事迹更加伟大。她从全城最高最庄严的回廊里聆听乐师们组成的乐队在演奏，凝视着阿班卡伊的名流们，把他们通身打量。她指着他们，进行审判。也许谁都没有象她这样尽情自娱。可是她的笑声，她身子的动作，她的头发，却不胜凄楚地在我心头激荡。为什么呢？多半是想到了一度曾经看见她一丝不挂，衣服遮在脑袋上，白白净净地，被住读生们在疯狂的格斗中争夺。还有她本身的体态，发怔的脸容。在那时刻，我为什么浑身哆嗦。那时候，天色已黑，她倒在操场上，即使我一再恳求，苍天和大地都没法把我吞下！

我茫然若失地又呆了片刻,认为凝视她是一种罪恶,一种该死的邪恶，我得补偿它。

我无比小心地走下楼梯，因为从艰难的道路和梯级下

来，需要格外的机智，又因为一缕与登塔时驱使着我的情绪截然不同的心情压抑着我。

只有我父亲的蓝眼睛才能教我心情平静下来，使我那天晚上摆脱白天所看见的那么多的邪恶。象往常那样，我火速返回学校，幻想在校门口逢到他笑容可掬地站在那里。

我想着‘ 假头发 ”,切盼其他住读生来到。只听得乐队奏起了进行曲，在乐声中向营房返回。

“ 木笛声准已传到你的耳际！也许是文古声！它在查尔乌安卡没逢到你，准已折回科拉科拉去了；它有这个劲头 ,围绕全球 !’我扯着嗓子叫喊 ,心里思念起我父亲来。于是在他，在我的父亲不无理由地逃离的那座城市里，我再度感到形单影只，然而刚毅坚决。

可是‘ 阿纽科 ’呢 ?那时候他也许骑在马上,哭哭啼啼地顺着阿普里马克河燥热的岸边走着。我从耶拉斯那里得知，他的已然变成恶臭物质的白骨和他的肉体，多半已给大河（“ 健谈的上帝 ” 是它的名字）之水冲刷到某处多泥的边沿。邪恶的各色蚯蚓，正在那里吞噬他而繁殖着。

十一、佃农

连日来，人们在市镇里把那些追捕堂娜费利巴的警卫队员引入迷途。有些人说刚刚看见她骑着母骡缓辔朝奇却酒铺而去。另一些则肯定地声称压根儿不知道她到过，并且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错误的或是有礼貌的指点方向，害得警卫队员们登上峻岭，下到谷底，或者沿山腰走上几个小时。他们屡次返回市镇，把当局一顿痛打。他们就这样抵达了安达瓦伊拉斯。那里半数人断言堂娜费利巴曾经路过那里，上塔拉维拉去了；另一半数则肯定她尚未到达，但知道她马上就到。

他们找她不着。行政长官下令警卫队驻扎在安达瓦伊拉斯，在那里建立营房。他们继续每天获得有关堂娜费利巴和她同伴的行踪，以及她们逃向瓦曼加的消息。另一些人用决断的口气说，她已经在圣米格尔，在一群群密密麻麻的蓝鹦鹉飞临的莽莽林海边缘，开设了另一家奇却酒铺。

在阿班卡伊，女首领的奇却酒铺没有被封闭，即使在与警卫队员发生事端之后也是。堂帕雷德斯在警卫队的支持下，再度成为店主，把胖胖的奇却酒铺女人撵出门外。他们通知她离开阿班卡伊，回她的原籍库拉瓦西去。她和竖琴手奥夫利塔斯‘帕帕查’同行；他也是库拉瓦西人。

下一个星期，军团开拔了。国民警卫队进驻兵营。众神甫说，军团到阿班卡伊进驻，不仅为了闹事，而且为了进行年度演习；又说军队长期闲散，向阿普里马克河和帕查查卡河闪电进军，是一次大规模的表扬库斯科司令部的军事行动。

根据外乡人的印象，市镇冷落萧条。军官们已不复在大街上、酒吧间、客厅和庄园别墅里那么炫耀。我不甚了解，许多出身高贵的小姐怎么会愁容满脸，甚至为了军官们幽幽哭泣，有些人甚至缔订了婚约。我知道市镇上有两位少女要自杀。她们一度沿着马里尼奥河畔，跟军人们蹓跶到遥远的地方，据说她们在那里给'奸污'了，即使是出于自愿。

制服给军官披上一层虚假的外表。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军官聚集在一起，管制一个市镇。他们驻扎在那里，活象一群趾高气扬主宰天地的观赏飞禽。在市镇里，我认识的那些行政长官们尽是吹牛者，几乎向来漫不经心，嗜酒成性。军队里的这类人，那么群集在一起，引起了莫名其妙的焦虑。步枪、刺刀、鲜红的羽毛、乐师们漂亮的乐队，在我脑海里激荡翻腾；幻想和怕死折磨着我。

最年轻的军官们手执光亮的皮马鞭，脚穿精美的高腰靴，走路时，迈着风雅而傲慢的步子。他们偶尔进入瓦努帕塔区，就引起骚动。至于那些已经'成熟'的军官们，倒并不特别惹人注目；他们多数挺着大肚子，又胖又肥。混血姑娘们凛凛畏惧地瞅着他们走过。

听人说，上校只去过一次瓦努帕塔。他是特鲁希略人，

出自世代名门。他的庄严、严峻，一如他的风度，看上去好象装腔做势。可是在教堂里，他露出一副给人印象深刻的严颜厉色的神情。我们只见他仪表堂堂，制服上饰着盘曲饰带,带穗肩章,在教堂高高的天花板下,香烟燎绕之中,独个儿端坐在一张大扶手椅上。我们看他略略胜过一个大庄园主。据说，他到奇却酒铺去的时候，飞快地穿街过巷。几个军官和绅士簇拥着他。他结束了巡视，对从奇却酒铺和茅屋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引起他厌恶之心这一点，表示万分遗憾。

在那个区里,人们豢养着许多头猪,苍蝇蜂拥飞舞,相互追逐，在行人头上嗡嗡地响。水潭因为酷热日晒而腐败，变成不同的色泽，总是暗乎乎的。可是那里，却有几株柠檬树的枝条，悬到绕着瓦努帕塔的一些高围墙上，枝头结着熟透的或青绿的果实；孩子们看着垂涎欲滴。瓦努帕塔的某个孩子，一旦用石子击下那些树上的一个柠檬，就几乎满心欢喜地把它捧在手里，随即尽可能地死命奔逃。他准是把它藏在衣衫某处，也许在衬衫上打的一个结里，另外还放着一块山谷的庄园里制作的蜜糖饼。阿班卡伊的柠檬,肥硕,皮厚，肉可食，皮易剥，它的汁水与黑蜜糖饼搅拌在一起，是世界上最鲜美味浓的食品。它性烈而味甘，令人赏心乐意，犹如吞下阳光一般。

我不明白，在公园里露天音乐会上见到的那么多少女，怎么会为军人们哭泣。我不甚了解；它使我身心感到痛苦。我前面说过，他们几乎个个制服漂亮，略显虚伪，手握细细

的光亮的马鞭子。可是我对他们怀疑不解。他们身穿奇怪的细腰身短上衣，头戴彩色平顶高筒军帽，足登异样特别的马靴。我看他们不顺眼，犹如看见从另一个世界上来的人那样。他们彬彬有礼，在他们绅士般的举止中，甚至有点儿矫揉做作。可是这一切给我以不自然的，佯装的，演习般的印象，说不定是在地窖或是秘密的洞穴里进行神秘而认真的排练的结果。他们不象我所认识的那些泛泛之交或是过从甚密的人。在那些已经年长的军官身上，我从没有看到——在阿班卡伊我瞧见他们的短暂时间里—— 我已不复看到年轻人所有的那种曲意奉承、谦恭有礼的脸色。他们无比老练地待在各地，似乎所到之处，他们并非尘世上的人，而世界就是他们创造的。他们用独特的神情，说得比较粗鲁些，用一种大概是他们独有的淫荡的眼光瞧人。当我知道他们已经离开阿班卡伊，并且听说全镇一片冷落萧条的时候，我无法不思念他们。

记得夜晚在操场上，我竟认为他们也好似舞蹈者或者鬼魂一样。“他们是伪装的！”我心里想。伪装者老想把我们带往某处。照女巫和印第安人的说法，剪刀舞来自地狱，它总是以跳跃和饰满亮片的伪装教我们眼花缭乱。舞蹈者敲着钢剪，在系于塔楼和广场树木之间的一根绳索上行走。他好似打另一个地狱来的使者，根本不同于性情暴躁的忿怒不已的神甫们描述的那个阴 间。但是‘乌库库’们披着耸起小耳朵的整张小狗熊皮，戴着有眼孔的假面具，让舞蹈者炯炯发光的眼神闪射出来；“乌库库”们打算把我们带上

“山”，带到邻近大森林的地区，朝着开始生长林木和凶恶的缠绕植物的安第斯山陡峭山坡走去。而那些伪装者呢？上校以及靴子上装着踢马刺，腿肚上裹着护胫的瓦鲁罗们，与他们取而代之的卑贱的宪兵们截然不同，还有用羽毛装饰起来，在行军中护卫上校的那些胖胖的司令官们呢？他们接受指挥、枪击和用刺刀杀人的训练。他们为什么还要乔装改扮？

他们对陪同他们去马里尼奥河畔的俊俏少女们讲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呢？那些姑娘为什么哭泣？说不定萨尔维尼亚曾经给他们一些她春花般的微笑！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噤。这寒噤使我联想起来，也许克洛林达，这朵只在隆冬季节才开放的干燥田野上的脆弱花朵，也曾经瞧了这些伪装者中的某一个一眼，甚至可能宁愿从他而不从她的未婚夫，那个狡诈的走私者，甚至还同意把她的一只手搭在他的肩章上。

我一心想着帕查查卡河大桥和在塔楼顶上身旁放着堂娜费利巴的披巾的心里乐滋滋的疯女人的形象，以便悲痛之余，不致于一头朝墙上撞去。我忽然想起普鲁登西奥，和我在街上一起走的那个兵士，因为我浸在泪水中间，一面走路一面唱着我故乡的一支歌。“不要他们！”我提高嗓子说。“他们也不过跟我一样。不要他们！”

小帕拉西奥斯听到我的声音，走近来跟我攀谈。

“你是在‘胡说八道’吗？”他问我。

“军人有什么用？”我不加思索地对他说。

“有什么用？”他微笑地回答我，“还不是杀人？你是在‘胡说八道’！”

“他也这样？普鲁登西奥也这样？”

“说下去！”他对我说，“我全知道。你问它干吗？”

“因为笨，”我信服地对他说，“因为我不象你，父亲近在身边。无聊的废话！十足的废话！”

“我父亲要来了！”他嚷道，“就要来了！”接着紧紧地拥抱我。

他顿时使我把原来的疑团忘得一干二净。从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热情地期待他父亲的探望。相反，如果从来信中得知父亲即将来到，他会惘然若失。他打算学习，复习课本。他问一些定义，心里害怕，整下午斜卧在厨娘给他在门背后最黑乎乎的地方铺的几张毛皮上消磨时光。然后他从那里走出来，再度提问，在练习本上记笔记。在众神甫面前，他恭顺谦卑，尤其是当着校长的面。神甫对此清楚地觉察到了，有时候安慰他一番。

“振作起来，帕拉西奥斯！”他对他说，“振作起来，孩子！”

他抬起他的脸，托起他的下巴，要他瞧着他。帕拉西奥斯终于浮起了一丝笑容。

如今，他还是初次，在他父亲来到之前心里感到急躁不安。

“那些‘害人精’，好兄弟！”他对我说，“我要交给你！我来跟你讲讲耶拉斯和修道士吧！还有普鲁登西奥！”

他把“害人精”逐个地细细观察一番。它们各各不同，

犹如无名动物的眼珠。这些底子上贯以彩色光带的小玻璃球的奇观，令他赏心乐意，以至又使他觉得形单影只，可那是另一种孤独。他曾经把‘害人精’给罗梅罗，“奇普罗”，我，这样的一些好友看过。他迟疑片刻，决定是否特意去把巴列唤来观赏，但临了，却挖苦地用克丘亚语辱骂了一顿，把盒子盖上。一连两三天，他在校内闲步，几乎总是独个儿，哼呀唱呀，时不时地吹起口哨，迎着我们走来。

“‘阿纽科，喜欢我’不是吗？”他蓦地问我们。

从此他开始学习，上课，较好地去领会功课。有一回在课堂上举手回答老师的一个问题，登时就解释清楚。老师甚至来不及表示惊讶，又问了他几个问题。小普拉西奥斯不免有点惊慌，然而结结巴巴地都回答了。

我发觉他的同学们也没有时间和场合因为他骤然“崭露头角”，而用问题去难为他或者表示惊讶和好奇。在游戏的时候，他找我们，其中有我，罗梅罗，“伊尼奥”。罗梅罗是高个子，赫赫有名的选手，对他很忠实，和他玩耍，谈天。他的影子护卫着他，让他平静无惊地成长。

如今，他期待着他父亲的来到，预感到一种胜利，一个最大的成绩。

“你父亲信得过你吗？他喜欢‘害人精’吗？”我问他。

“信得过，好兄弟！我将使他的心激跳起来！我样样都想到了。将和他谈论课本，讨论算术、几何。讨论几何，兄弟！可能他会大吃一惊。他会认不得我的。哈……哈利亚，哈哈利亚……！”

我们一起奔向典礼操场。那天晚上我幸运地和他胜利地相逢。

可是安特罗却疏远我了。他的新交赫拉尔多成为一个后起的英雄。在三级跳远和撑竿跳高中，他压倒一切人，甚至罗梅罗。他击败了所有的拳击对手，象利箭和鳗鲡似地踢中锋。只有在短跑中，他无法和罗梅罗匹敌，还有就是跳远这一项目。“罗梅罗，你真伟大！”他在操场上当着众人的面对他说。罗梅罗替代耶拉斯，指挥足球队的后卫；赫拉尔多率领前锋。校长已经计划到库斯科去作一次旅行，向国立中学队挑战。

“到库斯科去！”在孔德班巴训练之后，神甫大声嚷道。他走在罗梅罗和赫拉尔多中间，挽着他们的胳膊，看上去朝气蓬勃，银发耸立，笑容可掬，跟他们齐步穿过运动场。

我们向他们鼓掌。

“我向赫拉尔多学习，”下午游戏的时候，安特罗在学校的场地上对我说：“女人，他认识。”

“女人？”

早先，我从未听到他如此叫她们。他象我一样，只说姑娘、女孩子，在晚近，则只有一个名字，萨尔维尼亚，其次是另一个，阿尔西拉。

“是的，女人，”他答道：“他知道，他是老手。已经有了两个情妇。我们不把萨尔维尼亚让给任何人。”

“怎么不让给任何人？”

“ 我有了一个女人,另一个在‘ 谋划 ’ 中。至于萨尔维尼亚，我们包围了她。她是我和赫拉尔多宣布的禁区。没人敢违禁！赫拉尔多在马里尼奥河上弄倒了一个，弄得她哭哭啼啼,这个土匪。他跟她试了一下。我…… !”

“ 什么 !”我对他高声喊叫。

“ 没什么,兄弟,”他对我说“ 我们正在惩罚萨尔维尼亚。你看见她对赫拉尔多的兄弟巴勃罗搔首弄姿，不是吗？你亲眼看见的。如今,她惊愕地瞧着我们。竟然一视同仁,难道这不是背叛吗 ?”

“ 你们两个在吹牛,已经差不多跟耶拉斯或者‘ 假头发,一模一样了。”我对他说。

他用介于恐怖和好奇的眼光瞧着我。

“ 你们不凌辱妇女,不是恶棍,但是却比耶拉斯更恶劣,更下流，象狗那样拦路袭击女人。你们为什么要吓唬萨尔维尼亚 ?”

“ 你说她是不是挑引过 ?居然否认她卖弄风情 !”他对我说。

“ 我不知道,‘ 马卡斯卡 ’。你比我大得多。你会知道的。不过以后，我将把嗡嗡叫依留还给你。我把它研究了一番，能够仿制出一模一样的来。 ”

“ 你们在谈论什么 ?”赫拉尔多问道,从廊上跳到院子里。

他的一只眼睛,象骏马那样,有一圈宽宽的虹彩,不同于浅褐色的另一只；这虹彩是翠绿的，一种介于其他扩散的

色泽之间的绿色,有点象深水底下的颜色,鲜明,浅淡。

“埃内斯托不懂,还是乳臭小儿呢,”安特罗说。“他冒火了，因为我告诉他，我们把萨尔维尼亚包围了，以及你跟一个阿班卡伊女子尝试过的事。”

“包围！原来你象一条贪婪的狗那样在街上到处乱嗅。你们不要去跟萨尔维尼亚纠缠,难道不好吗？”我对他说。

“贪婪的狗？我们是去护卫萨尔维尼亚的。从此就没有人走近她的街门。这不是我的作风,”赫拉尔多答道。“但安特罗发狠要这么做。我早就对他说，还是长驱直入的好，就象我和别的女人那样。别的她们概不喜欢。”

“她们不喜欢什么？”

“那种崇拜爱慕,”安特罗回答。“她们风魔赫拉尔多,因为他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以肉搏相见。”

“扯谎,狗崽子!扯谎,贼崽子!卑鄙龌龊!”我对他大声嚷。

“扯谎?她们跟着我转,给我写情书,跟东跟西。”

“那么,赫拉尔多,你仅仅是个放荡者而已。就跟‘假头发’一样!假使‘假头发’有胆气的话,他将对你飞起一脚，踢破你的脸皮，把女人抢走！他将教你在大街上服服帖帖地跟在他后面膝行前进。他凌辱疯女人的时候，将叫你做他的小使。安特罗不是说，你弄得她们统统哭得泪人儿似的?滚开,军人的儿子!猪崽子!”

他朝我扑上来。安特罗一把抓住他的上衣。我等待着朝他猛冲上去。同学们絮絮叨叨地嚷叫，一大堆人把我们

围住。我一怒之下，飞起一脚，向司令的儿子踢去。人们从背后把我拉住。

“ 怎么回事 !”我听见神甫校长跨下台阶 ,说。

许多同学出于对校长的尊敬，纷纷退向院子四周。我们三个呆在一起。

“ 出了什么事 ?”神甫逐一端详着我们问。

“ 没什么 ,神甫 ,”赫拉尔多斩钉截铁地回答。

“ 埃内斯托辱骂赫拉尔多，还踢了他一脚，”“ 假头发 ”说。“ 我亲眼看见的。”

大家都注视着“ 假头发 ”。他咧开嘴笑起来 ,露出一副似乎马上就要嚎啕痛哭的伤心傻子的奇特表情。没有人理会他。

“ 撒谎 !”赫拉尔多说。“ 尽是撒谎。”

“ 你，第一个！滚开，到你更需要的教室里去 !”神甫命令“ 假头发 ”。“ 打铃 !”

游戏结束。

神甫和我们三个人孤另另地留下来。

“ 神甫 ,”我恳求他，“ 让我到宿舍里去一会儿 ,我得给安特罗取个要紧的东西来。 ”

“ 去吧 ,”他对我说。

我大步飞奔上楼，打开我的衣箱，从箱底取出我唯一的嗡嗡叫依留。宿舍里朦胧昏暗，从微开着的窗户里透进的光线下，看得见没有给天花板遮住的椽木。一只异样细小的焦躁不安的美洲夜莺 ——“ 胡古查佩斯科 ”,鸣啭着跳上一

根横梁，从窗洞里飞了出去。

“嗡嗡叫依留,嗡嗡叫依留,再见吧,我同情你!”我对陀螺说。“你马上就要落入肮脏的手掌和口袋。制作你的人现在是个魔鬼的门徒。”

我下了楼。神甫还在跟赫拉尔多和安特罗谈话。我发现他们个子高大，身材肥胖，肤色蜡黄。我觉得一股脓水，或是某种其他疯狂的液体，将从赫拉尔多眼睛的黑点里喷射出来。

我走到他们身边，在神甫面前踌躇了一下。可是我决意把嗡嗡叫依留拿出来。

“我还你这个,安特罗,”我对他说,“现在有神甫作证，那最好不过了。”

我使他感到惊讶。他不加思索地接过小陀螺。但是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股漩流，早些日子里那股清清的水似乎在流回来；他顿时容光焕发，心灵深处沐浴在复苏的童年光芒之中。他嘴唇上的那种厚颜无耻的野蛮表情，已经烟消云散，脸上泛起了红潮。

“不,兄弟,”他对我说,“神甫,那嗡嗡叫依留是我赠送给他的！别让他还给我!”

赫拉尔多茫然不解，不知所措。他察觉到安特罗神色大变。神甫心中明白，我们之间准是出了什么事。他细细地观察我们的眼神。赫拉尔多踌躇不决，在我们三人之间近乎若有所失。他眼睛里的黑点，宛若幽暗中猫儿的放大的瞳孔，不知不觉地不经意地无意识地飘动着。我不再蔑

视他，我的怒气平了下来。我瞧着他，他眯眯眼睛。

“你为什么把陀螺还给他？不是一个纪念品吗？”神甫问。

我们这样立正站着，显然是向警卫队司令的儿子，新的选手表示敬意。

“它是阿班卡伊的一个纪念品，”我对他说，“他已经收下了，不过此刻要是他乐意把它再还给我……”

安特罗把嗡嗡叫依留递给我，仿佛它烫着手似的。

“阿班卡伊的一个纪念品？这是怎么回事？”神甫问。

“就嗡嗡叫依留来说，我是阿班卡伊人，神甫！”我回答他，“别的市镇里没有这玩意儿。”

他再度端详我们三人。

“排解一下你们之间的纠纷吧。”他说，“我认为这是孩子们的事。但是要发誓不打架。再说，这一位年纪还小。你们几乎都很年轻。一些年青人！”

神甫用好话规劝他们，就象他惯常对付山谷里那些有权势的人一样。他与这类人交往，颇有一手；在他们面前，他总是端整措辞，举止得体。我觉察到人们谈话时语气中的意向，心中明了。我是在相互仇恨和嫌恶我的人中间长大的；他们既不可能老是挥舞着棍棒，也不可能总是大打出手或是嗾使恶狗朝他们的仇人身上扑去。他们也动嘴，用言词相损，声调比话语更狠毒、更挖苦或是更激烈。

安特罗和他的好友，他们首先离去，恭恭敬敬地向神甫道别。安特罗随在赫拉尔多后面。他们没有向我伸手。

“走吧,你,小傻瓜!”过后,神甫对我说:“别找赫拉尔多麻烦。你马上就会看到我们如何扫平库斯科的所有足球队和田径运动员。准叫你乐不可支!”

我把嗡嗡叫依留纳入我上衣的一个口袋，抚摸着它冰冷的轴杆和它的眼睛；它是靠它们歌舞的。它安静地毫无生气地躺在我衣袋的粗棉布里，在面包屑和糖浆饼屑之间。但是走读生一走，我将在典礼操场的石板地上教它舞蹈；从此,它将最生气勃勃,最活跃,最幸福,是在明亮的阳光下转动的最佳的玩具。

翌日，两个少年谁都没跟我攀谈。他们不理睬我。安特罗的嘴唇上再次露出那种使他的嘴巴比脸上其他部位更硬绷绷的横逆的表情。他的黑痣，尤其是上唇和脖颈上的那几颗，似乎通过某种秘密的内部渠道，和嘴唇联系在一起。我一度在公猪的毛皮上见到过与眼前显露的这些黑痣颇相 似的隐蔽的小块块。

赫拉尔多没有来向我清算我在院子里当着众多目击者的面对他的侮辱。我知道安特罗说过，我是一个稍稍“精神不健全”的外地人。他们致力于田径项目的训练；安特罗在投掷比赛中显露头角。同学们越来越仰慕赫拉尔多。他满面春风，对幼小者胸怀磊落。他训练他们跳跃和赛跑，以及其它照他的说法能培养敏捷和耐力的项目。小帕拉西奥斯参加这些运动，不住地自我夸耀。

赫拉尔多的兄弟巴勃罗和巴列订交。他也学识广博,装

束时髦。此外,他博得一个名叫马尔特,一个叫做加门迪亚，和一个有外国姓氏，也不和平民杂在一起的苍白消瘦的年轻人的爱慕。他们讲究衣着，从不上泥土场地。游戏时间到时，都上楼到廊下。神甫校长容许他们。他们还占据朝着学校入口处拱形圆顶上校长私人会客室的那段走廊。神甫从不把他们从那里撵走。这群同学，聚集在幽僻之处，穿得整整齐齐，浆硬的衬衫袖口，系得笔挺的丝领带，以及巴列天天系的“孔波”，给人以仿佛来学校访问的自视不凡的人的印象。他们个个都是高年级生。他们在那高廊上发出的高谈阔论和进行的争论，给我留下虚假而夸张的印象，尽管巴列是指手划脚得最起劲的一个；其他几个姿态比较自然，虽则带着那种不出声的轻蔑的表情瞟着我们。

时不时发生钟声一响，赫拉尔多就直奔典礼操场的事儿；他大汗淋漓，头发披散，衣衫上蒙着一层浮土。他以狡猾的神情，举眼望着上面廊下那些博学和讲究衣着的年轻人，愉快地朗声大笑。

“绅士们 绅士们！”他说,又发出一阵响亮的笑声。

他的谈吐和姿势毫无恶意。他是一个快乐而精壮的小伙子。他讪笑圈外人,飞速地绕着‘假头发’打转。

“看我能不能撕掉你脸上的那副苦相,”他对他说,但并无伤害之意。

“假头发”转动着脑袋,瞧着他奔跑。当赫拉尔多在‘假头发”面前停住的时候，左眼里的大黑点在他脸上狂喜欢跃，流露出一种征服的凶狠的幸福神情。

上面廊下的少年们,以一种无法掩饰的耽心,也许是妒忌的温厚态度对待他，虽然巴列和司令的儿子除外，他们确实具有因为学习和习俗不与人交游的机智慎重的年轻人的外表。但是，当他们听到谈论赫拉尔多的风流艳事和体育成就，以及他朗朗的大笑的时候，他们的脸容明显地颤抖起来。

罗梅罗也接受他的指导。

“没什么可争论的,”他常常说:“在海滨,他们比我们见多识广,各方面都先进。”

接连几晚，他不复吹奏木笛。我觉得他心事重重。我不即不离地跟着他。小帕拉西奥斯因为他的新发现而十分高兴。

“我没法吹,没有兴致,”有一晚罗梅罗对我说。

“没有你,就没有这个球队,一切归于乌有。你只知道安达瓦伊拉斯和阿班卡伊，只知道大路，”我对他说。

“这样说来,你认为海滨并不先进?”

“不,我认为更先进。但是,跳远这一项,谁能胜过你？谁能压倒你这后卫？赫拉尔多超过你吗？我难道没见过你教他在球场上跌个嘴啃泥，以及球儿老在你的脚边？”

罗梅罗这个人坦率,修长,壮实而真诚。

那晚上他立即吹奏起瓦伊诺来。

“你几乎为瓦伊诺感到害羞,不是吗?”我问他。

“是那样吗?”他说。

“我到过海滨,兄弟,”我对他说:“在洛马斯港。教堂是

渔夫们从狼群里夺来的一个洞穴，塔楼是一堆鲸鱼骨头。景色秀丽的港口，好兄弟！但是凄凉悲戚，大海咆哮，象是一群公牛,夜夜向你布道。”

“那个赫拉尔多在和某人谈天,叫他作什么别的事。并非因为此人厌恶瓦伊诺，而是他不懂得克丘亚语；我不知道当他听到我跟别人讲克丘亚语的时候，他是不是会藐视我。但他是不懂得的，往往瞠目而视。我觉得他活象一匹骆马。真见鬼！我们来吹奏一支丘托①,地道的丘托瓦伊诺,’他热情奔放地说，把木笛塞进嘴里，几乎把乐器一口吞没，开始吹出低音和旋律来，似乎是他宽阔的胸脯，他美好的内心在歌唱。一听开头几个音符，我就知道了它的旋律。歌词以如下的诗句开始：

大娘，拴住你的小母牛，
我的小牯牛松了。

“你听着,’末了,罗梅罗对我说“可是,的确女人们风魔赫拉尔多。新鲜事儿,他是选手。她们追求他。”

“我们不谈这个,亲爱的罗梅罗 继续吹奏吧。帕拉西奥斯的父亲明天到……”

听他谈到姑娘们争夺赫拉尔多一事,令人难以忍受。在私下细听他和安特罗这两位朋友的谈话之后，证实确有此事，真教人心痛欲碎。是她们被蒙在鼓里？难道不知道司令

①克丘克语：印第安人。

的儿子跟‘假头发’一样？真的一无所知？啊，真卑鄙龌龊，即使没有他急躁的脾气，没有那种难以驾驭的狂暴，但却有蟾蜍一样的粘液？他谨慎，狡猾，以及如此有感染力，怎能不把如今玷污他的那种兽行的痕迹传给“马卡斯卡”的黑痣和脸孔呢。

“等等我，亲爱的罗梅罗，”我对他说。

“显然，他宗族的命运，可能就是他的命运！”他边走边说，心里惦着安特罗？而我则慢悠悠地朝操场走去。

在黑乎乎场地的一头，我用手指挖了一个洞。借助于一片尖利的玻璃，把它掘得深深的，把嗡嗡叫依留埋葬在里面。我把它平放在洞底，用手指抚摸着它，掩上土。我把泥土夯实，感到如释重负。

“会不会出事？”“假头发”对我说，正在穿堂里踱来踱去。“八天没有来了。”

“疯女人，没有来？”

“是的。厨娘说，她六天身发高烧，浑身索索打颤，而众神甫既不知道，也不把她当一回事！”

“高烧？”

“直打哆嗦，她说。为什么你不去探望她一下？厨娘会让你进去的。”

“明天一早，‘假头发’，我一大早就去。”

我们一同回到石铺的院子。罗梅罗依旧在吹奏我埋葬嗡嗡叫依留时嘴里跟着哼的那支歌。这位舞蹈家，它使我

熟悉谷地的一草一木，上自冰峰雪岭，下至帕查查卡河底的沙泥和河神阿普里马克。现在我将在各区的铺子里物色一个崭新的文古。我对它们进行过研究。我将在厨娘的庇护下,当着疯女人面,用一根火红的钉子,烧灼陀螺的眼孔,给它按上一根橙木轴杆。尔后，我下山到河滨，在大桥上初试。文古的声音将从崖底响彻行云，盖过激流的喧嚣。首次高歌毕，我将去帕查查卡河畔，在激流中用河水给这个嗡嗡叫依留施洗。象铁匠烧炼薄钢片那样把它淬火。

“你听着,”“假头发”用神秘莫测的声调对我说,那时我们已快到廊下“你听我说,留神赫拉尔多。你没瞧见他的眼睛？这能象一个基督徒的眼睛吗？你凌辱了他。警卫队员会把你带到遥远的地方，砍掉你的脑袋。转瞬间，狗和兀鹰就会把你一口吞掉。那些警卫队员经过调查研究，洞晓世事。他们不象和奇却酒铺姑娘在一起的宪兵。留点儿神，外地人！谁会来为你央求？你不是说，你父亲是在百里格之外吗？要是他们在黑夜把你的躯体扔进帕查查卡河呢？‘猪崽子，军人的儿子，，你对他这样骂过。令人难以忘掉。而他们,你难道不知道?在这儿阿班卡伊,是‘帕帕查,。”

他语无伦次，但也说明了一些现象。他清一下喉咙，凄惨而严肃地说出了这番话。我注意起他来。

“他们将把我的躯体扔进帕查查卡河？”我问他说。

“你的躯体早死了。”

“躯体死了？”

“你说什么？”

“河水是死的,‘假头发’,你信吗?”

“那又当别论。”

“如果是死的,那再好不过了,他们将把我的躯体带到帕查查卡河。说不定大河将在某个密林里，或者水底下，在回流中抚育我。你不信吗?”我问他。

“倘若你是女人,倒有可能。你是在胡言乱语。”

“但是我跟你不一样。也许它将把我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深山密林里；也许我将变形为黑鸭子或者一条吞食沙粒的鱼儿。”

“真的,我觉得你疯了。你听着,埃内斯托!你那么破口恶骂司令的儿子，一连两星期他甚至不看你一眼，你的朋友‘马卡斯卡’和赫拉尔多连成一起,也不理睬你以后,要是我是你，我将远走高飞，到父亲那里去！到别的地方去，容易得很，可是在这儿？他们会给你颜色看……！你认为神甫会为了你管这事吗?”他继续说:“别抱希望。他们在等待时机。既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我决不忘记，终有一天……”

“那么,你跟我说这番话之后也将逃走啰?”

“何以见得?我对你,话都说尽了。肯定要出事!假使赫拉尔多不向他说,别人也会向司令告发的。”

“你去告发吧,就象在神甫面前那样!”我对他嚷。

“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兄弟!我是一条狗,我是一条狗，有什么好去的！得当心呀，别不信，我也将保护你。”

“为什么?”

“上帝应该允许我保护你。他惩罚过我。为此，我现在跟你在一起，宛如那些用铁链锁在一起的被判永劫之罪的人。好上帝！别远离阿班卡伊，别进入甘蔗田，别下山到帕查查卡河边去！”

我一任他嘀嘀咕咕。

罗梅罗早已停止吹奏，在和‘奇普罗’说长道短。

“‘假头发’对你说了些什么？”他问我。

“他说疯女人在发高烧。”

“真的？”

“高烧。”

“你听我说，”‘奇普罗’声音颤抖地说，“我知道在对面山坡，在尼纳班巴庄园里，正在死人。出事啦！已经派奥古斯托神甫去做弥撒了！据说无济于事，而是让热病流传到其他村落去。我是尼纳班巴高原上一个小镇里的人；他们昨天来看我。我要和我家人动身到山峦的另一边去。都认为是瘟疫！不得下到谷地里去，热病毫不容情地在湿热中蔓延。”

“那怎么在阿班卡伊，人们懵然不觉呢？”

“什么，可能由于驻扎在那里的军队的缘故。他们终日游逛嬉戏。可是现在准该知道了；要有所准备。”

“小鬼’和潘帕奇里人走近来。

“有人说，潘帕奇里人听说大桥已经由警卫队员控制了。”

“控制？谁又该控制热病？”‘奇普罗’说。

“ 那是故事 !’罗梅罗说“ 军队到达以后,区里的人编造的这类故事。什么瘟疫一定会到来，什么丘乔人，什么‘ 亚纳战役 , !”

“ 尼纳班巴是一座最凋敝残破的庄园,离阿班卡伊最遥远，几乎位于高原上。我们等着瞧吧 !”“ 奇普罗 ’回答说“ 如果是热病，它将如大风助威之下的火势一般，逐块甘蔗田地蔓延开来。它赶我不及！我将在山背后径自往前走…… ”

叫我们上楼回寝室去。我们慢慢地跨上楼梯，不慌不忙 ,小心翼翼 ,不闹出响声来。

神甫走进寝室，叫我们祈祷。正当他踏步朝门口走去的时候，潘帕奇里人和他谈了起来。

“ 神甫 , ’他对他说“ 我听说 ,热病正在对面山坡蔓延。您知道吗 ?”

“ 什么 ?”神甫问。

“ 热病 ,神甫 斑疹伤寒 ,正在尼纳班巴蔓延 ;人们说 ,正朝山下其他庄园传染。佃农们现在正吃着死者身上的虱子。因而…… ”

“ 我一无所知 ,我一无所知 !准是奇却酒铺女人们编造的故事来吓唬人。安静 再次祈祷。”

他叫我们重新祈祷。他嗓门变了 ,她热情地祈求。觉察得出他的声音变得单调起来。但到末了，他在胸前划着十字，严肃地吐出几个字来。

“ 安静地睡吧 ,孩子们。”

他告辞,缓步走到门口,熄了灯。

我心想，住读生将个个从床上起身，或是安坐着继续对瘟疫寻长问短。他们将围拢在潘帕奇里人或是“奇普罗”的床铺旁边。我觉得他一向容易激动，几乎争着给谣言添枝加叶，讲说，编造，推测。可是这一次，他们却把毯子蒙着头，不做一声，互不交谈。我感到孤寂，别人也想必如此。我们在各自的市镇里，至少都曾经历过瘟疫。回忆将构成床与床之间的鸿沟。

“热病在蔓延！”这消息在我心灵里回荡。我曾经在克罗班巴和萨尼亚伊卡两地见到数以百计的人死于瘟疫。在那些日子里，每当苍蝇在我身体上爬动，或是蜘蛛从天花板或灌木林间垂下地面的时候，我就感到一阵恐怖。我全神贯注地瞧着它们，直到眼睛里现出了狂怒的火焰。镇上的人认为它们是死神。他们追逐在院子里或是畜栏里咯咯叫的母鸡，向它们投柴火或者石块，把它们宰杀，怀疑它们内脏里藏着死神，尽管它们那样咯咯地叫唤着，表示欢乐。母鸡的叫声，模糊，嘶哑，划破了家家户户保持的静寂。风儿不必劲吹，因为他们知道死神会随尘土而来。他们不爆晒宰好的绵羊，因为肉里粘着奇里林卡，一种甚至在黑暗中也嗡嗡叫地通报死亡的深蓝色蝇子。它在数小时前就嗅到了要变成尸体的人，围着他直打转。猛烈而突然发生的一切，令人惊惶恐惧。钟声日夜不停地敲响，死者的送葬人假声高唱令我们毛骨悚然直打寒噤的哀歌。瘟疫持续的那些日子和星期里，大地变得毫无生气，太阳似乎惨淡无光。一些存

着希望的社员们在丘陵顶上纵火焚烧牧草和灌木林。白天，浓烟的阴影使我们入梦；夜晚，火光降沉到我们心房深处。我们神志恍惚地看到，高大的桉树却并未因为瘟疫而倾倒，泥土里的蚯蚓则蜷曲着幸免于死。

我在床上神情沮丧。万一瘟疫来到，它将跨进庄园腌臜的田家茅屋,杀得鸡犬不留。“可别过桥来!”我不禁叫道。

一些住读生一骨碌坐起来。

“是呀!可别过桥来!”潘帕奇里人说。

“对。让彼岸的人统统死光算了,象狗一样,”奇普罗”回答着。

“你说过,他们现在正在吃死者身上的虱子。这是怎么回事,好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他这么一追问潘帕奇里人,我就凉了半截,在这闷热的房间里，凉意竟然直透心头。

“是的。家家户户聚合在一起,捕捉尸身头上和衣衫上的虱子,用牙齿,兄弟,咬嚼它们,不吃它们。”

“你是说吃它们。”

“先咬它们，压碎它们的头。我完全不知道是否吃它们。他们说这叫做乌萨瓦库伊——消灭瘟疫。他们厌恶虱子，可是这么做是反对死神。”

“知道吗,兄弟,虱子传染热病?”

“不知道。传染热病?可是死者,不知道为什么,会是满身虱子。据传说，上帝在瘟疫流行时，给虱子安上了翅膀,给它们双翼,好兄弟!听说还是小翅膀，足以从这个人

身上飞到那个人身上，从婴儿飞到父亲身上，或者从父亲身上飞到婴儿身上。”

“准是精怪！”

“不！上帝，只有上帝差使死神！精怪有尾巴；死神要比它大得多。它用尾巴引诱我们，诱惑那些热肠激烈的人。”

“你见过传染疾病的虱子的翅膀没有？”

“没人见过，没人见过，好兄弟 听人说，它比玻璃还透明。虱子起飞时，有人说，它一振翅，就此瞧不见了。我们祈祷吧，好兄弟们！”

“安静！”巴列嚷。“安静！”他再三央求。

“象在教堂里那样，最好来个大合唱，”“假头发”双膝跪着说。

“别作声！真象一群抱蛋母鸡，”罗梅罗口气坚决地说。“为了疯女人，用不着吓得这样颤栗。哪儿都没有瘟疫。奇却酒铺女人用嘴巴防身护体或者雪耻报仇。但愿再抽她们一顿鞭子！”

已经没有人说话。罗梅罗早该教大家安静下来。“假头发”业已躺下。人们一个个都昏昏入睡。有些人在梦中嚎叫。在这漫长的夜晚，我聆听着住读生们的呼吸声。大街上行人熙来攘往。我三次听到发出瘟疫这个字的声音来。我听不清他们的话，可是这字眼却清楚而笔直地传来。有些住读生夜半惊醒，起来又卧下，似乎感到闷热，但是我的床铺却依然一股冰凉。

我一动不动地等待天亮。曾经有一刹那，我颤动了一

下，因为在抑制住身体如此长久之后，我心想已经要撒尿了。我不信任鸡鸣。它们整夜啼着，乱七八糟。要是一只鸡因为烦躁不安或者有病而啼了起来，别的鸡会在第一声催晓的引发下，跟着啼鸣。我盼望鸟儿，以及栖息在房上的胡古查佩斯科。它们有一只栖宿在寝室里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下,天一亮就出现,剪步跳跃,蜂鸟似地扑击着双翅,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飞出去。

夜莺终于起飞了，扑落在一根白木横梁上，它在那里多次跳跃旋转，松鼠般的颜色，也象松鼠似的永不安宁。我一向看见它停住眺望旷野或蓝天。它蹦跳着，舒展双翼地嬉戏，在光线穿过窗户照射到的木梁上要了片刻。它给我近乎郁闷的内心以快慰，把自身无限的生机传给了我。我定定地盯视着，几乎能够看到它的眼睛。哪一条河流，哪一颗钻石，甚至最璀璨的星星，在那天曙光初现时，都没有象这只安第斯夜莺的眼睛那么晶光闪耀！它飞走了,从窗洞里逃了出去。天色大明，开始照射在寝室里的各种物体和我身上。我悄悄地下床，静静地穿戴。在向外推开房门，不让发出声响的时候，我心里想起了乔卡，那时候他也溜了出去，到小教堂门口去自我鞭笞。

到了院子里，光芒万丈的天宇，充满着黎明时大自然在温热的翠谷里流露出的那种柔美愉悦，震撼着我的心魄。于是，我想，我得教我的嗡嗡叫依留好好地舞蹈一番，犹如我初次感到我就是帕查查卡河的子孙的那天黎明一样。“我要救它出来！”我说：“现在它多半已学会别种音调了,因为

它一直睡在地下！”

我奔向操场。通往厨房和疯女人屋子的那条穿堂门没有关上。我恐惧之心又油然而生。“她！”我说。

我走进狭窄的甬道，到达堆放柴禾的小天井。一条流着厕所污浊臭水的铺砌地沟打那里经过。疯女人住的那间陋室的门半掩着。我把它推开。厨娘瞅着我；看来她也刚进屋；她眼眶里已经满溢着热泪。

疯女人的身体横陈在几张毛皮上。我走近前去。在一根支撑败叶和铁皮屋顶的树干的修剪过的树枝上，展现着把破衣褴衫遮盖住的堂娜费利巴的披巾。

我看见了女病人的脸庞。我走近些，看清了她的头发和盖在她胸脯直至脖颈的一件肮脏衬衣。

“大娘！”我对厨娘说。“大娘！向她告别吧！也向我告别吧！”

我终于勇敢地跪在地上。

疯女人的头发和衬衣上满是虱子，慢慢地爬动着，悬垂在每根发丝上，直至面庞和前额。在衬衣的边沿和缝口，我见到成行的虱子，也慢慢地在行进，直至无限的天边。

“伊曼？伊曼？”厨娘问道。

“镇静点，到门口来，在这儿祈祷吧，她正咽气呢。”我对她说。

她早就觉察到了。她双膝跪下，开始用克丘亚语念主祷文。

象在照耀着家乡村落的大太阳的煌煌日光下一样，我

清楚地见到了一道晶莹的飞瀑，死于热病的人的至亲骨肉们在那里洗涤死者的衣裳；他们在广场桉树的浓荫前，一面啜泣一面放下尸架。

“收下这个受尽煎熬的人吧，主呀，”厨娘念毕主祷文，用克丘亚语恳求上帝。“她历尽风霜苦难，历尽风霜苦难，走也好，坐也好，干也好，不干也好，都含辛茹苦。如今你将教她开窍，把她变为天使，使她为你讴歌赞颂，主呀……！”

“我要报告神甫去，”我对她说。“可别再进茅屋去，直至我返回。”

我在典礼操场上停住脚步，感到成千上万的虱子在我身上爬动，使我暖洋洋的。“为什么我要把传染病带给他，为什么要带给他？”我犹疑不定地嚷叫。可是我得拯救其他的人。“我将一路呼唤他，一路狂奔。”我说。

我慢慢地踏着台阶而上，小心翼翼地不让木板吱吱作响。我轻叩神甫卧室的门。他听到了我的声音。

“神甫，”我对他说。“疯子马塞利纳死了。死于斑疹伤寒，神甫！设法把她抬出学校去吧！”

我几乎连奔带爬地跨下台阶。

厨娘依然跪在茅屋门口。

我走了进去，喜出望外地看见了堂娜费利巴的披巾。我把它从树干上取下，交给厨娘。

“代我保管好，夫人，我要以此留作纪念，”我恳求她。

她直起身子，把卡斯蒂利亚的织物藏到厨房里。

等她回来，我已经端坐在疯女人毛皮旁边的地上。

“万一我死了,务请把我的衣服洗一下,’我对厨娘说。

她吃惊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拉起疯女人的双臂，把它们交叉成十字形放在她的胸口；这双手沉甸甸的。我对厨娘说，这真是怪事儿。

“那是她劳动过度,饱尝忧患的缘故!’她回答我。

一只奇里林卡开始在我头顶上发出细微的营营声。我毫不为怪。它们从远处就能嗅到死尸的气味，前来低沉凄厉地唱歌绕着它飞舞。在苍蝇掠过屋面的时候，我对它说：“停在我的脑袋上吧。’我又说“然后,在女尸的耳朵和鼻子里啐一口。”

疯女人脸色惨白，面部棱角鲜明。

我以全体同学的名义恳求她原谅。我感到我在说话的时候，虱子给我增添的暖意渐渐消失；她脸色坦然安详，不再丑陋难看。她自己闭上了眼皮。

神甫来到了。

“出来!’他对我嚷“从那儿滚出来,卑鄙的家伙!”

“我现在不,神甫,’我央求他“我现在不。”

他抓住我的脖颈，把我揪了出来。两个男人手里拿着床单，伫立在他背后。他们飞快地裹好死者，抬了起来，步履轻捷地把她运走。我紧随着他们。

他们一个抱住她的头，另一个捧着她的脚。依旧满天曙光。转眼间，他们穿过石铺的院子，进入拱形圆顶的阴影。看门人早把边门拉开。他们踏步向外走去。

我嘤嘤地啜泣着。神甫用一根木柴刺痛着我的脊背，

连推带拉地把我揪到厕所左近水泥小池旁边。他站在一旁，命令我脱下衣服。看门人用一块破布擦洗我的身体，给我披上另一条床单，背我到米格尔修道士的仍然空着无人居住的斗室里。

从上面廊下，我观看太阳从崖顶冉冉升起，升到峡谷彼岸的上空。

他们把我放倒在修道士的床上。神甫用煤油把我头发弄湿，接着用一条白毛巾把我的脑袋裹起来。

“大约两星期前，她曾跟随奥古斯托神甫到尼纳班巴去过，”我对他说。“我瞧见他们走过帕查查卡河大桥。堂娜马塞利纳狗熊似地爬上石头十字架。她已经准备一死，真的，就象我现在一般。”

“死不要脸的女人，畜生！她是去找庄园里的印第安人，找病人寻衅的，”神甫说，气得再也按捺不住。

“再说，瘟疫已经发生，神甫瘟疫已经发生！我是活不长的了。您会关照他们洗涤我的衣服，不把它们烧掉。让别的人在万神殿上为我唱挽歌吧。这里人人都知道的，”我对他说。

“真不幸！”他大声地对我说。“什么时候你和她呆在一起的？”

“天破晓的时候。”

“你上她的床没有？向上帝忏悔！”

“上她的床，神甫？”

他用眼睛观察我，里面现出了卑鄙龌龊的火焰。

“神甫！”我对他喊。“您的眼睛里有恶魔！”

我把毯子蒙上了脸。

“你躺下睡了没有？说：上她的床没有？”他继续追问，气喘吁吁，我都听到了他胸中的呼吸。

确实有个恶魔，就在那里，在我的身旁，好象铁匠的风箱一样在啪嗒啪嗒作响。

“说！你听着，疯子！上她的床没有？”

“亲爱的神甫！”我坐起来，再一次对他高声叫嚷。“亲爱的神甫！别再问我，别败坏我的名誉。河水会把它冲刷掉的；河水和我在一起。帕查查卡河会滚滚而来！”

“什么？”他说，更逼近我一些。我闻到了他头发上散发出的阵阵香味。“那么，你没有上她的床？有没有？回答呀！”

我觉得他十分惶恐；慌乱开始使他心绪不宁。他很粗暴。

他紧紧攥住我的双手，又逼视我如此长久，以至我和他面面相觑。他两眼闪射出象一头残忍的猛兽所冒出的那种令人可憎的凶光。我注视着他，对他说：

“我在她身旁祈祷，”我说。“我把她的双手交叉地放在她的胸脯上，并且以大家的名义，向她告别。她安详地停止了呼吸，幸福地与世长辞。现在，虽然我发烧，您会让我到我父亲那儿去的。”

“又来了！误入歧途的孩子，你身上已经没有虱子，一个也没有了。我们及时拯救了你。也许我不该向你问长问

短,问那些事。我马上就来。”

他匆匆地走了出去。我发觉他把门上了锁。

应该召唤阿普里马克河的洪流，挺立在它的岸边，看着摇曳着枝叶的茂密的竹林，以及在波光潋滟的粼粼水波上尖声欢唱的海鸥。应该召唤米格尔修道士吗？他皮色深褐，一头服帖的鬈曲的头发。他不可能象神甫校长那样絮絮叨叨地问这问那，而会用一杯巧克力饮料和饼干款待我；而且还会象一切真心热爱这尘世的人的眼睛一般，善良温顺地瞧着我。

我把毯子蒙着头,忍不住哭出声来。我是喜极而哭,仿佛已经化险为夷，摆脱了魔鬼的纠缠。之后，我神情清爽，坐了起来，细细地观察这间斗室，以及挂在四周墙上的宗教画。我认识一幅圣母像，我就对修道士说：

“告诉你,米格尔修道士,有一次,在瓦曼加,我安身之处的主妇赠送过我一幅圣母像，就象主宰着你这屋子的这一幅一样。它有一个小小的玻璃镜框。在瓦曼加的那些日子里，我把它藏在上衣的口袋里。晚上，则把圣母像挂在我枕头近旁的墙壁上。我父亲先动身到坎加略去。之后的一个星期，他打发几个赶骡人来接我，给我送来一头漂亮的骡子。可是赶骡人驮子过多，他们央求我把骡子借给他们，让我骑在一头大耳朵脸色可厌的公骡臀部，因为它很驯顺。骡子使我很不自在，我宁可步行。我善于徒步，修道士！我们凌晨三点钟离开阿亚库乔，登上山岭；晨曦出来时抵达峰顶 白日,经过摩洛查科大草原。你知道,修道士,那些胡子

浓密的骑手都是歹徒。我启程时过于忙乱，竟把圣母像忘掉了，把它遗留在墙壁上。快到峰顶，旭日东升时，我才想起她。‘我将赶上你们,准定！’我对赶骡人说。于是我返回城里；有两里格的路程。我一路奔进院子和他们安顿我的那间屋子。圣母还在。我把她摘下；它小得可爱，可是有个玻璃镜框。女主人看见我拿着圣像离去的时候，亲了我一下，送给我一只桔子路上吃。晌午，我在大草原上追上了赶骡人,修道士！他们驱赶着骡群,走得飞快。他们扶我上了公骡的臀部。在我向他们出示圣母的时候，他们庆贺我，说它能够保护我们避开盗匪。三年之后，家乡的一个恶棍把镜框砸破，拿起画像朝我劈面扔过来。你准知道他是什么人，修道士。让一条毒蛇爬上他的床铺，朝他眼睛里喷射毒液吧。他双目失明了，走向地狱，跌倒了又爬起，年复一年，始终找不到它。说不定在他看来，比在烈火中焚烧还痛苦呢。我认得他！”

我听到廊下响起脚步声，有许多人在走动。他们早已在喧闹，沸沸扬扬地在我跟修道士说话的当儿就开始了。

我取下头上的毛巾。它依旧雪白，没找到一个虱子，只闻到一股消毒剂的味道。

“修道士！”我又开口说。“也许我没有发烧！也许我得救了！疯子马塞利纳将在天国为我祈祷。她将焚烧虱子的翅膀，拯救我。可我已不可能下到帕查查卡河边，我得绕道顺着库斯科的一边走去。”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发觉自己赤身裸体，一丝不挂，于

是用一条毯子裹住身体，踱着步试试体力。“我没有发烧！我要逃走。神甫拯救了我。他跟旁人一样，灵魂肮脏不堪，可是却保护了我。上帝保佑他！”

我再次躺下，觉得床铺暖洋洋的。“这是修道士的精灵，”我暗暗地想。“把大桥封锁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大桥封锁起来！”我高声嚷道。

我真想出去协助干这件事；跟老百姓们一起下山到河边去，因为我拿不稳，那些足履皮靴，头戴大帽，尖声喊叫的兵士们，能不能忍受深谷里的炎炎赤日和持久的值勤。可是斗室却紧锁着。

“对面的佃农们将大量地涌过来，”我独自在想。“要不就会在他们玉米秆的茅屋里安安静静地死去！他们对死神毫不畏惧。在哀歌声中迎接它，即使没有人会介意死了一个印第安人。公社里的人已经穿了丧服，但是佃农们对这些仍然一无所知；他们就象蠕虫，在异乡繁殖绵延；如同孩子一般哀哀哭泣；基督教徒似地服从管家们的命令，因为管家代表上帝，也就是主人；而主人是神的儿子，象神灵那样高不可攀。要是这些人的主子说：‘把你的舌头喂我的狗。’佃农只好张开嘴巴，把舌头献给它。他们就象疯女人马塞利纳，将要浑身哆嗦着死去，到天国去不停地歌唱！他们不会下到桥上来，”我说。“他们不敢。要是有人下山来，看见那些头戴宽边帽、脚裹护胫、靴装踢马刺、荷枪实弹的警卫队员们，将比看见死神还要心惊胆战。”

我听不见钟声。也没听到走读生来校上学。记得那天

是星期六。他们给我送来早餐。卡佩纳神甫走进门来。

“怎么样,”他对我说。

他细察我的脑袋。

“一个都没有了,”他说。“但是明天以前你不能出去。给你煤油涂得太多了,无济于事。”

他用药皂在水桶里给我擦洗脑袋。

“神甫,走读生都没有来上学,”我对他说。

“那是因为足球和田径训练的缘故。住读生也已离校。他们知道你得病了。”

“得病了?”

“是的,流行性感冒。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我把疯女人的尸体运到医院里。她是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那么虱子呢?”

“那种女人素来就有。”

“那里让仆人们进去吗?让大家?”

“厨娘早已不在;以防万一。把疯女人的衣服都烧了。灶头已用煤油喷洗过。样样都用煤油,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也给看门人身上消了毒,虽然他睡得很远。”

“为什么,是不是没有瘟疫?”

“瘟疫?虱子在任何肮脏的身体上都会孳生,如果是病体,繁殖更快。”

“不,神甫,是热病。叫他们把大桥封住吧。我见过市镇上因为斑疹伤寒死过许多人的。他们的脸色和马塞利纳一模一样。因而人人都在谈论瘟疫;虱子在堂娜马塞利纳

的身体上成群地爬。”

“堂娜？为什么叫堂娜？你在说胡话吧；决不是无缘无故！要头脑冷静，孩子。为了修道士，你所喜爱的那个人。”

他们什么都没有干。下午，住读生在我房门附近走动。准有人在监视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从外面和我谈话。

夜晚，院子里一片沉寂。只是不间断地听到罗梅罗的木笛声。他吹奏乌安塔瓦伊诺，献给拉米雷斯上校；他曾在万神殿上叫印第安人抽签服兵役。卡佩纳神甫给我送来饭菜。

“别讲话，”他命令我。

我静静地吃着，再度给预感的念头缠住。

更深夜半，有人砰砰地擂我的门。

“你发烧吗？”一个声音问我，是看门人阿夫拉姆。

“你发烧吗？”他又问我。

“不，”我对他说。

“我可发烧呢，孩子。我要回故乡去与世长辞了！”

“不！”我对他说。“你要传染给别人的。你上哪儿去？”

“上基苏阿拉，帕查查卡河的另一边。那儿的人正在奄奄一息。神甫已经把我身上的虱子一扫而光了！现在我不会传染了；他说这来源于虱子。它们也曾在我身上和脑袋上乱爬过，”他体力不支地用克丘亚语说。“如今一个也没有了！”

我本想问他是否与疯女人有过关系，可是一想及此，不禁心头一阵狂跳，就此闭口不说了。

“ 在纳尼班巴就开始了吧，’我对他说。

“ 打那里回来起，死者就精神振作起来了。于是我不时上她那儿。不幸呀，不幸呀！从此死神降临，孩子。死者将从天国保护大家，但是将召唤我去，因为她发高烧的时候，我曾经睡在她的床铺上。她将召唤我去！无论什么地方，都会找到我的；现在上帝在扶助着她，已无挽救余地。我真想自溺于清泉，也可能钻进莽莽林海，但全都枉然。我被指点说，最好是去死在我的故乡。”

他喜欢跟印第安人，混血种人，还有我们，谈论死神。但是一听见用克丘亚语谈它，几乎就会象紧抱住一个棉玩偶那样，抱住死神，或是象抱住一个冰凉的阴影，压抑着他的心胸，撕破他的心，使他惊骇万分，即使它是象一片特别柔软的百合花叶子，或是一朵雪花，一朵无生机的峰顶上的雪花那样。

“ 阿夫拉姆！你在这里是能痊愈的！疯女人不见得一定要你回故乡去。现在她在天国，不会同意她所遭受到的一切的，’我恳求他。

“ 不是她，孩子，’他回答说。“ 是上帝！我曾和一个女病人一起睡。她不乐意。不乐意，是的，孩子！到她床上去的，真的，不是我，而是魔鬼。她愈是热烈，他愈是想去。万神殿不再是我的归宿。它就在前头！几年之后，真的，将会把我的头颅朝公墓的一扇窗户扔去。你长大成人后，如果去我的家乡，请找它一下，孩子。它的额头之上将长上绿草。用一块石头把那地方砸开，然后掩埋我，即使埋得不

深。永别了，孩子！我拜托你这件事。你会到基苏阿拉去的，哪怕是二十年以后 谢谢，帕帕伊！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准得死去。永别了，帕帕伊！”

我听见他离去。“永别了！”我对他说。

他循着楼梯而下。在那时候，我仿佛听到了他嚓嚓的脚步声，即使由于魔鬼的妖术，他变形而成为蜈蚣或是毒蛇。不一会，他推开边门，随即又把它带上。他将迈着轻快的步子朝大桥走去，即使在黑夜他也将走过去。在十字架下，他将脱帽行礼。谁也拦阻不住他。他将径直回到他本乡去死。

那次诀别以后，我无法入睡。那天晚上，大街上行人络绎不绝。修道士的斗室光线异样暗淡，只有一扇临街的高而小的窗户，透进一束亮光。我听得行人匆匆，甚至还听到赤足的脚步声。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纹丝不动地躺在床上。死神披着披风，真的走近前来了；它从河对岸走过来。“应该把大桥毁掉，”我想。“用炸药把它炸掉，让它的三个孔洞坠入河底。从背后打击热病！因为它是冲着阿班卡伊来的。”

一清早，房门打开，他们把我唤醒。

“哎哟！”卡佩纳神甫惊叫起来。

我直挺挺地仰卧着，宛如人们一贯陈尸那样。

我唰地站了起来。

“阿夫拉姆呢，神甫？”我问他。

“阿夫拉姆？”他说，端详着我。

卡佩纳神甫精神矍铄,耳朵红彤彤,两道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总是洋溢着喜色。

“你问他干吗？”

“他走了,神甫,”我对他说,“他身上发着高烧,还来向我诀别。也许已经回到故乡！热病不会让他摔倒在路上的。它不见得有这种能耐！”

神甫在椅上坐下，打量着我。

“可是你没有害病,”他对我说。

“我没有。他来告别,因为疯女人死的时候,我曾经在她身旁,把她的双臂交叉放在胸前。这个他都知道,真的。”

“市镇上和庄园里谣言很多。弄得人们不胜惶恐。你知道吗？”他对我说,“‘假头发’被撵出校门了,因为他在泥土操场上的厕所附近，象狗那样狺狺狂吠。西梅翁，那个潘帕奇里人，已经逃走。明天，住读生都要回去。你将留在这里。”

“‘假头发’叫了吗,神甫？”

“是的,孩子,他叫了。”

“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准是听到了犬吠声;他是在狗遭到苦难的‘灾区’被拉扯大的。”

“大概如此，孩子。三个亲属用皮条把他绑起来带走的。他惹得全镇都骚动起来。我想他将死于痉挛。”

神甫和我谈话时,神情异样不安;是他在泥地操场上飞起一脚把“假头发”踢翻在地的。

“修道士！”我对他说,“神甫以为……我是个精怪,说

我血性子，因此在此受罚!”

“可是你,别走。”

“我要走!人都走光了。”

“明天,”他对我说“停课一月。”

他们不让我走出斗室。起先，我猛烈推门，想把锁撞开。可是卡佩纳神甫从廊下对我说话。

“你想到外面来干什么?”他对我说“想看看一片沮丧绝望的情景吗？修道士的灵魂在那里与你相伴呢。”

“不管什么时候,”我回答他“我将等待着。”

第二天早晨，场院里进来几匹马。人们挨次走下楼梯，轻声地说着话，意欲保持安静。

“他们准怕热病在我血液里发作，”我想。“因而不放我,听任我的朋友们不辞而别。”

马匹徐徐走出场院。我数了一下，共是十匹。

晌午，我听到有人走近我的斗室。他在门口停步，把两个一镑的金币顺着接近地板的隙缝中塞了进来，并且还有一张折叠好的小纸片。是小帕拉西奥斯！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我将随我父亲回家去,好兄弟,再见!”他性急慌忙地低声说,旋即离去。

我来不及答话。他已经连奔带跑地走远。我没法和他谈上半句话，于是拾起了纸片。纸上的字也是匆促写的，写的是“我父亲送给你作旅费。如果你不得救,就权充安葬费。

别了，埃内斯托好兄弟。”

我侧耳倾听人们循着楼梯而下。我拾起两个金币，回到床上。

小帕拉西奥斯和公社里的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一样，重视丧礼。如果没有穿祭衣的神甫主持，不做弥撒，魔鬼就将占上风，把灵魂拖走。他送我的礼物是设法解除我种种恐惧，给我的临别赠言是“：权充安葬费！”

可是万一我感到发高烧，我将照阿夫拉姆那样去做，我将独自逃跑。也许到不了科拉科拉，但准能回到本乡，它离此不过三天路程。我将顺着瓦伊拉拉的红土坡下山，用那里的优质黏土做只狗的模型，教它助我一臂，度过那条分隔今世和来生的河流。我进入市镇时将浑身哆嗦，身上没有虱子，头发剃得精光。我将在随便那户人家死去，只要不是抚养过我，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而深恨我的那一家。全镇的百姓将跟在抬我上公墓的小棺材后面悲歌。鸟儿将飞向院墙和灌木，为一个单纯的男孩子哀啼。我父亲不在场，巴拉约克行政长官将向我的遗体掩下第一铲土。坟堆上将覆盖鲜花。“最好如此长眠！’我默默地想，想起‘假头发’的疯病，神甫校长浑浊的眼睛，以及‘马卡斯卡’这样突然变形为猪，他扩散开的黑痣犹如渗出的油脂。我将从孔德班巴离镇；将在萨尔维尼亚家门口放上一枝从阿班卡伊广场上采摘来的开着紫红色花朵的百合。将在一个大封套上给她留言“：别信以为真”，并且签上名字。

阿夫拉姆来和我诀别，无疑的，旨在启发我。

我赏心悦目地伫立着细瞧金镑。如今使这种钱币的人已经很少。小帕拉西奥斯的父亲取悦校长，用金镑付学费。他作起来庄严隆重，犹如把一个贵族的贡金交纳给另一个贵族。当小帕拉西奥斯想以他父亲的风度，对待罗梅罗，向他表示谢忱的时候，他破题儿第一遭给他儿子留下一枚这种钱币。现在我手里有着两枚，充作我安葬或旅行的花费。小帕拉西奥斯"印第安人帕拉西奥斯"就象狂妄不逊的人和仇家有时候惯常称呼他那样，把金币塞进我的禁闭室，它们将使我达到两个苍天中的任何一个：我的父亲，或者如流传所说，在来世等待着那些受尽煎熬的万般无奈的人的上帝。

黄金是人们在深邃的岩石或河沙中找到的一种东西。它迟钝的光泽令人精神振奋，尽管我们觉得在沙丘中或者山洞阴暗的岩壁纹路上也看到过某种与它相似的光彩。我深知它的加工过程很艰巨，全靠技师或是术士，凭借长期的研究和积累的奥秘，掌握火候和触媒剂，提炼而成。可是一个金镑在孩子的手中将会把他变成国王，变形为出于天性，笔直地飞向太阳的蜂鸟群中的一员。

钱币虽然负有使命，却消除了我悲戚伤感的恐惧。我把它们向空中抛去，教它们发出声响；我观察它们的两面和边上的齿纹。铸在金镑正面的印加帝国的羽饰，使我赏心悦目。

"我决不花掉它们，"我说。"在市镇上我将仅仅把它们炫耀一番，引人注目。人们将以为我是某个亲王的天涯游

子,或是上帝的使者,走遍天下,考验着凡人的忠诚。”

钱币沉甸甸的。我从未见到过旧的金镑，它们个个崭新。我手里的这两个，因为四周一片沉寂，发出强烈的光芒和声响。

“为了你,修道士,’我心里想“我在你的斗室里。小帕拉西奥斯真象走近一座神庙似地献出了他的金子。决不让它们权充我的安葬费!”

星期二晌午，神甫校长打开房门，急急地走到我床边。

“到你叔父曼努埃尔·赫苏斯的庄园去，”他对我说。“我已得到你父亲的许可。没有坐骑，你只好徒步，一定象你所说,你会喜欢的。”

我端坐在床沿；他依然站着。

“老爷子在哪里,神甫?老爷子在哪里?’我问他。

校长给我看我父亲的一封电报。他命我离开阿班卡伊,到瓦伊瓦伊庄园去,等到学校召唤,再回来。

“我想，对你来说，两天的路程算不了什么。庄园在阿普里马克河畔高处,’神甫对我说。

“高处,神甫?”

“河与庄园之间，尽是岩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但是有一条小径，只有印第安人才能通过，螺钉似地盘旋而下，直达河边。三年前，这位绅士邀请过我们。你上得去……”

“老爷子不会养活我的,神甫,’我截住他说“他不会养活我的!他十分吝啬,胜过犹大。”

神甫的脸刷地红了。

“十分吝啬?”他含怒地说道。“你说他十分吝啬?”

“我认识他。在他给奴仆水果之前,任它腐烂变坏。我父亲……”

“胡诌!堂曼努埃尔·赫苏斯年年把方济各会修道士布道团请到他的庄园里去王子般地善待他们。”

“方济各会修道士布道团……?那么,他是不是有许多佃农,神甫?”

“瓦伊瓦伊有五百名,帕尔瓦西、西利亚班有一百五十名……”

“我去,神甫!”我对他说。“现在就放我走吧!”

他愈加惊讶地瞧着我。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孩子,”他对我说。“我不懂得你的意思,象往常那样。明天天一亮你就起程。”

“神甫,老爷子和他的瓦伊瓦伊佃农们讲克丘亚语吗?”我问他。

“有时候讲;可是你千万别和佃农们讲话。我警告你!堂曼努埃尔·赫苏斯为人严厉,心胸高尚,是个伟大的基督教徒。在他的庄园里,印第安人不酗酒,不吹奏那种长笛,不猛击那种可恶的鼓;他们朝夕祈祷,尔后在小村落里就寝。他的庄园,充满一片上帝的昇平气象和万籁沉寂。”

“那么阿普里马克河呢,神甫?”

“跟它有什么相干?”

“在甘蔗田里,印第安人不到河边去酣歌吗?”

“我已经对你说过,主人是个信徒。你得遵守庄园的习

俗。劳动，静默，虔诚。”

“这我知道，神甫。我去。两天，您说的？我一天半就赶到。我将和佃农们同住，同祈祷。住读生统统都走了吧？”

“统统走了。”

“安特罗呢？”

“也走了。”

“司令的儿子呢？”

“一个个都走了；只留下贫寒人家的子弟。”

“那么热病呢，神甫？”

“还在对岸的庄园里。正在蔓延。”

“大桥呢？”

“封住了。给它安了一道门。运去了药品。”

“厨娘呢，神甫？”

“不知道，”他说。

“死了吧！”我对他说，因为他答得如此之快，使我觉得他有责骂她的意思。

“是的，可是在医院里，已被隔离。”

“给剃光了头；没有一根头发就被掩埋了。”

“是的，孩子。你怎么知道的？”

“凭预感，神甫。阿夫拉姆到基苏阿拉也死了。热病准已传染到那里。”

“你不许离开学校！”他骤然怒冲冲地大声说。“我给你取个闹钟来。凌晨四点闹。来了个新看门人。他睡在厨

里。”

“难道您不让我出去向阿班卡伊告别吗？”我央求他。

“我答应过你父亲……”

从我谈起阿夫拉姆以后，他声调就变得十分异常。他端详着我，观察我两眼深处。他越来越神态恍惚，犹如那些想在无穷尽中寻找由于自身心绪烦乱和虚假思潮而想象出来的错误迹象的人。

我把两个金镑给他看。我这样做，多半出于我痛苦时，他在我身上激起的那种可恨的不安心情。

“那是什么？”他说。

“两个金镑，神甫。”

“大概是偷来的吧？”

“我将带着它们，王子似地赶路，神甫。我将拿给老爷子看。想考验他一下，是否上帝听他……”

当我对他说出这句突兀的话的时候，库斯科的形象，从湖底迸发出来的玛丽亚·安哥拉的声音，在我心头复苏了；还有那地震神的形象，大教堂里晨光曦微时熠熠发光的深邃的镜子的形象。

神甫走近我。他两眼浑浊无光，有股浊水在其中流淌，露出一副呆滞的神情，以及心灵里正在形成的还难以解释的焦灼的神气。

“你偷来的吧，孩子？”他问。

他很聪敏，精神勃勃，可是声音颤抖；他素来多疑，畏怯，有惩罚狂。我感到邪恶正在折磨我。

“请您读一下，亲爱的神甫，”我对他说，“是我朋友赠送的礼物。现在他已经到达他的故乡了。”

神甫读着小帕拉西奥斯的短笺，身子倚在床头上。过后他盯视着我。我想他首先将禁不住粗暴地惩罚我。我等待着。可是他的眼睛却清朗起来。

“我让你走，”他对我说，“连日来我们受尽苦楚。学校里已空无一人。现在你可以去看一下阿班卡伊。给你拿衣服来。你的朋友小帕拉西奥斯的父亲，尽管害怕热病，却满面春风地把他的儿子领走了。”

“你检查他了没有？他要你检查没有？”我问他。

“没有必要。小伙子出示了‘阿纽科’送的礼物，那套红艳艳的‘害人精’，还有修道士的一封祝贺和祝福他的信。他就在我身边，亲口跟他父亲谈论历史，自然科学，几何。祝福他，孩子！帕拉西奥斯向他父亲炫耀了一番，真是令人尊敬。”

“罗梅罗走了吗？”

“是的。”

“那么‘奇普罗’呢？”

“也走了。”

“‘你将成为工程师’，父亲对他说。然后我把他们留在办公室里。”

“于是，他就偷偷地向他为我要金镑。他们马上就走了？”

“不。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上楼到宿舍里取他的书籍和

行囊去了。他向我告别的时候，没有流泪，也没有谈起你，尽管我把你禁闭起来了，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他早来过了。”

“注意把你的金镑放好，你将独个儿赶路。”

“我决不把它花掉，神甫。”

“稍等一会儿，我去把你的衣服取来。”

他走出屋子，一任房门开着。他身材颀长，走起路来，仪表堂堂，头发斑白而耸直。在他无所牵挂的时候，他的脸庞和形象和蔼可爱，因此，他的拥抱，他用手掌抚摸一下某个因为积怨、失望或身心交病感到痛苦的小同学的头顶，就会使他心境平静下来，产生欢乐的气氛。就我记忆所及，多半我是被他身上也具有的那种阴沉而残忍的阴影所笼罩着的独一无二的住读生。

下午我穿着一袭新衣服走了出来，走下楼梯到了院子里。

小帕拉西奥斯、安特罗、疯女人“假头发”、罗梅罗、巴列“阿纽科”、厨娘、阿夫拉姆，都已不在了。我知道自己是单独处在宽敞的校舍里。

我在廊下的台阶上，面向小小的池水，端坐了片刻。

我慢步朝操场走去。许多往事比外界的景物更使我心驰神往。

厕所的小板房共三间；其中以遮蔽小水池和另一间板房的那座最大。他们曾在那里跟疯女人胡闹。我直向那扇

木门走去，不经意地来到它面前。我推开门。墙边湿漉漉的角落里生长着的野草鲜花正在盛开，够作一束“阿亚克便鞋”了。我摘下全部花朵，还把草茎拔起，抖掉附在根上的泥土，扔入流水。之后，我上了场院。

万神殿离市镇甚远。我真想把那束花挂在它门上，因为没有人能在许多小民的坟墓之间辨认哪个是堂娜马塞利纳的坟墓。我朝她死去的那间屋子走去，穿过窄巷，向厨房张望了一下，看见那里有两个男人。他们没有觉察我打那里路过。小小的院子，依旧弥漫着一股煤油的气味。屋子外面挂了一把彩色挂锁。我没有瞧见房门上按照镇上人死了的习俗，有交叉的志哀黑带。我把花挂在木门的插销上。

烈日很快就会使这些弱不经风的黄色花朵萎谢。可是我认为，拔起这些植物，把它根茎上哺育它的泥土扔进流水，以及它的花朵凋落之后，疯女人干的那种人类兽行的唯一的活见证，奉上帝之命，也将灰飞烟灭。现在她决不会徒劳前来，用她幽灵的手，毁掉那棵野草，那双手对此生的诅咒和罪孽之源将无能为力。我直勾勾地望着她门上的花束，喜不自禁，有点得意。我从口袋里掏出金镑。离开阿班卡伊已经是肯定的了！我也象天上的她，觉得摆脱了种种罪孽和内疚。

我连跑带奔地到了场院。厨房里的男人紧跟在后面。我一心想巡视一下市镇，到帕蒂班巴和下山到帕查查卡河畔去。说不定途中会逢到热病正在登山，它将乔装成徒步

或骑马的老妇。这我早就料到。我有意要消灭她，向她投一颗我在其上唾了一道十字形口水的石子，把她打下马来。要是她徒步前来，则将一把抓住她所披的随风飘卷着的长毛毯子。我将喃喃地背诵亚亚库①，一面掐住她卑鄙的喉咙，把她摔倒在地，毫不松手。我将一面永不间断地祈祷，一面把她拖到桥堍；尔后，从十字架上把她抛进帕查查卡河湍激的水流。堂娜马塞利纳洁净的灵魂会从旁助我一臂之力。

我一直奔到帕蒂班巴的街门口。三名警卫队员持枪封锁着入口。

“谁都不准通过，”其中一个对我说。

“为什么，先生？”我问他，“我奉命上桥。”

“奉命？奉谁的命？”

他不懂我的意思。我表示怀疑。

“让我走，前面的路是通的，”我对他说。

“难道你没见到全镇一片惊慌吗？有危险的情况。”

“热病已经来到了？”

“就要成千上万地来到。啊，孩子！快回去吧。回家去吧。”

我可以从成百个不同的地方走进甘蔗田。道路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可是警卫队员的话有点儿神秘莫测。如果热病是孑然一身，那它又怎么会成千上万地来到？我回转头，

①克丘亚语：主祷文。

向瓦努帕塔走去，探明情况。

奇却酒铺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关得很严。我瞧见人们都在爬上山岭，直奔阿普里马克河。他们有的徒步，有的骑着马匹和骡子，携带着幼儿，爱犬在后面跟随。甚至连那些出售朗姆酒给印第安和混血种人旅客的小食品店，也大门紧闭。大风吹散了屋顶上的玉米秆，在大街上卷起了漫天尘土。深谷里的狂风下午总是这样呼啸着的。可是这一次，在空荡荡的市镇上，气流竟把我裹住。因为我一向走路很快，如今走在街上，真有飘飘然的感觉。我挨门挨户地瞧着，看见有扇木栅门开着，我就走进了那户人家。

畜粪遍布场院,苍蝇嗡嗡地满处乱飞,烈日强烈地照射着晒在厨房对面走廊尽头的几条毛毯。一些粗大干燥的树干，筑成了木条镶边地板的墙壁。我走近去，发现一个老妇人直挺挺地躺倒在地，脑袋靠在一根圆木上。她身穿马基图，一种土著古老的毛料衣服，把她两臂盖住；头上缠着一块破布 脸庞干瘪,皮包骨头,蜡黄的尖鼻子,薄薄的嘴唇,还淌着古柯叶汁。她见到我时，还能摆动一条臂膀，朝我打了个手势,吓得我半死。“得了热病,”我心里想。可是我没有退出去，却更挨近了些，证实这张床铺和我在印第安人的市镇上见到的那些躺着老人的病床完全雷同。

“你是什么人？”我用克丘亚语高声嚷着问她。

“我是活不长的了,唉哟！”她答道。

“你的家人呢？”

“他们都走啦。”

她的声音依然明白易懂。

“为什么他们不把你带走?我不加思索地问。

“我是活不长的了,唉哟!”

她又摆动一下臂膀，再度把我吓个半死。我觉得她被惹得发火了。可是我一时难下决心随她去。无疑他们是得到她本人同意才舍弃了她的。

“别了,夫人!’我毕恭毕敬地对她说,然后,安闲镇静地退了出来，并没有撒腿奔逃。

我从街上发现邻近城区的山丘上有一家人顺着去阿普里马克河的大道在攀登。我奔跑着追上去。

“你们为什么远走他乡？”我在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的时候问他们。

那个男人站住了，惊讶地瞧着我。他用一匹骡子驮着坛坛罐罐和毯子，背上背着更多的东西；妇女抱着一个女婴；一个约莫六岁的男孩走在他父亲身旁。

“他们已经乘上皮筏子，从对面过河了。十只皮筏子!马上就到,’他说。

“谁?我问他。

“就是那十五个庄园里的佃农们。你不知道吗，孩子？昨夜死了个警卫队员。他曾经趁佃农们渡河的时候，挥起马刀，听说就那末一击，把一只皮筏子割破。没过河的已经不多。据说八个人落进了帕查查卡河；那个警卫队员也落水了。他们一心想在河边威吓那些佃农；可是没有得逞。这边岸上的印第安人已经下山，他们就象一群蚂蚁，把警卫队

员抓住了。可怜的家伙们！就那么三个。他们没有开枪，他们也没有为难警卫队员。‘便衣’已经来到。正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有人说，全体警卫队员带着榴霰弹，现在都到大路上去拦截那些佃农了。撒谎，孩子！他们决不可能。他们将攀过山山岗岗。我是退伍的下士……”

“你说佃农们把便衣抓住了？佃农们？”

“佃农们，是这样！”

“撒谎！他们不可能！不可能！他们一见到警卫队员，还不是吓得面无人色吗？”

“啊哈，年轻人！没什么。佃农犹如母鸡，甚至比它还胆怯。他们将平静地死去。可是瘟疫却是场灾祸。谁能控制它？是场飞灾横祸！‘教堂，教堂；弥撒，亲爱的神甫啊！’有人说，佃农们在这样呐喊。早就无法拯救了，所以，有人说，他们希望阿班卡伊的神甫做场大弥撒。然后，安安静静地坐着，浑身哆嗦着，安详地与世长逝。在那时候之前，他们将大力挺进，哪怕便衣们象汹涌的乌云或是呼啸的恶风，铺天盖地袭来。他们会来的！马上就到！”

“他们以为不望弥撒将要遭受永世的惩罚吗？”

“当然，啊，准是！准是这样！他们将要判刑。被宣判永世惩罚的人将填满沟壑。将要发生什么事啊，亲爱的上帝！他们走路时象大虱子，比美利奴绵羊还要大；要吞没一切小动物，首先把人统统杀死。亲爱的神甫！”

“因此你才溜走，你才远走他乡！”

“那虱子呢，孩子？肯定会有弥撒的。佃农们到了夜里就

会到阿班卡伊。说不定印第安人听了弥撒会得救。他们会留下他们的小宝贝前来，尽是些小天使呀！他们将带着妻子来。他们将得救！可是他们将把身上的虱子留在广场上，教堂里，大街上，以及家家户户的大门口。虱子就象灾祸之中的灾祸，将在那里孳生，到处乱爬。要吞噬我们！难道在阿班卡伊，人们会象佃农那样，咬嚼虱子吗？难道他们会咬嚼吗？它们必定会一连串地从各个角落里爬出来。病人的虱子往往是如此。”

“退伍下士，”我对他说，“你谈虎色变啦！我认为你本人胆小如鼠，哭个不停，和佃农们迥然不同……”

他用克丘亚语回答说：

“翁科克乌桑卡·胡克曼坦·米兰……（病人的虱子以另一种方式繁殖。应该远离。勇敢的心灵对它又有何用？）”

等到我想折回市镇的时候，他想拦阻我，要我跟他一起走。那个妇女用克丘亚语对我说：

“你是个俊俏的少年。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让虱子在你身上拉屎呢？”

“明天，天放亮以前，我也要登上这座山，”我对他们说。

我向他们作别，朝市镇奔上山去。

我穿过远离阿班卡伊的一块甘蔗田，进入帕蒂班巴。在成天被炎炎烈日照着的作物之下，弯腰曲背地前进，大汗淋漓。我生怕被人发现，不敢走上那些把房屋分隔开的宽阔小径。庄园里的母骡就是顺着那些小径把甘蔗驮到糖厂的

大场院里去的。

我在蔗渣上匍匐而行，爬到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村落里空无一人。我从蔗渣堆上向它眺望。黄蜂伸直着脚在飞，营营地叫个不停，不容我看个真切。茅屋的扇扇大门紧闭着，屋顶上的玉米秆摇曳飞舞，在山风中瑟瑟作响。“下去！”我说“进去！”我站起身子，朝前走，来到小巷里。

我砰砰地擂第一扇门，听得屋内有人在奔跑。我从一处裂缝中向里张望。三个孩子躲藏在一个角落里。

我再度敲门。

“马南！”最大的一个回答，虽则我未向他发问。

他们隐藏在暗中，挤在茅屋的墙角。

“马南！”那孩子再次嚷道。

我走开了，另找别的屋子。回答是一模一样的。

我悄悄地缓步穿过整条街道。望着小街口对面一座茅屋走去。我跪在地上，从靠近地面的裂缝里张望。太阳穿过屋顶上的一个空隙，强烈地射进屋里。已经临近大后晌，阳光呈枯黄色。

茅屋里的灶边，一个约莫十二岁的女孩，正用一根长针，在另一个幼小的女孩身上挑挑拨拨；她是在挑破她的臀部。小女孩直跺脚，赤身裸体，但是一声也不哭；两个人正在炉灶近旁。大女孩冲着阳光，把针尖举起。我定睛瞧去，见到针尖上有一窝蚤子，一大群，可能是一团。她闪过一边，把一团蚤子扔到炉火。就这样我瞥见女孩的下身满是白色的囊肿和鼓起的蚤疱，象吊挂在猪屁股上的一样，这优

美的山谷里那种最龌龊最懒惰的猪。我把脑袋贴在地面上，闻到一股茅屋里散发出来的恶臭。我在那里期待我的心脏停止跳动,期待晚霞隐去,下一场瓢泼大雨,把泥土冲刷掉。大女孩动手磨起一把小刀来。

我挺身站起，没命地狂奔。我觉得比我在堂娜马塞利纳的没有挂孝，而用我系在挂锁上的一束鲜花装饰起来的茅屋里向她遗体告别时，更加精力旺盛。我走到把庄园的住宅围绕起来的铁栅栏旁，在门外高声叫喊。

“亚乌乌乌……!亚乌乌乌……!”

庄屋里也空寂无人。我倚在栅栏上，用足力气再度叫嚷。

夕阳好象从我嘴里发出余辉,徒然映照在栅栏上,映照在沉静的深谷里。我生怕我会发疯或是肺腑迸裂，倘若继续嘶叫的话。末了，我直奔大河。

我唯恐天黑下来,抄近路奔下山去。快到山下时,逢到一支警卫队和一个中士。他们一把抓住我。

“瞧!’中士对我说。

他把我带到道路的一个转弯处。

佃农们在爬坡,活象黑压压的一群绵羊,成千上万只绵羊。他们已经离开大道，在灌木丛间，在围绕甘蔗田的石墙或是土坯墙上走着，向山峰攀登。

“瞧!’中士重复说:“我已奉命让他们通过。他们将一连许多日子使教堂和全镇感到失望。圣徒利纳雷斯神甫，将在夜半给他们做弥撒，打发他们到来世去。”

我默然不语，眼睁睁地瞧着他们行进。

“ 他们不见得会送命吧，”我对他说。

“ 您是什么人 ?”中士问我。

我向他报了姓名。

“ 您原来是司令的儿子赫拉尔多的朋友，”他说道。“ 我奉命保护您。”

“ 他要求您的吗 ?”

“ 是的。他是个好少年。印第安人进，我们就退。您走吧，慢慢地向上爬。您来有什么事？ ”

“ 您是赫拉尔多的朋友吗 ?”我问他。

“ 我早对您说过，他是个好少年 !”

“ 那么，让我同您一起走吧。”

“ 叫喊消息的报子准已宣读了那张命令阿班卡伊家家户户关上大门的告示。但是您可以回学校去。 ”

“ 我和他们一起走，中士。去和他们一起祈祷。”

“ 为什么 ?为什么，您 ?”

“ 您看，”我对他说。“ 赫拉尔多跟我不一样，也不象他的朋友安特罗。我是印第安人养育大的；还有其他比他们，比佃农们更强壮的印第安人。 ”

“ 您说，更强壮 ?对某些事可能是，对向死神挑战，可不见得。瞧，他们来了；河流和子弹都拦阻不住他们。他们将直趋阿班卡伊。 ”

“ 是的，中士。您往后退却，让出一条路来吧。所以，我最好还是回去，去通知一下神甫。 ”

“告诉他,我将使他们午夜之前到达。到离我们只有一公里之远时,我将派出一名警卫队员。”

他握住我的双手,使我不胜诧异,有点惊愕。

我一路唱着歌返回，阳光在隐退。

接近庄屋栅栏时，我在沉沉夜色中引吭高唱潘帕奇里的一支狂欢曲；那是一个寒冷的市镇，是阿普里马克河西南最后的一座。

我欢欢喜喜地顺着庄园到市镇的公路奔去，践踏着落得满地的木棉花；即使天黑的夜间，那厚厚的一层红花还依稀浮现,露出毫光。

到了学校时,神甫校长讥讽地说我是‘疯子’和‘浪子’。时间已晚；众神甫已吃过晚餐。他吓唬要再关我禁闭。可是他从我身上得知印第安人正在行进，以及中士试图控制他们的进度,让他们午夜到达时,他松气了。

“你亲眼见到他们了?你自己?”他急切地问我。

我忽然心中一亮,直到那时,我才满心希望佃农们在警卫队员的枪声前退却。

“你见到警卫队员们是否带着机枪?”

“没有,我想没有,”我对他说。

“有,”他粗鲁地回答我。“他们可能藏在某片灌木丛后面了。”

“没有朝他们射击,神甫,”我对他说。“也没有对我说过屠杀。”

“鲜血……”

他没有把话说完。可是我早有预感。

“这么多,这么多的人前进时,您不要吓唬他们!”我说。

“不要?”他厉声说“在此刻,就这样要求弥撒,为了望弥撒一路行进时死去……可是在别种场合只要朝脸上猛抽一鞭就够了……真的，你得帮忙。看来你天不怕地不怕；你多半是个狂人。万一司祭不露面，你得帮忙做弥撒。你打钟吧。”

“是,神甫!”我对他说,扑上去把他搂抱住“每当看见神甫走下瓦伊拉拉山坡，我在家乡就当当地敲起钟来。我将按照那种方式去办。”

“下跪!”他对我说。

我们待在上面走廊里，在把他寝室门口照得通明雪亮的灯光下。

我跪在地上。神甫用拉丁语说了几句话。

“我已经宽恕你,”他对我说“我们在学校里一直守候到中士的使者来到。”

司祭在使者之前出现了。神甫抓住我的一只胳膊，领我到米格尔修道士的屋子里。他把我的衣服塞进一只背包，叫我负在背上。

“我对你的生命负责,”他对我说“我要把你锁起来。弥撒一完,我再把钥匙打开。”

他把从他卧室里取来的一只钟上了弦；那是一只高大的黄色金属制的钟。

“它四点把你唤醒，”他告诉我。“你就起来，下厨房，去呼唤新来的看门人；他将伴送你到门廊；你出去之后，他将把边门关上。三个小时你就登上峰顶；夜幕降临前，你将走进瓦尼帕卡；那里有人在等你。下一天午饭时，你从大路上不远的地方，将瞧见你叔叔的庄园。”

“十二点敲钟吗，神甫？”

“十二点以前。阿班卡伊人知道那钟声不是为他们敲的。”

“您为印第安人布道吗？”

“我将抚慰他们。他们将颤声哭泣，直至缓解一下自己的悲痛。我将唤起他们对上帝的信念。要求他们返回时，一路祈祷，穿过市镇。”

“他们定将欣然前往，神甫，就象此刻来的时候那样，翻山越岭。我见不到他们了！只能从祷告声中侧耳细听。”

“难道你希望屠杀，怪东西，”他对我说。“安静下来；上床睡吧。钟声会把你催起来的。”

他用双手托起我的脸，注视了我长久，似乎我是帕查查卡河的一片静水。我觉得他目光闪灼而尖锐。

“但愿世道对你不凶残，我的孩子，”他又对我说。“但愿你的灵魂在这不平等的人世上享受安宁，它的阴影你知道得很清楚。”

他银发披散，他的额头，眼睛，甚至两颊，以及在我脸庞下面的双手，传达出一种安详的气度，消除了我显然不可能见到佃农们头发蓬松散乱、双目炯炯地来到教堂，因而心中

感到的绝望。

神甫希望我安歇。他转身走了。但没有把房门上锁。我不想违背他。

夜半之时，钟敲三遍。它们之中准没有一口钟含有黄金、白银和人脂，因为声音模糊而苍哑。

佃农们将在阿班卡伊沉浊的钟声里到达。可是我半晌没听得任何脚步声、歌唱声、呐喊声。一般牲畜都有在石铺路或地上行走时得得作响的蹄子；佃农们赤足赶路，一声不出。他们也许已经悄悄地奔往教堂。整整一个夜晚，我将一无所闻。

我期待着。那是一场短短的弥撒。半点钟，钟声停息未几，我听得一阵低沉连续的声音，自远而近。

“ 他们正在祷告呢！’我说。

广场和帕蒂班巴公路之间笔直的横马路，离开学校不到百米。喃喃声变得更高了。我双膝跪下。顺风传来了一阵阵合唱。

“ 他们终于走了。走远了，修道士，’我高声嚷。

我开始背诵亚亚库主祷文。我重念了两遍。声音愈来愈响；我提高了嗓音：

“ 亚亚库，阿纳克 · 帕查皮 · 卡克…… ”

我正在结束祈祷的时候，忽然听到其他的叫喊声。我走到房门边，把它打开，朝廊下走去。从那里，声音听得更清楚。

“瘟疫,滚开！瓦伊·希布雷！瓦阿阿伊……”

“里普伊，里普伊！卡尼亚斯卡伊金！瓦阿阿伊……”①

他们已远离广场,从街道上对瘟疫发出呼喊,威胁它。

女人们开始高歌。用葬礼时悲丧的旋律，即兴演唱：

我圣母玛利亚得宰了你，
我圣父耶稣得烧死你，
我们的圣子得绞死你，
啊,喂,热病！
啊,喂,热病！

她们将一路唱出城去。合唱逐渐远去，从我耳边消逝。

她们将到达瓦努帕塔，在那里与众人集合，放声唱歌，要么对着陌生的宇宙和万物发出阿拉维的最后一声呼叫，它们促使虱子繁衍，加速死神微小的十分徐缓的动作。说不定叫喊声将会传到‘热病之母’那里,传到她的耳中,使她爆炸,把她变成无害的齑粉,在林莽背后吹得无影无踪。也许就是如此。

我转身进了屋子。

大群印第安人从帕蒂班巴就开始分道向其他庄园走去；每个佃农回到各自的东家那里。

明天我将离去。啊,喂,热病！那些已经罹病准得死去

① 克丘亚语“滚开,滚开！我要烧死你！”

的人，将埋葬在庄园里既无围墙、门面、又无十字架的万神殿上 而幸存者,则那晚一过,大抵将战胜瘟疫。

诅咒热病的喊叫声依然在屋子里一直不断地回响。

神甫校长的镀金座钟响起清朗的欧洲进行曲，一支重复三遍的起床号，我一下子惊醒。

我开了灯，走到钟旁。它好似一座宫殿的正面。圆柱的柱头都有叶形装饰。乐曲继续在响。我火速穿戴起来。那乐声勾起我对军乐队进行曲的回忆，在我的眼前，给陌生人，不是胆小鬼，展现出一条幸福的大道。“我要扎一束百合花献给萨尔维尼亚,插在她家的栅门上,”我说“从此我将永远不回来了!”

混血种看门人一觉醒来。他身披一件斗篷，把我直送到门廊里。我举步离校。那座钟的起床号正笼罩着它，抚慰着它,越过拱廊,永远充斥在幽暗的角落里。

我在广场上采扎百合花束。这些花倒没给佃农们踩踏过。他们没有在公园里潮水般地奔涌。他们正哀痛而秩序井然地胜利行进。我直趋林荫大道。这一束鲜花只有三朵；我小心翼翼地握着它，犹如紧攥住萨尔维尼亚柔软的双手。

随着犹在我耳际萦绕的优美的起床号，去把花束插上栅门，是很容易的事。夜晚，繁星灿烂，在漆黑的天宇斑斑发光。我向远处走去。

“这是献给你的,萨尔维尼亚,献给你明亮的眼睛的!”

我在桑树林的浓荫里说。

"嗡嗡叫依留的色调，嗡嗡叫依留的色调！再见，阿班卡伊！"

我开始登山。那时，我想到了神甫校长的千叮万嘱和安特罗的津津叙说。

"老爷子！"我说。"老爷子！"

他如何在库斯科地震神的祭坛前面祈祷，他如何用炯炯的眼光在他客厅里盯视我。肃立在外面廊下的印第安仆人，只要老爷子一声令下，就可以被虐杀。我转了回来。

帕查查卡河在无垠峡谷尽头的幽暗中翻腾。灌木丛随着风在颤抖。

刹那之间，瘟疫将在印第安人的祈祷声，在说不定已经透过岩石，或已传到林木最细小根基处的阿拉维高亢的歌声和最后的声波中僵硬直立。

"我最好还是沉入幽谷！"我嚷道。"穿过它，到托拉亚去，再打那里爬上山岭。瘟疫抓不到我！"

我没命地狂奔，穿镇而去。

下午，我将从奥基班巴吊桥过河。要是佃农们已用诅咒和歌声扑灭了瘟疫，也许，从桥上头，我将看见它被激流冲卷而去，直抵林荫深处。它将被勾在虎耳草或是金雀花的一根枝条上，要不就漂浮在这些深沉的河流一向推卷着的厚厚一层木棉花之上。大河将带它到死者的国土的大森林去，就象带走了耶拉斯一般！